

后浪出版公司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 追寻逝去的时光

Du côté de chez Swann

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

[法] 斯泰凡·厄埃——编绘 周克希——译

原作 [法] 马塞尔·普鲁斯特

#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Du côté de chez Swann



对某个场景的回忆，无非是对某个时刻的惋惜罢了。  
而那些房舍、大路、林荫道，亦如往日的岁月那般转瞬即逝。

Le souvenir d'une certaine image n'est que le regret d'un certain instant.  
Et les maisons, les routes, les avenues, sont fugitives, hélas, comme les années.

陈列建议：漫画、文学、经典

ISBN 978-7-5356-8194-2



9 787535 681942 >

定价：160.00元

后浪出版公司

# 追寻逝去的时光

##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 第一卷 去斯万家那边

Du côté de chez Swann



原作

[法] 马塞尔·普鲁斯特

编绘

[法] 斯泰凡·厄埃

译者

周克希

CTS | 湖南美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法)  
斯泰凡·厄埃编绘;周克希译. —长沙:湖南美  
术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5356-8194-2

I. ①追… II. ①斯… ②周… III. ①漫画-连环画-  
法国-现代 IV. ①J23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1774号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by Marcel Proust, volumes 1, 4, 5 and 6, adapted by Stéphane Heuet*  
© Éditions Delcourt - 1998-2013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via Dakai Agency Limited.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归属于银杏树下(北京)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8-2017-179

---

## 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

ZHUIXUN SHIQU DE SHIGUANG. DI-YIJUAN, QU SIWAN JIA NABIAN

---

出版人: 李小山  
著者: [法] 斯泰凡·厄埃  
译者: 周克希  
选题策划: 后浪出版公司  
出版统筹: 吴兴元  
责任编辑: 贺澧沙  
特约编辑: 孟蕊  
营销推广: ONEBOOK  
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张莹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后浪出版公司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五街经海三路18号  
字数: 90千  
开本: 889×1194 1/16  
印张: 14  
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56-8194-2  
定价: 160.00元

读者服务: reader@hinabook.com 188-1142-1266  
投稿服务: onebook@hinabook.com 133-6631-2326  
直销服务: buy@hinabook.com 133-6657-3072  
网上订购: www.hinabook.com (后浪官网)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010019

后浪出版公司

# 追寻逝去的时光

##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 第一卷 去斯万家那边

Du côté de chez Swann



原作

[法] 马塞尔·普鲁斯特

编绘

[法] 斯泰凡·厄埃

译者

周克希

CTS | 湖南美术出版社



## 译 序

斯泰凡·厄埃先生画得很慢，他显然服膺“慢工出细活”的信条。在他的画笔下，《追寻逝去的时光》中的人物、场景、风光都生动感人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我去过伊利埃——贡布雷的原型小镇，看到厄埃先生画得那么细腻的圣伊莱尔教堂、莱奥妮姑妈家的房间和花园里的铁条桌，以及小镇周围的景色，都感到格外亲切。

《追寻逝去的时光》共分七卷。其中的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包括“贡布雷”、“斯万的爱恋”和“地方与地名：地名”三个部分。第二卷包括“在斯万夫人身旁”和“地方与地名：地方”两个部分。厄埃先生从上世纪末着手编绘《追寻》漫画本，完成第一卷的“贡布雷”和第二卷的“地方与地名：地方”这两部分后，出了一个版本。那就是200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漫画本《追寻逝去的时光》的翻译蓝本。

眼下的这个译本，相当于厄埃先生迄今为止完成的全部工作，其中包括了除“在斯万夫人身旁”之外的前两卷所有内容。也就是说，整部七卷本的小说，尚剩五卷有待厄埃先生继续改编绘图、细细打磨。

《追寻逝去的时光》作为七卷本的长篇小说，它的长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它是否冗长呢？这就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作为一个译者，我的感受是“译前觉是，译后觉非”。翻译是最精细的阅读，我在第一卷译序中写过这种“觉非”的感受：“每译几段，我总会预感到前面有美妙的东西在等着我，那些无比美妙的东西，往往有层坚壳裹着似的，要使劲（常常是使出浑身解数）打开壳，才会惊喜地发现里面闪光的内容。”

但这种美妙，即便小说中的原型人物也未必欣赏。普鲁斯特年轻时，经常出入上流社交圈的沙龙，是沙龙女主人眼中可爱的“小马塞尔”。第一卷出版后，普鲁斯特送了一本到德·舍维涅侯爵夫人（comtesse de Cheigné）府上，事先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侯爵夫人恼羞成怒，终其一生不肯打开书来看上一眼。

作家、编辑，也未必欣赏。第一卷迟迟未能出版，一个受命审读的作家说：“这部七百多页的稿子简直不知所云。它到底在讲些什么？它要把读者带到哪儿去？——我只能说我一无所知，无可奉告！”另一个出版社总编说：“我这人可能是不开窍，我实在弄不明白，一位先生写他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居然能写上好几十页。”普鲁斯特在给朋友的信上激动地说：“你把精

神生活的体验，把你的思想、你的痛苦都浓缩在了（而不是稀释后加进）这七百页文稿里面，那个人手里拿着这文稿，却不屑一顾，还说出这种话来！”

那么，小说到底好在哪里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仅从译者的角度，谈一点个人的印象。

普鲁斯特说他写的是一本“大书”。他在第七卷中写道：文学写的就是真正的生活，或者说唯一完全真实的生活——不仅是自己的生活，而且是别人的生活。主人公从贡布雷的家出去，有两个“边”，也就是两条路。斯万家那边（去斯万家的路）意味着布尔乔亚、爱情（或者说情爱，包括异性恋和同性恋）、音乐。盖尔芒特家那边，意味着贵族世家、社交、绘画和文学写作。最后，两“边”交织在一起，作者就写出了这本“大书”，这本把他精神生活的体验，把他的思想、他的痛苦都浓缩进去的“大书”。

他常说的一句话是：Allons plus loin（让我们走得更远些）。他写的各式各样的人物、社交场（沙龙）的众生相、人性的弱点，乃至静物、景色，都让人有“写尽”之感。即便是写一杯椴花茶，写家乡的一条河流、一池睡莲，都写得那么精彩、那么美妙。比如说，读到写静物或景色的段落，我会想起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想起张岱的《湖心亭记》，虽然语言截然不同，但是那种隽永的风味，却是相通的。小说中，不同的人物说不同的话，这种声口毕肖的高超本领，使我想起了《红楼梦》。他写临睡前母亲给小马塞尔朗读乔治·桑的小说，写马塞尔去剧场看拉贝玛的演出，写凡特伊的小提琴钢琴奏鸣曲和七重奏，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颖的美”，都让我眼前一亮，心中充满感动。第一卷第二部“斯万的爱情”，写斯万对奥黛特的爱情从萌生到式微的过程；所谓爱情的嫉妒，真是让他给写绝了。即便是写同性恋（如第四卷开头写夏尔吕男爵和裁缝絮比安的初次相遇），也写得那么出色，以至于柯莱特要说，写同性恋没人能比普鲁斯特写得更好了。他写勒格朗丹的 snob（附庸风雅），常能使我发出会心的微笑。他对地名瑰丽的联想，令我惊叹，让我陶醉。他写大作家贝戈特，写大画家埃尔斯蒂尔，都让我感叹大手笔确非常人所能企及。是的，他写得很长，但他写得这么丰赡，这么细腻，这么从容，甚至这么幽默，我只觉得读这样的文字是享受，只觉得这样的长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异常精彩的。

这部小说，什么都不缺，只缺一样东西：扣人心弦的情节。他无意于此，不去跟大仲马他们争这个活计：)

让那位“不开窍的”总编弄不明白的那几十页文字，全然不像他所以为的那么无聊。

整部小说开篇的四十多页文字（相当于漫画本第3页至第17页的内容），展示了整部小说独特的写作手法，正如普鲁斯特所说：“这是一本非常现实的书，不过，为了模拟不由自主的回忆，在一定程度上借用了回忆往事的形式，从而使它有了优雅的姿态，有了茎秆作依托”。

众多人物、地方（他们或它们，会在以后的各卷中出现）在小说的屏幕上一掠而过：人物有爸爸妈妈、外婆和她的两个妹妹、女仆弗朗索瓦兹、斯万（在他身上，所费笔墨较多，为后面的“斯万的爱情”做了铺垫）、姑婆、莱奥妮姑妈，甚至热纳维埃芙·德·布拉邦（盖尔芒特家族传说中的先祖）；地方有巴黎、贡布雷、巴尔贝克、冬西埃尔，甚至威尼斯。



而那些“金句银段”，则已经显示出普鲁斯特文字迷人的风格。有好些段落，或以哲理的意味，或以温馨的情致，令我折服，让我难忘。例如：一个人睡着时，时光的系列围绕在他周围；一旦这种排列发生混乱，记忆犹如高处伸下的援手，把他拉出这片虚无的泥潭（把常人朦胧的感觉，用清晰的、带有哲理意味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作者常用的叙述方式）；主人公“我”睡觉前等待妈妈的吻（很动人的段落）；斯万的来访（在长句的基调上，添上轻快、风趣的笔致）；妈妈坐在我床边朗读《弃儿弗朗沙》（又一个充满温情的段落）；当然还有那个有名的玛德莱娜小蛋糕的一大段。

有好些句子，则是我心目中的金句。例如：“习惯，是位灵巧而又姗姗来迟的协调大师”，“我们的社会形象，是他人思维的产物”，“往事隐匿在智力范围之外，在智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在某个我们根本意想不到的物质对象之中”，“这一物体，我们能在死亡来临之前遇到它，抑或永远都不能遇到它，纯粹出于偶然”，“一切的一切，形态缤纷，具体而微，全都从我的茶杯里浮现了出来”。

一位失眠的先生，在床上想了这么多，写成精彩的四十页文稿。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位先生是个真正的大师。

大师的作品，通常都是难译的。

这部小说的翻译，首先难在句子的绵长、句法的精微。全书中有三分之二的句子超过5行，有四分之一的句子超过10行，最长的句子有394个法文词、2417个字母。至于一环套一环的从句，经常出现的同位语、插入句，以及让译者绞脑汁的代词、介词等“小词”，更会使你永远有“一山放过一山拦”之感。

而真正的难处，有时几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例如（还是只能选可以言传的例子：），全书第一句是 *Longtemps, je me suis couché de bonne heure.* 其中的 *longtemps* 是 *long*（长）和 *temps*（时间）的组合词。放在逗号前，短而干脆，但它的意思既不是“长期以来”，也不是“很久以前”。现在我译成“有很长一段时间”，意思对了，结构却很松散。这第一句，据说普鲁斯特是在反复修改了二十多遍之后才定下来的。我看到过其中四个不同“版本”。说句当不得真的话，*longtemps* 译成文言文的“久矣”，倒有几分像。

第二卷的书名，原文是 *À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其中三个关键词：少女、如花一般、在……的影子下。曾见过的中文译名有“在簪花少女身旁”（簪花，无端让人产生古代仕女的联想）、“在少女们身旁”（“简洁”到略去了“如花一般”的含义）等等。为找一个恰如其分的译名，岂止“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第二卷我译了两三年，就断断续续踟蹰了两三年。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较为合适（至少我这么认为）的译名：“在少女花影下”。一旦找到，却又觉得稀松平常了，这正是所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翻译普鲁斯特，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个寻寻觅觅，搜索枯肠，时而痛苦，时而欢欣的过程。

周克希

2017年初秋



# 第一部 贡布雷

## Première Partie Combr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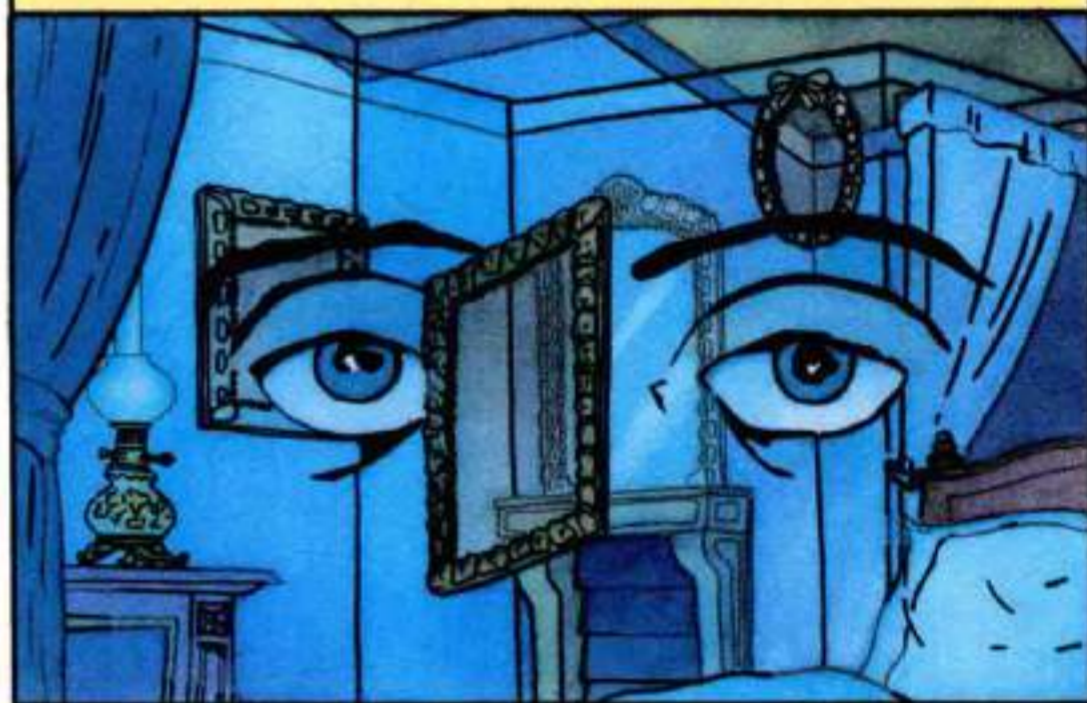
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睡得挺早。



我在夜间醒来，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有一瞬间甚至连自己是谁都糊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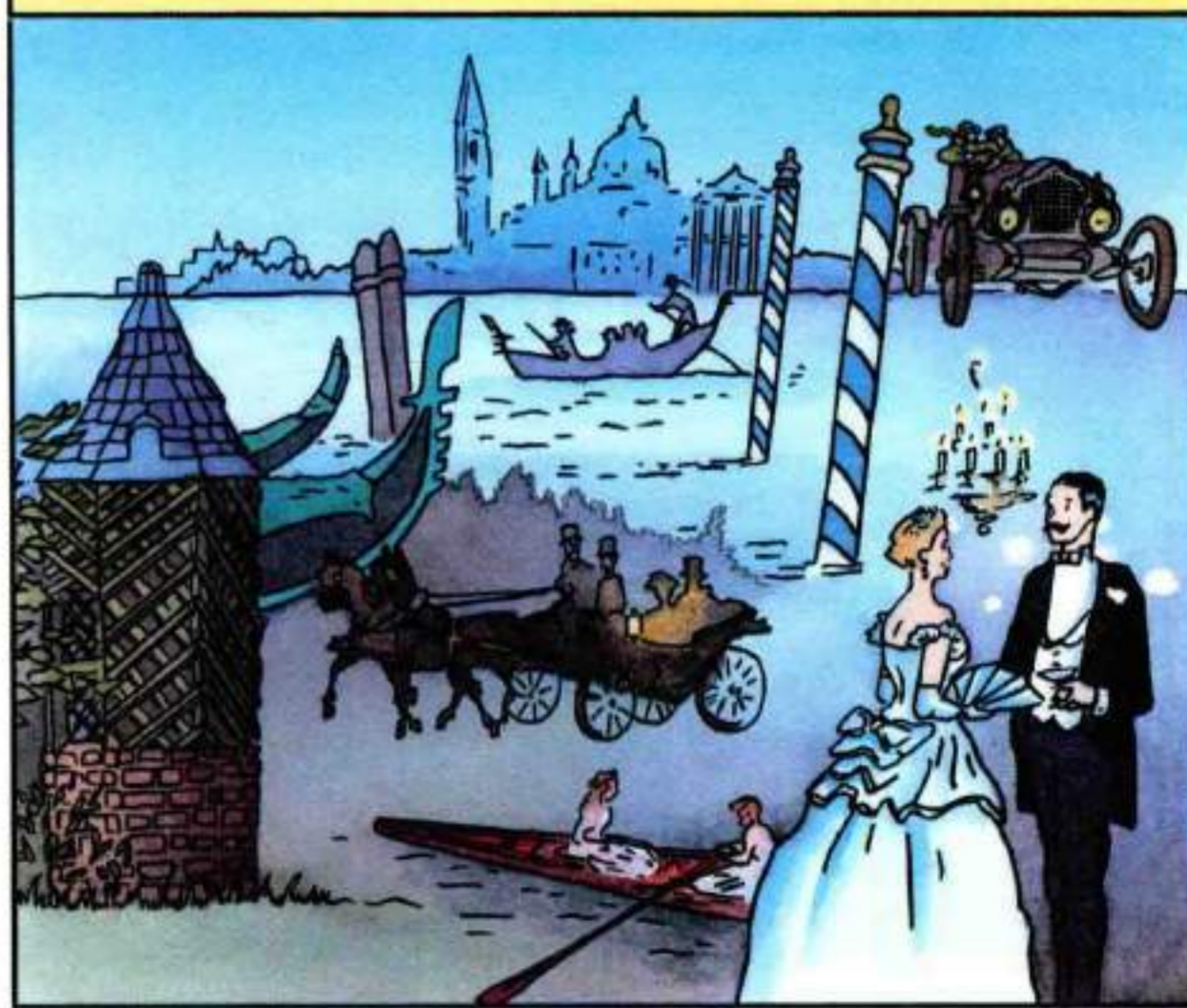
但这时记忆——不是对我此刻所在的地方，而是对我曾经  
在过，以及原本说不定会在的那些地方的记忆——向我  
而来，犹如高处伸下的援手，把我拉出这片虚无的泥潭。



回忆的闸门打开了。



我把夜的绝大部分时间，用来回想往日在贡布雷姑婆家和  
巴尔贝克、巴黎、冬西埃尔、威尼斯等地的生活。



家里人看我一到晚上就愁眉苦脸，想引我高兴，设法给我弄来一台幻灯机。

在贡布雷，每天一到傍晚时分，虽说离上床躺下，看不见妈妈和外婆而无法入睡的那个时刻还早，可我已经忧心忡忡地想着卧室，变得心思全无了。

夫人关照开晚饭前把幻灯机放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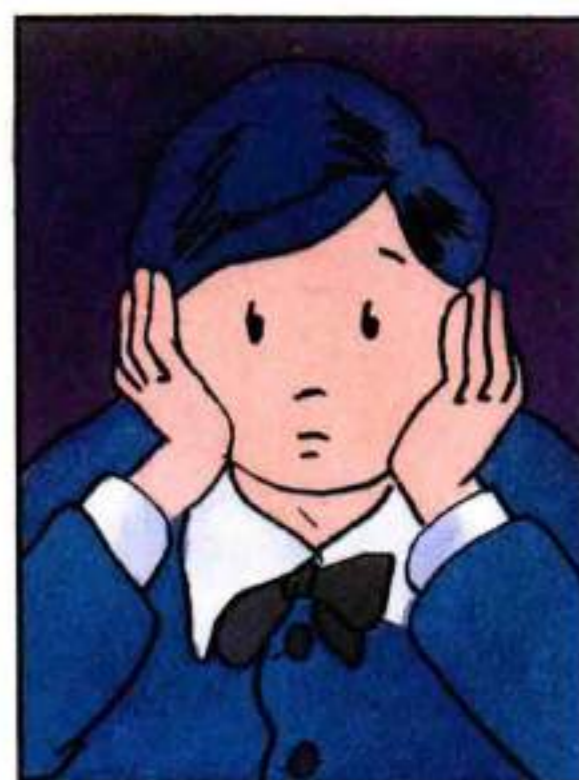
姑婆待会儿就来。



我准备了热纳维埃芙·德·布拉邦的故事。

很好，弗朗索瓦兹。

今晚咱们吃炖牛肉。



“……于是坏蛋戈洛找来杀手，叫他们杀掉可怜的热纳维埃芙！”



“杀手被她的不幸遭遇所感动，没有杀她，放她逃进了森林。”



“一连好几个月，可怜的热纳维埃芙带着孩子躲在森林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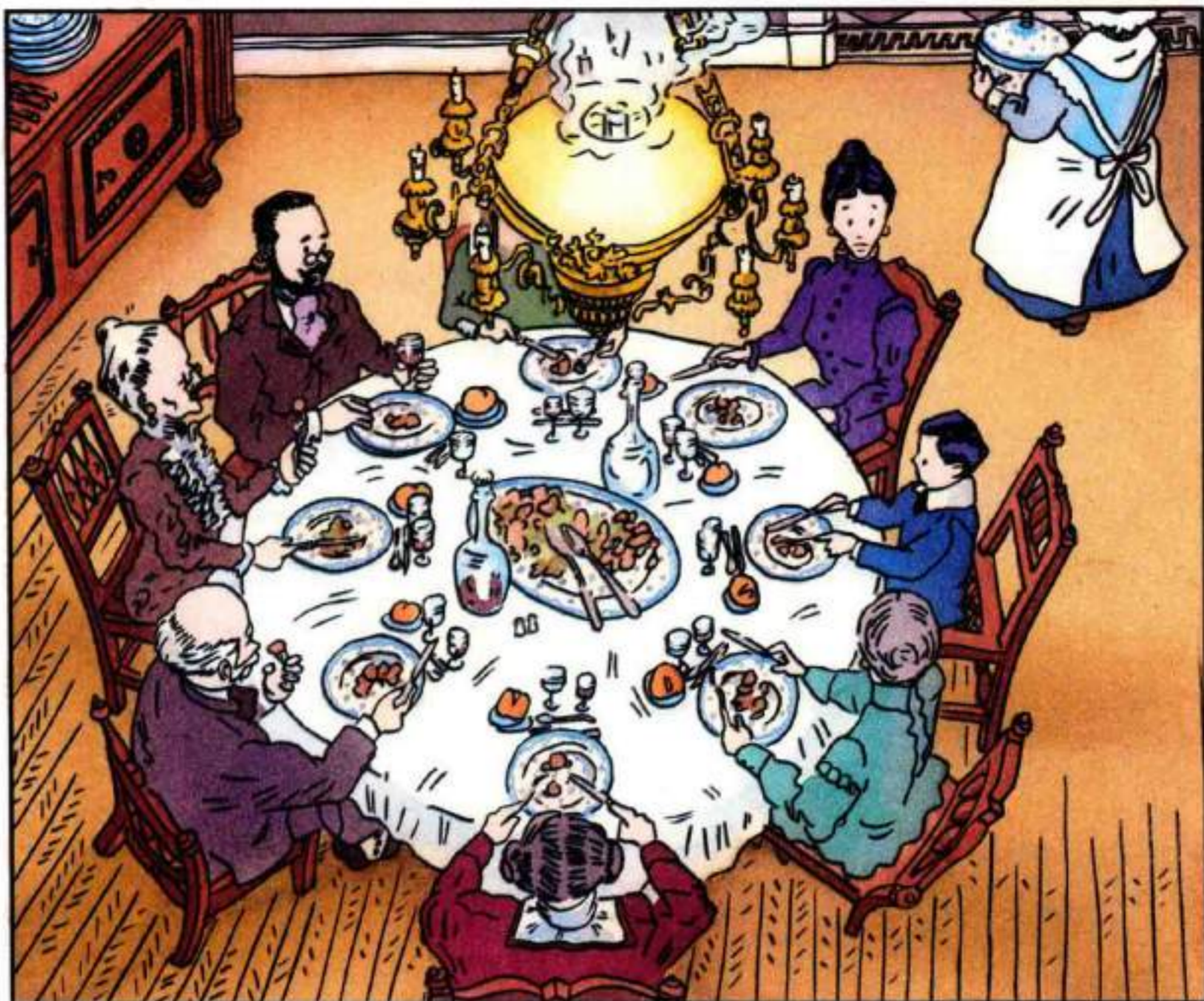


“生怕阴险的戈洛找到她，把她处死。”





开晚饭啦!



晚饭吃好了，唉，我又得离开妈妈了，她要留下来聊天。天气晴朗时大家在花园聊天，下雨天所有的人都去小客厅。



哦，下雨了。

弗朗索瓦兹，你把餐后酒放到小客厅去。

这所有的人中不包括外婆，她不管天气如何，哪怕下着倾盆大雨，也要在花园里兜圈子。



在乡下还关在屋子里，那真是可悲。啊，总算可以透口气了!

外婆在花园里兜圈子，如果是在晚饭以后，只有一件事能让她回屋来：

为了逗逗她，姑婆明知道我外公不能喝烈性的餐后酒，却偏要让他喝上几口。



喝吧，阿梅代。



芭蒂尔德！快来呀，你丈夫要喝白兰地了!



唉！我不知道，最让外婆伤心的，还远不是在饮食规范上稍有越轨的外公，我这个缺乏意志力、身体羸弱、在家人眼里前途堪忧的外孙，让她天天在下午、傍晚小跑散步时，操了多少心呵。

我上楼去睡觉时，心中感到的唯一安慰，  
就是躺上床以后，妈妈会来吻我跟我道晚安。



可是道晚安的时间实在太短了。  
我反而希望它来得尽可能晚一些，宁愿让妈妈还没上来的  
这一刻多延续一会儿。



但这些夜晚，尽管妈妈在  
我的卧室里只待一小会儿，



比起那些有人来吃晚饭，妈妈不能上来跟我道晚安的  
夜晚来，毕竟是美好的。



所谓有人，通常就是斯万先生而已，  
如果不把几位顺道过访的外地来客  
算进去，他差不多就是贡布雷造访  
我们家的唯一客人，他有时是来和  
我们共进晚餐的邻居（自从那次糟  
糕的婚姻之后，这种机会就越来越  
少了，因为我父母不愿接待他的妻  
子），有时则是晚餐后的不速之客。



有人拉铃？  
会是谁呢？

别自顾自说悄悄话，这样对客人很不礼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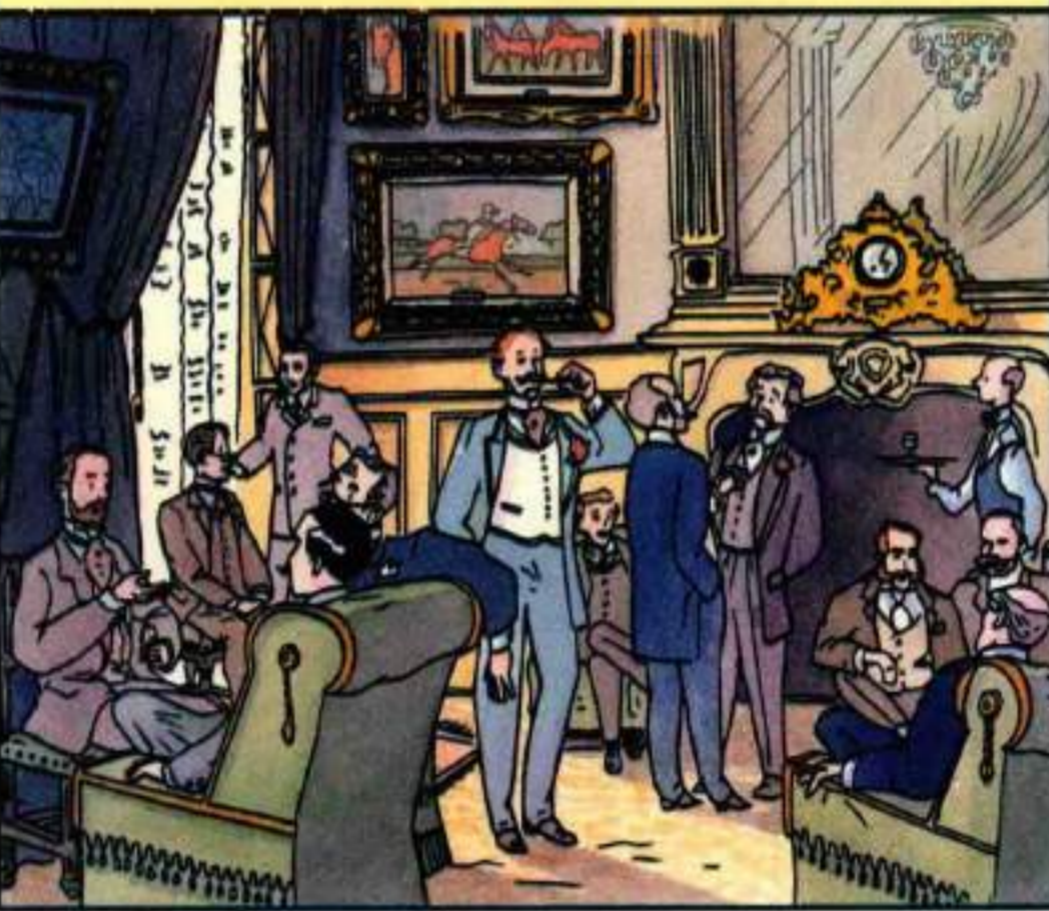
斯万先生虽说比我外公年纪小很多，两人交情却很深，当年外公跟他父亲就是莫逆之交。



有好多年，特别是斯万先生还没结婚的那会儿，他常来贡布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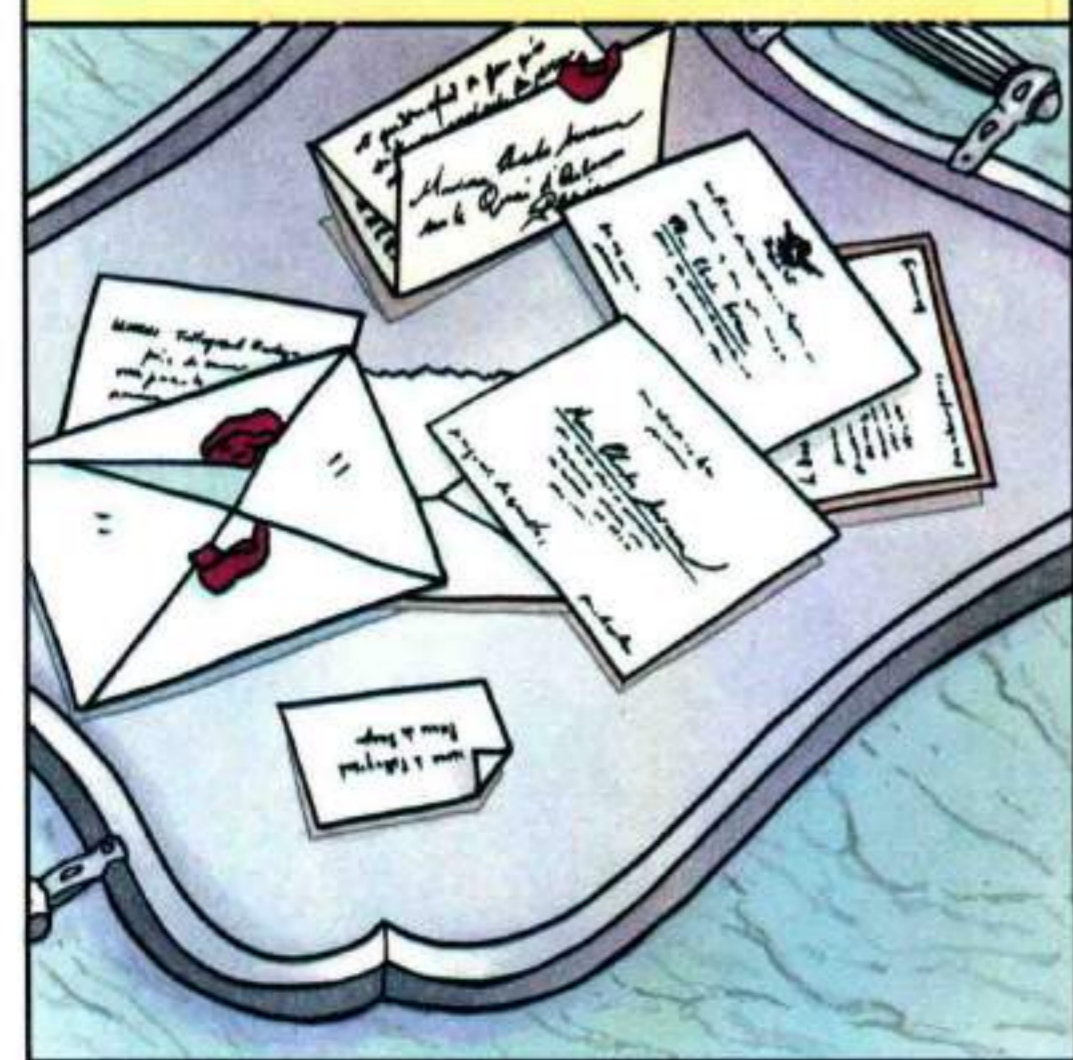
看望我姑婆和外公外婆。他们根本想不到，自己无意间接待了一位举止最优雅的骑师俱乐部<sup>2</sup>成员，



巴黎伯爵<sup>3</sup>和威尔士亲王<sup>4</sup>的密友，



圣日耳曼区<sup>5</sup>上流社交圈的大红人。



谈话间偶尔提到法兰西王室成员时：



就这样，姑婆把这么个在别时别地大家以结交他为荣的人物差来遣去。如此的不识好歹，真好比一个孩子拿着件贵重的小古玩，当个便宜玩意儿在瞎鼓捣。  
我们的社会形象，是他人思维的产物。看见一个人，我们会用有关此人的全部观念，来充实我们所见到的音容体貌。

当时的中产阶级奉行近似于印度种姓制度的等级观念，认为整个社会由封闭的种姓亦即社会阶层组成，其中的每个人从出生之时起，就归属于父母所寄身的阶层，

几乎无望跻身高一级的社会阶层。

唷！斯万是X公爵府星期  
日午宴的常客。

阿梅代！  
别乱说！

报上写着嘛，哎，我何不叫斯  
万问问公爵，他叔父为什么在  
回忆录里……

姐夫，瞧你居然对这种无聊的  
事儿津津乐道。

无聊？帕基耶公爵<sup>6</sup>。巴  
黎上议院的议长。无聊？



多不合适！斯万居然去  
一位公爵家用午餐！

可怜的斯万。

你们看见吗？  
斯万上《费加罗报》了。

柯罗画展上有一幅画，  
是斯万先生的藏品！

他明天不是要来吃  
晚饭吗，咱们跟他  
说说这件事。

我看哪，你们这么说他未必会  
高兴；这不，我要是瞧见自己的  
名字这么大咧咧地印在报上，  
就会觉得很讨厌，人家跟我提起  
这事儿，我心里准恼火。

哎呀，明天我得独自  
先吃晚饭了，

妈妈不会上楼  
来吻我了。





斯万先生让人给阿梅代先生的两位小姨子送来这箱葡萄酒。



斯万先生来了。



记住得谢谢他的葡萄酒。要知道这可是好酒哪，又是那么一大箱子。

怎么又自顾自说话啦？

客人来了，看见大家都像这样说着悄悄话，他该有多窘哪！



请过来和我们坐在一起嘛！



奥迪弗雷-帕基耶<sup>8</sup>怎么说呢？听说您在他府上用晚餐来着。

噢，我要跟您说的事，看起来好像和您问的事没什么关系，其实不然。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这两件事是很接近的。我重读了圣西门<sup>9</sup>……



我遇到凡特伊先生的一位邻居，他非常客气。

不光是凡特伊先生才有这么客气的邻居哟！



……啊，我今天早上重读了几页圣西门的作品。

那只能说是本日记吧，可是写得很生动，跟报上令人生厌的文章……



可有时候我觉得看报纸也很有趣哎……



尤其是提到我们关心的事情或人物的时候！



！啊。提到莫莱弗里耶，圣西门是这么说的：“在这只瓶壁厚厚的酒瓶里，我看到的只有任性、粗俗和愚蠢。”



瓶壁厚不厚且不说，可我知道有的酒瓶里装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你上次教我的，让我在这种时候舒舒心的那句诗，怎么说来着？啊！对了：“主啊，为什么您让我们去憎恶美德呵！”



小家伙看样子困了，该上去睡觉了。再说今晚开饭也晚喽。



对，去吧，睡觉去。



晚餐准备好了。



好啦，行了，别去缠妈妈了，你不已经道过晚安了吗，再来一遍多可笑。行了，上楼去！



弗朗索瓦兹，你把那张夏天用的小床放在他卧室里了吗？

放好了，夫人，就是那张小铁床。





我尝试施用的是囚犯的计谋。



“妈妈，我求你了，上座来看看我吧，有件很重要的事……”



弗朗索瓦兹，请你把这封信送给妈妈好吗？

可餐桌上有好些先生夫人坐在那儿呢！



我真的有事！妈妈说过要我给她回音的，她在等着呢！



妈妈会上来的！

好吧，我去瞧瞧。



结果……

夫人关照，就说没有回话。



唉……



你要不要喝杯药茶，要不要我陪在你身边？

不要，弗朗索瓦兹，我睡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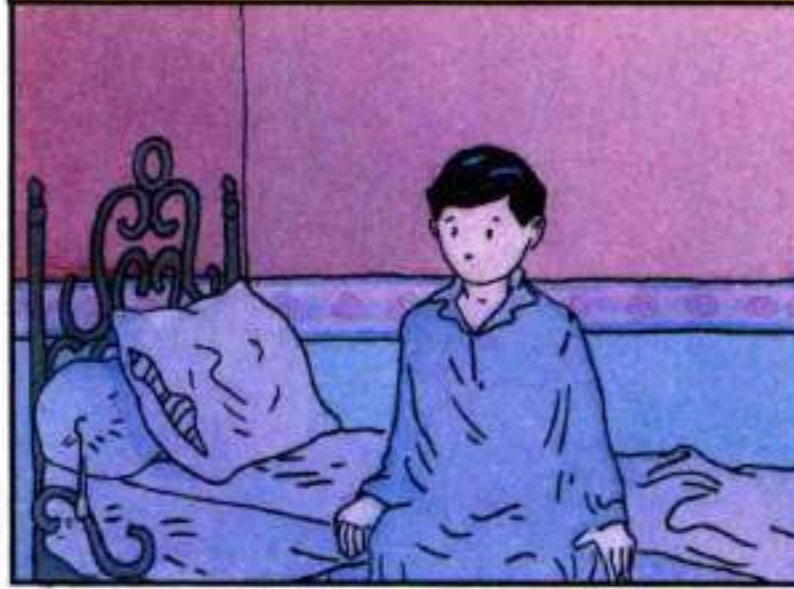
我闭紧双眼，尽力不去听花园里喝咖啡的大人们的说话声。

突然间……

不！我无论如何要见到妈妈，  
要不我就不睡觉！



倘若妈妈看见我为了再跟她道个晚安，  
居然不肯睡觉，他们明天一定会  
把我送到学校去。



好吧，我豁出去了！此刻我想要的，就  
是看见妈妈，就是跟她再说一声晚安。



啊，斯万先生  
走了。

……龙虾还不错，  
冰淇淋可不怎么样。

嗨！我的小姨子，你们怎么没  
谢谢斯万先生的阿斯蒂酒？

怎么没谢？我还以为我把  
这份谢意表达得挺巧妙呢。

没错，你说得非常  
得体，而我说“客气的  
邻居”的那句话，  
自己都觉得挺得意呢。

我觉着斯万变了，  
简直成个老头了！

我想哪，他那个放荡的妻子也够他操心的  
喽，在贡布雷谁都知道她跟一个叫什么  
夏尔吕的小男人混在一起。

怎么，就这样你们算谢过斯万先生啦！我敢肯定，  
他一准听不出来。我不管，我要去睡觉了。



快躲开，快躲开，  
你像个疯子似的等在这  
这儿，让爸爸看见  
还了得！

噢，他还没睡？

这孩子，看上  
去挺伤心的！

妈妈，和我说  
声晚安吧！



好在他房间里有两张床，  
你今夜就陪他睡吧。  
好啦，晚安，我可不像你们这么  
多愁善感，我要去睡了。



那天晚上妈妈就在我的房间里过夜。按说我应该高兴，可是我高兴不起来。



我觉得虽然我赢得了胜利，但我赢的是妈妈，这个夜晚意味着另一个生活阶段的开始，这永远是个令人伤感的日子。



就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夜半醒来，只要回想起贡布雷，眼前就会浮现这一小片烛光照亮的墙壁，映在黑茫茫的夜色之中。



往事也是如此。有意去回想，只能是徒劳，智力的一切努力都是没用的。往事隐匿在智力范围之外，在智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在某个我们根本意想不到的物质对象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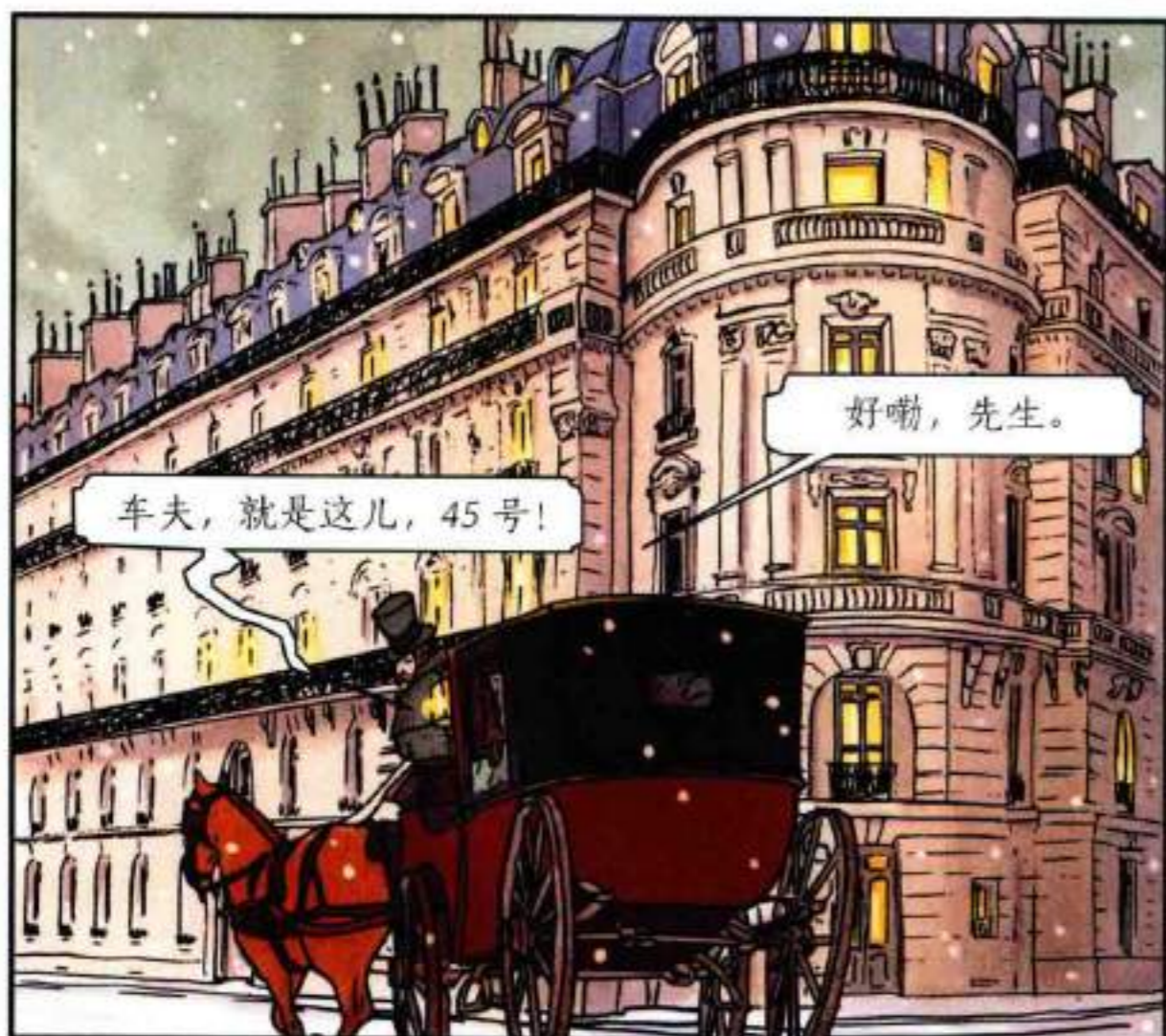
仿佛贡布雷就只有楼上楼下，由一部小巧的楼梯相连接，又仿佛永远都是七点钟，



这个物体，我们能在死亡来临之前遇到它，抑或永远都不能遇到它，纯粹出于偶然。

永远消逝？有这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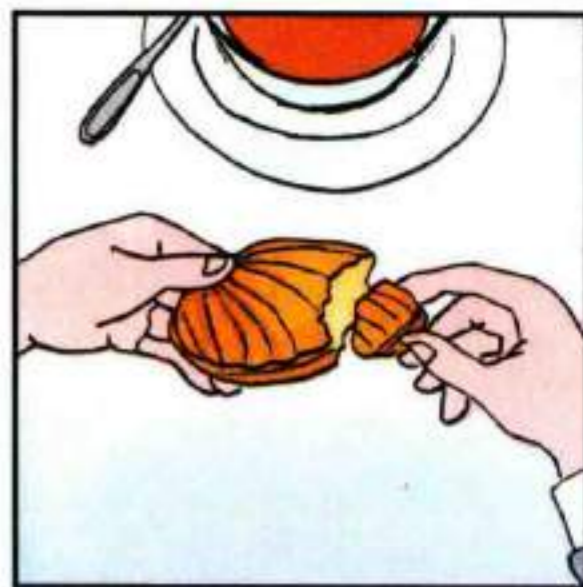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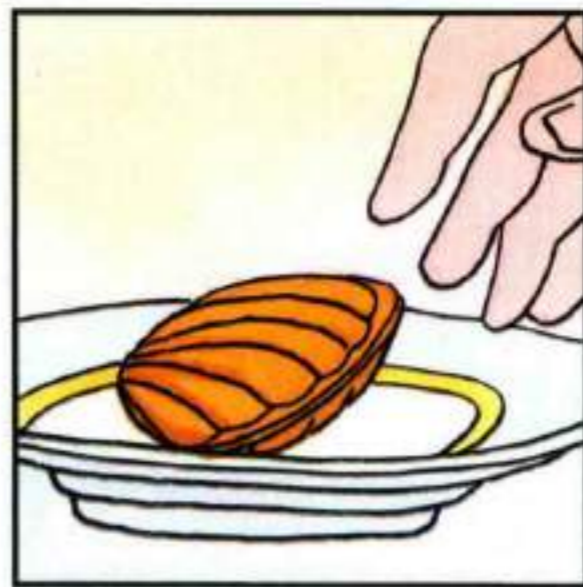
那已经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贡布雷，除了与我的睡觉有关的场景和细节，  
在我心中早已不复存在。但有一年冬天……





噢！玛德莱娜小蛋糕<sup>11</sup>？

对，尼古拉刚去买的。



我感受到一种美妙的愉悦感，它无依无傍，倏然而至，其中的原由让人无法参透。

当然，在我脑海深处搏动着的东西，一定是形象，是视觉的记忆，它攀缘着那味道，竭力要一起来到我眼前。

如此强烈的快感，是从哪儿来的呢？



我觉着它跟茶和蛋糕的味道有关联，但又远远超越于这味道之上，两者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很清楚，我要找的中真谛并不在茶里面，而在于我自身里面。这热茶唤醒了它。



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一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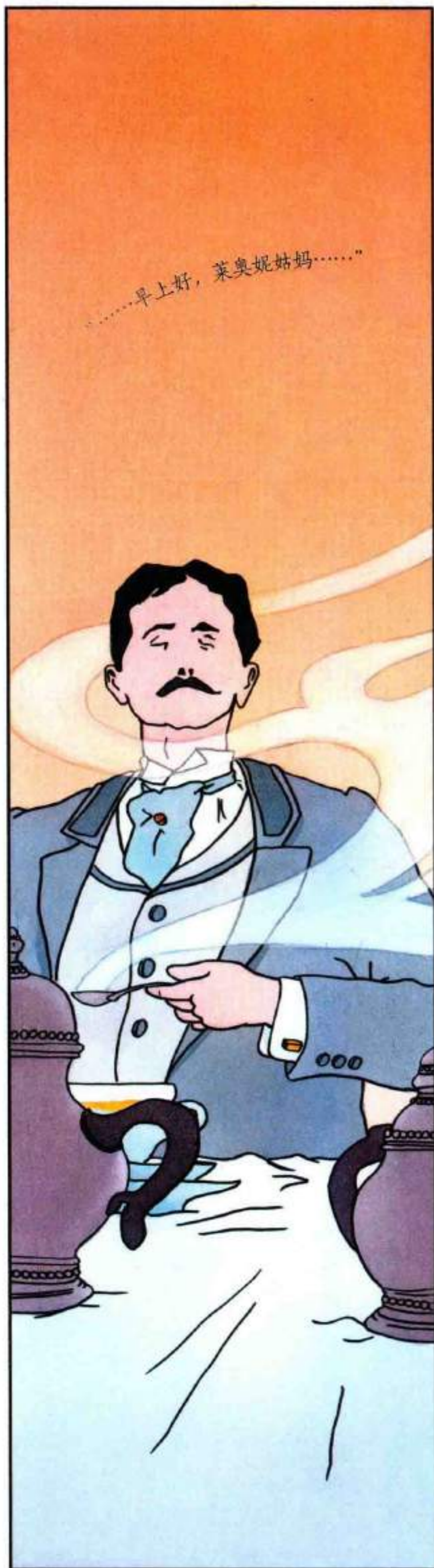
“……望弥撒的时间快到了……”

“……早上好，莱奥妮姑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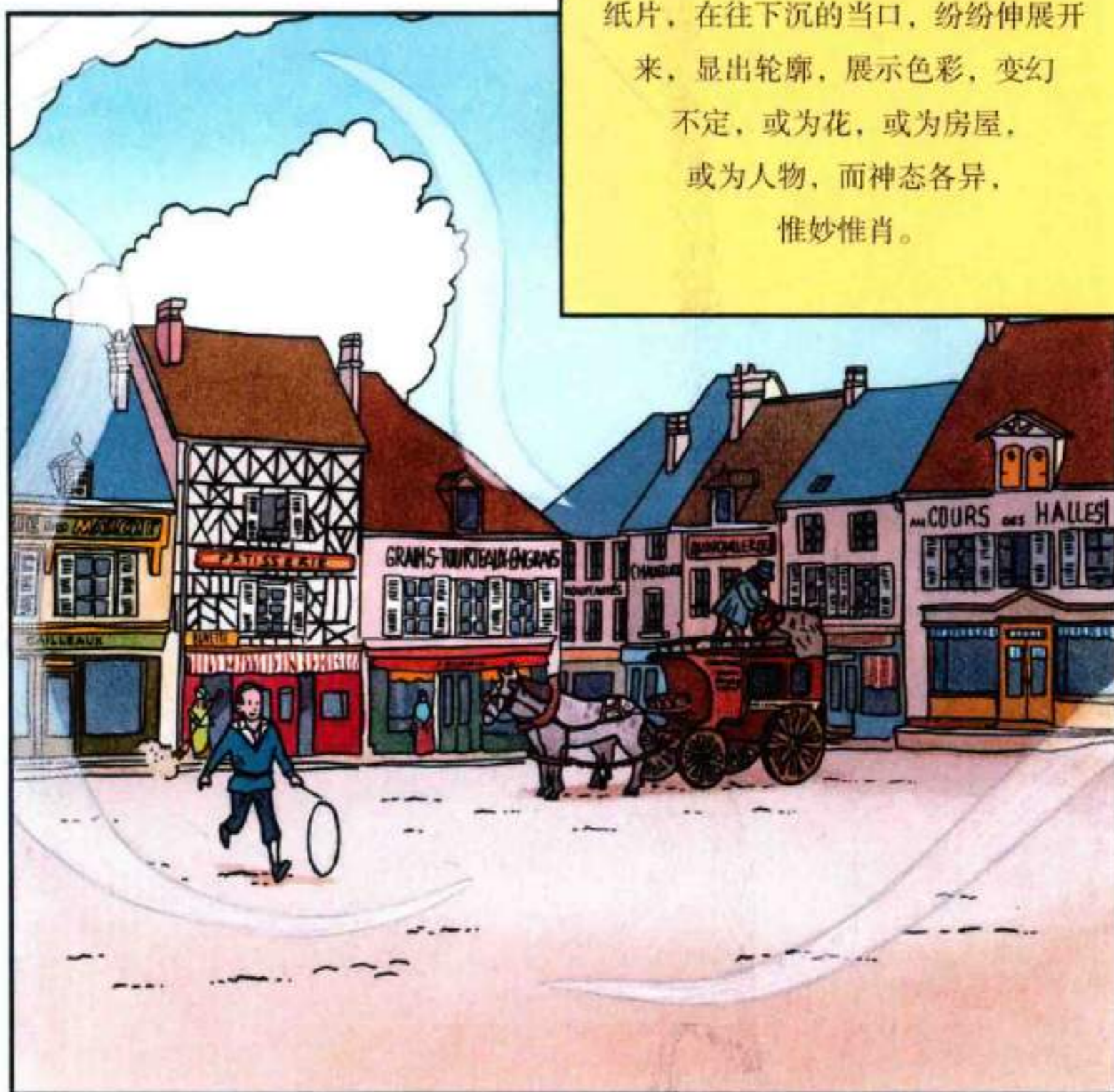
这一记忆，这一往昔的瞬间，它真能浮升到清晰的意识层面上来吗？……

骤然间，回忆浮现在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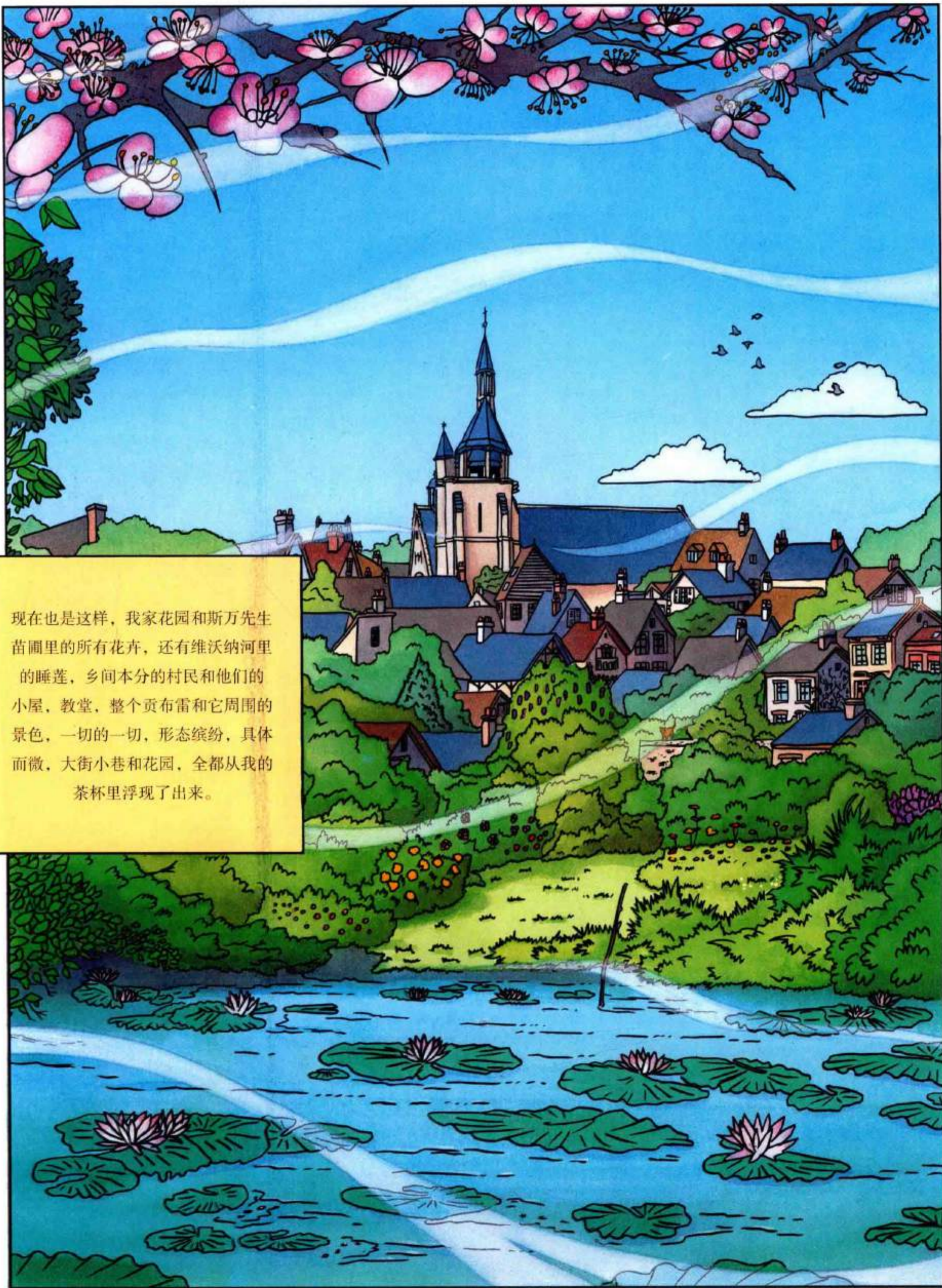
这味道，就是玛德莱娜小蛋糕的味道呀，在贡布雷，每逢星期天，我到莱奥妮姑妈屋里去给她道早安时，她总会掰一小块玛德莱娜，在红茶或椴花茶里浸一浸给我。



这很像日本人玩的一个游戏。他们把一些折好的小纸片，浸在盛满清水的瓷碗里，这些形状差不多的小纸片，在往下沉的当口，纷纷伸展开来，显出轮廓，展示色彩，变幻不定，或为花，或为房屋，或为人物，而神态各异，惟妙惟肖。







现在也是这样，我家花园和斯万先生苗圃里的所有花卉，还有维沃纳河里的睡莲，乡间本分的村民和他们的小屋，教堂，整个贡布雷和它周围的景色，一切的一切，形态缤纷，具体而微，大街小巷和花园，全都从我的茶杯里浮现了出来。

就居家而言，贡布雷稍稍显得有些阴郁，就像它的那些街道一样：圣伊莱尔街；圣雅各街，我姑妈的家就在那儿……



妈妈，我在望弥撒前先去楼上吻一下莱奥妮姑妈。

Toc  
当

那时我们住在莱奥妮姑妈家里，她母亲就是我姑婆。这位姑妈，自从她的丈夫、我的奥克塔夫姑夫去世以后，先是不肯离开贡布雷，接下来是不肯离开她在贡布雷的家，再接下来是不肯离开她的房间，



你现在可以进去了，奥克塔夫夫人在等你。

最后是不肯离开她的床，干脆不下来了。她整天躺在床上，处于那么一种状态之中，叫人难以确定那究竟是忧伤，是身体虚弱，是疾病缠身，



这一小块玛德莱娜，是给你的。

还是抱着偏执的念头，抑或满怀虔诚的信心。

行啦，可怜的孩子，去吧，准备望弥撒去吧。要是在楼下遇到弗朗索瓦兹，告诉她说别跟你们玩得时间久了，让她一会儿就上来瞧瞧我是不是要什么东西。



我们住在贡布雷期间，姑妈只能忍痛割爱，稍稍把弗朗索瓦兹让给我们点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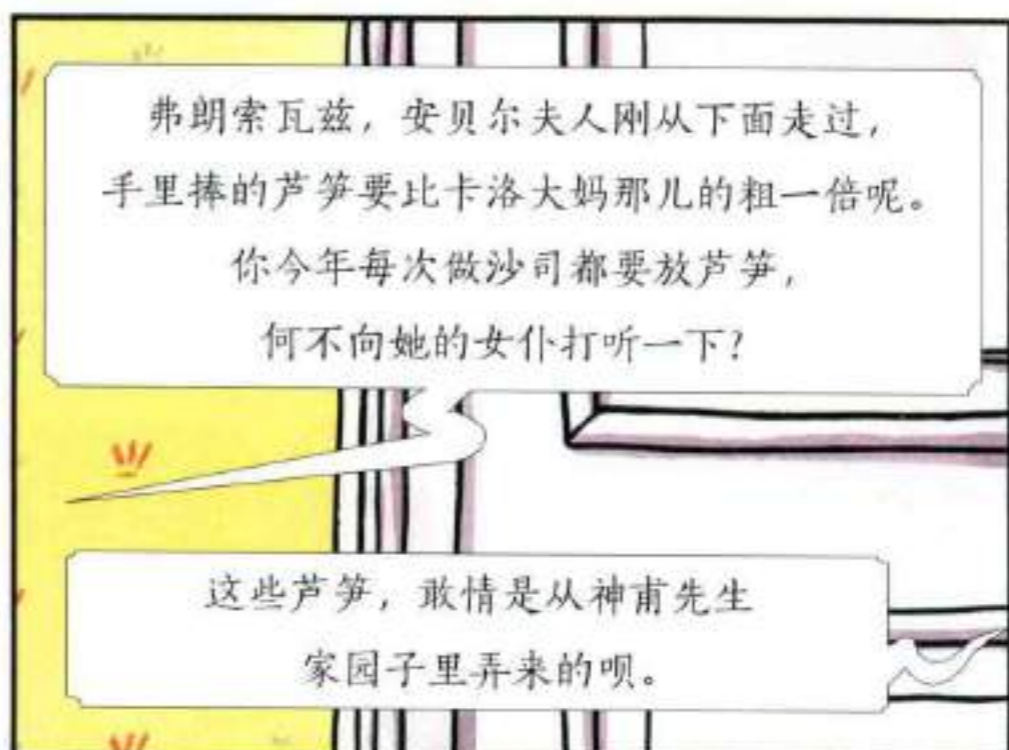
床的另一边沿着窗，看出去就是街道。她从早到晚望着街景，俨然像个波斯王公，靠浏览贡布雷这部正在写的编年史来解闷，过后还要跟弗朗索瓦兹一起进行评论。

弗朗索瓦兹，古比尔夫人望弥撒准要迟到，我敢说她要到举扬圣体以后才能赶到教堂。



咳！可不是！

弗朗索瓦兹，安贝尔夫人刚从下面走过，手里捧的芦笋要比卡洛大妈那儿的粗一倍呢。你今年每次做沙司都要放芦笋，何不向她的女仆打听一下？



这些芦笋，敢情是从神甫先生家园子里弄来的呗。

喔！瞧你说的，可怜的弗朗索瓦兹。神甫先生家！可这些芦笋有胳膊那么粗呢。当然不是你的胳膊，而是像我这今年又瘦了一匝的胳膊。

弗朗索瓦兹，那丧钟到底是为谁敲的呢？噢！我的主啊，敢情是为前两天刚过世的卢梭夫人。哦！我也快了，仁慈的天主也该把我召回去了。哟！我这是在浪费你的时间了吧，我的姑娘。



瞧您说的，奥克塔夫夫人，我的时间可没那么金贵；天主给的时间，又没要我们花一个子儿。



有时候，事态特别神秘，特别严重，姑妈就……



奥克塔夫夫人，这会儿还不到服蛋白酶的时候呀，莫非您觉得头晕啦？



不是，弗朗索瓦兹。哦，我是说，是有那么点儿……你信不信？我刚瞧见古比尔夫人领着个我不认识的小女孩过去……

哦！你打量我会信你呀。他的女儿我还能不认识？

那敢情是皮潘先生的女儿呗。

可我没说是大女儿呀，奥克塔夫夫人，我说的是那个丫头片子，就是在儒伊念寄宿学校的那个。我好像今儿早起见过她。

喔！这还差不多。她准是来过节的。没错！

可怜的弗朗索瓦兹，瞧我，好端端的让你上楼跑一趟。

可是姑妈心里明白，她按铃唤弗朗索瓦兹上楼来，决不是让她白跑一趟，在贡布雷，一个“大家不认识的”人，简直就像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神祇一样令人不可思议。在贡布雷，谁跟谁都认识，无论牲畜也好，人也好，大伙儿全都认识，所以哪天姑妈瞧见有条“她不认识的”狗跑过，她就会搜索枯肠……

喔！没准儿是加洛潘先生的那条狗。

喔！这还差不多。

听说这条狗可乖呐。奥克塔夫夫人，我得告退了。炉子还没生旺，芦笋也没剥呢。

怎么，弗朗索瓦兹，又是芦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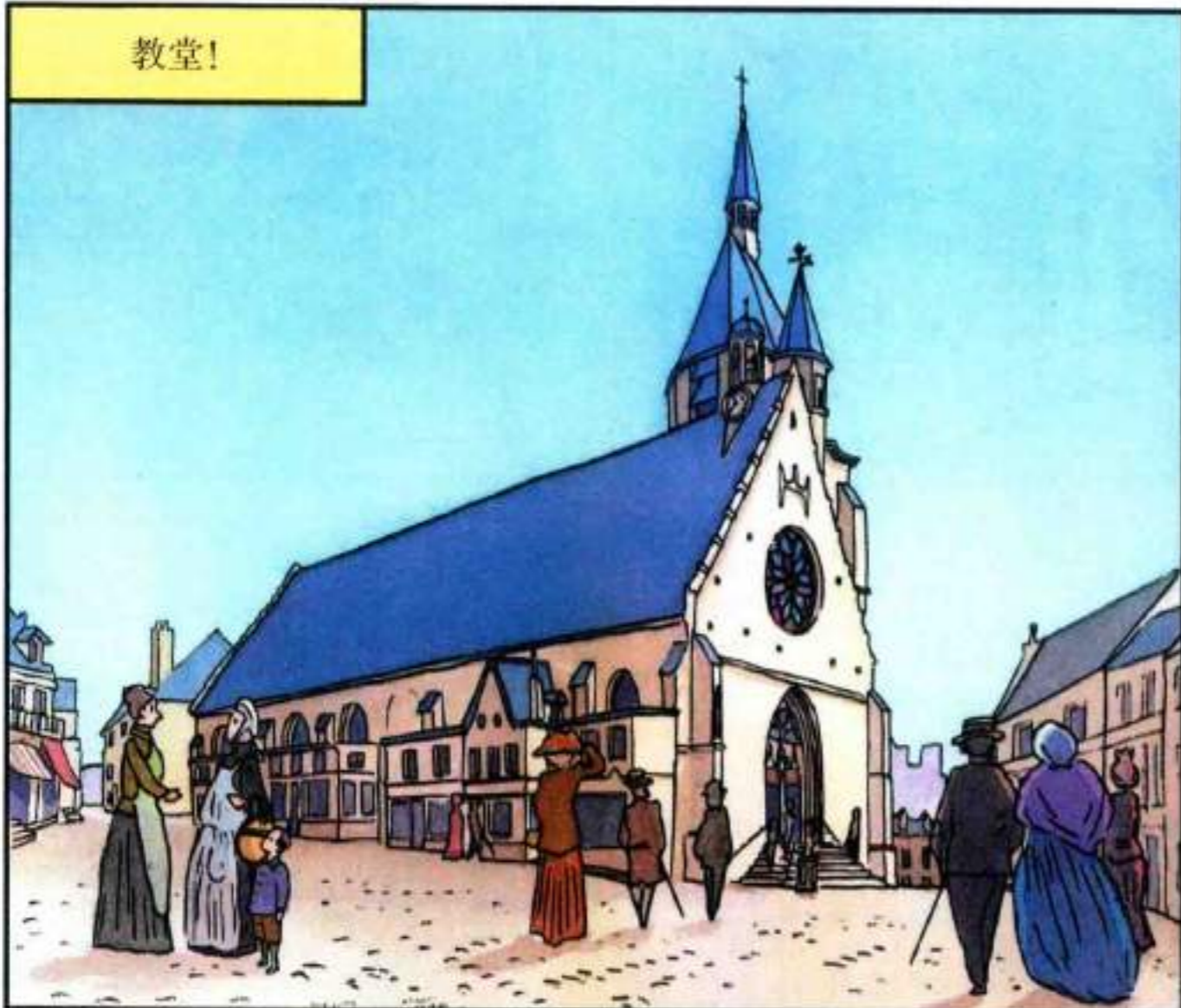
今年你是买芦笋上瘾了吧，再这么下去，你要把咱们那几位巴黎人的胃口给吃倒喽！

才不会呢，奥克塔夫夫人，他们可喜欢吃哩。待会儿他们从教堂回来，胃口准好，您就等着瞧他们大口大口吃吧。

没准儿是萨兹拉夫人的狗。

敢情我会不认识萨兹拉夫人的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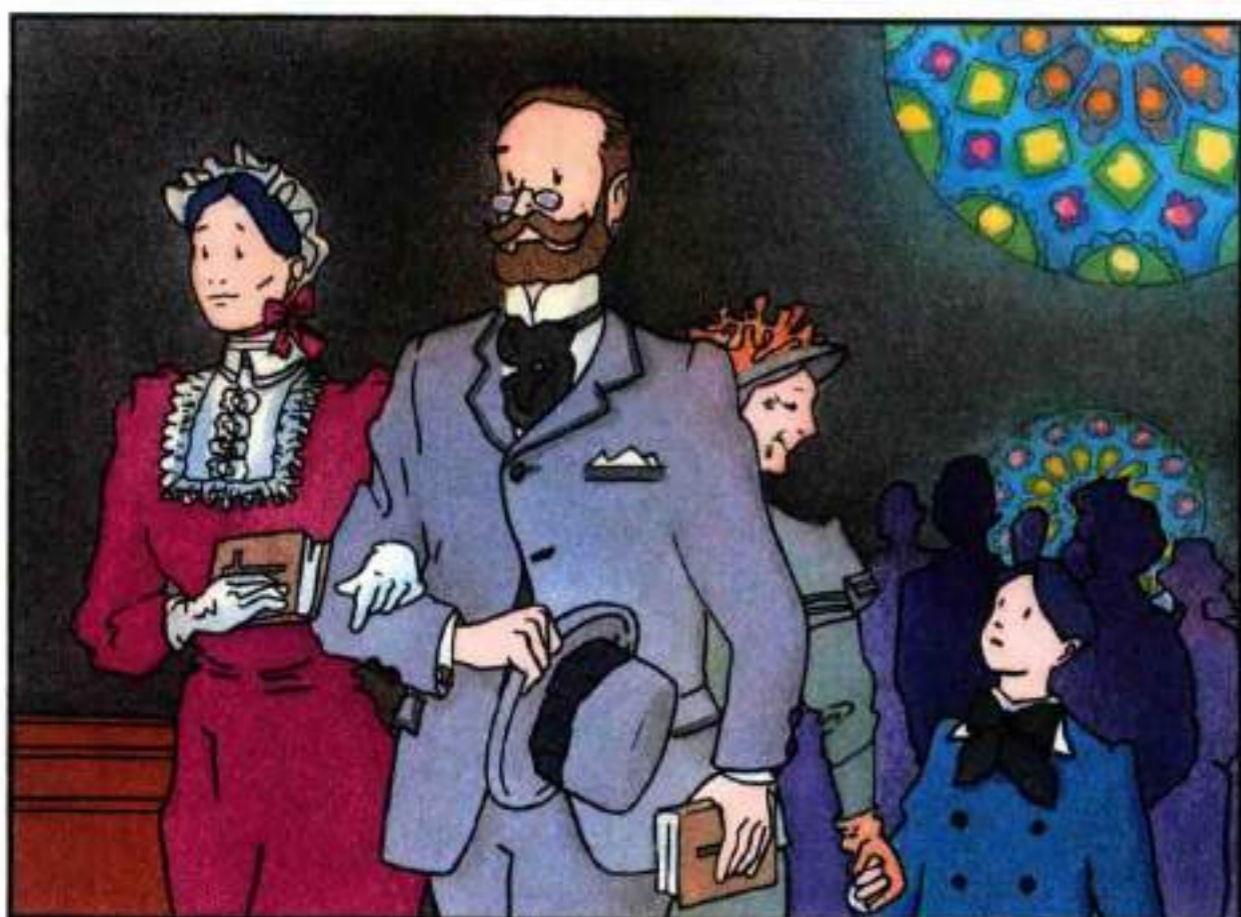
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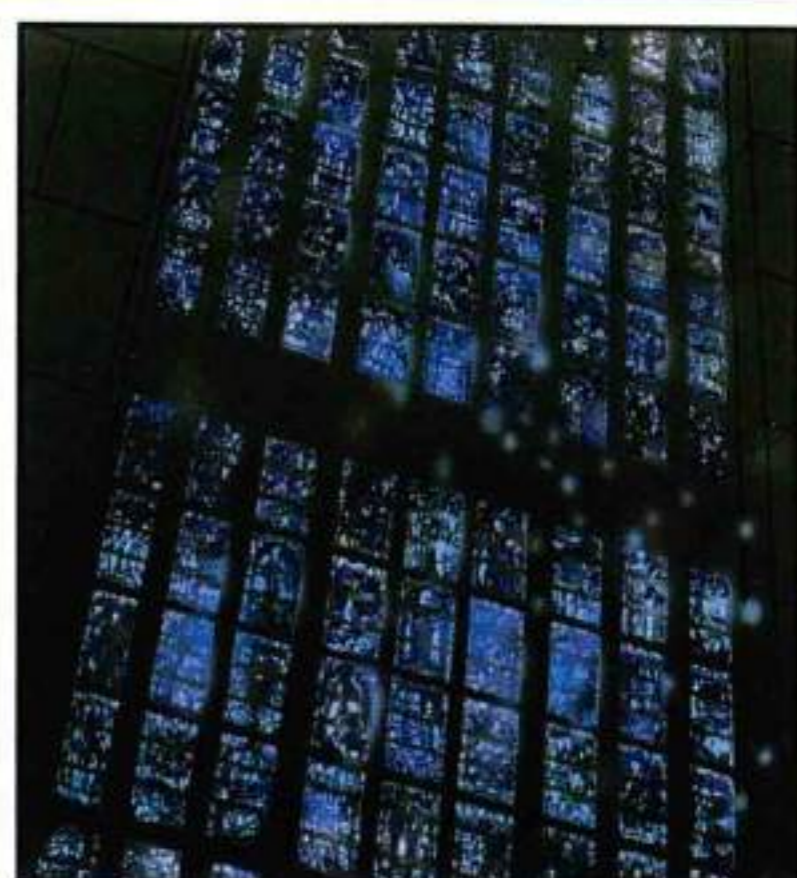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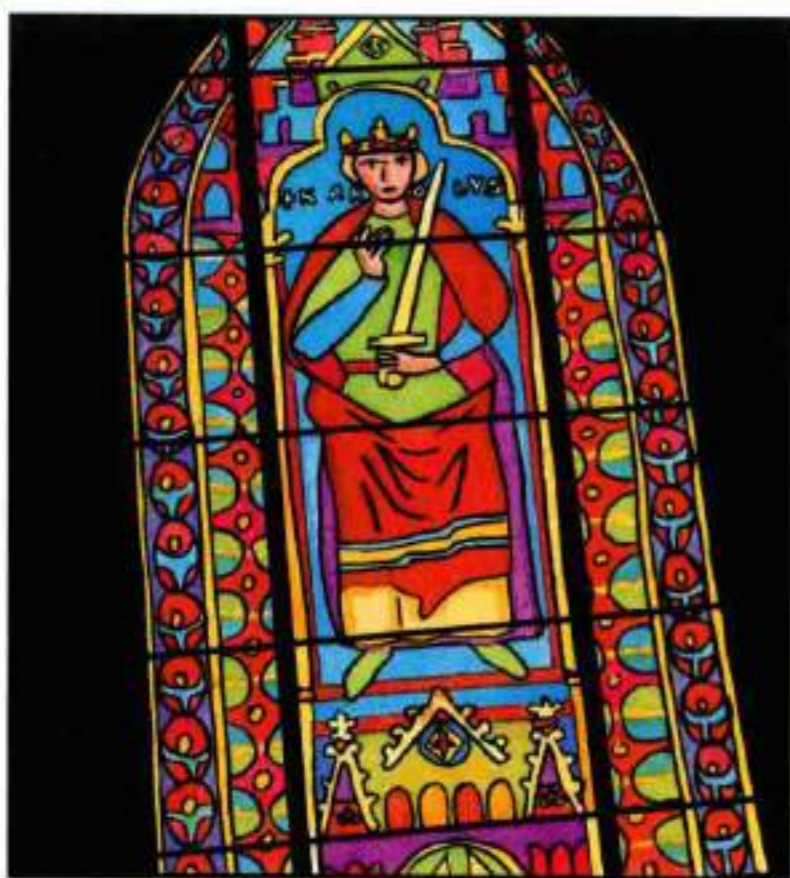
咱们的那座教堂，我有多爱它，  
它此刻又多么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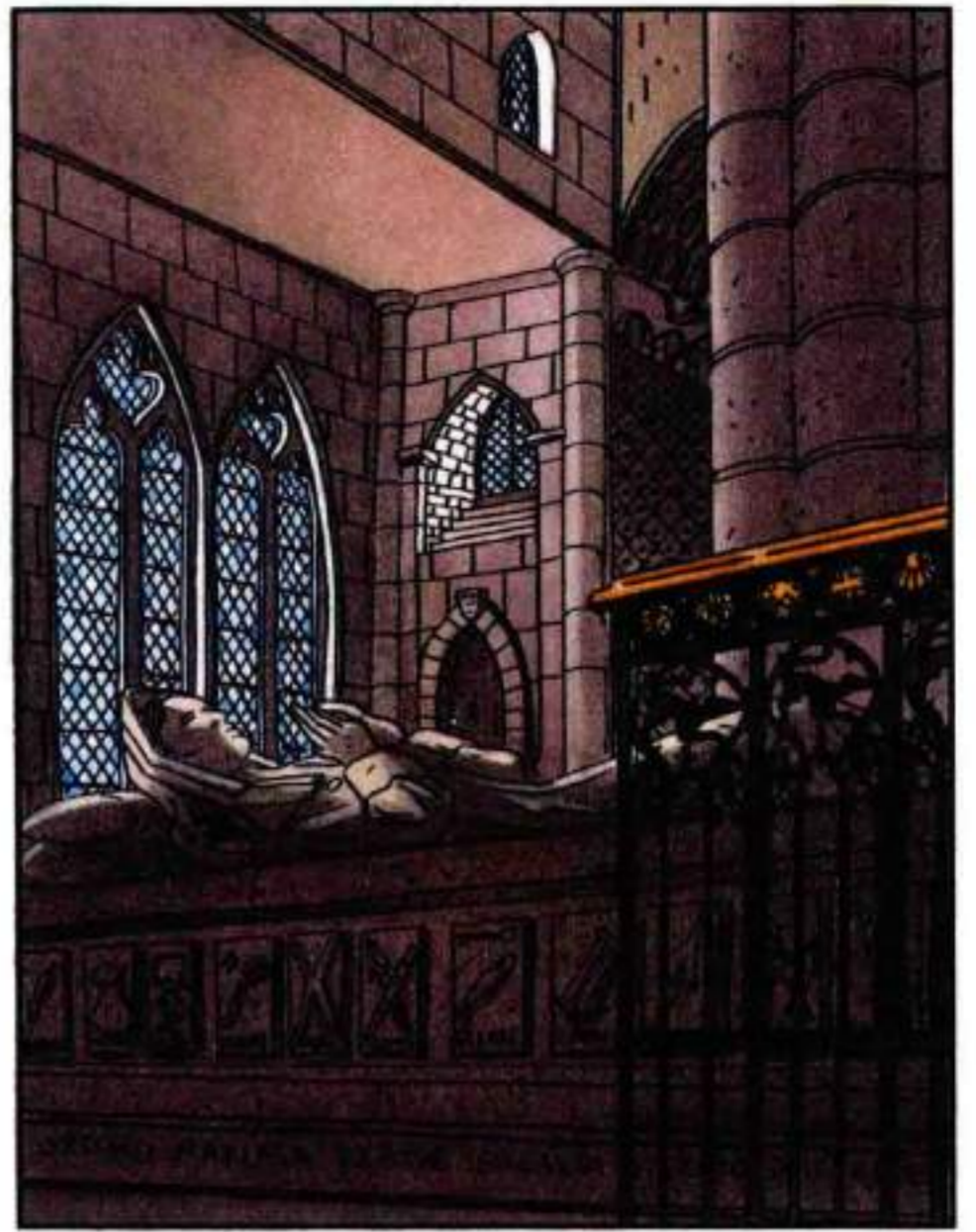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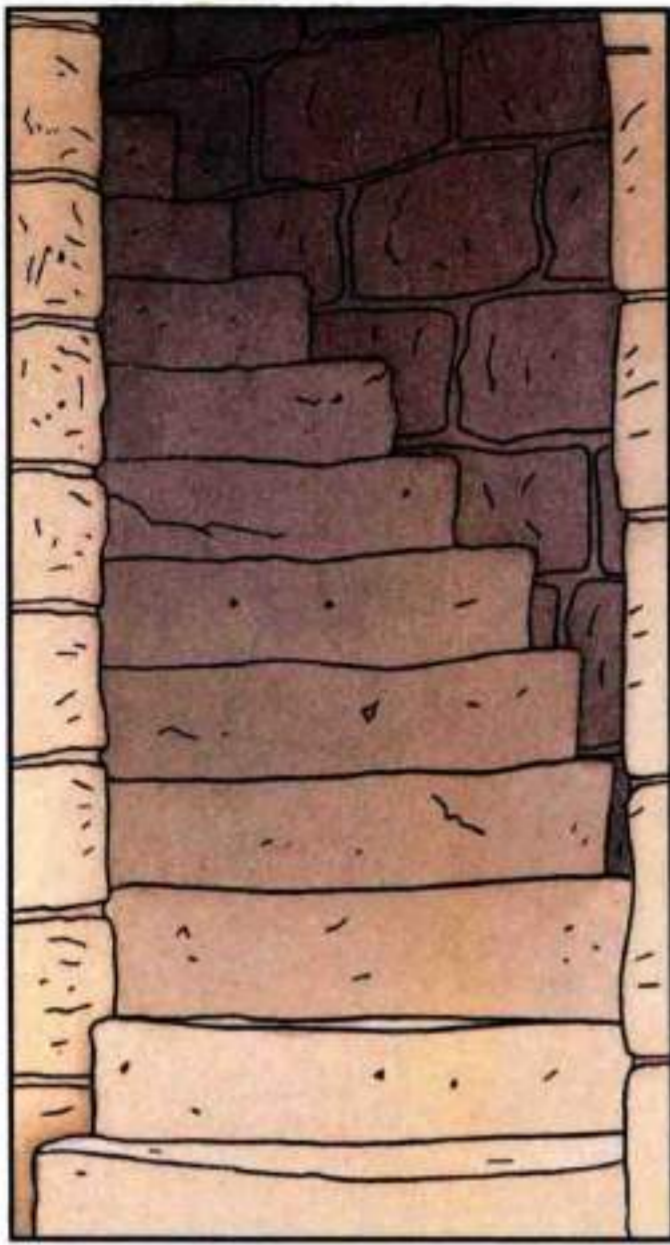


我们向祷告席走去时，我仿佛不是在教堂里行走，而是置身在一座仙女曾经去过的山谷，农夫在那里能惊奇地看到



仙女们在岩石、树林和池沼间经过时留下的神奇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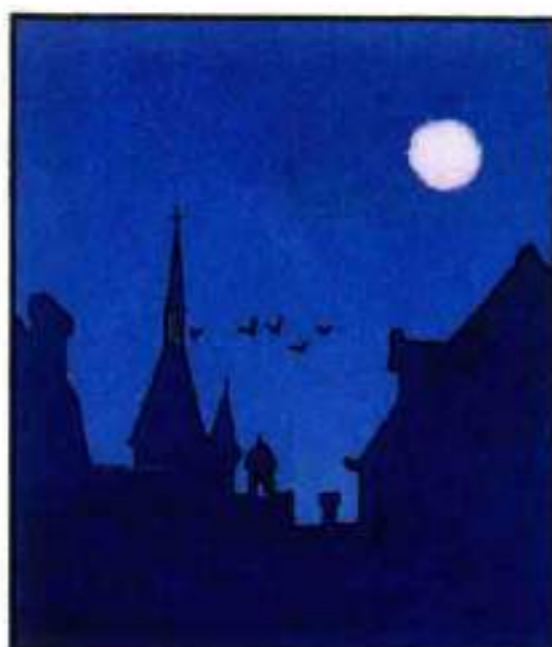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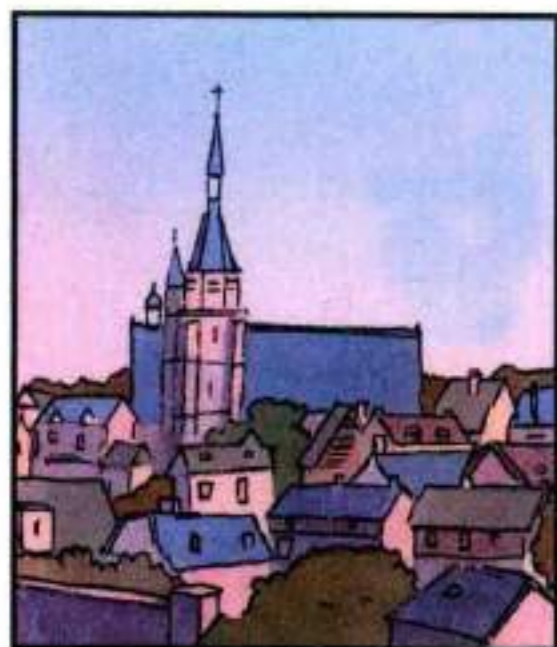


所有这些，使这教堂在我心目中成了跟小城别处迥然不同的所在：成了一座，不妨这么说吧，占据着四维空间的建筑——那第四维就是时间，如同航船穿行在世纪的长河里，驶过一个又一个厅堂，一座又一座圣殿，仿佛征服和跨越的不仅仅是区区几米路程，而是它以凯旋者的姿态从中驶过的一个又一个时代和纪元。





圣伊莱尔教堂的钟楼，赋予所有的行业以象征的标志，赋予所有的时刻以美好的意义，也赋予所有关于城市的观念以真正的价值。



我隐隐约约觉得，外婆在贡布雷的钟楼上找到了对她来说世上最珍贵的东西，那就是自然的风致和卓异的气度。



孩子们，你们爱笑我就笑吧，可我觉得，或许它不合规范，并不漂亮……

……可是那古里古怪的老派模样儿，让我瞧着挺受用。我敢说，它要是会弹琴，一准不会弹得干巴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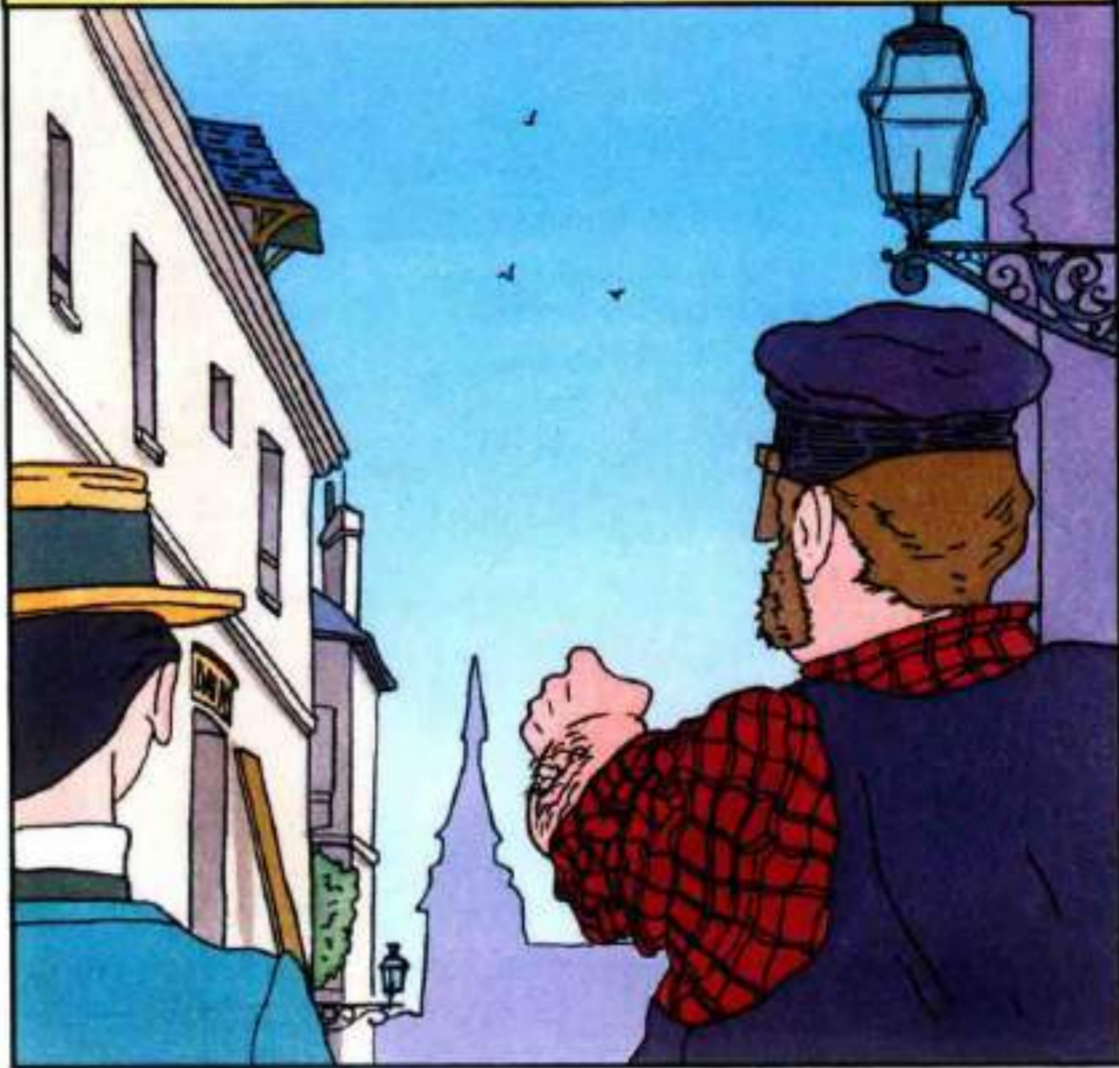


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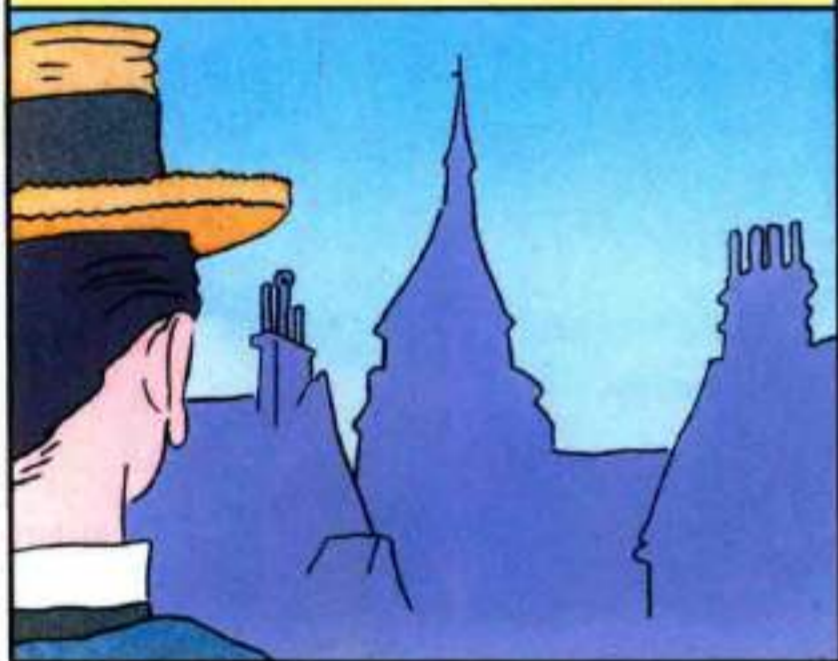
要是在一座外省的大城市，或者在巴黎某个我不熟悉的街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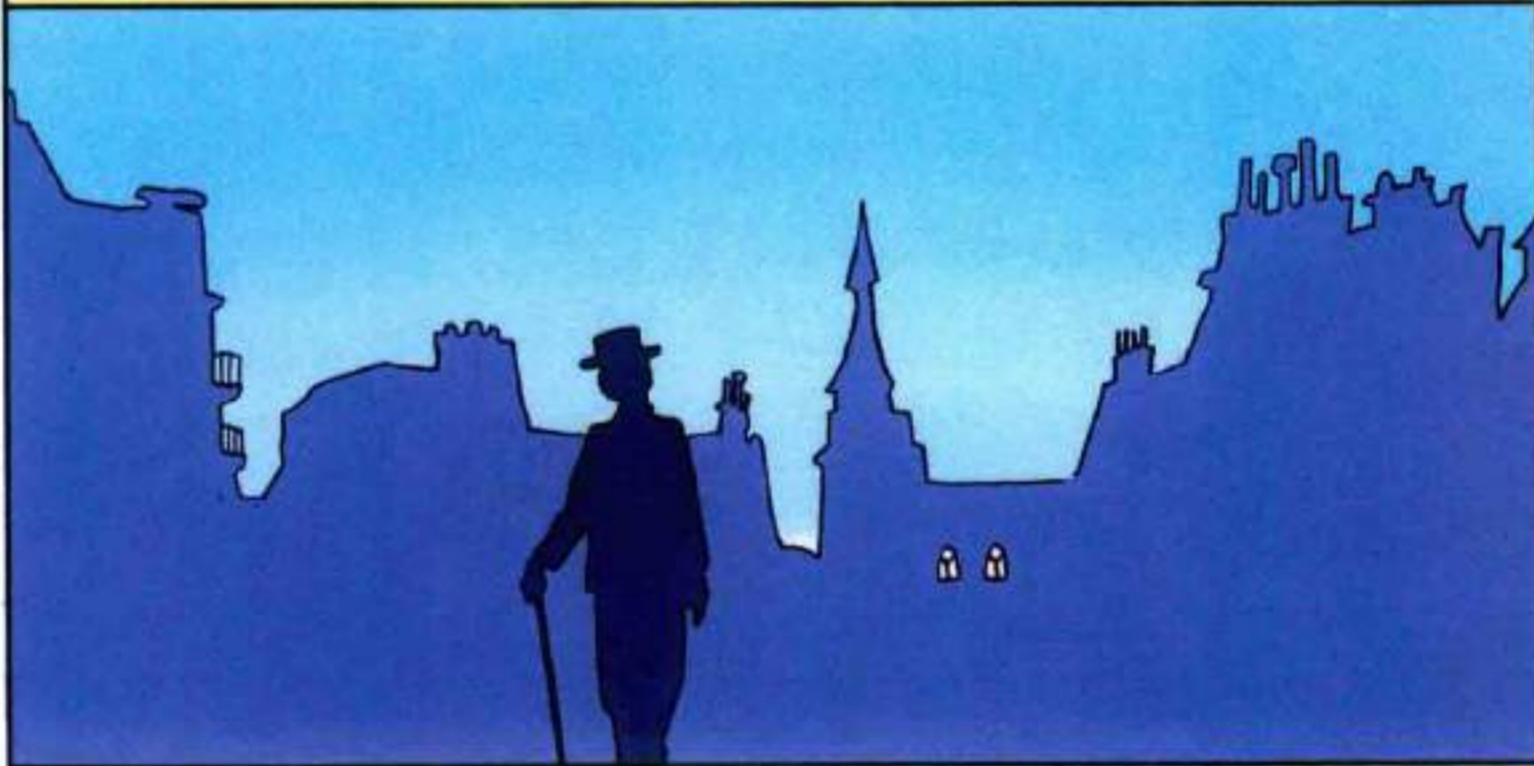
有哪位给我指路的行人，远远地指给我看前面一家医院的大钟，或是一座修道院的钟楼作为指示方位的标志，



我总会隐隐约约发现在它身上有某些跟我那亲爱的、业已消失的形象颇为相似的地方。



我伫立在那儿，在记忆深处寻觅着，感觉到内心深处有了一些从忘川夺回的正在干涸、正在重建的土地。



……我依然在寻路，

瞧，勒格朗丹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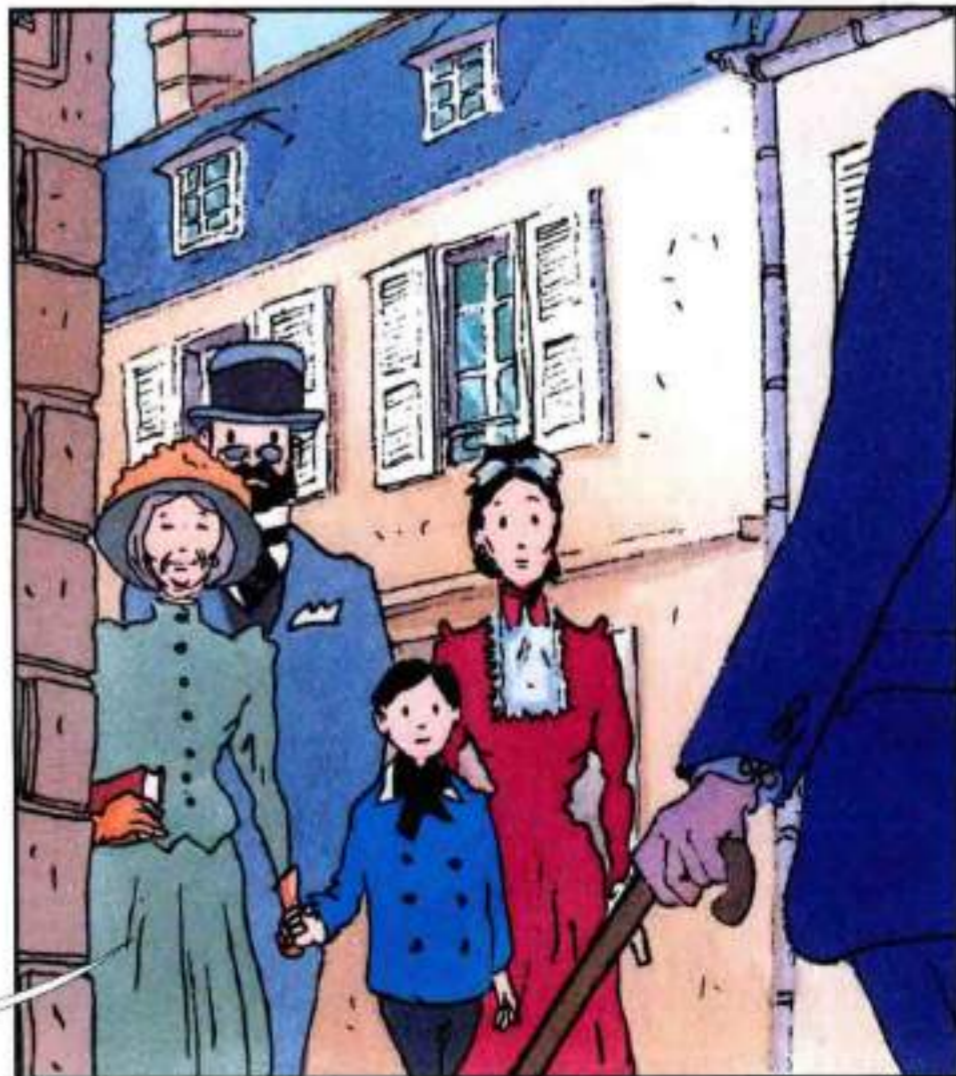


我转过了一条街……

可是……那是在我心中的街哟……



瞧，这不是勒格朗丹先生吗？



勒格朗丹先生在巴黎当工程师，平时除了休假，只有在星期六晚上到星期一早上才待在贡布雷的宅邸。



他是那类除了在科学生涯中成绩显著，还具有其他文化修养的人，诸如文学、艺术，他们都很在行，这些修养跟从事的专业不相干，但在谈话时派得上用场。



我外婆觉得他说话太文绉绉，有点掉书袋。

他那些情绪激昂的长篇大论，也使外婆感到吃惊。这些宏论往往是抨击贵族阶层和热衷名利、附庸风雅的习尚的。



况且，外婆总觉着，既然勒格朗丹先生的姐姐在巴尔贝克附近嫁了一位下诺曼底的贵族，他再这么拼命攻击贵族，就未免有失雅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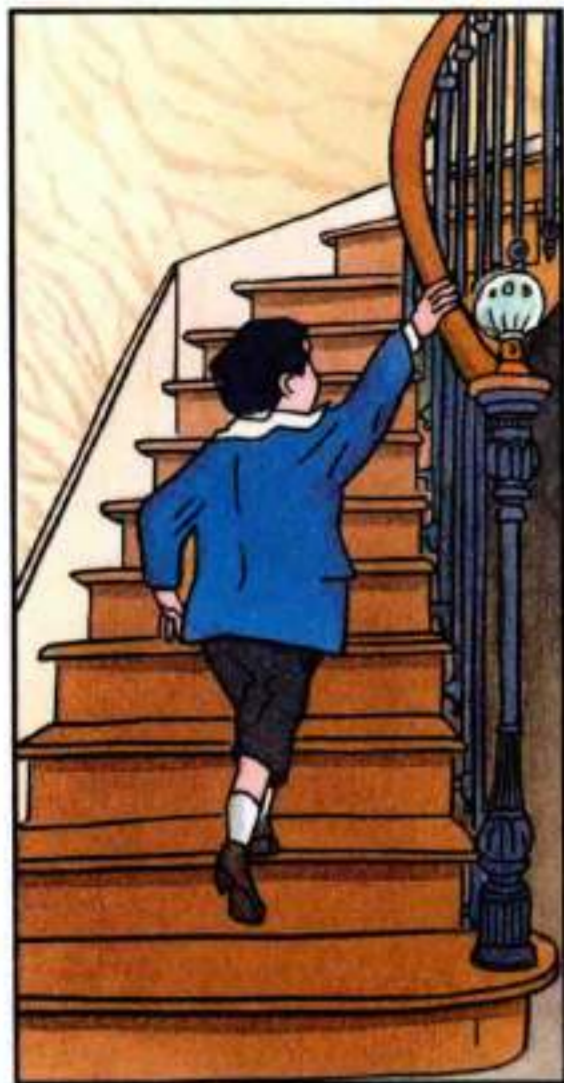
尽力让你的生活中永远保持这片蓝天吧，孩子!



你心地善良，禀赋卓异，天生有一种艺术家的气质，千万别辜负了它。







怎么样，古比尔夫人望弥撒是不是迟到了？

喔，这我可说不上来，莱奥妮。

你知道有个画家在教堂里画画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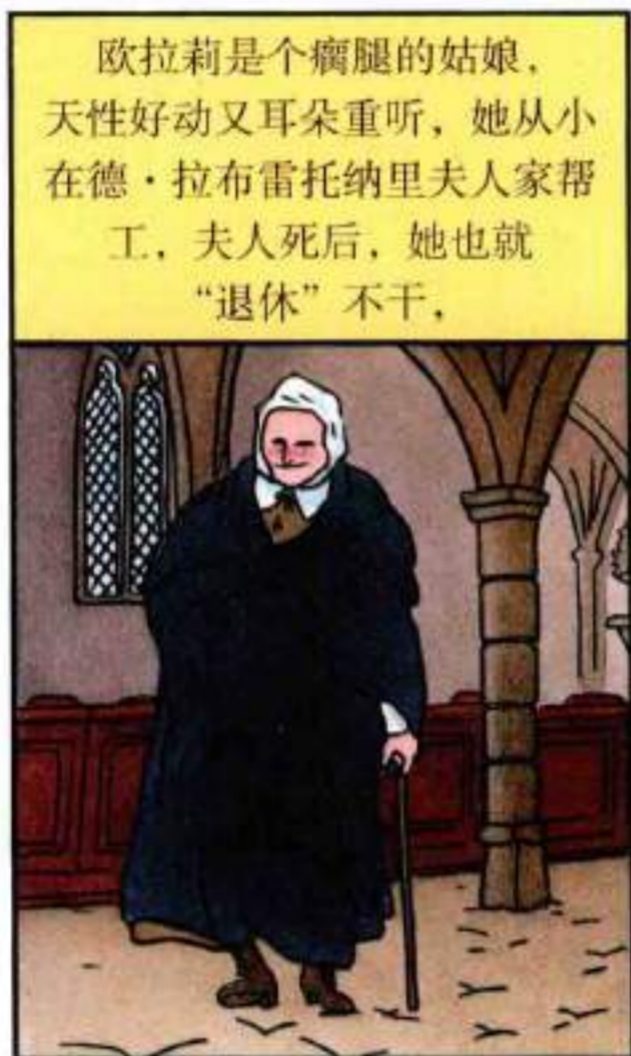
画家，是吗？这我倒要听听！

我们也就知道他在临摹彩绘玻璃上的“坏东西吉尔贝”。



唉！欧拉莉该来了吧。

这事儿也只有她能讲给我听喽。



欧拉莉是个瘸腿的姑娘，天性好动又耳朵重听，她从小在德·拉布雷托纳里夫人家帮工，夫人死后，她也就“退休”不干，



在教堂边上找了间房子住下，平日里不时要下楼来，也不管是不是做日课的时间，就那么做一会儿祷告或者给泰奥多尔帮个什么忙。



剩下的时间里，她就去看望像莱奥妮姑妈……

……这类的病人，把弥撒或晚祷中发生的事情讲给她们听。



她的来访是莱奥妮姑妈生活中一大乐事，其实除了本堂神甫以外，我姑妈几乎已经不接待任何外人了。那些被她拒之门外的来访者分两类：一类人劝她对自己的病“别太当回事”，主张她该到阳光下散散步，吃块带血的新鲜牛排，

我就不过多喝了两口该死的矿泉水，胃里折腾了十四个钟头！



另一类人确信她病得真有这么严重。

咳！身体不行有什么法子呢！不过像您这样总还能有一阵子吧。

总之，姑妈是既要人家赞赏她的吃药卧床，又要人家同情她的病痛虚弱，同时还要人家担保她的前途乐观。这些正是欧拉莉最拿手的。



我不行了，可怜的欧拉莉。

您对自己的病看得这么准，奥克塔夫夫人，那就保准会活到一百岁，昨儿萨兹兰夫人还对我这么说来着。



是萨兹拉，欧拉莉，不是萨兹兰。

每个星期天姑妈都翘首以待地盼她来，往往是起初心情挺好，



今天是星期天，欧拉莉可别来得太晚哦。

可只要欧拉莉稍稍迟来一会儿，姑妈就会变得浑身不对劲儿。

十一点了，欧拉莉怎么还没来！



一到星期天，姑妈心里就只惦着欧拉莉要来看她，



夫人接铃叫我？

弗朗索瓦兹，我觉得浑身发软。呃，欧拉莉还没来吗？

所以午饭刚吃完，弗朗索瓦兹就急着等我们早点离开餐厅，好让她上楼去“照料”姑妈。

可是（贡布雷进入天气晴朗的季节以后，尤其如此）直到正午傲慢的钟声响起时，我们还坐在餐桌前面。



喔唷，我吃不消了，我们在餐桌旁已经坐了两个钟头了！天这么热！

我们的菜谱，多多少少反映了生活中时令季节的嬗变更替。除了鸡蛋、牛排、土豆、果酱、饼干这些事先不必报菜名的家常食品，

弗朗索瓦兹还经常要添一两道菜点——添什么，视田里和果园的收成、海鲜的捕捞、市场的货源、邻居的馈赠，以及她本人的能耐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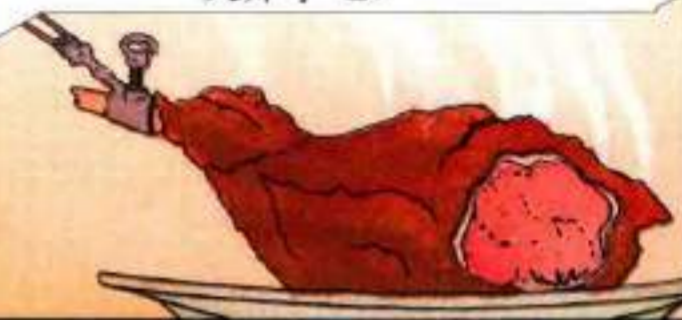


卖鱼的女人担保这鱼一定新鲜！



我看鲁森镇菜市场上的这只火鸡挺不错。

嗨，野外的空气让你们胃口大开了吧？



杏子刚上市，尝个鲜呗。



这些覆盆子，是斯万先生特地送来的。



吃点菠菜，换换口味。



刺菜菊我还没给你们吃过这种烧法呢！



醋栗再过两个星期就要落市了！



小马塞尔爱吃这个。



瞧，花园里那棵樱桃树有两年没结果了，可今年……



这是我昨天预订的。



这是夫人带回来的。



这是先生喜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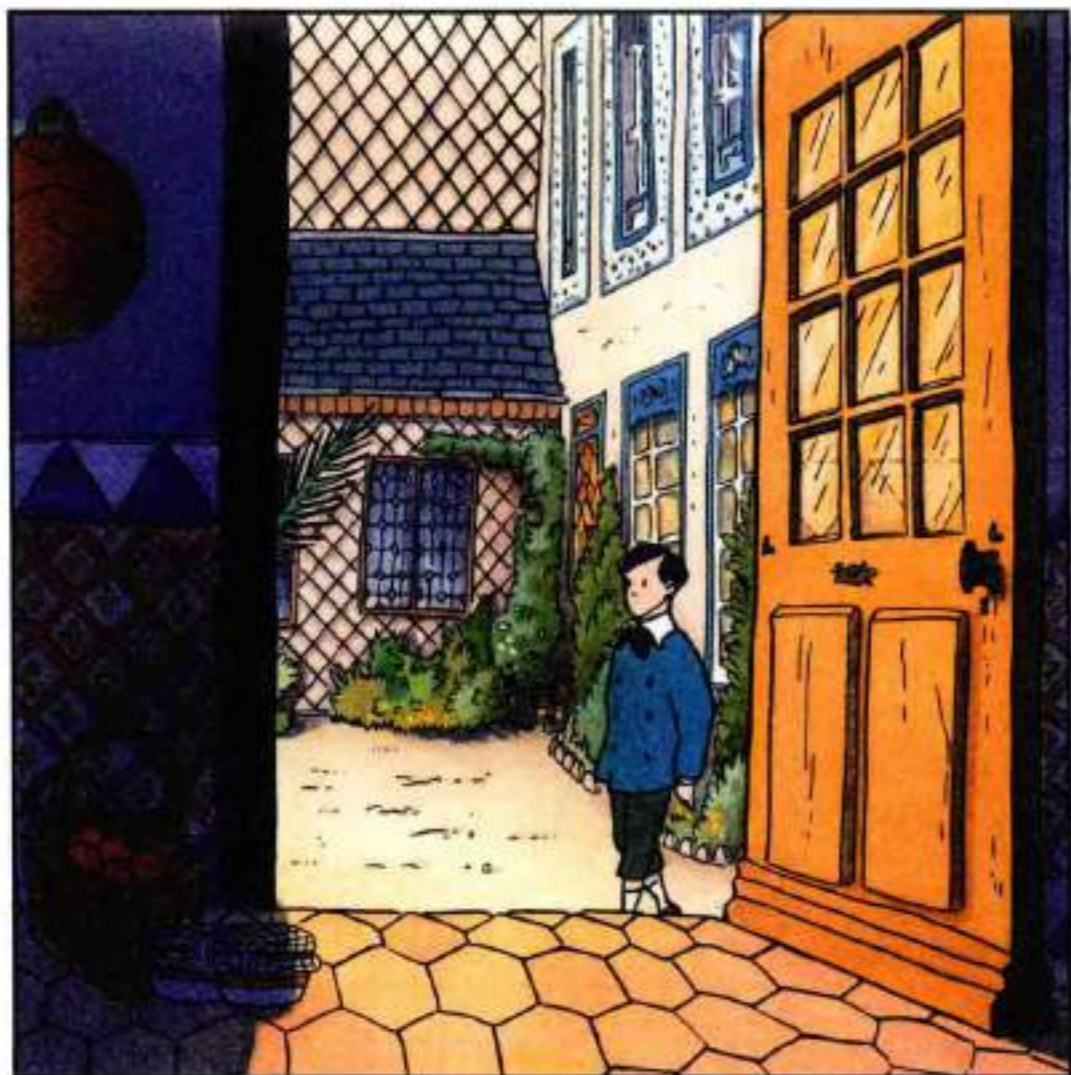
巧——克——力——攪奶油！



这可是压轴的。

行啦，别待在这儿不挪窝了，要是外面太热，就上楼回房间去吧，不过先去透透空气，不要离开餐桌就是看书。





过去，我上楼看书以前，要先到阿道夫叔公在底楼的小起居室去一下。

他是外公的弟弟，当过军人，退休时的军衔是少校。这间起居室源源不断地散发出一阵阵幽幽的凉意，其中既有森林的气息，又有旧王朝的余味；一个人走进某座废弃的猎人小屋，闻到这股沁着凉意的气味，往往会遐想联翩。



不过由于我的缘故，叔公和我们家有了一段过节，此后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去叔公的起居室，他也不来贡布雷了。事情是这样的：

在巴黎时，每月总有一两次，家里人打发我去看看叔公，通常我去的时候他刚吃好午饭。



喔，你有好久没来看我了！大家都把我给忘喽。  
来，孩子，来块杏仁饼，或者吃个橘子。



把咖啡送到书房去。

好的，少校先生。



我待在叔公旁边，直到……

少校先生，马车夫  
想知道几点套车。



两点一刻。



两点一刻？好。  
我去跟他说。

回答一成不变，  
总是这四个字：  
“两点一刻”。



这一时期我热衷于戏剧，  
还没去剧场看过戏。

我和同学一碰面就谈论  
演员：戈啦，德洛内啦，  
费伯弗尔啦，蒂隆啦，  
莫邦啦，柯克兰<sup>13</sup>啦……  
我对男演员已经如此入迷，  
要是哪天在车窗里瞥见  
一个我心想大概是演员的  
女人的脸，那我就更是  
心情激荡难以平静！



我把最有名的女演员按才华排出  
座次：萨拉·伯恩哈特，拉贝玛，  
芭尔黛，玛德莱娜·布罗昂，  
让娜·萨玛里<sup>14</sup>。而我叔公认识  
许多这样的女演员。



他还认识好些我没法跟  
女演员分辨开来的  
交际花。

我们之所以只在一星期中的某几天去看他，原因就是在其他那几天，那些女客有时会去作客，而我们这些亲戚是不会想跟她们打照面的——至少叔公这么想；叔公对那些也许这辈子就不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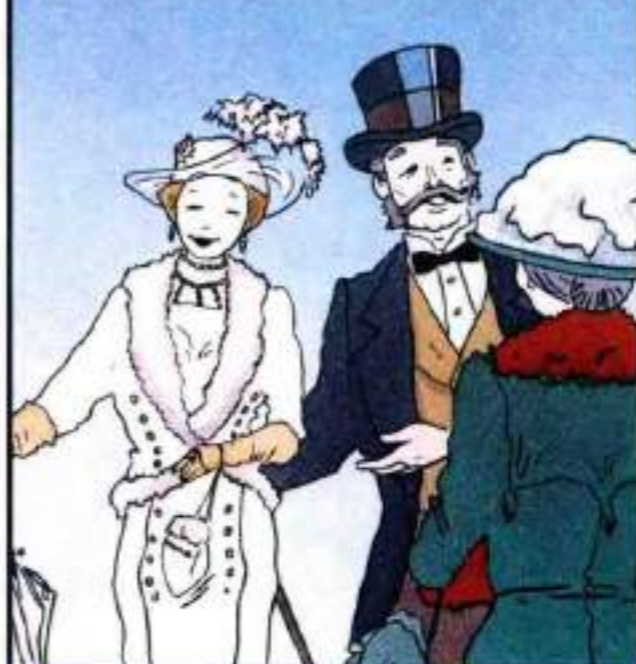
结过婚的漂亮寡妇，

对那些名头挺响……



但多半只是假名的公爵夫人过于随便的做派，

他把她们介绍给我外婆时满口恭维，甚至



把家传的首饰送给她们的殷勤态度，

早已使他不止一次跟我外公失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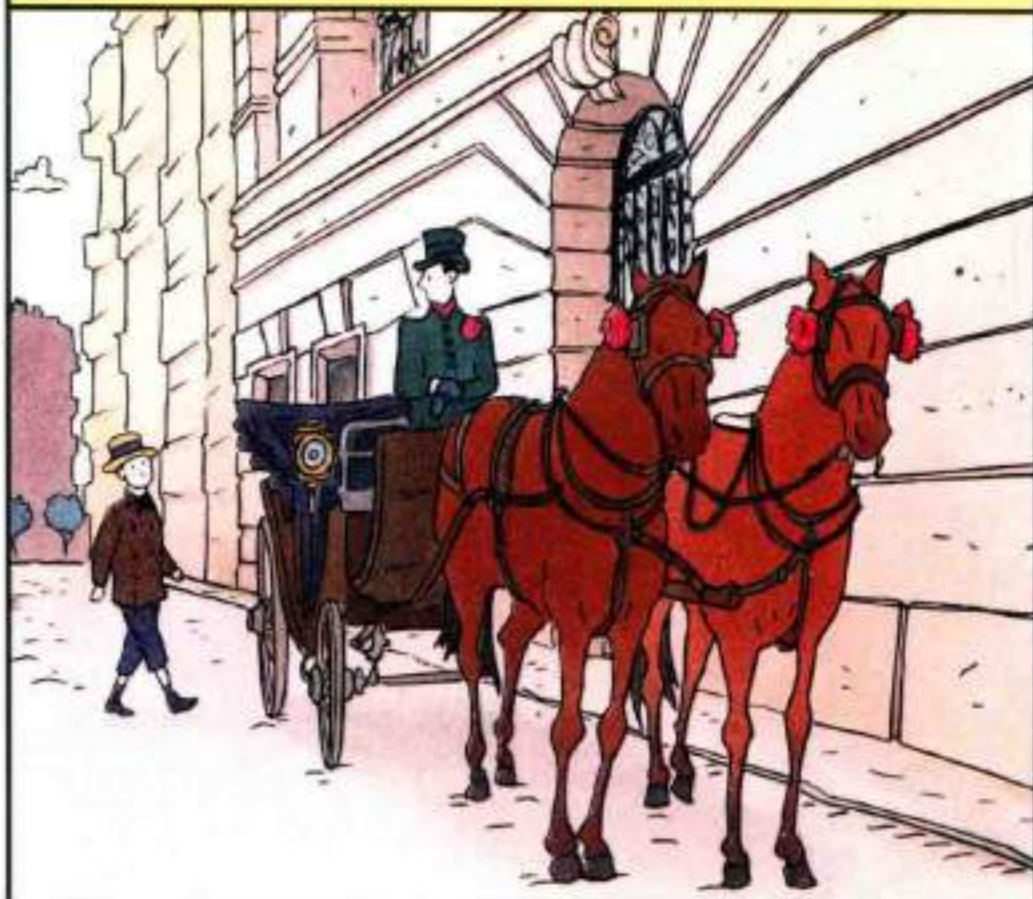
常常会这样，家里人谈话提到某个女演员的名字，

你叔叔的一位女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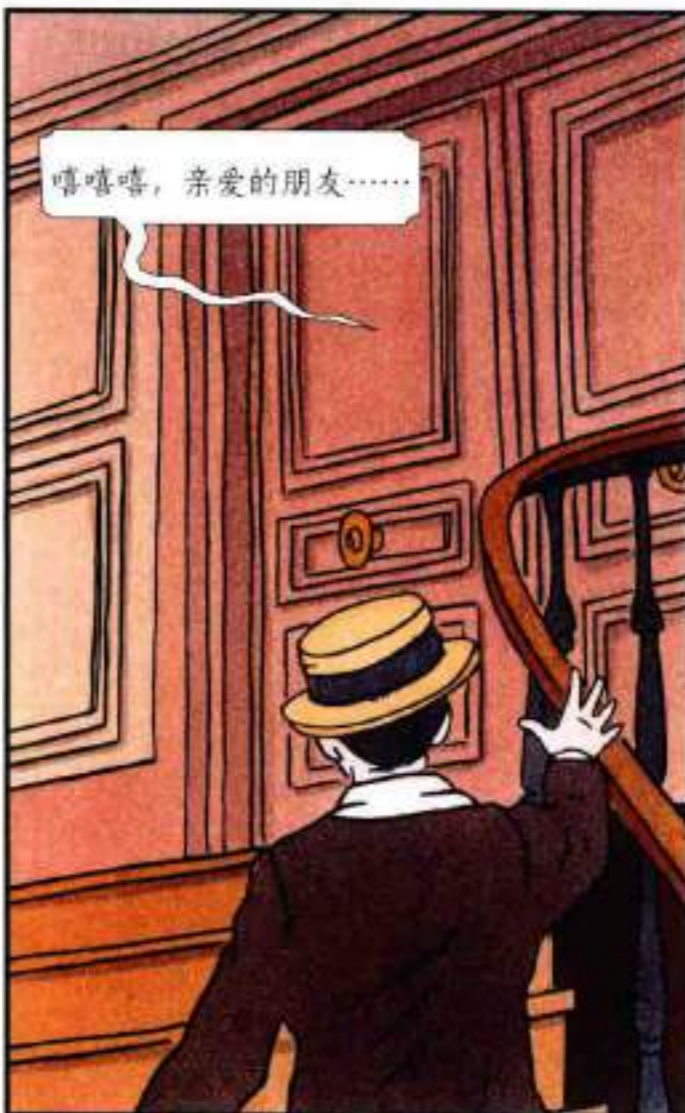


我心想，这样的女人能让有身份的男人苦于不得其门而入，来信一概不理，求见一律挡驾……她却是叔公的密友，他有办法让我这样的愣小子免受这份煎熬，在自己家里把我介绍给旁人无法接近的这位女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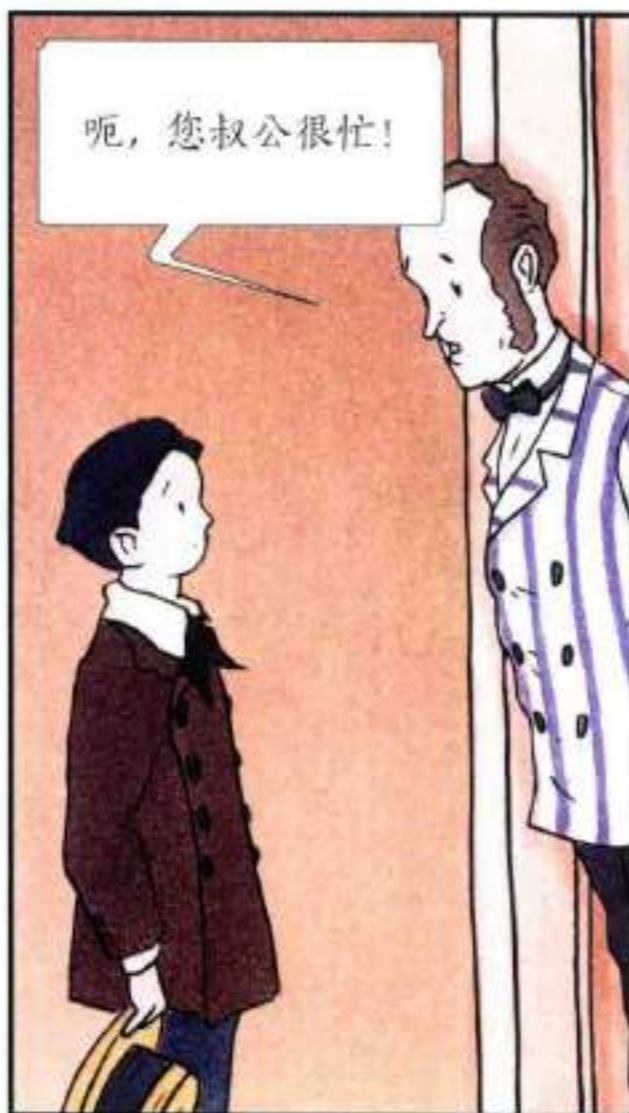
于是（我找了个借口，说是换了课）在一个平时我们不去看他的日子……



嘻嘻嘻，亲爱的朋友……



呃，您叔公很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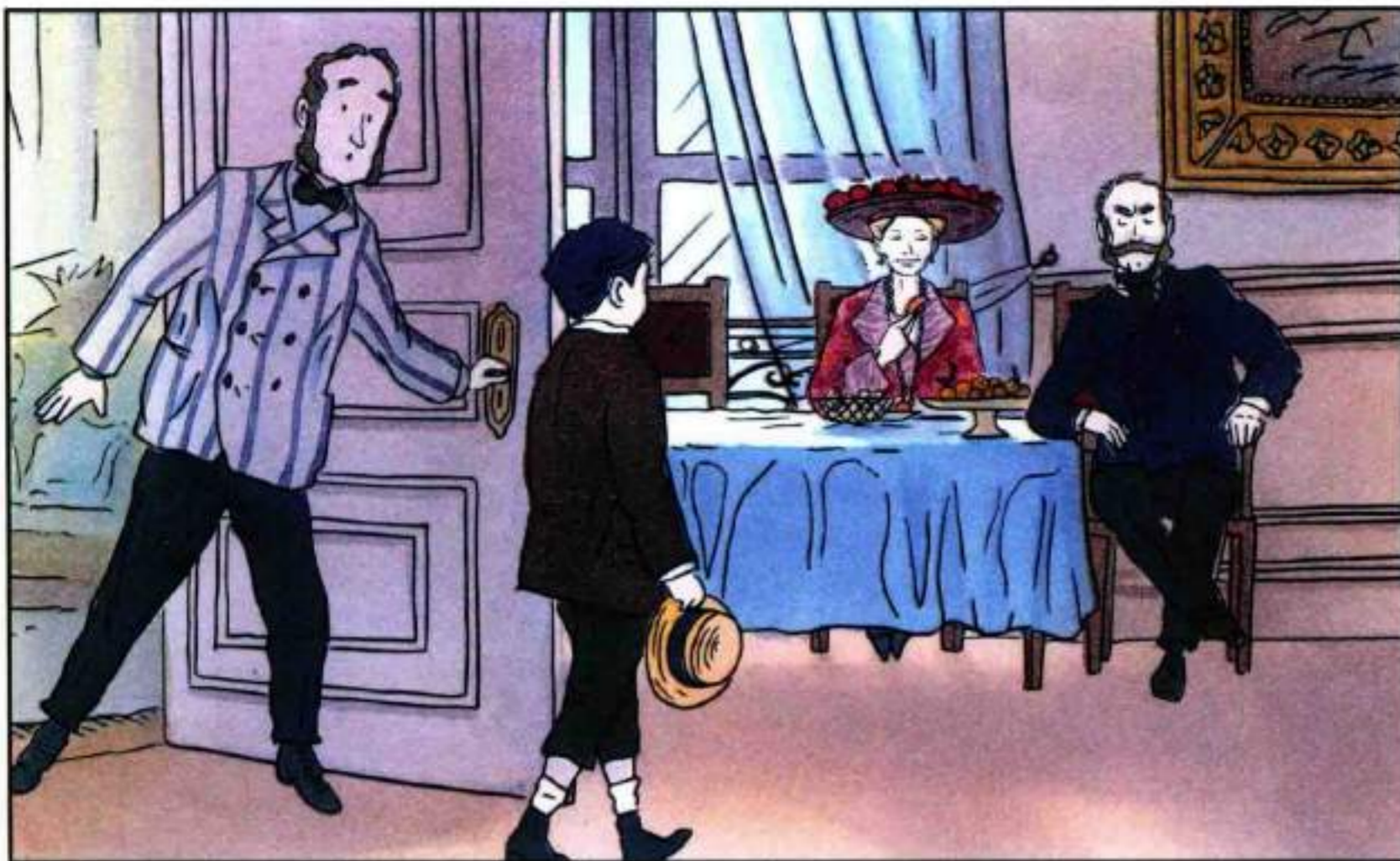


我去瞧瞧。



噢，当然！让他进来。他跟照片上你的侄女像极了。我很想见见这个孩子，哪怕看一眼也行呀。





我侄孙。

他长得真像他母亲！



您也就不过在照片上  
见过我侄女。

这话您就差了，亲爱的朋友，  
去年您生病的那会儿，  
我在楼梯上跟她打过照面。



他像他父亲。跟他父亲还有  
我可怜的母亲一模一样。

我不认识他父亲，也从没见过  
您可怜的母亲，我的朋友。

我稍稍有些失望。她既没有  
剧照上那些女演员令我心仪  
的舞台风度，也没有想象中  
像她这样的女人的妖媚表情。  
要不是看到双套马车、粉红  
长裙和珍珠项链，



要不是早就听说叔公结识的都是一流的角色，我不会  
相信她是个有名的交际花。

不，亲爱的，  
您知道我抽惯了  
大公爵送我的烟。  
我告诉他了，  
说您挺眼红。



哎，这小伙子的父亲，我应该  
在您家里见过呀。他不就是您  
侄女婿吗？我怎么会把他忘了  
呢？他待我非常好，文雅极了。

她说了句关于我父亲的很平常的话，但说得那么优雅得体。她的目光宛如给这句话镶上了美丽的钻石光芒，使它变成一件极其高雅的珍品。

后来我才体会到，这些生活悠闲而又心思缜密的女人所扮演的角色有一种动人之处，她们把自己的雍容大度、聪明才智，把带着令人伤感的美的梦想，以及一种她们自己并不看重的金子般贵重的东西，用作珍贵而精细的镶嵌，充实男人粗砺的、有欠雅致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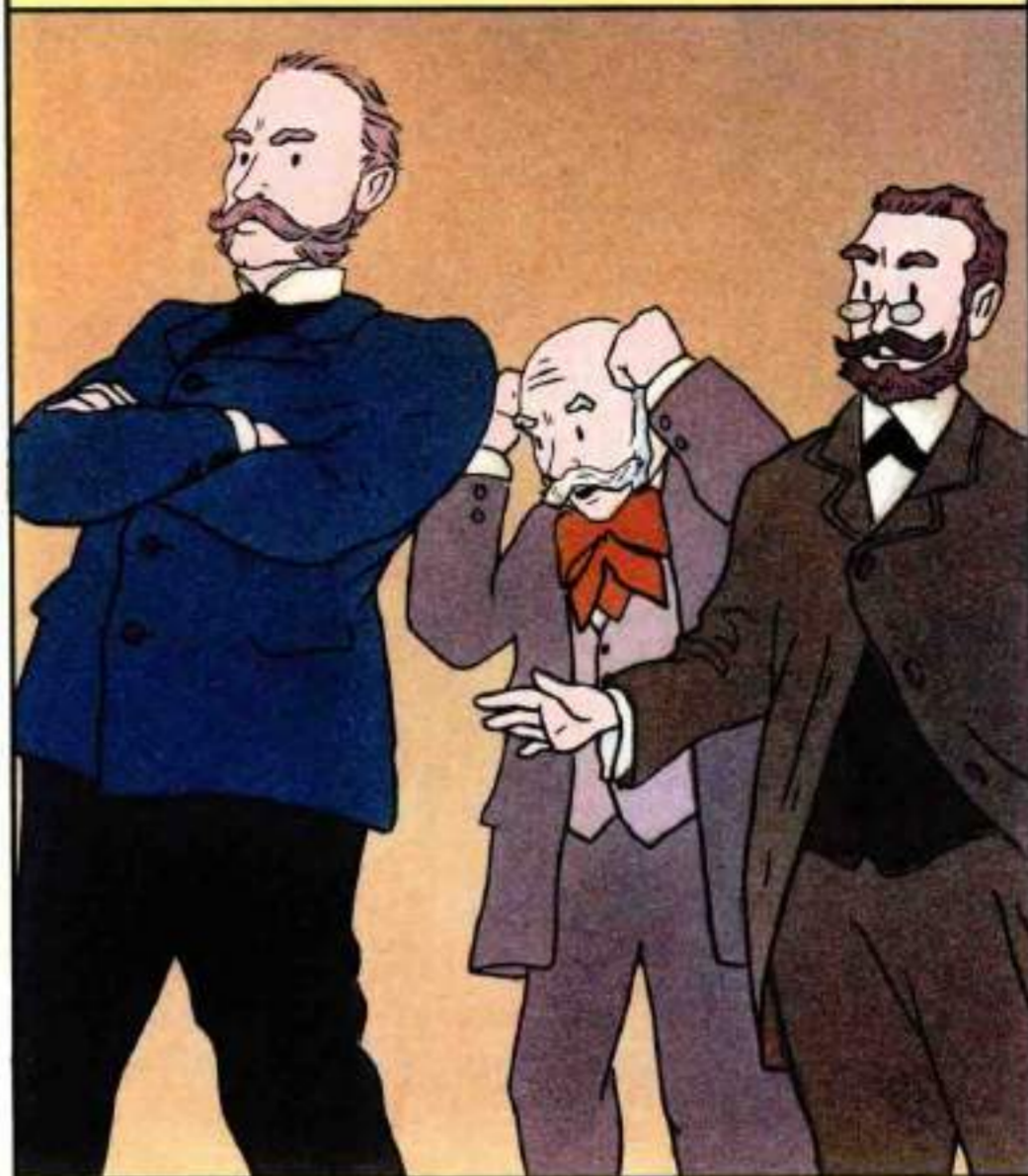


不会忘记倒是不假，两小时过后，我就把这次过访原原本本告诉了爸爸妈妈。我没想到这样一来会给叔公惹出麻烦。我怎么想得到呢？我可是不愿意这样的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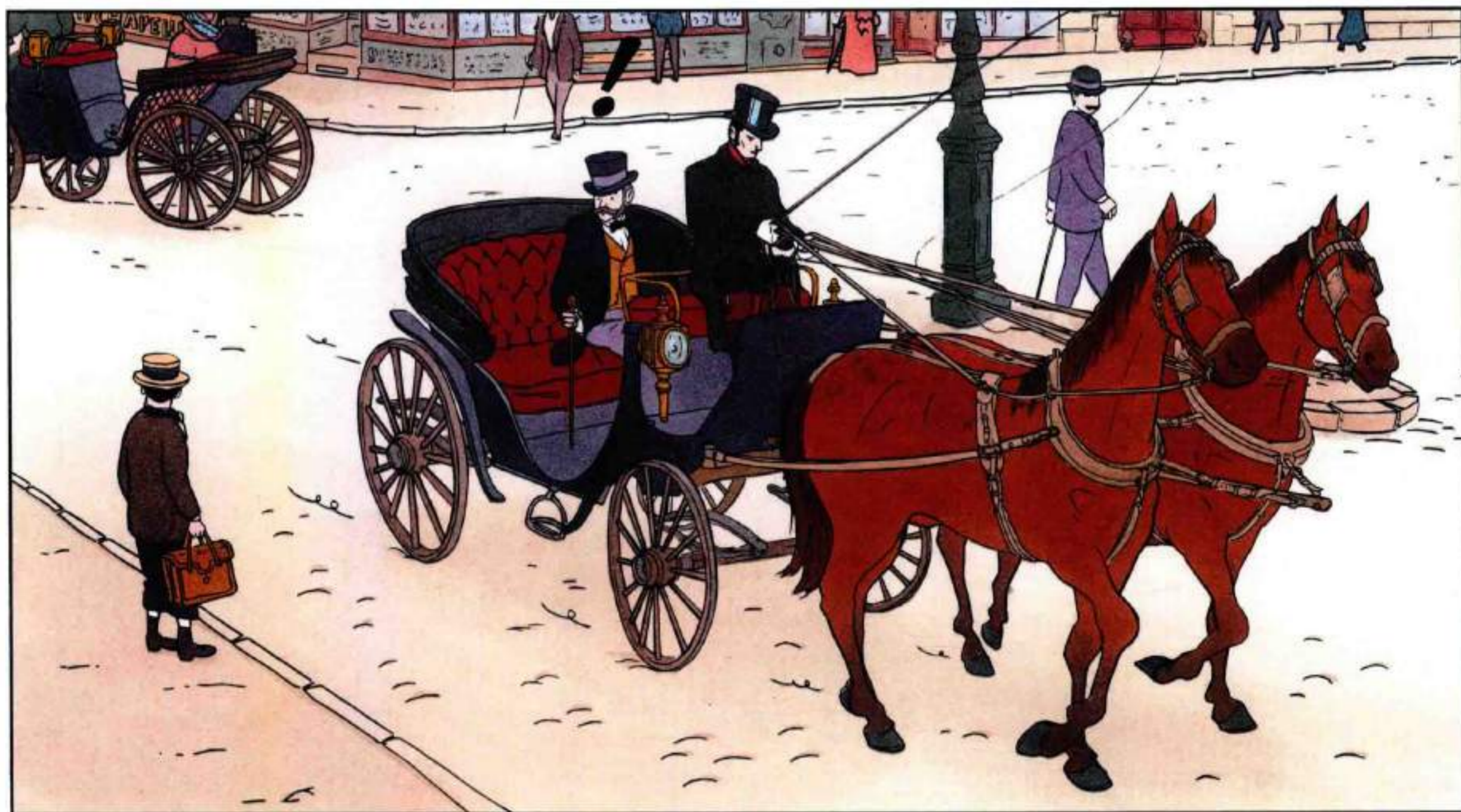
遗憾的是，我父母要对叔公的行为作出评价时，他们依据的原则与我原本设想的迥然不同。

父亲和叔公大吵了一场……



这是我事后听说的。

几天以后，我在街上遇见叔公坐在敞篷马车上，痛苦、感激、内疚之情一时涌上心头，我真想把一切都告诉他。但惟其心思如此纷繁，我觉得单单摘帽致意没有意思。我决意不做这个感情不到位的动作，把脸别了过去。



叔公却以为我是听父母的话故意不理他，他无法原谅他们，以后好多年，直到他去世，我们谁也没有再见过他。

于是我不再去阿道夫叔公已经关闭的起居室了。



我让帮工待会儿把咖啡和热水端上来，我得赶紧上奥克塔夫夫人家去了。

有一年我们大吃芦笋，那个整天忙着剥壳的帮工，是个病恹恹的可怜姑娘，还怀着孕。我们到贡布雷过复活节那会儿，她的肚子已经很大了，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弗朗索瓦兹居然还差遣她在街上奔走，在家里干活……



斯万先生提醒我们注意，她穿着的宽松的罩衫，让人联想起乔托壁画上某些象征性人物身穿的宽袖长外套。



“乔托的博爱”怎么样啊？



她也确实挺像阿雷纳礼拜堂墙壁上那些结实得像男人的童贞女，她们据说就是种种美德的化身。

我到现在才发现，帕多瓦的这些“美德”与“罪孽”，其实还有一个地方跟我们家的女帮工相像。

这个姑娘由于腹部带有象征性而显得形象高大起来，但看神情她似乎并没有领悟到其中的意义，脸上既没有表现出美感也没有流露出睿智，仿佛那就只是个沉甸甸的包袱。



同样，阿雷纳礼拜堂名为 Caritas（博爱）的壁画上的那个强壮主妇，看上去也没有意识到她那表情张扬、俗态可掬的脸，是要体现博爱这一美德的。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心欣赏斯万先生带给我的这些画片，在我眼里，“博爱”毫无博爱可言，“妒忌”看上去像医学书里的插图。至于“公正”，她那张一本正经、令人忧伤的脸，简直就是贡布雷虔诚而冷漠的漂亮女人的写照。



“博爱”把自己火热的心献给，更准确地说是递给天主，像一个厨娘从地窖的气窗拿一把开瓶塞的起子递给等在窗口的男仆。



“妒忌”好像在说明，舌头生肿块是怎样引起声门或悬雍垂压紧的。



我去望弥撒时经常见到的布尔乔亚太太，有好些预先就是“不公”麾下的后备队员。



“愤怒”……



“不忠”……



“不专一”……

后来我才明白，这些壁画给人印象至深的奇特之处，它们那特殊的美，就在于象征是作为实在的事物，作为切身体验或亲临其境的事物来表现的，在可怜的帮厨女工身上，我们的注意力不也是始终被她沉甸甸的肚子所吸引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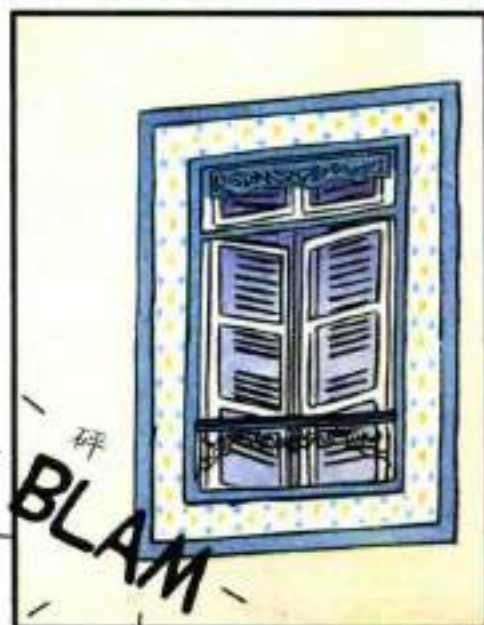
如果一个人表现出了某种美德，而他或她的心灵却并没有（至少表面上没有）参与表现，那么这种不参与也许除了美学价值以外，还有一种现实意义——即使不是心理学上，至少也是俗语所说的面相学上的意义。

后来，当我有机会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真正体现博爱精神的圣徒般的人物时，我发现他们往往看上去像急诊外科医生一样动作轻捷、注重实效、表情冷漠、态度生硬，在他们脸上看不出对人间苦难的怜悯和柔情，也找不到一丝直面苦难的恐惧，这些没有一点温情的脸，却因其真正的善良而变得那么崇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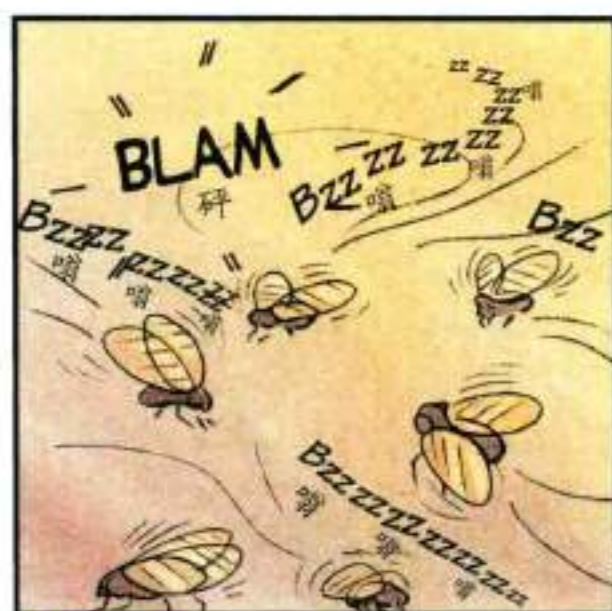


敲得这么响，  
事先问过了吗，嗯？

问过了，卡米，弗朗索瓦兹  
说奥克塔夫夫人没在休息，  
尽管敲。



房间里的光线，看书已经有些勉强，我之所以会  
感觉到阳光灿烂，是因为有人在神甫街上钉木箱，  
这声音在热天所特有的嗡嗡作响的空气中传来，  
仿佛有许多亮闪闪的星星在飞向远方。



给我带来阳光灿烂感觉的，  
还有那群飞来飞去的苍蝇，  
它们在我面前表演的小合唱，  
犹如夏天的室内乐。



屋里的荫凉比之于街上的骄阳，犹如影子比之于光线，  
也就是说两者同样是明晰的，而且这种荫凉为我的想象  
提供了夏天的全部景象，  
而倘若在散步时，  
我的感官恐怕就只能得到  
一些片段的印象。

因此这种荫凉和我的平静显得  
那么和谐，我的心（刚被书上  
看到的情节所感动）好比一只  
平静地放在流水中的手掌，  
经受着充满生机的湍流的冲击  
和嬉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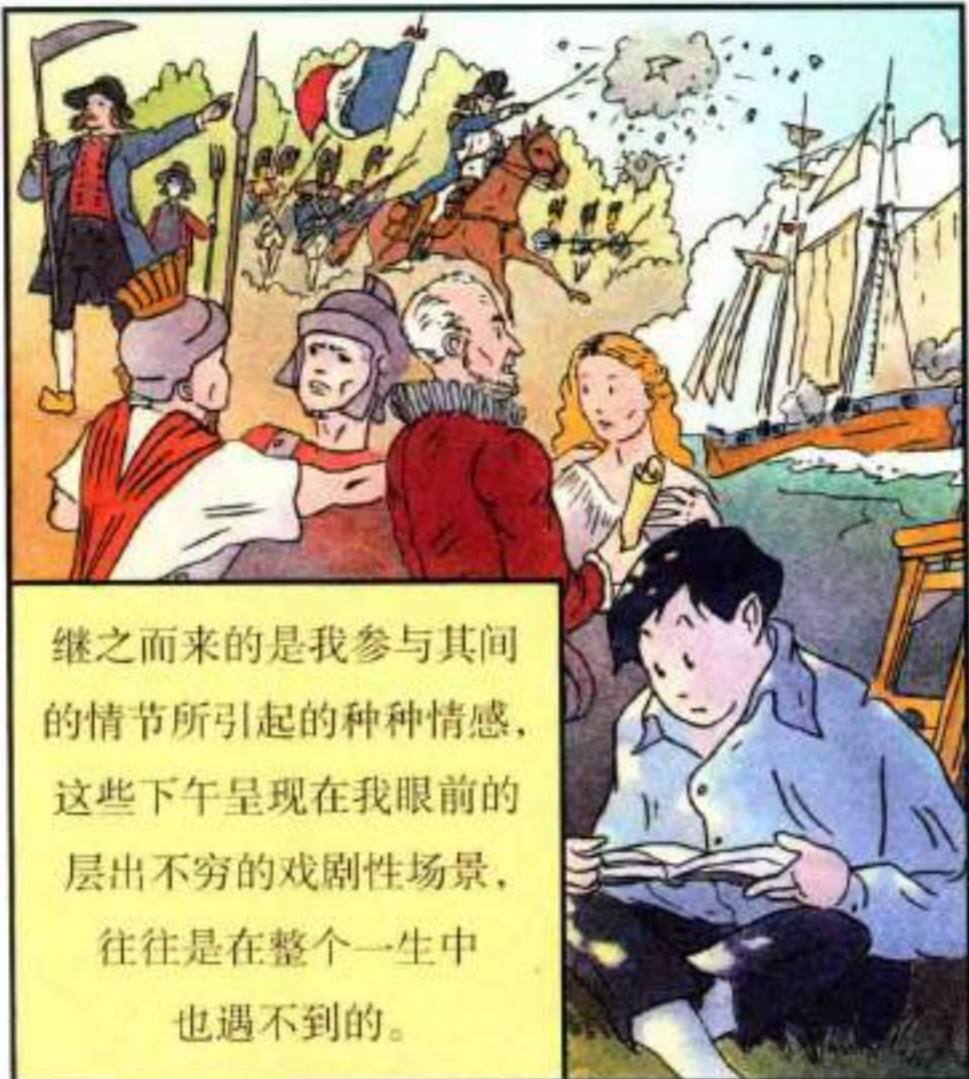
瞧，你又在看书！  
下去到花园里活动  
活动吧！

我放不下手上的书，到了花园，  
钻进凉棚里继续往下读。



我捧着书坐在凉棚最里面，觉得这样一来，就从别人眼前消失了……我的思想难道不也就像  
一个凉棚，我置身其中观察外界发生的事情，不也会感觉到自己仿佛消失了吗？

在我心灵深处，首先有个始终处于变动之中的调节器，它左右着其他的活动，这就是我对手头这本书（无论是什么书）的丰富哲学内涵，对其中的美的信念，以及拥有它们的渴望。我之所以在贡布雷买下某一本书，是因为我听老师或同学提起过，说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作品，当时在我眼里，这位老师或同学已经窥见了真理与美的堂奥。



继之而来的是我参与其间的情节所引起的种种情感，这些下午呈现在我眼前的层出不穷的戏剧性场景，往往是在整个一生中遇不到的。

小说在我们心中激起的幸福与痛苦，有些是在生活中永远领略不到的，因为它们引起的过程非常缓慢，慢到我们无法觉察得到。

小说中展开情节的场景在我面前半映半现。有两年的夏天，我坐在贡布雷炎热的花园里，手捧小说陷入遐想，眼前依稀是一片山清水秀的景色。



每次听到钟响，我都觉得上次的钟声离此刻才一会儿工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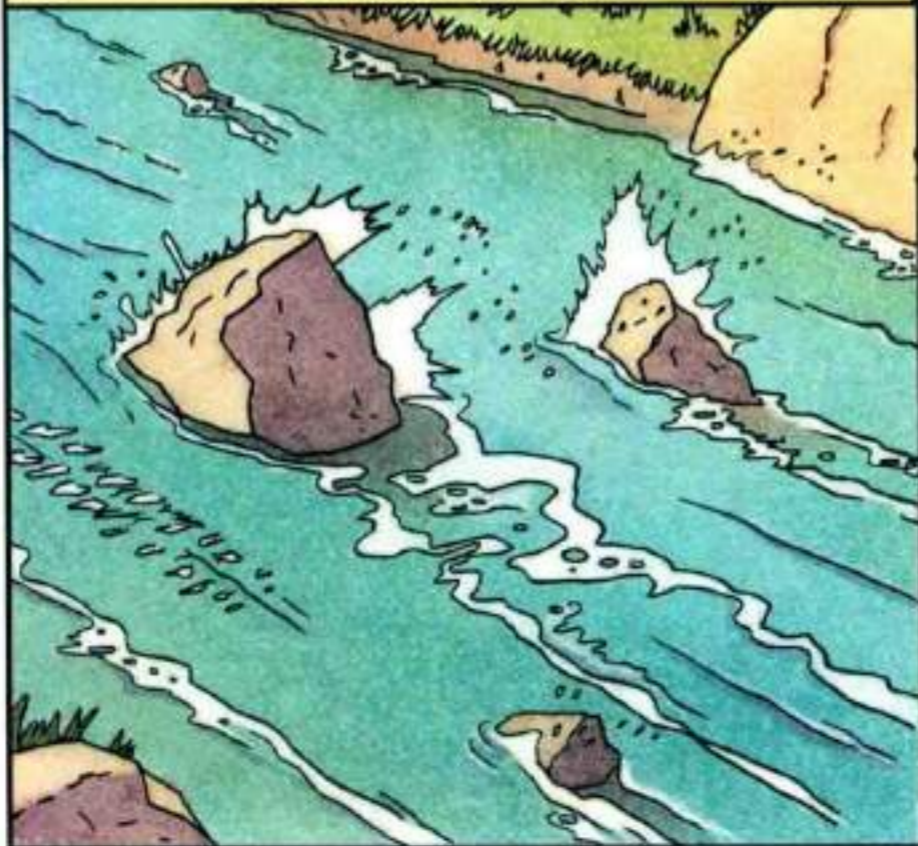


有时候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钟声比上一次多响了两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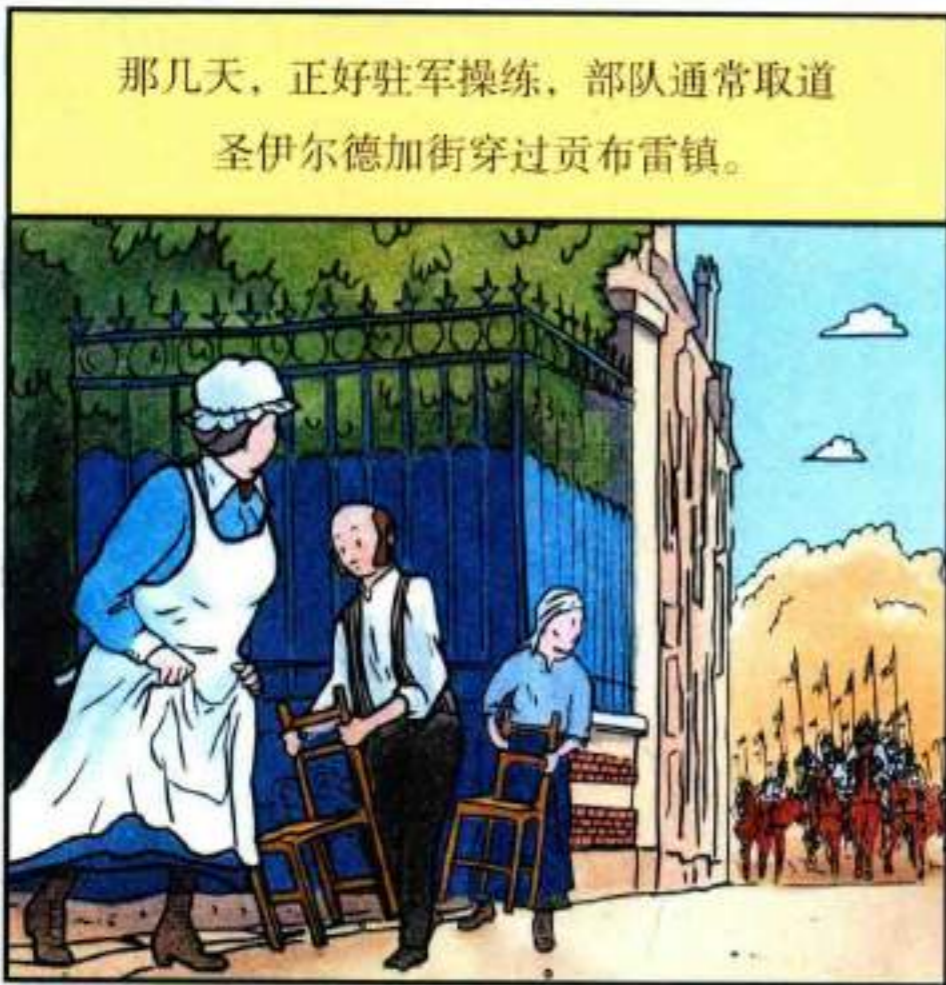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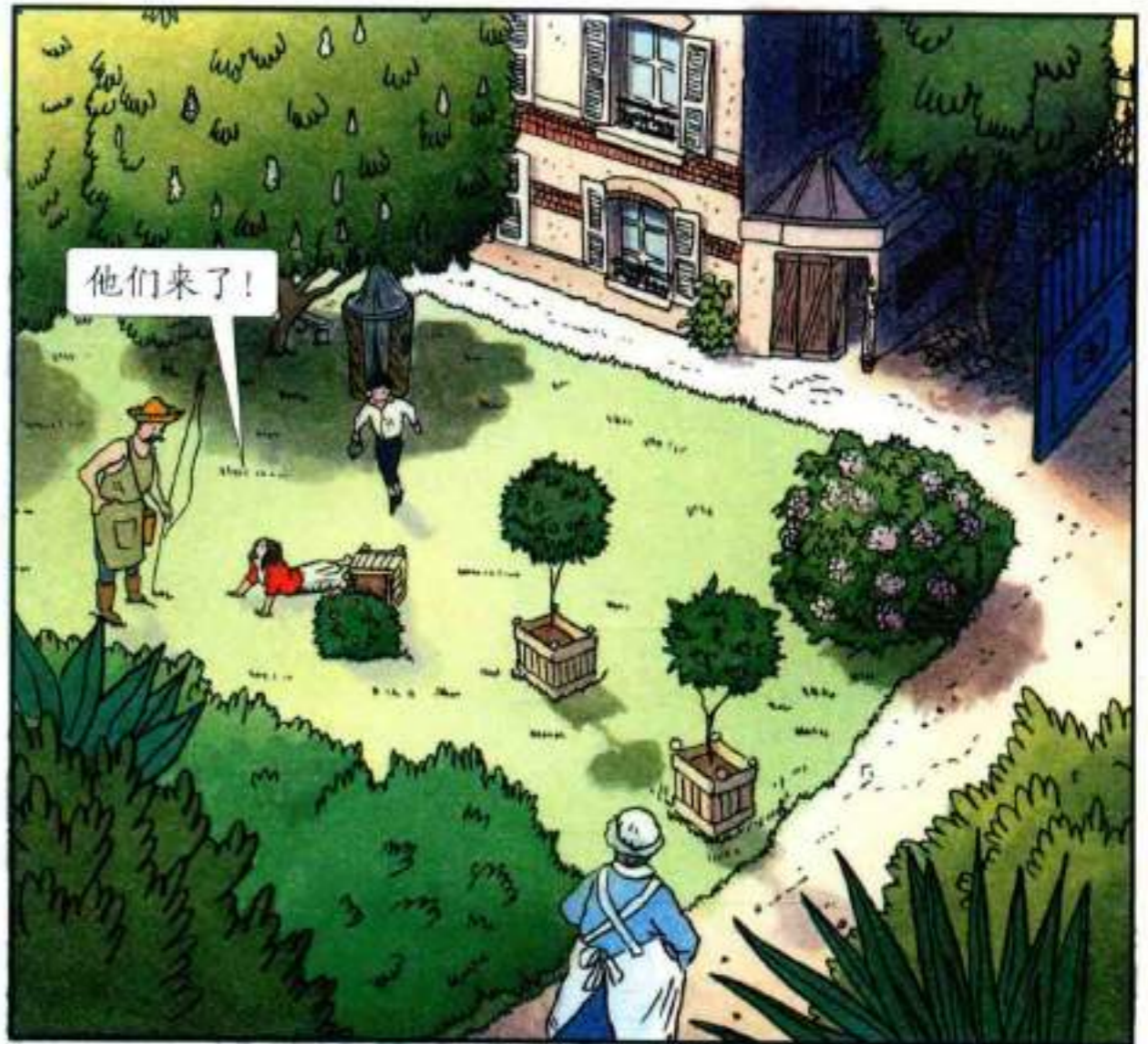
这就是说，有一次敲钟我没有听见，一件明明发生过的事情，对我来说竟然没有发生；

阅读的兴味，犹如沉睡一般美妙，我的耳朵有了错觉。



在贡布雷花园大栗树下度过的美好的星期天下午呵，我细心地摒除了所有的日常琐事，让自己置身于一个有活水流淌的异国他乡，用冒险的生活和奇妙的憧憬来充实这些下午的时光。现在每当我想起这些下午，种种冒险生活就又浮现在眼前……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那几天，正好驻军操练，部队通常取道圣伊尔德加街穿过贡布雷镇。



可怜的孩子呵，这些可怜的年轻人，有一天他们会像草地一样全都给刈平的呵；一想到这儿，我就像被人捅了一下！

弗朗索瓦兹太太，瞧着小伙子把命豁出去，不是挺带劲儿吗？



把命豁出去？这条命可是老天爷给的，就只一条哪。唉，主啊！连命都不顾惜，那还有什么好顾惜哪？可他们真就是连命都不要哪！我在七零年那会儿见过；那仗打得真叫惨呵，他们连死都不怕；那真是疯了；可临了，他们也不用把脖子往绳索里套了。那哪是人呀，那是群柿子！

把人比作狮子——她说成柿子，出自弗朗索瓦兹之口是绝无恭维之意的。



您明白吗，弗朗索瓦兹，还是来场革命好哪，到时候谁愿意去就去呗。

喔，没错，这我还能不懂！更自由嘛……

一宣布打仗，您知道，所有的铁路就都断了。



那敢情，怕人家逃呗！

唉！他们都是些坏蛋！

因为在园丁眼里，打仗无非就是国家对老百姓耍的一场恶作剧。

我收回心来读我的书。



外公说过，每回我和某个同学特别要好，把他带到家里来的，那人总是犹太人。

我是从一个同学那儿最先听说贝戈特这个名字的，这个同学年龄比我大些，名叫……布洛克。

你喜欢这位缪塞先生，趣味可太低了。我手头有本书，我亲爱的勒贡特大师对它很推许。他认为这本书的作者贝戈特先生描写非常细腻。



我可没有歧视犹太人的意思。

我的朋友斯万就有犹太血统。

不过，我觉得你选的人都不是班里最棒的！



所以每当我把一个新朋友带进家里，

滴拉  
朗塔朗  
搭兰



他几乎没一回不哼《犹太女》<sup>18</sup>里的“哦，我们父辈的主啊”，或是“以色列，挣脱你的锁链吧”<sup>19</sup>，当然只是哼调门，但我生怕同学听得出这是什么曲子，听的时候把词配上去。

外公这点小小的癖好，并不表明他对我的同学有什么恶意。布洛克让我家里觉得讨厌，是另有原因的。

他先是惹我父亲生气。

嗯，布洛克先生，天气到底怎么样，是下过雨了吗？我真不明白，从晴雨表上看明明是好天气嘛。



先生，我绝对无法奉告是否下过雨。我向来把物质上的琐事置之度外，所以我的感官已经没有必要把这些小事告诉我了。



布洛克一走，父亲对我说：

我可怜的孩子，你的朋友是个白痴，他居然没法告诉我天气如何！难道天气的事儿还不够有趣吗！他真是个笨蛋。



而后布洛克又惹我外婆不高兴了。

我有些不舒服。

哦！可怜啊，可怜的夫人！



这怎么会是真心的呢？我又不是他的熟人；要不就是他疯了。



最后他激起了全家的公愤。

有一天他来吃午饭迟到了一个半小时，而且满身都是泥浆。

我这人，从来不受天气变化和所谓季节时令的影响。我宁可回到用鸦片烟枪和马来人短剑的时代，对钟表和雨伞这两件弊端数不胜数，满是布尔乔亚矫情味儿的劳什子，我向来不屑一顾。



要不是出了另一件事，他本来还是可以来贡布雷作客的。

就在那天晚饭后，他对我说，所有的女人满脑子想的都是恋爱，无论她怎么深闭固拒，到头来没有你追不到手的。

听说你外婆年轻时很放荡，

……公开由一个情人养着。



我忍不住把这些话跟爸爸妈妈讲了。从此以后，他再来就吃闭门羹了。

可是关于贝戈特，他讲的话一点不假。

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正如一个人醉心于一首曲调，却又听不出一一个个音符究竟是怎么的，我没能看出他的风格里让我如此喜爱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捧着他的小说不忍释手，但又以为我这么感兴趣的仅仅是小说的题材。



随后，我注意到了那些不落窠臼、古风犹存的遣词造句，他有时候喜欢用这类遣词造句的手法，这时会有一股和谐的潜流，一连串发自内心的音符，激扬起他的风格之帆：

“……虚幻的人生之梦……”

“……永不停息的美丽假象的湍流……”

“……理解和爱慕，那不结果实却又无比美妙的痛苦……”

“……使大教堂庄严、可爱的外观变得如此高贵的，扣人心弦的雕像……”



那就是……在字里行间流动着的旋律感，古典风味的遣词造句，以及一些看似简单普通，但由于精心安排，仿佛自有一种别样的情趣的词句；

此外，还有那些情绪低回的段落中犷悍的格调和近乎粗放的笔触。

这些段落，我熟谙到了能够背诵的地步。



当他重新捡起话头，继续叙述故事的时候，我反而有一种失望的感觉。每当他写到一些我那时还不能领略其中美感的事物，比如说写到松林、冰雹，写到巴黎圣母院，写到《阿达莉》或者《费德尔》<sup>20</sup>，往往会在一幅画面里让这种美感迸发出来，使我豁然开朗。

我但愿时时处处都能知道他是怎样看的，是怎样用隐喻来描写它们的。



根据贝戈特的作品，我想象他是位丧子之痛至今难以平复的羸弱寂寞的老人。

因而当我读他的文章，在心里吟哦它们的时候，我用的是一种或许比原作更温柔、更舒缓的调子，哪怕一个最简单的句子，我在默诵时也总会念出温情脉脉的语调来。

最让我倾心的，是他的哲学思想，我对它佩服得五体投地。它弄得我心痒痒的只盼着早些到上中学的年龄，好进那种叫哲学班的班级去上课。

如果当时有人对我说，后来我服膺的那些哲学家跟他是毫无相似之处的，那我大概就会像一个堕入爱河矢志对爱人至死不渝的年轻人，听人家对他讲起他将来会有多少情妇那样满心失望之极。



有个星期天……

您在看什么书呢，  
能让我瞧瞧吗？

嚯，贝戈特？是谁把他的  
作品告诉您的呀？

是我的朋友布洛克。

啊！是的，那男孩我在这  
儿见过一次，长得可真像  
贝利尼画的穆罕默德二  
世<sup>21</sup>。不管怎么说，他还  
挺有鉴赏力喔，贝戈特的  
确是个很可爱的聪明人。

我跟他很熟，要是您喜欢让他给  
您在扉页上写几个字的话，  
我可以去跟他说一下。

您能告诉我他喜欢哪个男演员吗？

男演员，这我可说不上来。不过  
我知道在他眼里，女演员没人比得上  
拉贝玛<sup>22</sup>，他对她的评价是最高的。  
您看过她的演出吗？

我爸爸妈妈不许我上剧院去。

真可惜。您得请求他们让您去呀。要说在  
《费德尔》和《熙德》<sup>23</sup>里，拉贝玛就不过，  
怎么说呢，就不过是个女演员吧，可您知道，  
我并不认为艺术上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每当他谈到严肃的话题，说出某几个字眼来表示  
他对某个重要问题的观点，他总是用一种很特别的、平板的、  
带有嘲讽意味的语调，仿佛他给它们加了引号，  
注明它们并不是他的本意似的。

直到那时，我总以为这种唯恐正正经经表态的做派，  
大概是一种风度，一种巴黎人的派头，是跟我那两位姨婆的  
外省人的武断作风大相异趣的。但现在我觉得，  
斯万的这种态度里，有一种令人反感的東西。  
他仿佛不敢有自己的观点。

啊，莱翁亲王夫人府上的舞会，  
去不去都无所谓。

可是，难道他不就是整天价都在诸如此类的娱乐消遣中  
讨生活吗。我觉得所有这些都是互相矛盾的。

莫非他还另有一种  
生活，在那种生活里  
还真的就能正正经经  
地说出他对事物的  
看法，作出不用加  
引号的判断，对那些  
他认为可笑的人和事  
也不必如此谨小  
慎微地去迎合了？

不管您想要什么，我都可以  
去跟贝戈特讲，一年当中从  
来没有一个星期他不来我家  
吃饭的。他是我女儿的老朋  
友。他们常常一起去参观历  
史古城、大教堂和城堡。

而有一天当我知道，  
斯万小姐原来地位如此  
高贵，她成天沐浴在  
特权的润泽中却  
安之若素，

我感到我在她眼里一定是粗俗  
无知的。希望和绝望同时占据了  
我的心头。

爱情的诞生要有许多条件，  
而我们相信一个人能够进入一种  
陌生的生活，正是其中最为重要的  
先决条件。正因如此，女人往往  
喜欢军人、救火员；这些女人相信  
她们在头盔下吻到的是一颗与众  
不同的、勇于冒险而又温柔  
体贴的心。

我在花园里看书……



我刚看见古比尔夫人走过，也不带伞，就那么穿着她特地到夏托登去定做的绸裙子。倘使她在晚祷前还有不少路要走的话，那条裙子可得淋个透喽。

可不，可不……

哎，我倒想到了，我还不知道她到教堂那会儿，举扬圣体是不是已经做过了。要记得问一下欧拉莉……



弗朗索瓦兹，你瞧瞧钟楼后面的那片黑云，还有青板瓦上那摊不死不活的阳光，今儿个非下雨不可。



这天也没法不变，太热了嘛。

雨下得越早越好，我喝的维希矿泉水啊，这阵雨下不来，它也就堵着呢。



可不，可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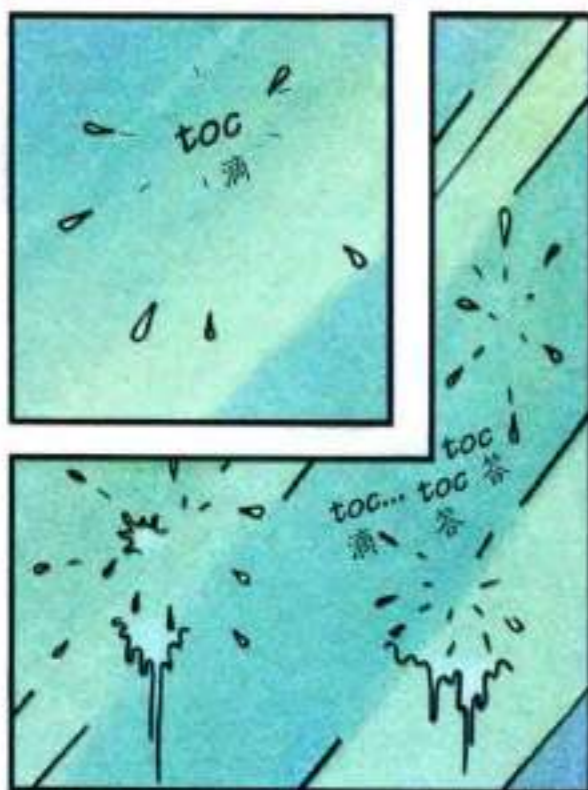
怎么，三点钟了？晚祷都开始了，可我还没服蛋白酶呢！



这会儿我明白维希矿泉水干吗会堵在胃里了。



三点钟，谁料得到时间过得这么快哟！



嘿！弗朗索瓦兹，我刚才怎么说来着？





弗朗索瓦兹，你去瞧瞧，这种天气还会有谁来呐？



弗朗索瓦兹回来说：

是阿梅代夫人说她要出去遛个弯儿。雨下得可大呢。

我并不感到意外。我总说她的想法有点与众不同。



阿梅代夫人啊，做事总比别人绝。



圣体降福仪式都做完了！欧拉莉怎么还不来；她一准是让这天气给吓着了。

奥克塔夫夫人，这会儿才四点半。



哦，欧拉莉！

您好，奥克塔夫夫人。

我先告退了，奥克塔夫夫人。

有句话，弗朗索瓦兹要等单独跟其他仆人在一起时才说，那就是她认为我外婆有点“神经兮兮”。

不幸的是，欧拉莉前脚刚进门……

假如奥克塔夫夫人没在休息，可以接见神甫先生，他将感到非常荣幸。



神甫先生不想打扰夫人。他这会儿在楼下，是我让他进客厅来等的。

其实神甫先生的来访，不像弗朗索瓦兹所设想的那样让我姑妈喜欢得不得了。这位神甫习惯于给参观者讲解教堂的掌故，他那没完没了老一套的解说，姑妈早就听腻了。

一旦他正好跟欧拉莉同时来访，姑妈干脆就觉得他来得不是时候，变得讨厌了。她向欧拉莉打探消息时，最好不要有旁人在场。

不过她不敢不接见神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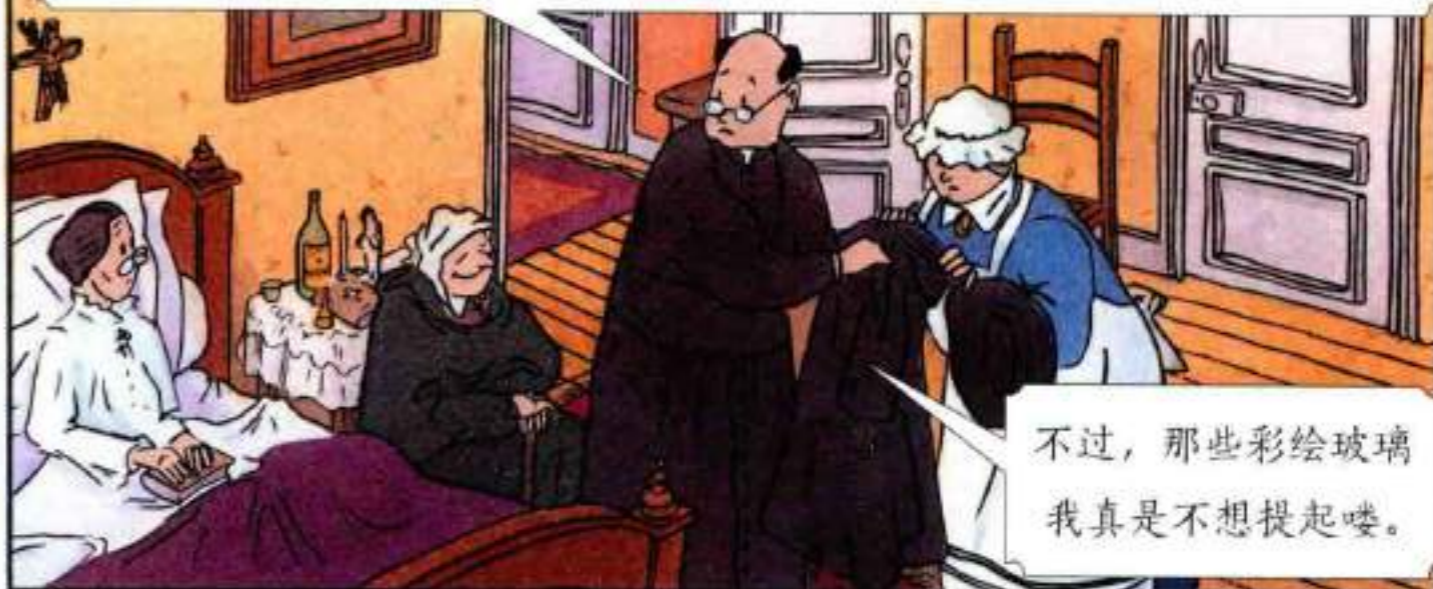
神甫先生，您瞧，有人告诉我有个画家居然在您的教堂里支起画架，临摹彩绘玻璃上的画儿。

难道教堂里还有比这更难看的東西吗！

我不想来评说这是不是教堂里最难看的东西，因为，虽说圣伊莱尔教堂还有些地方值得参观，可里面确实有些地方已经相当陈旧了。我可怜的教堂，全教区就只剩它没修缮喽！



我的主啊，那扇大门又脏又旧，不过再怎么讲，总还有种庄严的意味；那两幅以斯帖的立经挂毯就甭提了，我个人认为它们根本值不了几个小钱，可是行家看了却说它们的价值仅次于桑斯大教堂的挂毯。



不过，那些彩绘玻璃我真是不想提起喽。

您说像话吗？窗子透不进阳光，那些我连颜色都说不上来的反光却照得人眼花缭乱，好好一座教堂，没有两块石板是一样高低的，居然还不许换掉，说是下面埋着贡布雷的历代神甫，还有盖尔芒特家族的众位爵爷。



我说啊，只要您向主教大人开口，他一定会让您把窗玻璃换块新的。



这块倒霉的彩绘玻璃，正是主教大人亲自出面，考证上面画的是“坏东西吉尔贝”，他是盖尔芒特家族的一位爵爷，因为热纳维埃芙·德·布拉邦出阁前是德·盖尔芒特家的千金，所以这家伙说起来还是她的直系后裔，画上的圣伊莱尔在给这家伙赦罪呢。



我怎么没瞧见画上有圣伊莱尔？

有啊，就在那个角上，您没注意到有位穿黄色长裙的夫人吗？噢！您想想，这位圣伊莱尔，有些省的人还管她叫圣伊莉耶、圣埃莉耶甚至伊利呢。Sanctus Hilarius<sup>24</sup>的这些乱七八糟的叫法，说起来还不算最过分的。就说您吧，我的好欧拉莉，知道您的保护神变成什么了吗？圣埃洛瓦——女圣人变成了男圣人。您瞧瞧，您死了以后，人家要把您当成男人喽。



神甫先生说话  
尽爱打趣。

我们教堂的最奇妙之处，当数从钟楼眺望的景观，那真是壮观极了。当然，我不劝您去攀登那九十七级台阶，何况那还得猫着腰，生怕撞疼脑袋呢。不过，真要去呢，一定得穿得严实些，到了顶上，风刮得可厉害哪！



尽管如此，一到星期天，总会有成群结队的参观者，有的从大老远赶来，欣赏风光如画的美景。

天气晴朗的日子，可以一直望到韦尔纳伊。有好些地方，平时是没法同时见到的，比如维沃纳河的水道和贡布雷近郊的沟渠，它们中间隔着一道高高的树林，再比如儒伊子爵镇上大大小小的运河，也是这样啦。

每回我到镇上去，总能见到一段运河，可待会儿拐个弯，到了另一条街上，见到的是另外一段，先前的那段不见了。我再怎么想在脑子里把它们连在一起，也不管用。

从圣伊莱尔钟楼看下去，情况就大为不同喽，市镇村庄分布在一张错落有致的网络上。河里的水是看不见的，整个市镇就像切成了一个街区，切痕清晰可见，好比一个大面包切成了好几块，但所有的小块仍然并在一起。

神甫唠叨个没完，姑妈实在累坏了，所以神甫一走，她就只好把欧拉莉也打发走了。

给，我可怜的欧拉莉。  
您拿着，平时祷告时  
别忘了我。

哦！奥克塔夫夫人，我  
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了，您是知道的，我可  
不是为这才来的呀！

欧拉莉每回都显得这么  
犹犹豫豫，这么不好  
意思，就像她是第一次  
拿赏钱似的。这副不很  
乐意的样子一点不扫  
姑妈的兴，倒是惹得她  
乐呵呵的。要是哪天  
欧拉莉拿赏钱时看上  
去脸没有拉得那么长，  
姑妈就会说：

我不知道欧拉莉这是怎么了，  
我给她的没比平时少啊，  
可她像是不高兴了。

我看哪，她也该知足了。

姑妈给欧拉莉的赏钱，弗朗索瓦兹倒不是想自己要。她是希望这些钱姑妈能留在身边，因为她心里明白，女主人有钱，女仆在别人眼里也就有了身价，有了面子。

她要把住这些钱，全是为了我姑妈。

但即使姑妈花钱大手大脚，只要是花在有钱人身上，她就觉得并无大碍。



也许在她想来，那些有钱人并不真的需要姑妈的礼物，所以他们决无收了礼才讨好她之嫌。

阿谀奉承的家伙总有法子上门来捡便宜；可是等着瞧吧，老天爷总有一天会让这些家伙得报应的！



奥克塔夫夫人，我不影响您休息了，您看上去很疲倦。



欧拉莉已经走了吗？哎呀，我忘了问她古比尔夫人是不是在举扬圣体之前去望弥撒的！赶快去追！



可是弗朗索瓦兹



没能追上欧拉莉就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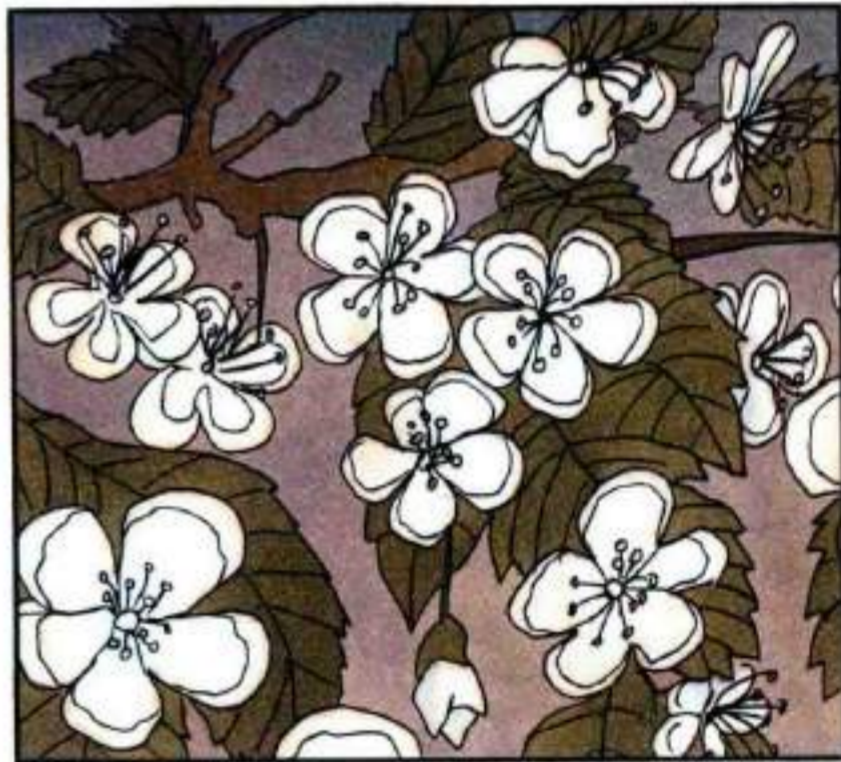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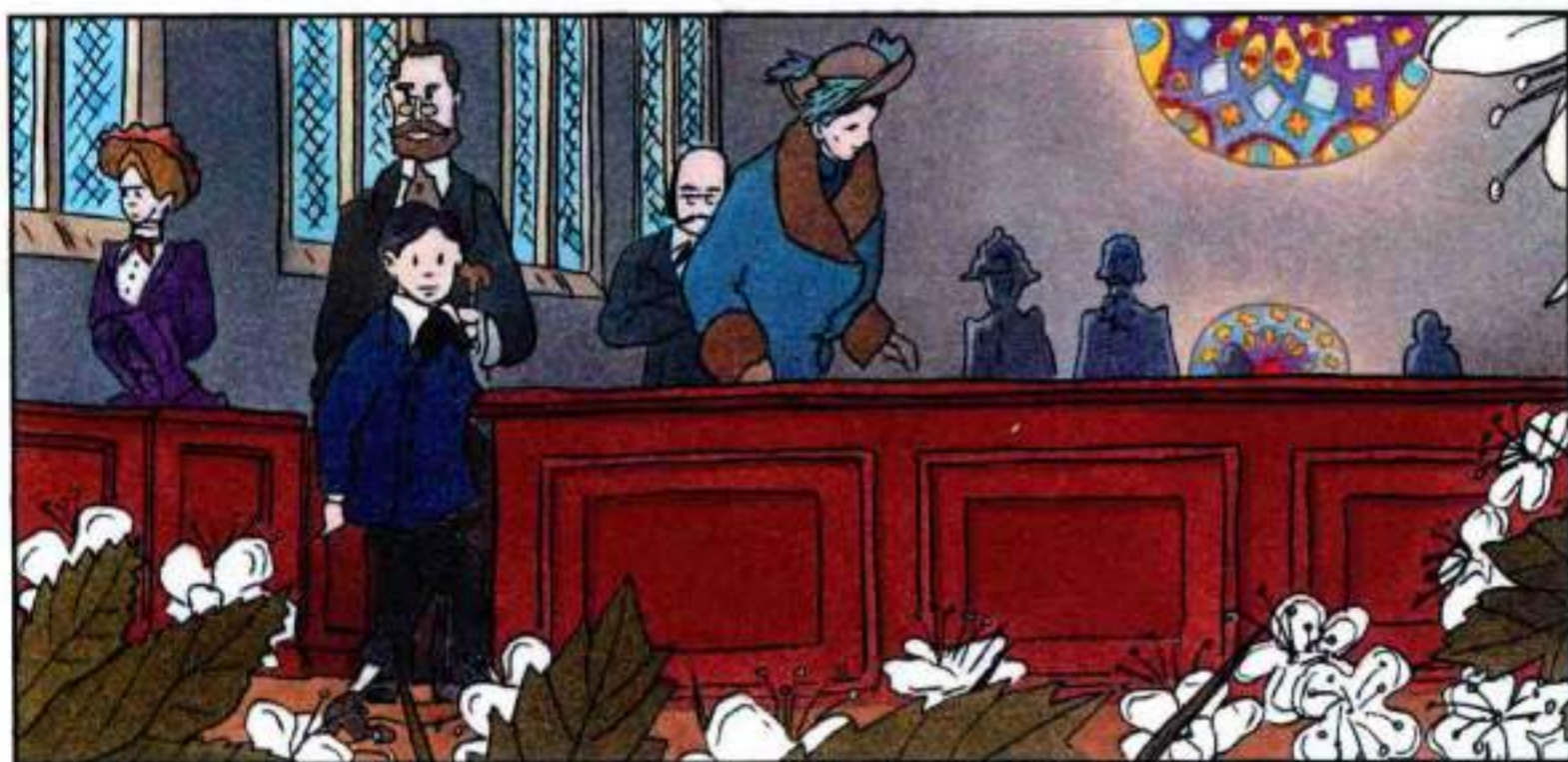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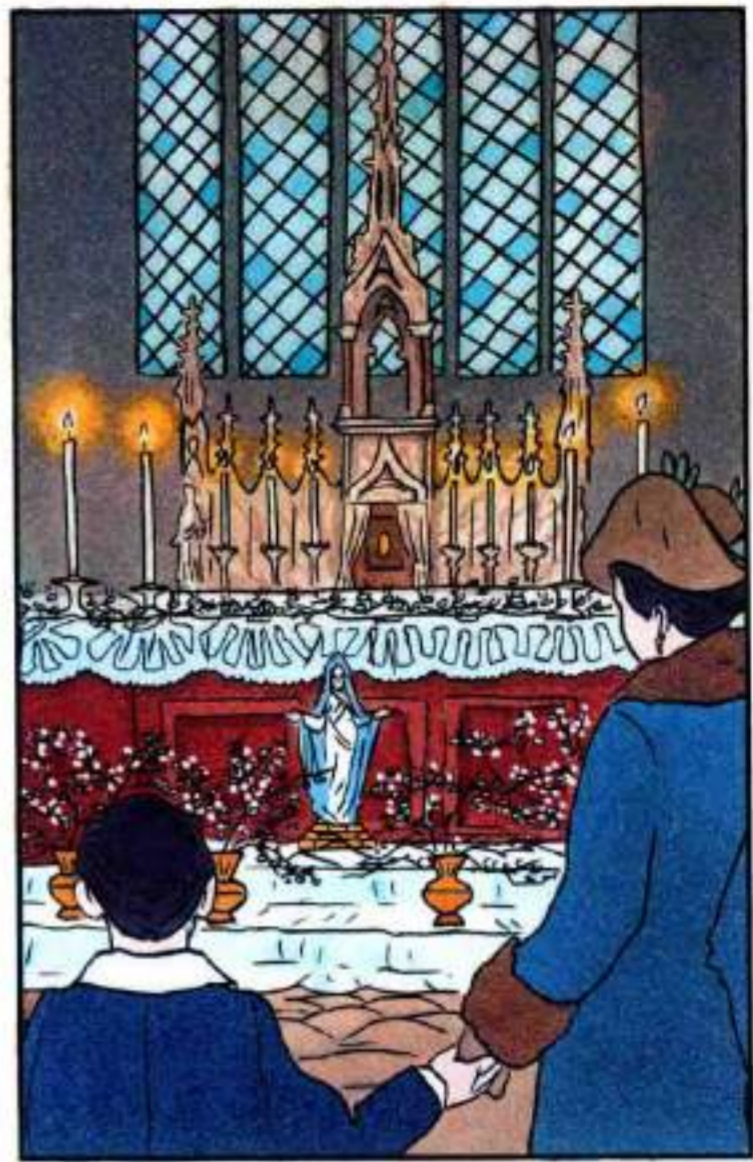
真是扫兴，就这件事最要紧，我怎么偏偏会忘了问她呢！



莱奥妮姑妈的日子就这么一成不变地过着，其中自有一种令人惬意的单调意味，她装着不屑地管它叫“老一套”，心里却对这样的生活充满温情。大家都对这老一套保护有加，就连镇上离我们家三条街开外的工人也知道，在往箱子上敲钉子以前，先得让人去问一下弗朗索瓦兹，我姑妈有没有在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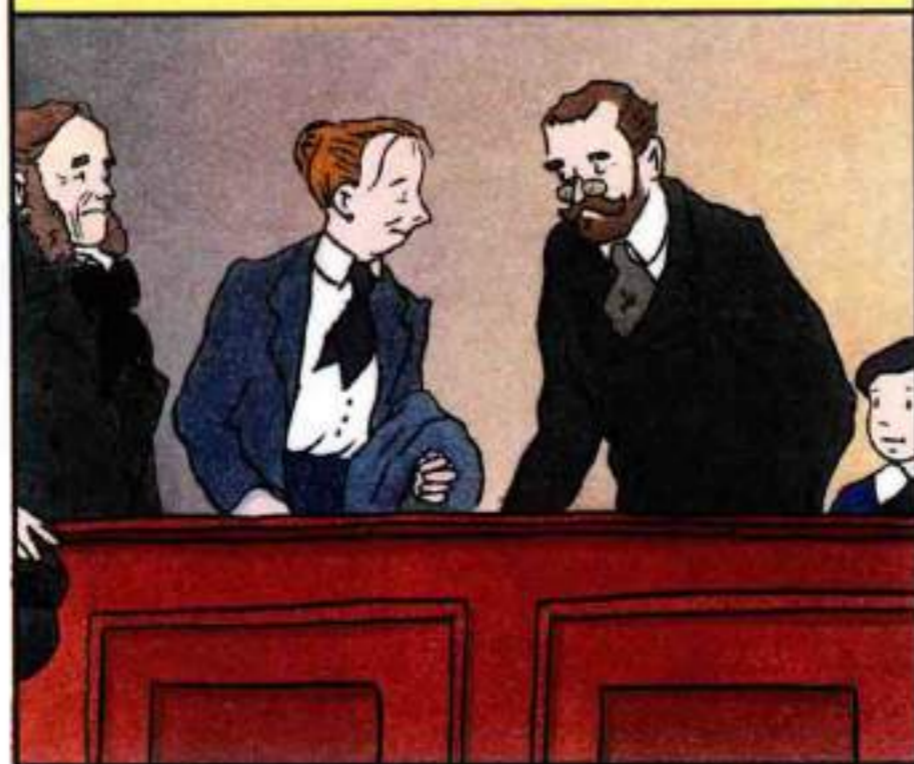
五月份，我们星期天吃好午饭就去参加圣母月的庆典。

让我瞧瞧你衣服是不是得体；  
凡特伊先生也会去的，他可严厉呢，  
看不惯他所说的“年轻人的不修边幅”。



我记得我就是在圣母月爱上山楂花的。它们装点着教堂，和庆典仪式的氛围融为一体；  
远远看去，绿叶上星星点点地洒着一小束一小束白得耀眼的蓓蕾。

凡特伊先生带着女儿来了，坐在我们旁边。



可我只敢偷眼去看，我觉得这些富丽的花蕾枝叶都是有生命力的，大自然特意在绿叶上修出齿状边缘，把白色的蓓蕾衬托得极为典雅，使这种装饰在让人感到赏心悦目的同时，自有其庄重的宗教意味。

他出身世家，曾经教过我那两位姨婆钢琴。他在妻子去世后得到一笔遗产，退休后住在贡布雷附近，一度是我们家的常客。可是他实在太要面子，就为了不想遇见斯万先生，从此不再上我们家来了，因为照他的说法，斯万先生缔结了一桩“眼下时兴的不得体的婚姻”。

有一次我父母去拜访他，把我也带上……

母亲知道他会作曲，很客气地对他说，下回去他家希望能听他弹几首作品。凡特伊先生听了这话高兴得不得了，可是他礼貌过于周全，宅心过于仁厚，遇事先要为人设身处地着想，结果踌躇再三，总怕按自己的意思去做，或者哪怕只是让人家猜到自己的意思，就会给人家添麻烦，让人家觉得他光想到自己。



我可以在外面玩吗？

行，你要玩就去玩吧，可别走得太远了。



凡特伊先生在蒙舒凡的屋子，位于一座灌木丛生的小山冈的下方，我藏身在灌木丛中，正好对着三楼的客厅。

仆人进来通报我父母来访时，我看见凡特伊先生急忙拿起一张乐谱放在钢琴上显眼的位置。



可是，我父母一进屋，他却把它挪到了边上。



就请您弹这首曲子吧。

我不知道是谁把它放在钢琴上的，本来不该放这儿的！

他唯有对女儿，才任凭真情流露。这个长得像男孩的姑娘，身体非常结实。看到做父亲的对她呵护得那么无微不至，旁边的人往往忍不住会心一笑。

那天离开教堂前，我在祭坛前跪下，起身时突然感到从山楂花那儿飘出一阵苦中带甜的杏仁香味……



很高兴见到你们。

来，亲爱的，披件外套吧。

他们父女俩驾车回蒙舒凡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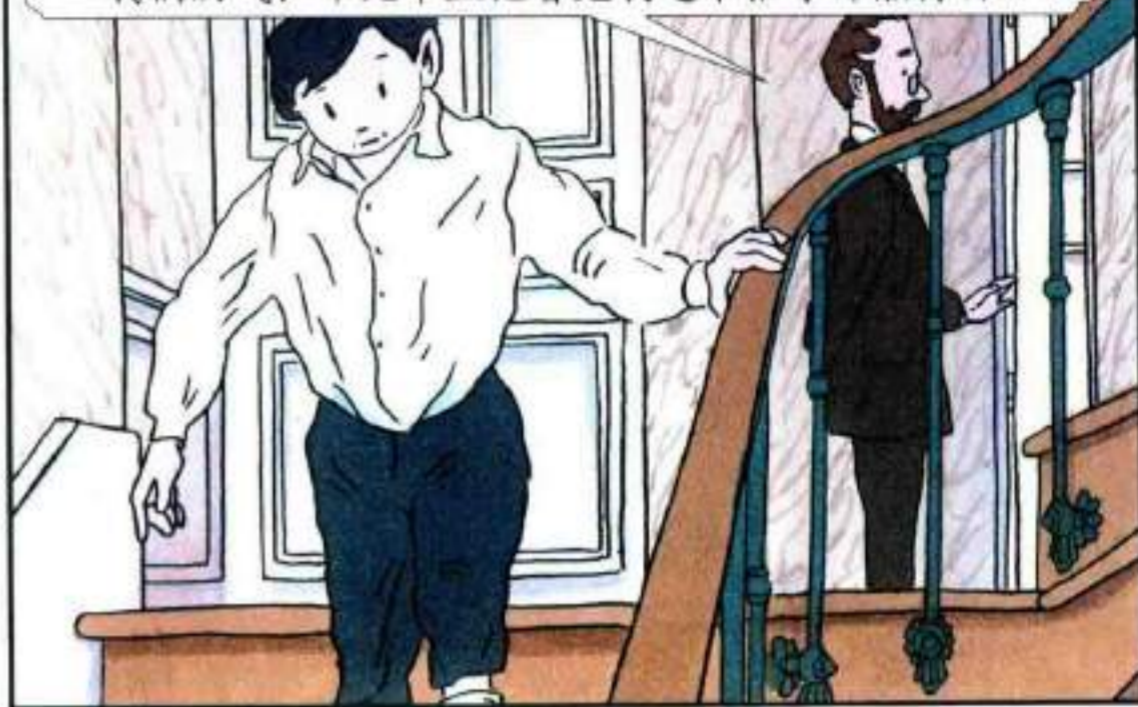
有个星期天，姑妈先后接待了神甫和欧拉莉的来访，才得空休息。我们大家上楼去向她道晚安，妈妈对她经常碰上客人同时来访的坏运气表示慰问：

听说刚才您又遇到麻烦了，莱奥妮，一下子来了好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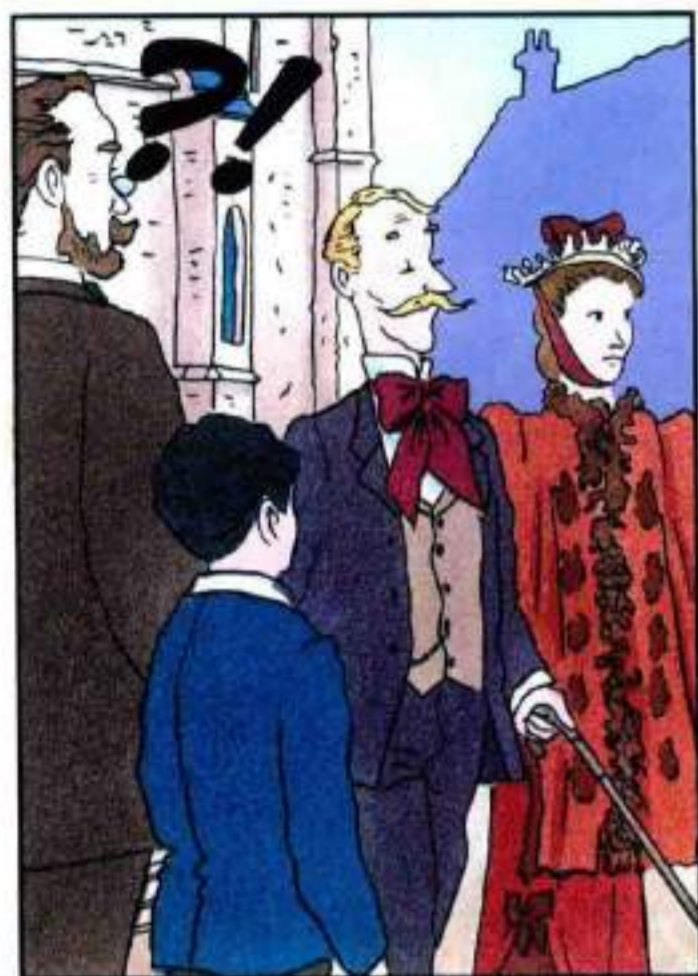


人越多越好。

趁这会儿全家人都在，有件事我想跟你们说一下，省得一个一个讲了。我觉得勒格朗丹先生好像在生我们的气：今儿早上他看见我连个招呼都懒得打。



早上勒格朗丹先生从教堂出来遇见我们的当口，他身边有一位附近的女庄园主，这位夫人我们并不认识，只是面熟而已，所以父亲没有停下来，边走边向他友好而矜持地点头致意……



看到他在那群衣着光鲜的人中间，穿着那件皱巴巴的上衣，神态天真得叫人感到亲切……我心里就更感到歉疚。



但是家庭会议的一致看法是我父亲多心了，要不就是勒格朗丹当时在想事儿，有点心不在焉。

再说，父亲的忧虑到了第二天傍晚就烟消云散了。我们散步走得很远，回家路上……



噢，是勒格朗丹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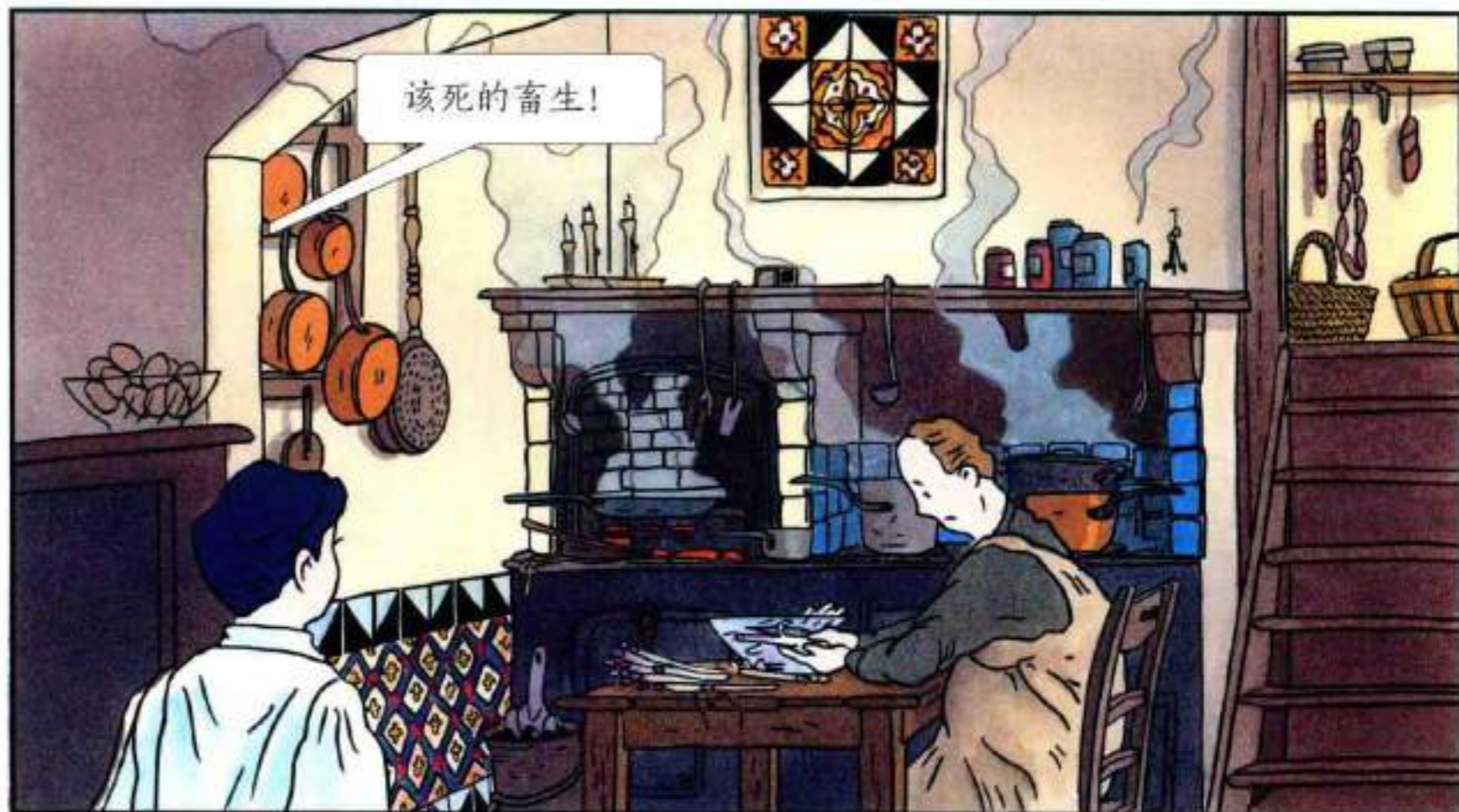
爱读书的先生，您是否知道保尔·代雅尔丹<sup>25</sup>的这句诗：“树林已经黑沉沉，天空依然湛蓝。”它用在此情此景岂不妙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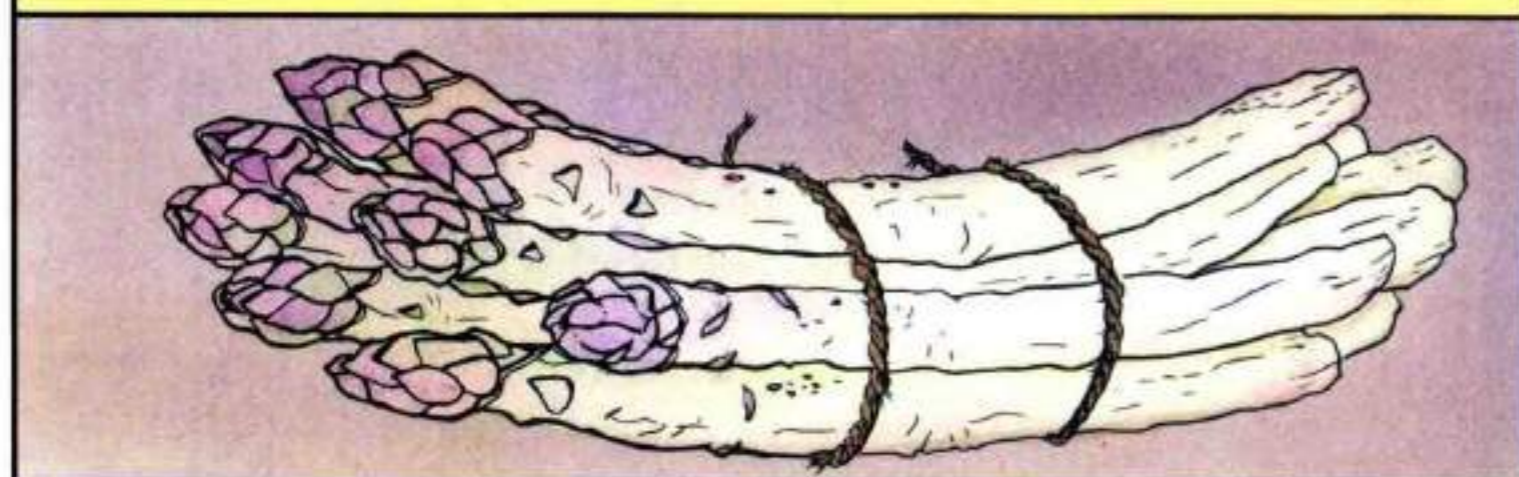
希望天空对您永远是湛蓝的，我的小朋友；即使到了树林已经黑沉沉，夜幕迅即降临的那一刻——这一时刻对我来说正在降临，您也能像我这样望着那隅天空，感到心灵的慰藉。



再见了，各位！



我最爱那些云青似染、粉红如洒的芦笋，看着它们的穗状花序纤细地描出浅紫和天蓝，而后色彩渐次呈现直至根部，



我觉得这些来自天际的色彩变幻，依稀让人看见一群可爱的小精灵，为取乐而变成蔬菜。透过新鲜可口的茎叶的伪装，在晨曦微露、彩虹初现、夜色由蓝转黑的光色嬗变中，可以瞥见那珍贵的精华；每当晚餐吃了芦笋，我总能重温这份精华，因为这些小精灵会像莎士比亚的梦幻剧中那样，玩些诗意盎然而又带有粗俗意味的恶作剧，把我的便壶变成香水瓶。

弗朗索瓦兹少了帮手，手脚就乱了。



我真想让大人马上把弗朗索瓦兹赶出去。可是，谁来给我吃刚出炉的圆面包、香喷喷的咖啡，还有……这些烤鸡？其实，这种卑怯的心理，每个人都有，人人都和我一样有自己的那点心计。莱奥妮姑妈知道，弗朗索瓦兹有时候心肠挺硬的。



我看到了隐藏在弗朗索瓦兹优点背后的“厨房后间的悲剧”，这就好比对教堂彩绘玻璃上那些双手合十于胸前的国王和王后，历史揭露了他们都跟血腥的惨剧脱不了干系。

她在报上看到某个陌生人横遭惨祸会泪如雨下，然而一旦报道中的那个人让她觉着有点似曾相识，眼泪立时就收干了。

帮厨女工临产前的一天夜里，腹痛骤然发作；妈妈听见她在大声呻吟，下床去叫弗朗索瓦兹起来。

夫人哪，她是在演戏，想让人去伺候她呢。



医生担心阵痛屡屡发作会有危险。

我上回在府上的家庭医书里夹了一张书签，遇到情况可以先按着那上面说的作初步处置。



弗朗索瓦兹，到书房去把那本书找来，小心别把书签弄丢了！



一个钟头过去了，不见弗朗索瓦兹回来。

呜……呜……

主啊，我的主啊！



呜呜！圣母玛利亚啊，难道上帝就眼看一个可怜的人儿这么受苦吗？呜！可怜的人哪！



可是当我唤了她一起回到“乔托的博爱”床边，她的眼泪马上不流了；刚才让她读了以后，难过得流泪的阵痛症，眼前亲眼看到，却只叫她心里很不自在，满肚子牢骚。

她这才叫恶有恶报，自作自受呢！当初她不是挺得意吗！今天又何必装腔作势呢！



跟她干这档子事的混小子啊，反正也不会是见容于天主的好人。喔！还是我们乡下有句话说得好：

“发红的狗屁眼儿，他当是玫瑰花儿。”



好多年以后，我们才明白，我们之所以几乎天天吃芦笋，是因为被指派削皮的那个可怜女人闻到芦笋的气味会发哮喘病，发作一次比一次厉害，最后她只好辞了工。

我和勒格朗丹在他家的露台上一一起吃晚饭。昨天他和我父母说了，想让我今天陪他吃晚饭。

大家在家里讨论，到底有没有必要送我去和勒格朗丹先生共进晚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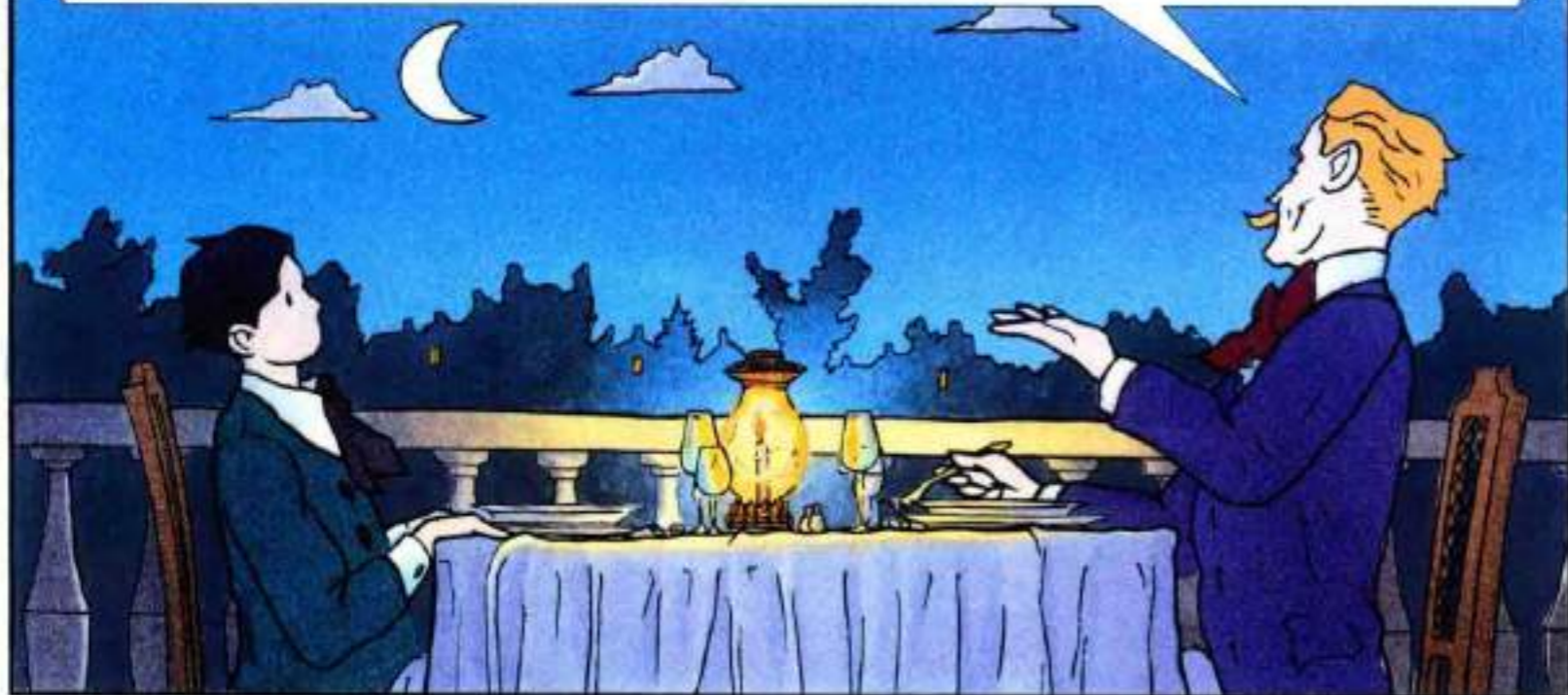


外婆说她并不觉得这位先生有任何失礼之处。

来和您的老朋友做回伴吧。

来吧，穿上堪与极尽荣华的所罗门媲美的印有百合花的丝绸衣服<sup>26</sup>，捧着色彩缤纷的蝴蝶花，拂着春寒料峭的清新微风来吧，让这清新的风儿为一早就等候在门口的那两只蝴蝶，催开第一朵耶路撒冷玫瑰吧。

一种幽静的美，是吗？人的一生中总会有这样的时刻，你的耳朵所能听到的，惟有月亮的清辉在静谧这支长笛上奏出的天籁之声。



先生，您是不是认识那位……那几位盖尔芒特府上的夫人？



他那有些发黑的眼皮，一下子垂了下去。嘴角掠过一丝苦笑，霎时间重又绽出一抹微笑，而目光却依然那么痛苦，仿佛他是个被乱箭穿胸的崇高的殉难者。

不，我不认识她们。



不，我不认识她们，我不愿意结识她们；我骨子里是个极端激进的人。



说心里话，我对这个世界已经感到厌倦，能让我留恋的，不过就是几座教堂、两三本书，为数不多的几幅画，还有这清朗的月夜，当您青春的微风吹来……

不过，有一点我是明白的，那就是勒格朗丹说他只留恋教堂、月色和青春，并不完全是实话；他挺留恋住在城堡里的那些人……他是个爱虚荣的人。

要是我问：

您认识盖尔芒特家的人吗？




勒格朗丹会……

一时间犹如一个“虚荣的”圣塞巴斯蒂安，痛苦而虚弱：




唉！您触到了我心中的隐痛！不，我不认识盖尔芒特家的人，请别再勾起我此生无可弥补的痛苦回忆吧。

在贡布雷附近有两边可以散步，它们恰好是反向的，所以当我们从家里往这边或那边出去时，实际上走的不是同一扇门：一边是梅泽格利兹-拉维纳兹那边，也叫斯万家那边，因为要从斯万先生那座有花园的宅邸前面经过，另一边是盖尔芒特家那边。




梅泽格利兹那边？那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平原景色！



盖尔芒特家那边？典型的河畔风光！


所以，说“取道盖尔芒特家”到梅泽格利兹去，或者说“取道梅泽格利兹”到盖尔芒特家去，在我都是像取道东边到西边去那样毫无意义的说法。

有一天：




斯万昨天说，他太太和女儿都到兰斯去了，他也要趁这当口到巴黎去两天，这话您是听见的喽？既然她们二位不在家，咱们何不就沿着花园边上走，好少走些冤枉路呢。


就是，可以不用兜个圈子了！




我巴不得发生个奇迹，斯万小姐和她父亲冷不丁出现在我们面前，相距得很近很近，让人来不及避开，不能不上前去和她认识。



斯万的母亲去世以后，这些树可一点没变啊！




所以，当我蓦地在草地上瞥见一根钓竿，仿佛是她有可能并没出门的迹象……



那个池塘，是当年斯万的母亲让人挖的。

斯万小姐的出门，使第一回得以静静观赏当松镇这件事，在我眼里变得兴味索然了。



嗨，你怎么不上来？

我只得一路小跑，沿着渐渐升高、通往旷野的小路去追赶父亲和外公。



我觉得，小路上到处都是英国山楂的花香，就像在嗡嗡作响似的。



你既然这么喜欢山楂树，那就来瞧一眼这棵红色的山楂吧；瞧它有多美！



果然，那些山楂花是粉红色的，比白色的更漂亮。“彩色的”，按照贡布雷的审美观点，品位就更高，广场商店和卡米杂货铺里，凡是红颜色的饼干都要卖得贵一些。我也更喜欢吃那种淡红色的鲜奶酪，因为可以把草莓捣碎拌在里面。



一个小姑娘……抬起布满玫瑰色雀斑的脸蛋，对准我们望着。



她那双黑眼睛闪烁着光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我想起她，记忆中的这双眼睛马上会闪现一种明亮的碧蓝色，那正是她头发是金黄色的缘故。



她让自己的目光一路尾随着我，没有一点表情，看上去就像没有看到我似的，但是这道执着的目光后面，隐匿着一种笑容，这种笑容只能解释成轻侮的表示。



同时她还稍稍做了个秽亵的手势。



嗨，吉尔贝特，快过来！



你在做什么呢？



可怜的斯万，他们给他扮的是个什么角色哦：叫他离开，就为让她可以单独接待她那个夏尔吕，可不就是他吗，我认得他！那个小姑娘，这种肮脏事儿居然也有她的份！

吉尔贝特！我爱她，我后悔没来得及急中生智气气她，让她憋一肚子气，让她想忘也忘不了我。我觉得她实在太美了。在粉红色山楂花下听见的这个名字，已经变得如此迷人；和她相关的一切，都将领略这个名字的魅力，染上它的芳香。

这一年，父母安排回那里的日子比往年早了一点，动身那天早晨，为了要拍照，给我卷了头发，又特地让我戴上一顶我从没戴过的帽子免得弄乱鬃发，还给我穿上一件厚绒的上衣……妈妈到处都找遍了，最后在毗邻当松镇的那个小斜坡上看见我伤心地流着泪，正把山楂树带刺的枝条搂在怀里，在向它告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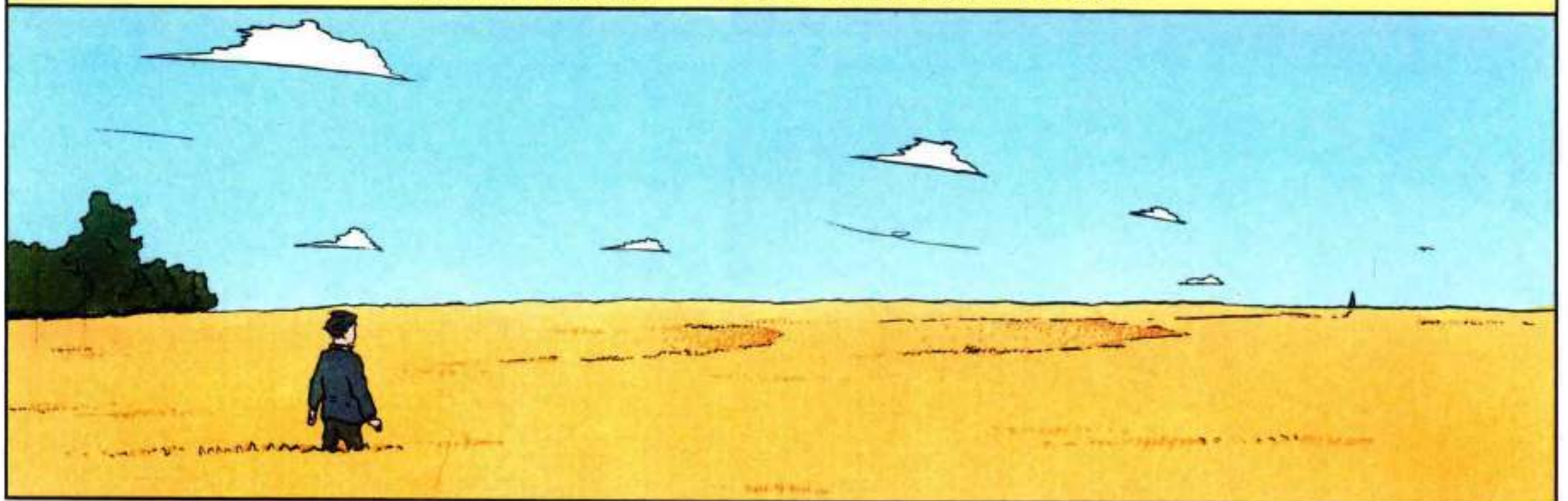


哦，我可怜的小山楂树，让我伤心、赶我走的并不是你们哟。你们从来没有给我添过烦恼！  
我会永远爱你们的。



说完，我抹去眼泪，在心里向它们发誓，我长大以后，不会像别人那样过荒唐的生活，即使住在巴黎，到了春天，我也不去沙龙作客听无聊的谈话，我宁愿乘车来乡间，探望花蕾初放的山楂树。

在梅泽格利兹那边散步，总有微风陪伴在身旁。我知道斯万小姐常常会到拉翁镇来住上几天……炎热的午后，极目远眺，可以望见一阵清风起于遥远的地平线，把远方的麦田吹得起伏下去，然后像波浪一般流经广袤的田野，这片我和她共有的原野，仿佛把我俩维系在一起，彼此变得更相近了；我想，这阵清风经过她身旁，会给我带来她的信息……于是在它经过我身旁时深情地吻它。



凡特伊先生就住在梅泽格利兹那边的蒙舒凡。我们常在路上遇见她女儿驾着辆轻便马车疾驰而去。



到了有一年，每次遇到她，身边总多了一个年纪比她大的女友，此人在这一带名声不佳，但有一天她居然在蒙舒凡住下不走了。

得！听说她是在跟她的朋友凡特伊小姐一起学音乐呢。这你们可没想到吧？我本来也不知道，凡特伊老爹昨儿才告诉我。反正这娘们也有权喜欢音乐呗。



我不赞成压抑孩子的艺术天分，看来凡特伊也跟我一样。何况他是跟女儿的女朋友在一起弄音乐呢。

嘿，这两个人就他妈的窝在那小屋子里弄音乐。你们笑什么呢？敢情这帮人弄音乐也实在太上劲儿了。那天我在公墓边上见到凡特伊老爹，他可连站也站不稳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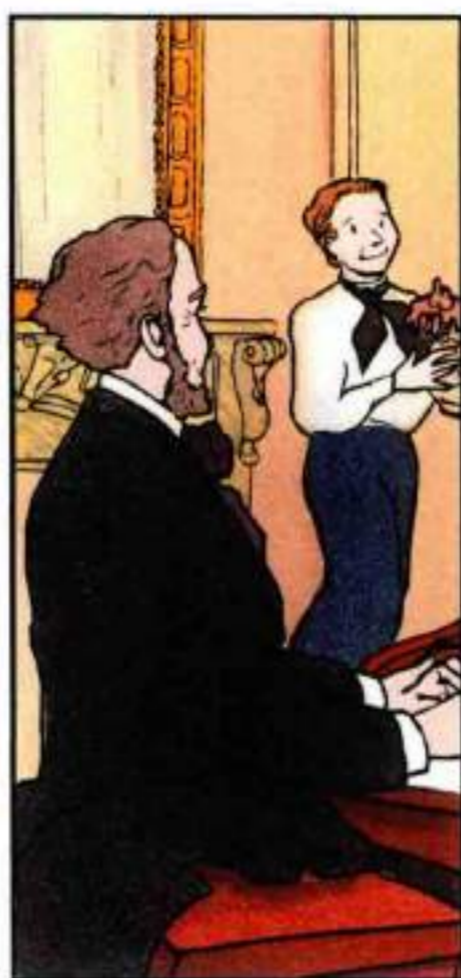




无论是谁，只要在这段时间看到过凡特伊先生见熟人就躲，几个月来明显变老，身陷愁城，整天流连在亡妻的墓前——凡是这样看到过他的人，都会明白他正在忧愁中老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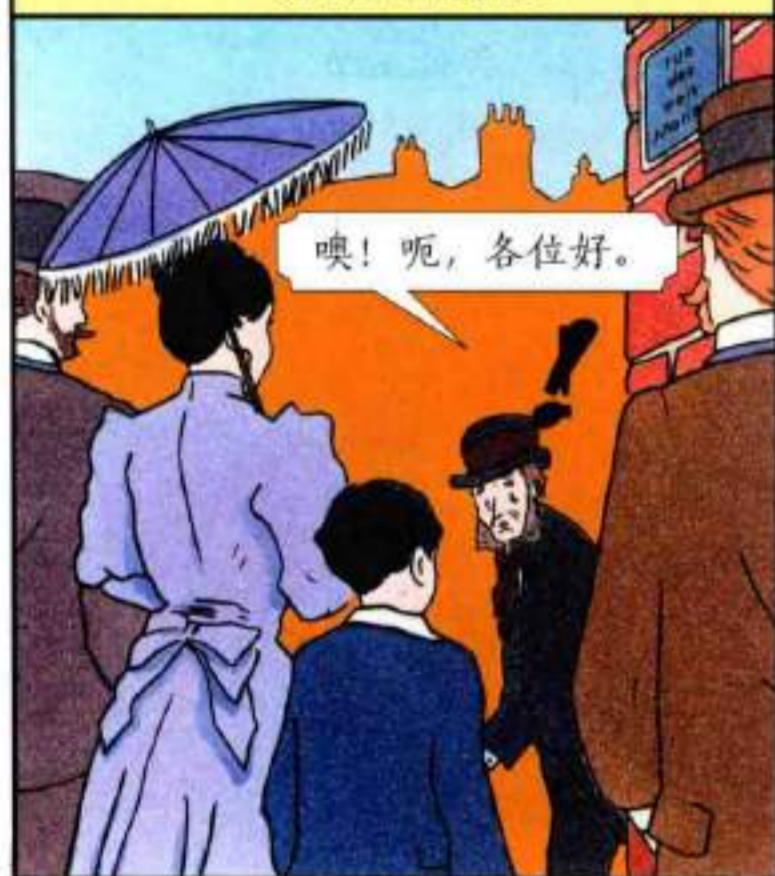


女儿在做些什么，凡特伊也许是了解的，但他对她的崇拜并不因此有所减退。



然而当凡特伊先生从在外名声如何的角度来考虑自己和女儿时，他觉着自己和女儿已经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

有一天，我们和斯万在贡布雷的一条街上往前走。



斯万自有一种上流社会纡尊降贵的亲切风度，在他暂时撇开自己的全部道德偏见之时，会感到正因为别人身受屈辱，自己就更应该去关心对方，这种好意的表示，满足了他作为施与者的自尊心，所以会使他感到对接受者来说越发显得珍贵；就这样，斯万跟以前从没搭过话的凡特伊先生谈了很长时间。

改日请让令爱上当松镇来玩吧，我女儿吉尔贝特会很高兴的。



斯万和我们分手以后……

真是个好入！真是个好入！可惜啊，婚姻太不般配了！

这份邀请，在两年以前，凡特伊先生会嗤之以鼻，而现在，觉得感激涕零，怕显得唐突，不敢贸然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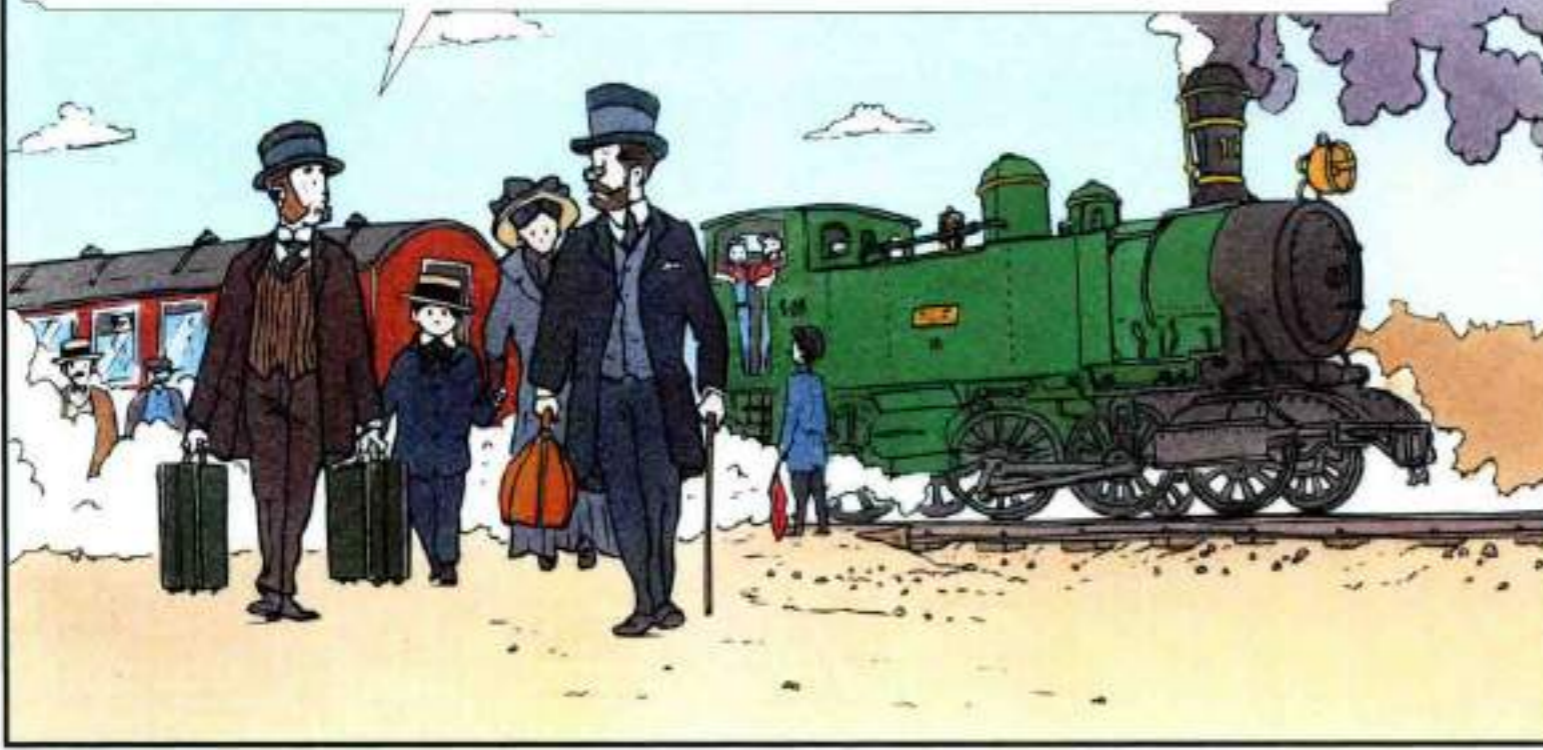


于是父亲、外公和凡特伊先生以原则和习俗的名义，对斯万的婚姻大表遗憾。瞧他们那模样，不消说，蒙舒凡是容不得斯万此人的。

凡特伊先生没让女儿上斯万家去作客。斯万先生倒先急上了。每回刚和凡特伊先生分手，斯万就想起早就想问问他有关某人的情况，这个名字和他一样的人，斯万猜想是他的亲戚。

莱奥妮姑妈死了，我们得赶回贡布雷去。对莱奥妮姑妈的去世，声称她因饮食习惯而虚弱致死的人，固然非常得意，一向主张她绝非自以为有病，而确有器质性病变的人，也自我感觉很好，她这一死，真是盖棺论定，不由那些怀疑论者不服输。

弗朗索瓦兹不曾有一天宽过衣带，寸步不离地守在奥克塔夫夫人身边。她不许任何人插手，独自服侍病人，直到病人去世、遗体下葬！



这年秋天，家里的大人都忙于办种种手续，跟公证人和承租的农场主洽谈。让我独自沿梅泽格利兹那边去散步，成了常规……



这块披巾的颜色，跟服丧期不相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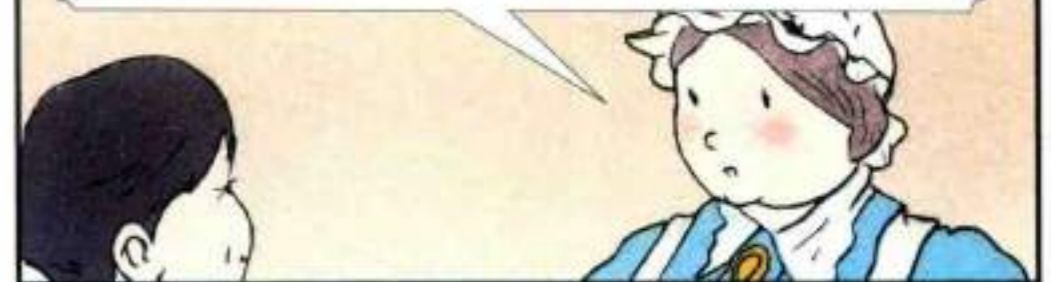
你要知道，弗朗索瓦兹，我惋惜姑妈的去世，是因为她尽管挺可笑，毕竟是个好心的女人，而并不因为她是我的姑妈。她即使是我的姑妈，我照样可以讨厌她，照样可以不为她的去世感到难过。

啊！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您好，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



怎么说她也是“亲岂”。对“亲岂”还是得尊重的吧？



这种连“亲戚”也讲不来的粗人，我跟她没什么好说的。



我在蒙舒凡感觉到的或许是  
这样一种印象……



当时我懵然不知就里的这种印象，  
日后使我对虐恋癖形成了一个概念。



那天挺热；我一路来到蒙舒凡的  
池塘边，躺在灌木的荫影里，  
不知不觉睡着了……



我看见凡特伊小姐就在我对面，她大概刚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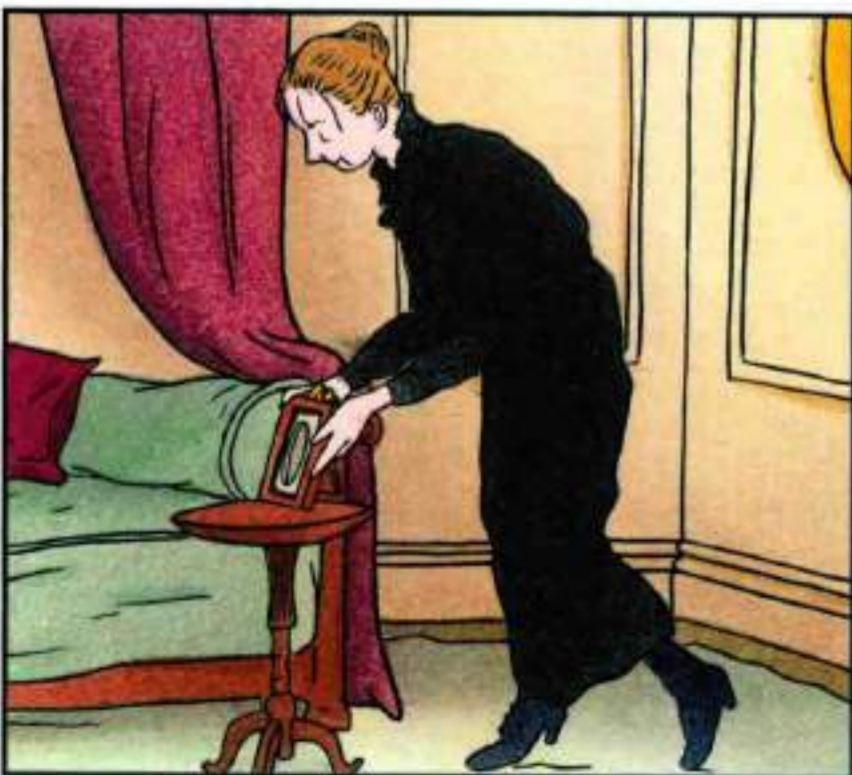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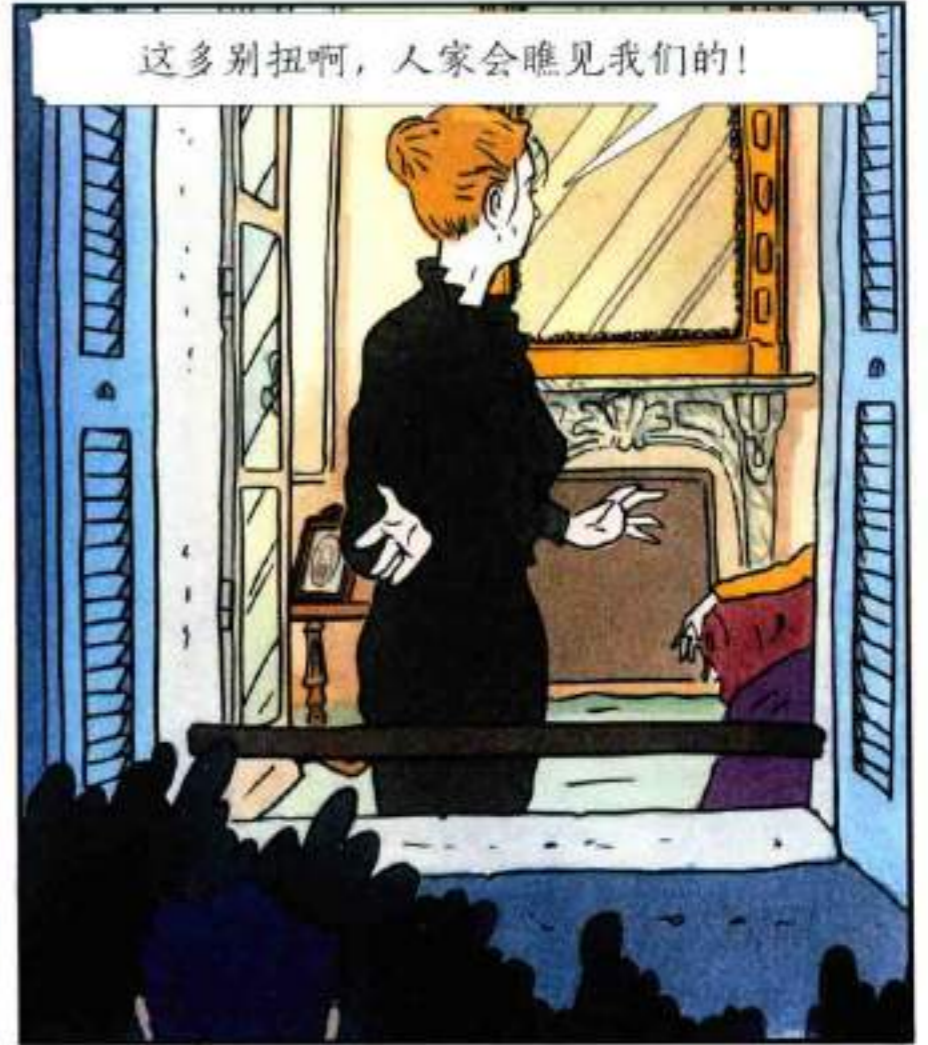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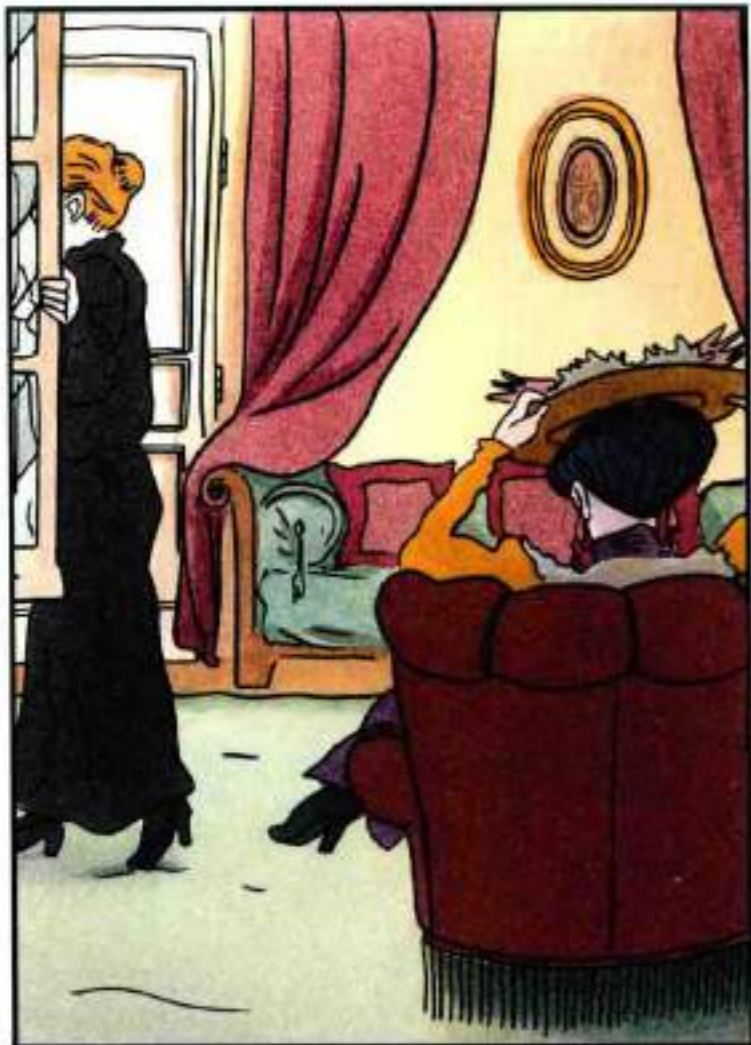
站在她父亲当初接待过我父亲的房间里，  
现在这儿是她接待密友的小客厅。

我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而她  
却看不见我，我想离开，  
又怕万一碰断枝椏弄出声  
响，她听到了会以为我是  
故意躲在那儿偷看呢。

因为父亲刚去世不久，  
她穿着丧服。

路上传来辘辘的车轮声。







我父亲的照片在瞧着我们呢，不知道又是谁把它放在那儿的，我说过多少遍了，那儿不是放它的地方。

我记起来了，凡特伊先生关于乐谱也对父亲说过这样的话。这张照片，想必一向都是她俩做亵渎先人勾当使用的道具，她女友下面说的话，大概也是这出戏的台词：



让他待着吧，他在那儿也碍不得我们的事了。你总不见得以为，这老猫狗瞧见你在这儿，窗子开着，还会唉声叹气，还会要给你披上外套吧。

行啦，行啦！



你知道我想把这个老家伙怎么样吗？



我不敢啐唾沫！不敢往这上面啐？

我这时知道了，凡特伊先生一辈子为女儿含辛茹苦，



……  
哦！你不敢的。



我没能再听下去。



死后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回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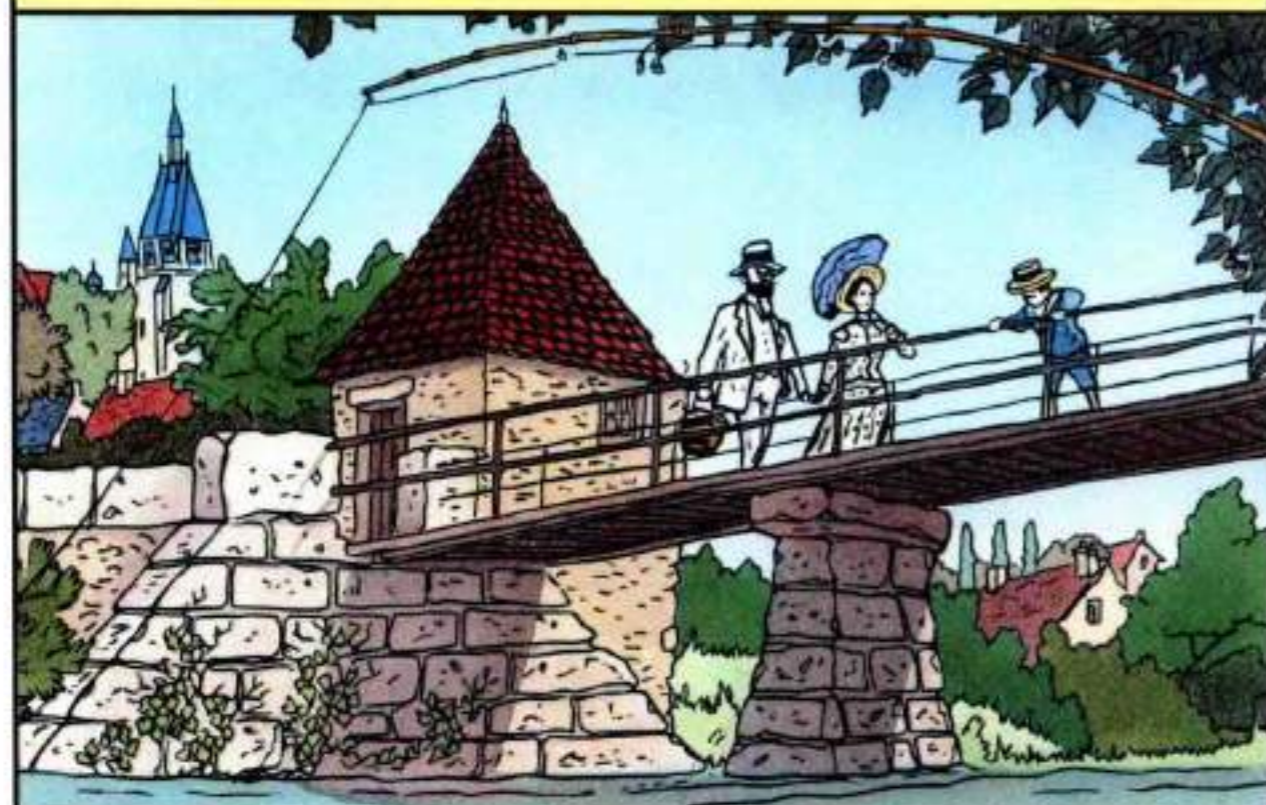
凡特伊小姐这种类型的虐恋癖，极其多愁善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廉耻心，就连追求性欲的乐趣，在她们眼里也是只有坏人才干的坏事。她们偶尔放纵一下自己，是想让自己以及同伴都扮演一下坏人的角色，在片刻的幻觉之中逸出顾虑重重、温情脉脉的灵魂，进入那个纵情感官快乐、无同情心可言的世界。

如果说往梅泽格利兹那边散步事情挺简单，那么往盖尔芒特家那边就另当别论了，  
因为路程很长，而我们又总想把当天的天气情况弄个着实。

明天，要是天气还这么好，  
我们就到盖尔芒特家那边散步去。



往盖尔芒特家那边散步的最迷人之处，就是你往前走的时候，  
维沃纳河几乎自始至终在你的身旁流淌。



过了老桥，就是一条纤道，这地方一到夏天，  
就被榛树铺上了一层浓荫，而且树下总有一个戴草帽的  
钓鱼人像生了根似的坐在那儿。

爸爸，这位先生  
就像粘……

嘘！鱼儿！



在贡布雷，这个钓鱼人是唯一  
我始终没弄清楚他身份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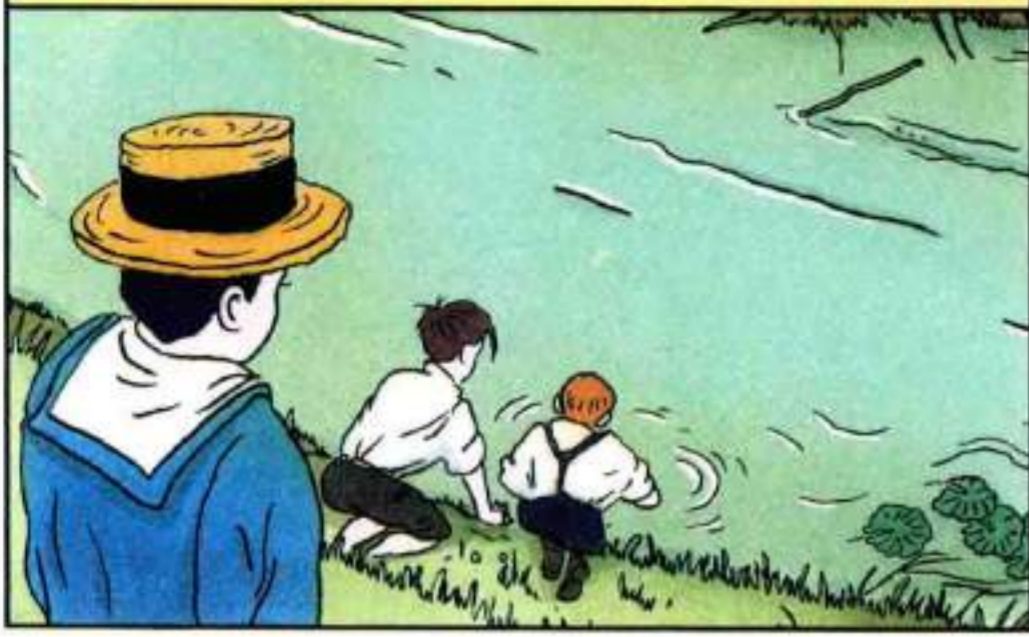


另一边的河岸很低，铺展成一片广袤的草原，一直延伸到村镇。



这片草地上，散布着几代贡布雷伯爵的城堡，如今它们的残迹没入了草丛；中世纪的那些爵爷，  
当年在这一带曾把维沃纳河当作抵御盖尔芒特领主入侵的一道天堑。

我饶有兴趣地看着维沃纳河里的几只玻璃瓶，淘气的孩子把这些瓶子放进河里，想逮几条小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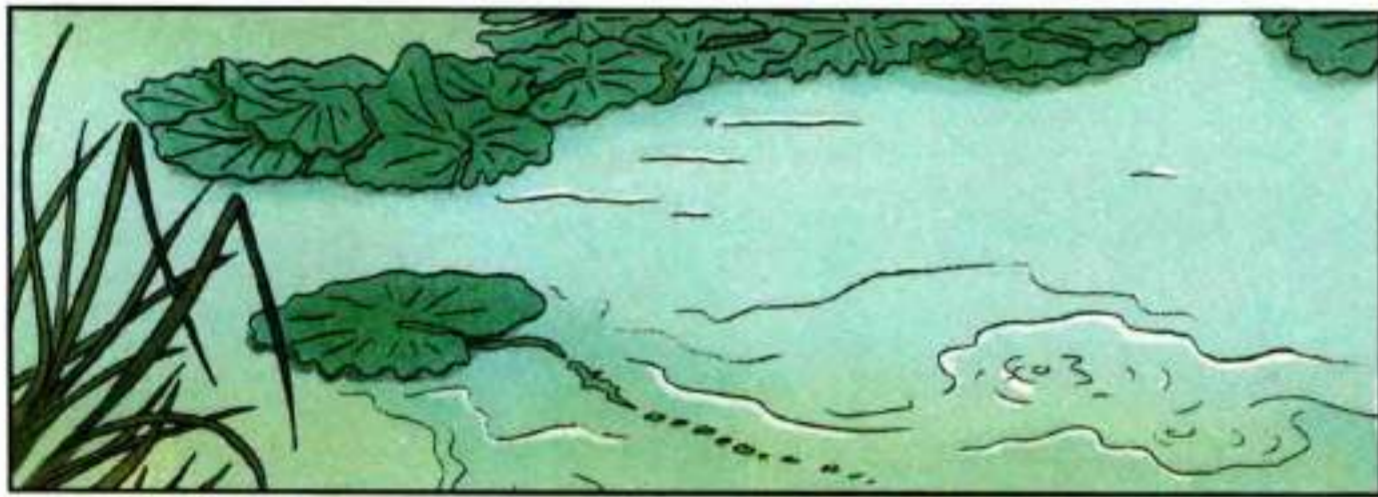


我心想，下回到这儿来一定要把钓鱼竿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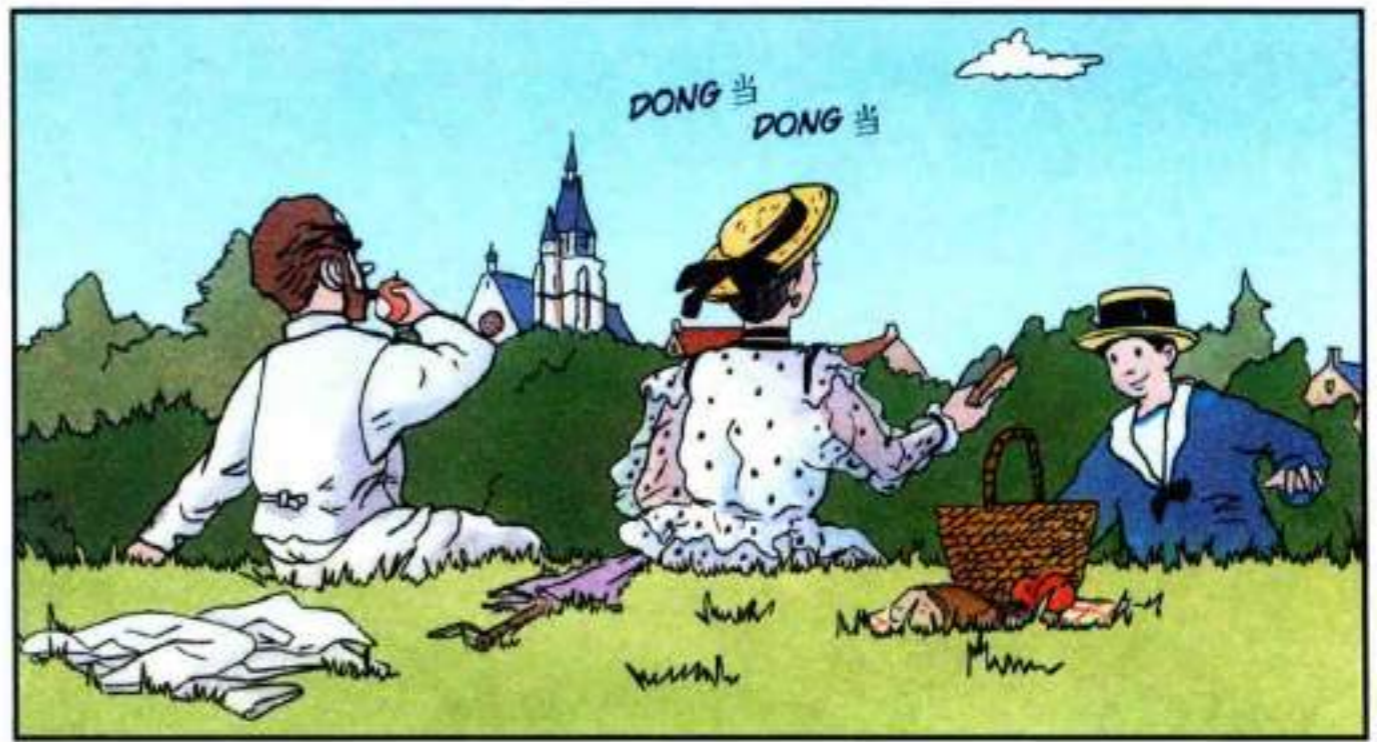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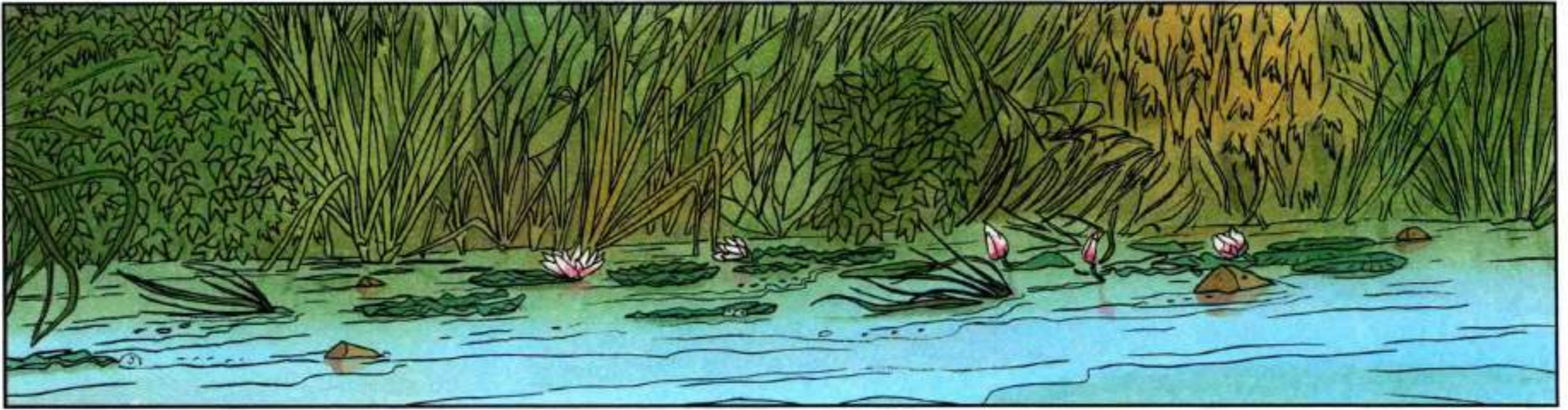
妈妈，给我点面包让我喂鱼好吗？



过了没多久，维沃纳河的水流就被一些水生植物堵塞；睡莲刚到达彼岸就只得返回出发的此岸，犹如一只身不由己的渡船；



……让人想起有些神经衰弱的病人，莱奥妮姑妈在我外公看来，也算其中的一个。



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座通常称为别墅的房子，孤零零地矗立在一个偏僻的角落。  
一位少妇不像本地人，大概是俗语所说来这儿“隐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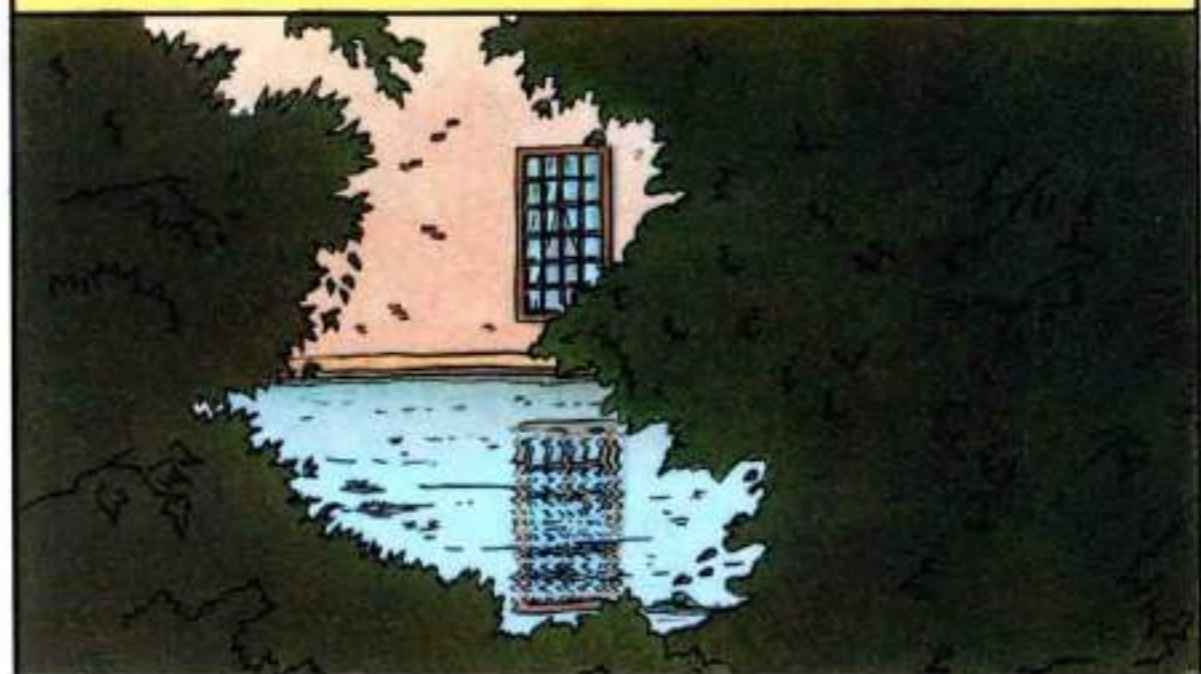


我觉得，她隐居，就是为了离开见得到她爱人的地方，搬到这个谁也没见过她的地方来。

我们在盖尔芒特家那边散步的时候，  
从来没能上溯到维沃纳河的源头，



也从来没能到达我那么盼望的终点盖尔芒特家。





我知道那儿住着城堡的主人盖尔芒特公爵和公爵夫人，我知道他们是确实存在的人物，可我每当想起他们……

不是把他们想成壁毯上的人物，好似教堂的那幅《以斯帖加冕》里的盖尔芒特伯爵夫人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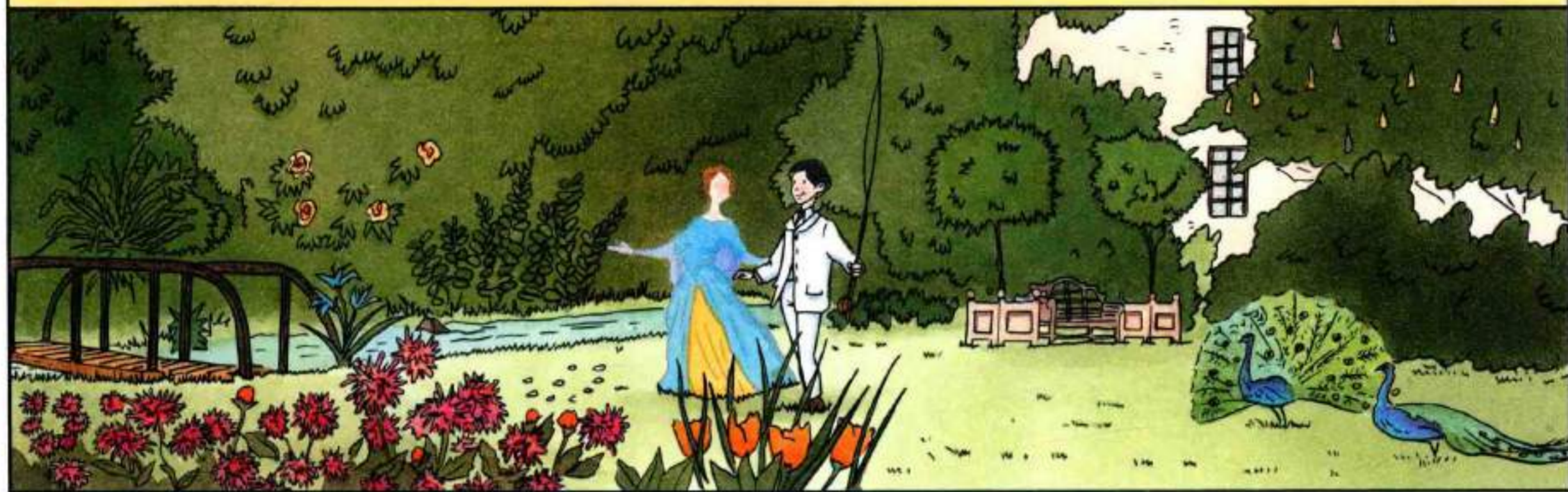
就是把他们想成坏东西吉尔贝那样，不断地变换着色彩，



要不然就觉着他们干脆像盖尔芒特家族的先人热纳维埃芙·德·布拉邦一样不可捉摸。



这座城堡的花园……我幻想着盖尔芒特夫人会突然心血来潮钟爱我，邀我去玩；整天她都让我陪着她一起钓鳟鱼。



她还要我把正在酝酿的诗作的主题讲给她听。这些幻想提醒我，既然我想有朝一日当作家，那现在就该知道自己到底打算写什么了。



我觉得自己没有天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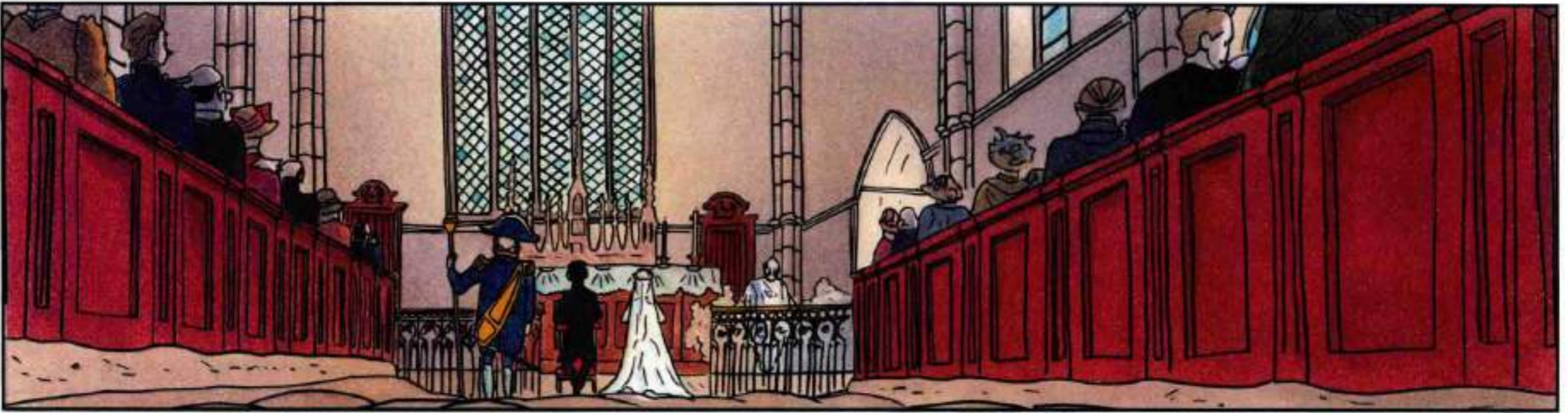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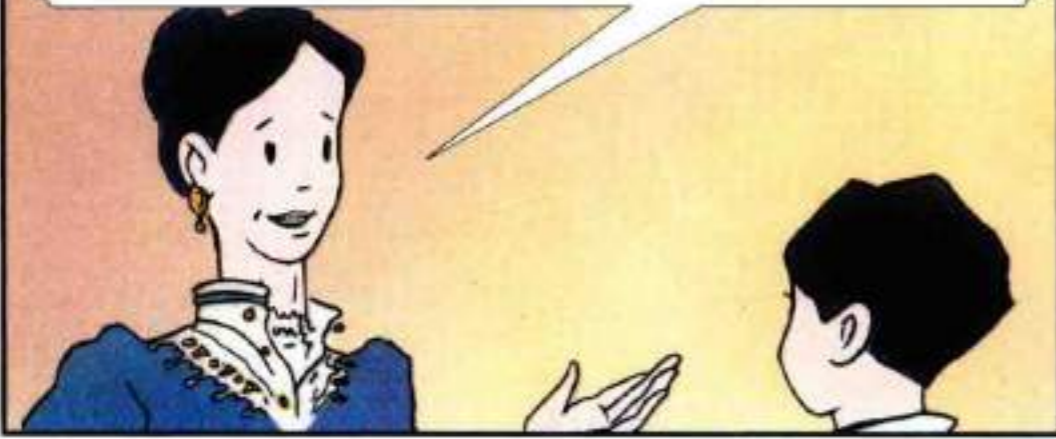


也说不定是脑子里有毛病，妨碍了天赋的诞生。

于是我灰心丧气，放弃了文学；布洛克先前给过我的鼓励也都不管用了。

有一天妈妈对我说：

我瞧你老是提起盖尔芒特夫人，这回呀，因为佩斯皮耶大夫四年前给她精心治过病，她准会来贡布雷参加大夫女儿的婚礼。在婚礼上你就能见到她了。



这就是盖尔芒特夫人，原来她也不过就是这样！

我失望极了。原因是我从来没有注意到，我过去想到盖尔芒特夫人时，

其实是用一块壁毯，



或者一扇彩绘玻璃窗上的色彩，



把她放在另一个世纪，按照跟所有其他活生生的人不同的样式来描绘她。

我从来不曾料到她竟然会像萨兹拉夫人一样满脸通红，系条淡紫色的皱裯领巾……



尽管大家在用这个名字叫她，但她的躯体属于某一类女性，其中包括医生和商人的老婆。



我的想象在遭遇一种和预期的迥然不同的现实的当口，变得麻木了；可这会儿，它又重新活跃起来：

早在查理大帝以前便声名显赫的盖尔芒特家族，对他们的属下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盖尔芒特夫人是热纳维埃芙·德·布拉邦的后裔。她不会认识，也不会想去认识这儿的任何一个人的。



我至今还能在眼前看见她的模样，尤其是大家鱼贯步入圣器室的情景。



这位夫人就是盖尔芒特夫人吗？

是的，先生。

她比萨兹拉夫人好看。

比凡特伊小姐都好看呢！

她有多美！有多高贵！在我面前的可真是一位高傲的盖尔芒特，热纳维埃芙·德·布拉邦的后裔呢！



这道笑容落到了目不转睛望着她的我身上。



我相信她喜欢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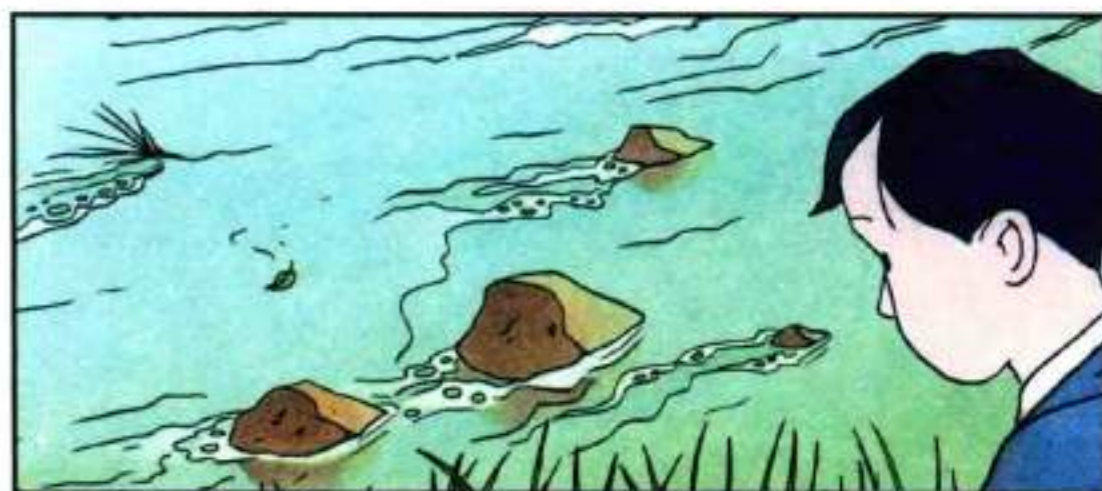


我即刻就爱上了她。要让我爱上一个女人，有时只消她向我轻蔑地看上一眼，就像我觉着斯万小姐看我时那样；有时又只消她朝我友善地看上一眼，就像盖尔芒特夫人这样。

从那以后，每当沿着盖尔芒特家那边散步的时候，我的心是多么忧伤啊；  
我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没有文学的才能，这辈子是当不成大作家了！



但有时骤然间，一片屋顶，一绺阳光在石墙上的反光，一条小道的芳香，让我感受到一种特有的快乐，我不由得停住脚步，



好像在我见到的表面背后，隐藏着什么东西，  
力邀我去觅取。



我尽力去准确地回忆屋顶的每根线条、石墙微妙的色调变化，  
我不明白其中的缘故，



但总觉得这些石块胀鼓鼓的，仿佛随时会裂出  
隙缝来，让我窥见里面的奥秘。

可一到家，我就去想别的事情了。脑子里塞满了纷杂的印象，  
但还没等我下定决心去探究其中的奥秘，它们就早已消逝得不复可寻了。

然而有一次，我们在回家路上巧遇乘着马车疾驶而来的佩斯皮耶大夫，他认出是我们，就邀请我们上车。



我可以坐在前面吗，妈妈？

当然可以。

这时，同样的印象又掠过我的脑际，  
而我没轻易放它溜走。



我在马丁镇有个病人，  
得在镇上停一会儿。

马车驶到大路的转弯处，我蓦地感到一阵从未体验过的不可名状的快乐。  
远远望见马丁镇的两座钟楼映着夕阳的斜照，仿佛随着马车的行驶和道路的弯曲在变换位置。



稍后映入眼帘的是老维克镇的钟楼，它位于远方一座地势更高的平地上，与那两座钟楼之间隔着一座冈峦和一道峡谷，可是看去仿佛与它们比邻而立。



吁！吁！



瞧，马丁镇到了！

我们的马车停在马丁镇的教堂跟前。我下车和大人交谈，一起等大夫。

而后我们重新上路。

我说过，时间不会长的！

车夫不爱说话，我问得多他答得少。



我没有说话的伴儿，



只好自己在心里试着回想我的钟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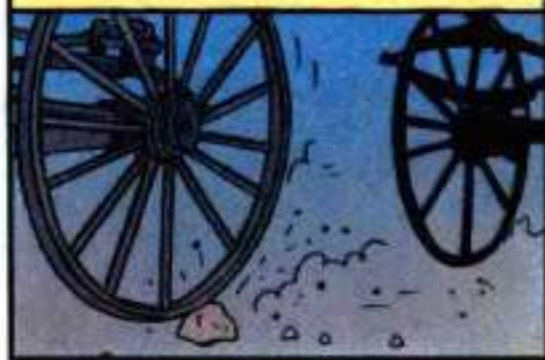
大夫，请给我一支铅笔、  
一张纸好吗？

很快，一股思绪在脑际形成了  
一个个词儿。



我并不以为藏匿在马丁镇钟楼背后的  
东西，非得像一句漂亮的句子那样，  
使我感到愉悦的是一个词。

顾不得马车的颠簸，



我奋笔写下一篇短文，来抒发心中的激情。



下面就是事后找到的那篇短文，我只作了很少的改动：



吁！吁！



“在平原上，孤零零地矗立着……”

在平原上，孤零零地矗立着马丁镇那两座仿佛湮没在旷野之中的钟楼，它俩向着蓝天升起。

不一会儿，我们看见了第三座：凭着一个漂亮的大回旋，老维克镇的那座钟楼，转到了它俩面前，三座钟楼会合在一起了。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我们的马车驶得飞快，然而这三座钟楼始终远远地停在我们前方，就像栖息在原野上的三只鸟儿，一动不动，在阳光下清晰可见。随即老维克镇的钟楼挪动位置，拉开了距离。马丁镇的那两座孤零零地留在原处，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即使隔得那么远，我仍能看见光线在钟楼的坡面上笑吟吟地闪烁跳动。

方才驱车向它们驶去，着实费时不少，所以我心里在想，不知还得花多少时间才能到那儿，可就在这时，马车拐了个弯，冷不丁停在了钟楼脚下；钟楼突兀地耸立在我们跟前，马儿险些儿一头撞进门廊里去。

我们又继续赶路；片刻过后，马车已经驶离马丁镇，这座小镇犹自陪伴了我们一程，旋即消失不见了，远方地平线上只有那三座钟楼瞅着我们夺路而去，颠动着阳光照耀的尖顶向我们示意作别。

时而其中一座蓦然隐去，好让我们对另两座多瞧上一阵子；可是道路转向了，它们在阳光下如同三根金色枢轴那般旋转着，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

但过一会儿，就在我们已经驶近贡布雷，太阳开始落山的当口，我最后一次远远地瞥了它们一眼，它们只不过像画在田野上方低矮的天际的三朵花儿了。

它们也让我想到传说中被抛弃在夜色渐浓的荒野里的三位少女；辕马一路飞奔，我们离她们越来越远了，但我还能望见她们怯生生地觅路而行，她们高贵的身影磕磕绊绊地打了几个跟跄，而后相互紧挨在一起，彼此挺身把对方藏在自己背后，在尚剩一抹霞色的天际勾勒出融为一体的一個黑影，风姿绰约，楚楚可怜，随即消失在夜色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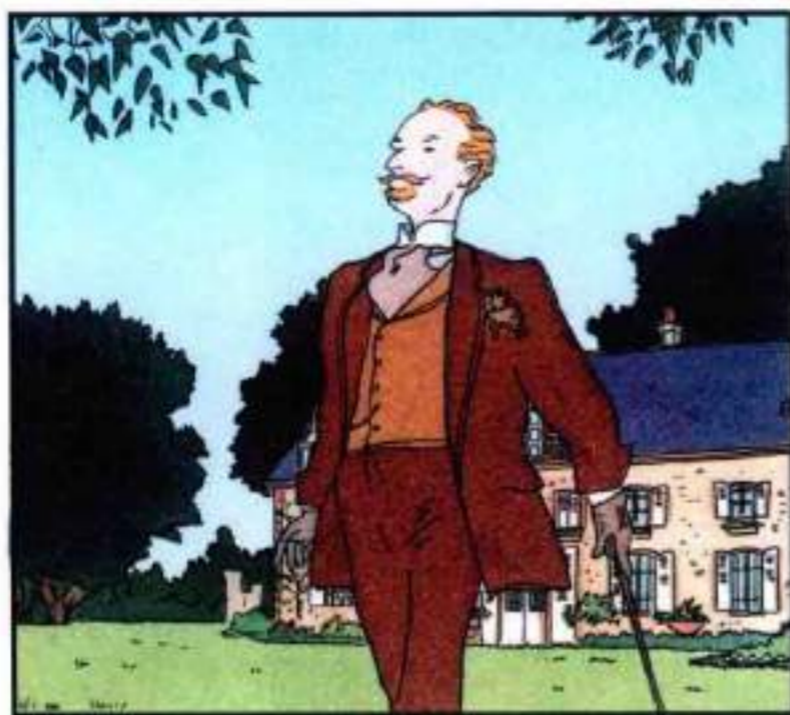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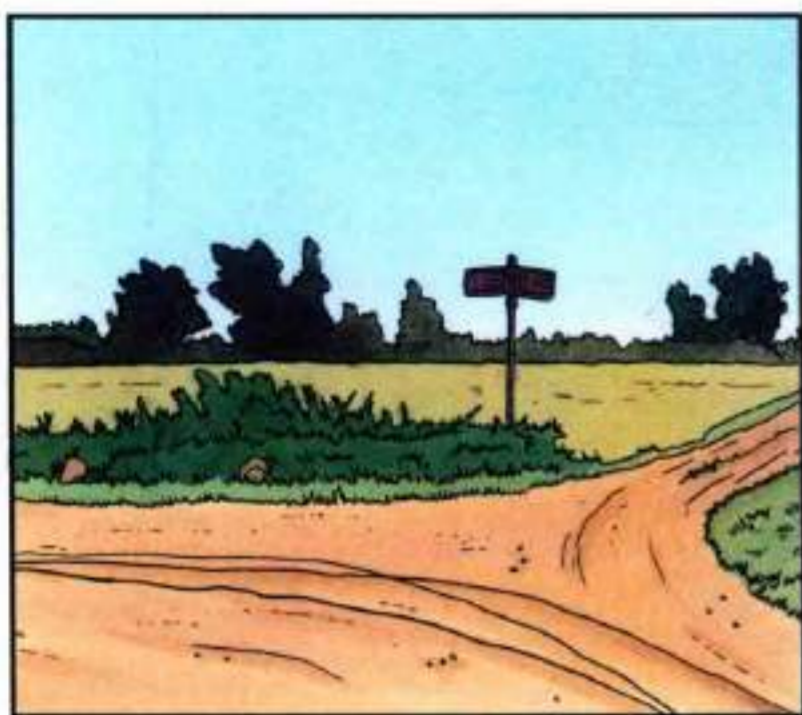
写下这段文字以后，我就不去想它了。但当时……

吁！哦唷！



我心中充满喜悦，只觉得这些文字让我摆脱了钟楼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东西，我简直像个刚下完蛋的母鸡，高兴得直着嗓子唱了起来。

因此梅泽格利兹那边和盖尔芒特家那边，对我来说始终跟各种相互平行的生活轨道中进程最曲折、内容最丰富的那种生活的琐事联系在一起——我指的是精神生活。



山楂的芬芳掠过树篱才一会儿，那儿就飘出犬蔷薇的香气，砾石小径上传来杳无回响的脚步声，河水流经一株水生植物形成气泡旋即碎裂……

此情此景，被我的激情所裹掖，终于得以穿越悠悠的岁月。而周围那些小路都早已不复存在，当年漫步在小路上的人儿早已作古，就连对他们的回忆也沉入了忘川。



每当夏日宁静爽朗的夜空响起隆隆的雷声，犹如一头野兽在天际嗥叫，人人都抱怨不期而至的暴雨之时，我仿佛越过刷刷的雨声，又独自回到了梅泽格利兹那边，



尽情吮吸着虽不可见却长驻心间的

丁香的芬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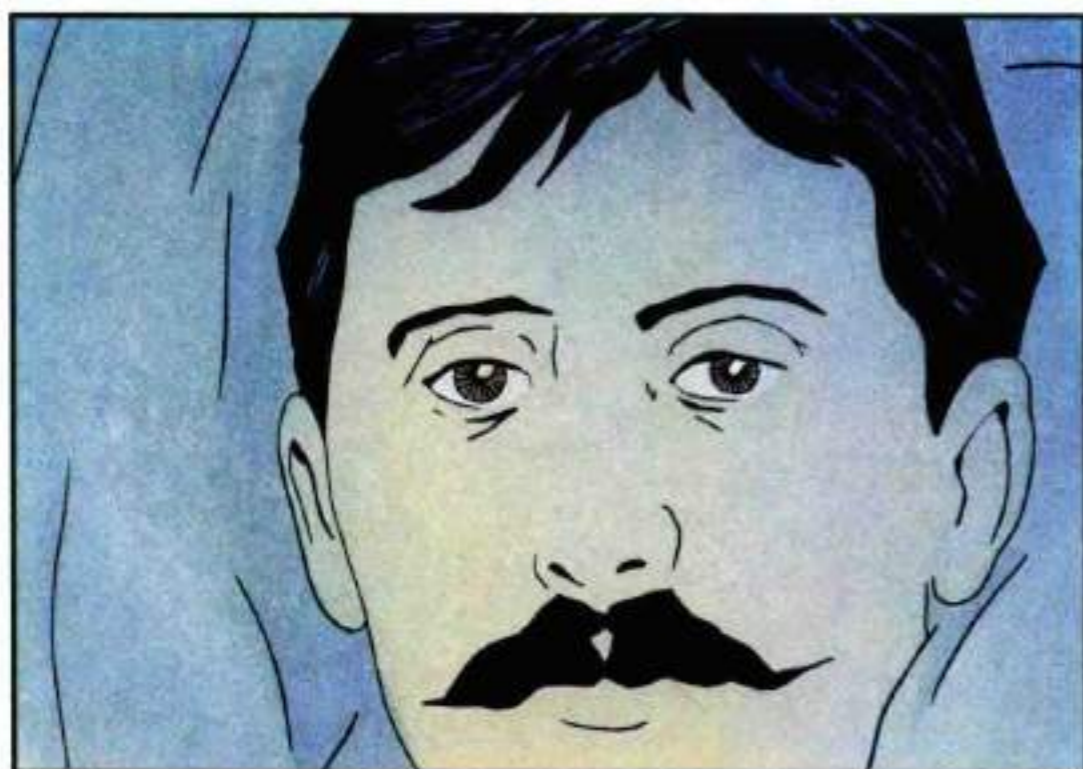
我就常常这样，在伤感的无眠之夜思念贡布雷的岁月直至天明，往昔许多时日的情景，后来重现在了一杯茶的味道——贡布雷人管这叫香味儿——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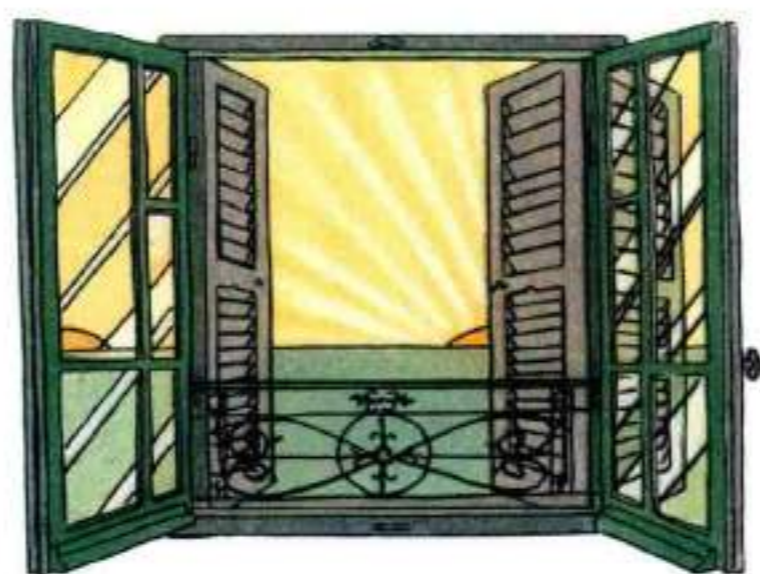
诚然，清晨临近时，我那短暂的似醒非醒的状态早已消失。



我知道自己眼下身处哪个房间，夜间我曾在自己周围将它重建……



我在夜幕下构建的住所，和醒来时分在回忆的旋涡中看不分明的众多住所汇合，按着窗帘顶端透进来的黎明的鱼肚白信号匆匆逃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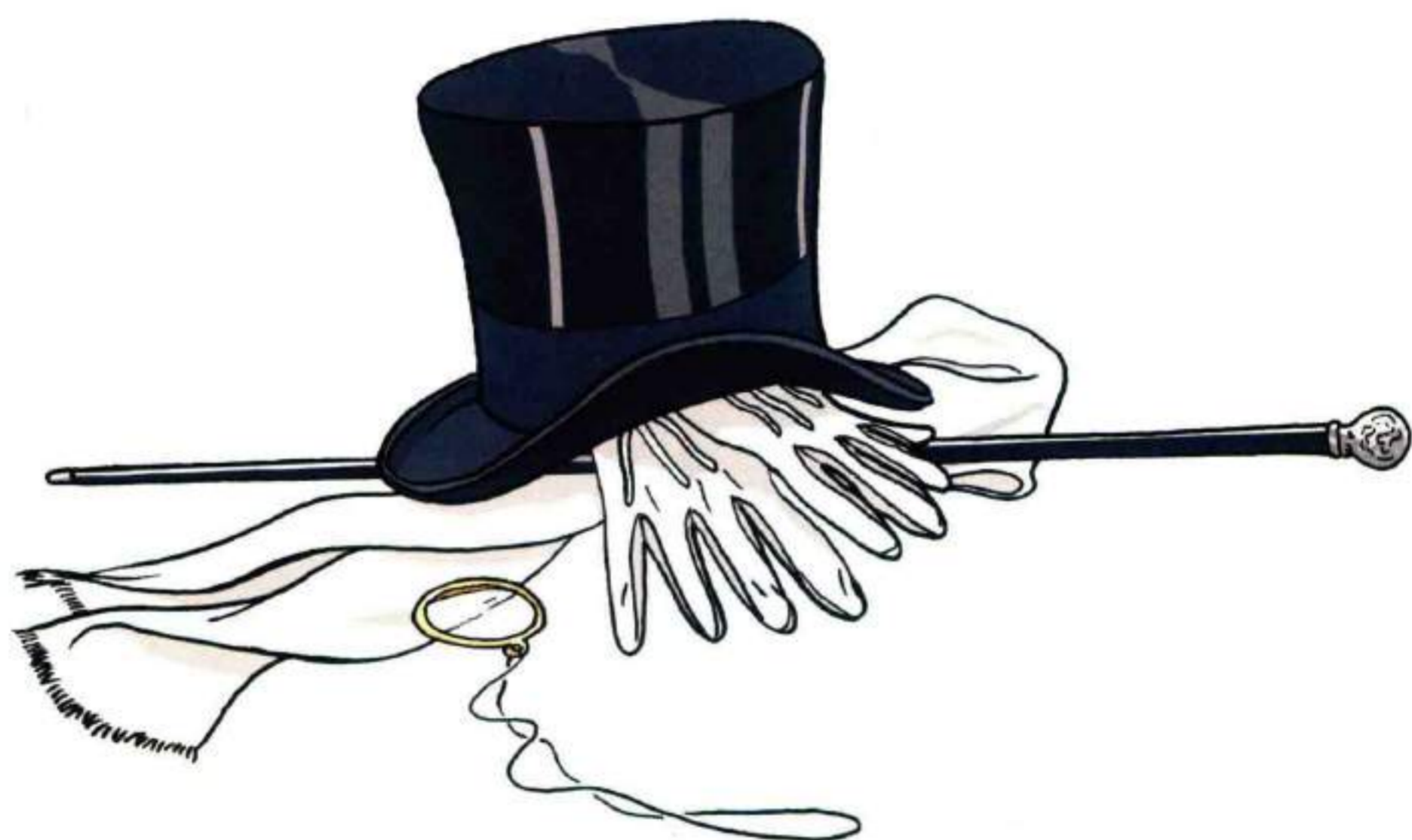




## 第二部 斯万的爱情 I

Deuxième Partie

Un Amour de Swann Vol. 1



……我就常常这样，在伤感的无眠之夜思念贡布雷的岁月……以及远在我出生前斯万的一段爱情故事。  
这故事是我离开这座小城多年以后，才听人说起……



## 第二部 斯万的爱情 I

Deuxième Partie

Un Amour de Swann Vol. 1

要想加入韦尔迪兰府上的“小核心”、“小集团”、“小圈子”，有一个充分而又必要的条件：心照不宣地服膺一些信条，其中一条，就是默认这一年受韦尔迪兰夫人保护的那位年轻钢琴家，一下子就能让普朗泰<sup>28</sup>和鲁宾斯坦<sup>29</sup>都“吃瘪”，而那位戈达尔大夫的医术，则比波坦<sup>30</sup>更高明。

把瓦格纳弹得这么妙不可言，真是绝了！

这儿的晚会，没有节目单。

如果他高兴的话，他可以弹弹琴。

韦尔迪兰夫妇不用邀请客人来吃饭，这些客人在这儿府上都有各自的“常设餐具”。

我不想强迫任何人。

……正如韦尔迪兰先生所说：

一切为朋友，友情至上！

每个“新来的”，要是不听韦尔迪兰夫妇的劝说，执意不信没到韦尔迪兰府上来的那些人的晚会就跟下雨天一样讨厌无聊，那么马上就别想站住脚。

在这一点上，女人要比男人犟劲更足，更难于摆脱那份世俗的好奇心，于是韦尔迪兰夫妇一个接一个地把女性“信徒”全给赶了出去。除了大夫的年轻妻子外，在这一年几乎就只剩下一个差不多算得上名声不佳的女人德·克雷西夫人（韦尔迪兰夫人称她奥黛特）和那个钢琴家的姑妈。



要是钢琴家不弹琴，大家就聊天，朋友中间有那么一位，通常总是那位当时最得宠的画家，“随口说句”，照韦尔迪兰先生的说法，“无聊的粗话”……

喔！比施先生随口说句无聊的粗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但是随着这些“哥们儿”在韦尔迪兰夫人生活中的地位变得日渐重要，所有那些让她的朋友们勾留在外的人和事，都成了讨厌家伙，成了天主不能见容的东西。



从十二月初开始，她就老想着这些信徒到时候要“滑脚”去过圣诞节和元旦。



到了圣周<sup>32</sup>，她又变得心绪不宁了。

您，大夫，是位学者，是位有头脑的人，耶稣受难日那天，您当然会跟平时一样，仍然来的啰？

耶稣受难日<sup>33</sup>那天我会来……向您告别，我们要上奥弗涅去过复活节。

上奥弗涅去？敢情您想去喂跳蚤，养虱子呀，那可真选对地方啦！

要是您早点对我们说一声，我们也可以想办法安排一次活动，一块儿舒舒服服地上那儿去旅游嘛。

同样，要是某位“信徒”有个朋友，或是某位女性“常客”有个调情的对象，他或她有时因此而要“滑脚”的话：

他们给他一个试用期，以便观察他能否做到对韦尔迪兰夫人毫无隐瞒，是否可以被接纳加入这个“小圈子”。

嗨！那就把您这位朋友带来吧。

如果结论是不行，他们就把引荐此人的那位信徒拉到边上，交代她或他完成跟男友或情妇翻脸的任务。

所以那一年当这个名声不佳的女人告诉韦尔迪兰先生，她结识了一位可爱的斯万先生，并且暗示说他很想来他们府上时……

德·克雷西夫人有件事要问你。她想向你引荐她的一位朋友斯万先生。

您看怎么样？

哎哟，难道我们还能对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宝贝说不吗？

您别开口，我可没问您是怎么想的，我就是要说您是个宝贝。

行！那就把您这位朋友带来吧，要是他挺讨人喜欢的话！

既然您要这么说，那就好吧。我可不是 fishing for compliments<sup>34</sup>。

诚然，这个“小核心”和斯万经常出入的社交圈毫不相干。然而斯万毕竟是个多情种子，自从他差不多结识了所有的贵妇名媛那时候起，他就把圣日耳曼区表示认可的这种荣誉，这种类似于贵族头衔的“入籍证书”，仅仅看作一种兑换券、一种信用证……

……它能让他在外省的某个小角落，或者巴黎某个偏僻的街区叫人肃然起敬——一旦那儿有个乡绅的闺女或是书记官的小姐的情影打动了他的心。



因为到那时候，情欲或者爱情又会重新激起他平日已然看得很淡的虚荣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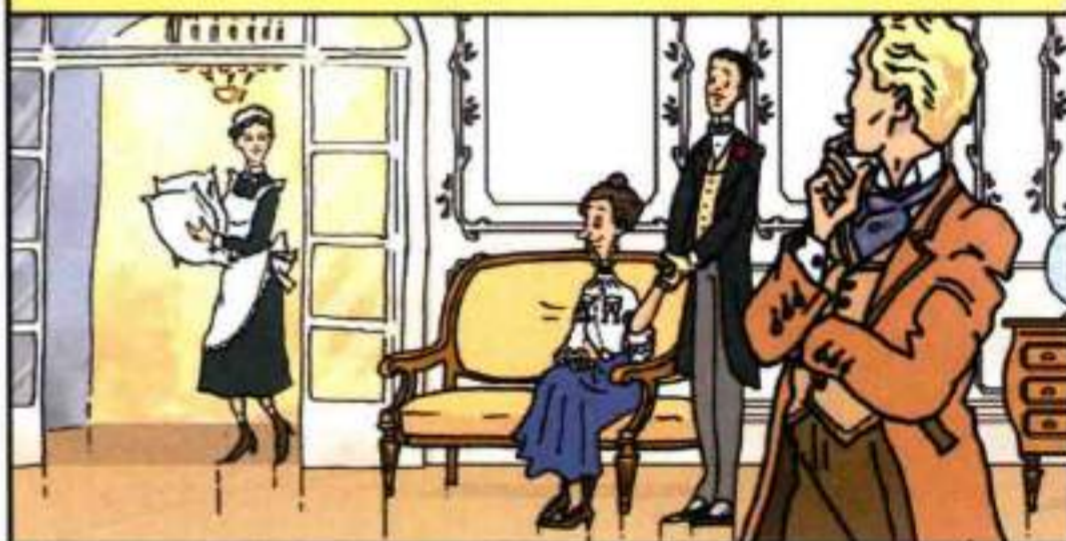
促使他想在一位心仪的陌生姑娘眼里，显得很了不起。

当这位陌生姑娘出身低微时，尤其如此。



这就好比一个聪明人并不怕被另一个聪明人看作傻瓜，而一个雅人唯恐不识其高雅的人，往往偏不是贵人，却是个粗人。

他跟别的许多人不一样，对那些人来说，现实为他们提供的种种乐趣，只要是跟他们终老置身其间的社交圈子格格不入的，他们就避之唯恐不及。



斯万可不想在跟他一起消磨时光的女人身上发现她们的漂亮，他宁可跟一眼就觉得漂亮的女人一起消磨时光。

而那些女人的美常常是很俗气的，因为他下意识地追求的女性体态美，跟出自他所喜爱的那些大师之手的雕塑或画像中的女性美，是迥然对立的。



深沉的表情、忧郁的神态，会让他看得感觉麻木，而只要一见到健康、丰满、红润的肌肤，他就会变得心往神驰。

不止一次，他一下子就把一位公爵夫人对他的信任给毁了。他居然会要公爵夫人立即发份电报，把他介绍给手下的一位总管，因为他瞧上了这位总管在乡下的女儿。



可他事后也会自嘲，笑自己即便练得了非凡的细腻敏感，骨子里却总还有一丝野性未脱。

而且，斯万涎着脸拉来充当中间人角色的，还不光是那群与他时相过从的德高望重的寡妇、将军和院士。当我由于他的性格在所有其他方面都显得跟我挺相像，而开始对他的性格感到兴趣的时候，我常会想到下面这一幕情景：他写信给我外公（当时还没当上外公呢，因为斯万这段重要的恋情，是在我快要出生的当口开始的）：



我认得这笔迹。

斯万又有事来找我们了。

可得当心哪！

外公外婆对斯万提出的任何请求，一概断然拒绝，即便那只是举手之劳，比如说把他介绍给一位每个星期天都来吃晚饭的姑娘……

……以至于每回斯万提起这事儿，他们都只好装出再没见过她的样子，



其实呢，他们每个星期都在为邀请谁来给她做伴煞费心思，结果常常一个人也没找到，可就是不肯对心心念念想来的那位透半点口风。

有时候，外公外婆的朋友中某一对夫妇会说：

您该记得吧，以前我们从没见过夏尔·斯万。

这回见到了！哦，他真是可爱极了。

他一直跟我们一起。



外公不想扫他们的兴，但他望着外婆，嘴里哼起歌来：



这中间有什么奥妙？  
我实在无从知晓<sup>35</sup>。

或者：



转瞬即逝的幻象……<sup>36</sup>

或者：



碰到这种事情  
最好的办法是闭上眼睛<sup>37</sup>。

过了几个月……

斯万怎么样，  
你们还常常见面吗？



别在我面前在提到他的名字！

可我还以为你们相处得  
挺好呢……



一连几个月，斯万常去我外婆的  
表妹家吃晚饭。

但突然间，招呼也没打一个，  
他就不去了。



大家都以为他病了。

让洛萨莉去  
打听一下他  
怎么了。

洛萨莉！



洛萨莉？



“洛萨莉……”

斯万在信上告诉这个厨娘，他  
就要离开巴黎，不能再来了。



她是他的情妇，在中止和大伙儿联系的时候，  
唯有她一个人，他认为还值得通知一声。

但活动范围仅限于他有时出入，  
或者说他领她出入的那些特定场合。

今晚别指望斯万来了。

你们知道，他那个美国妞儿在歌剧院演出呢。



他设法让她也能受到那几个圈子团得特别紧  
的沙龙的邀请，这些沙龙是他熟稔的去处，  
那儿有每周一次的聚餐，有他的牌局。



这时，想到那些时髦的年轻人的  
赞美和情谊，

他就重又感到自己一度厌烦过的这种社交生活，  
果真是魅力无穷。

而这种生活的内容，  
一旦跟新的爱情结合在  
一起，经由掺入其中的  
闪烁的火苗穿透，染上  
热情的色彩，就会在他  
眼里显得珍贵而美丽。



每一次这般的恋情，或者调情，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一种梦想完满的实现，只要斯万见到一张脸蛋或一段身材，这种梦想就会油然而生，然而，有一天朋友在剧院里把他介绍给奥黛特·德·克雷西时，他却觉得虽然不能说她不美，但那是一种他不感兴趣的美。



在剧院相识之后不久，她给他写了封信，说自己“虽然无知，但对漂亮的东西极感兴趣”，很想去看看他的收藏品。



他让她登门造访过后：



先前，你会渴望占有你所爱的女人的心；到后来，感到自己占有一个女人的心，就足以让你爱上她了。

到了斯万这种对人生有所参悟的年龄，男人在爱情中追求的主要是一种主观的乐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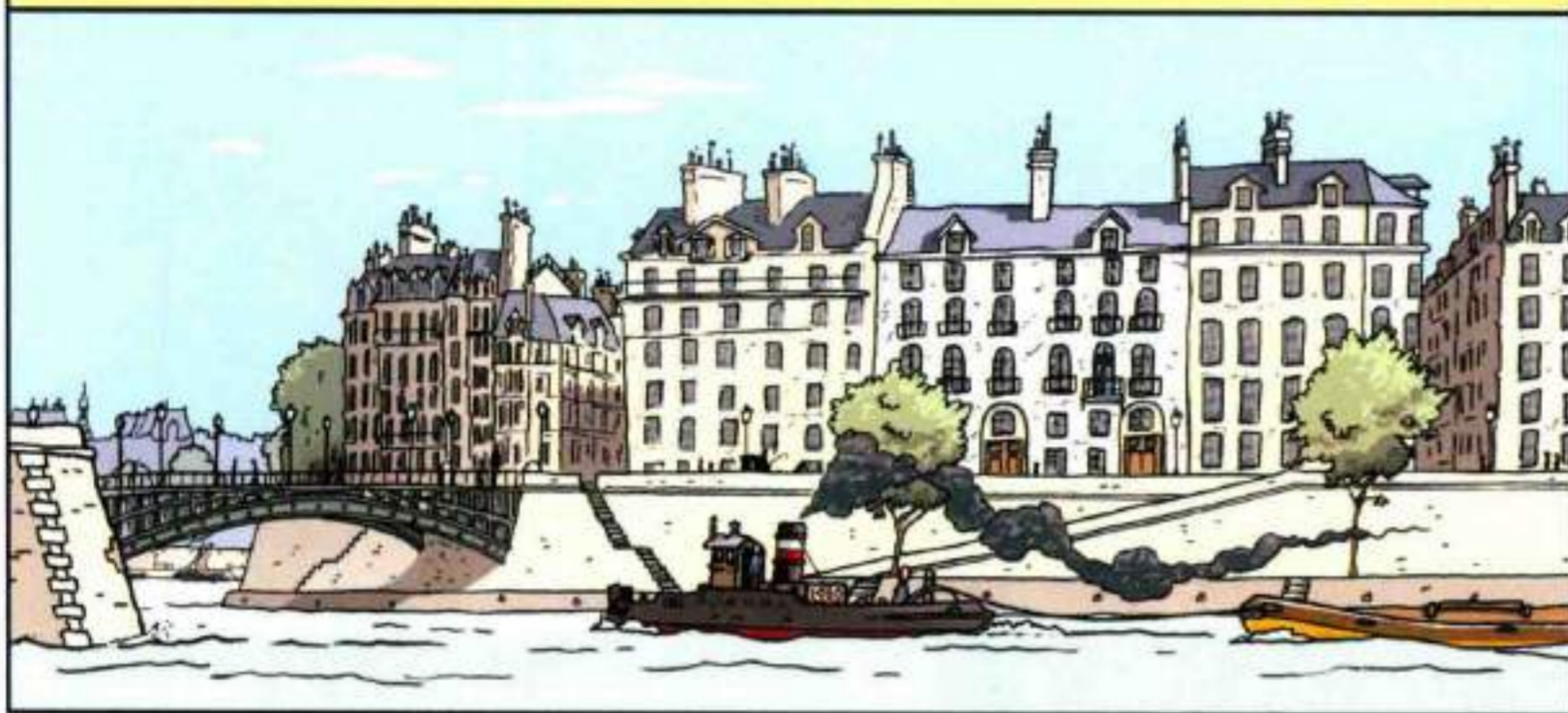
一个人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已然经历过好几次爱情。只消认出其中的一种征兆，我们就会让它派生出种种其他征兆。

由于我们已经掌握了爱情之歌，把曲子从头到底铭刻在了心间，用不着有个女人来告诉我们曲子的开头，我们就知道下面该怎样唱。





奥黛特·德·克雷西又来看斯万，而且来访日渐频繁。



她跟他谈话时，  
他心里总感到不胜慨然。



她虽说长得挺美，  
但那不是他天性喜欢的那种美。

至于那副生就的好身材，



则叫人难以看清它的来龙去脉（这得怪那年头的时尚，按说她还是巴黎最会穿衣打扮的女子呢）。



您呢，您就不上我家去  
喝回茶吗？

他推说手头工作忙，正在研究——其实荒疏都有几年了——代尔夫特的弗美尔<sup>39</sup>的画。

我知道自己是个微不足道的女人，  
跟你们这样的大学问家没法相提并论。



就像青蛙没法跟大师相比<sup>40</sup>。



可是我特爱学习，样样都想  
了解，样样都想懂行。

一头埋进旧书堆里，  
做个书蠹虫，  
那该多有趣！

说出来您一定会笑话我，这位拦住您不让您来看我的画家，  
他还活着吗？在巴黎能看到他的作品，  
好让我想象一下您究竟喜欢什么，



让我猜一猜这个让人觉得永远在思考的脑袋瓜里，到底藏着多少东西吗？

那我就可以对自己说：  
喏，他在想的就是这些。



能够参与您的工作，  
那有多美啊！



恕我直言，我有点怕结交新朋友。  
我怕感情会受挫。



您是怕坠入情网吗？真有意思，我可是求之不得，  
哪怕要以生命为代价我也情愿呢。



一定是有个女人让您吃过苦头。  
您就以为别的女人也都像她一样了。  
她没有能够理解您；您确实是个与众不同的人。

您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一点，  
我感觉到您跟别人都不一样。



可您不也是这样吗，我了解女人，

你们一准也挺忙的，  
抽不出什么空。

我呀，一直闲着没事干！



我随时都有空，只要您需要就行。

无论白天黑夜，无论什么时候，  
只要您有便见我，就让人来唤  
我一声，我会非常高兴地赶来。

您会这么做吗？



您知道我想做什么吗，我想把您介绍给韦尔迪兰  
夫人，我可是每天晚上都去她府上的喔。

您想想！

要是我能在那儿见到您，  
想到您有一小半是为了  
我而去的，那该有多美！

我外公正好认识先前韦尔迪兰府上的人。不过，他跟他所说的“小韦尔迪兰”早就没有任何往来了。

有一天，外公收到斯万一封信，问外公  
是否能把他引荐给韦尔迪兰夫妇。

当心哪！当心哪！我一点不奇怪，  
斯万早晚会走到这一步的。

瞧瞧这帮子家伙！

我可没法帮他忙，首先我不认识现在的  
那位韦尔迪兰先生。

再说，这事儿准有  
女人牵涉在里面，  
我可不想掺和进去。

好啊！要是斯万跟小韦尔迪兰他们混在  
一块儿，我们可有好戏看了。

收到我外公回绝的  
信后，只好由奥黛特  
亲自出面，把斯万带  
到韦尔迪兰夫妇  
那儿去。



斯万初次来府的那天，韦尔迪兰夫妇的饭桌上有戈达尔大夫和他夫人，年轻钢琴家和他姑妈，以及那位当时很受宠的画家，饭后来参加晚会的还有其他一些信徒。

戈达尔大夫总是拿不准



该用什么口气来回答别人，  
弄不清谈话的对方是在开玩笑呢  
还是一本正经的。

为防万一，他给每种脸部表情  
都配上一个适可而止的、  
临时性的笑容。

不过他又不想让这抹笑容明明白白地表露在脸上，  
所以人家看到的永远是一种犹豫不决的表情，  
仿佛他在问一个想问又不敢问的问题：



人家说的惯用语，他总想弄明白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遵照有先见之明的母亲在他  
离开外省家乡时给他的劝告，  
他从不放过一个陌生的惯用语  
或者专有名词，非得刨根问底  
弄个明白才肯罢休。



“蓝色的血”？

“魔鬼的美”？

“椅脚横档的生活”？

“发张空白卡片”？

“拉伯雷的一刻钟”？

“做个优雅国王子”？

“光有因为没有所以”？“

至于人家在他面前提起的新的人名，他只是用一种疑问的语气重复一遍，  
心想这就足以让对方来作出解释了。

他没有半点勤思的意识，反正就那么把人家的话照字面意思全部吃进算数。

您能来真是太赏脸了，大夫，因为我相信您  
一定是常看萨拉·伯恩哈特演出的，

再说咱们说不定也离舞台太近了点儿。

可不是，咱们也实在是太近了，再说大家  
对萨拉·伯恩哈特也开始有些看腻了。  
可是您表示过希望我来。

对我来说，  
您的愿望就是命令。

您是这么和蔼可亲！

能为您效这点劳，我感到  
荣幸之至。

为了讨您的欢心，我还有  
什么事情不肯做的呢！

萨拉·伯恩哈特是条“金嗓子”，是不是？

报上还常说她能“把戏演火”，这说法挺奇怪的，是不是？

你知道，我看我们出于谦虚总把送给大夫的东西说得不值什么钱，这做法不对头。

他是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书呆子，根本不知道一样东西值个什么价儿，咱们怎么说他就怎么相信了。

这我早就看出来，可我没敢对你说。

到了下一个新年，韦尔迪兰先生就不再是送一颗价值三千法郎的红宝石却说成一点点小意思，而是花三百法郎买了颗人造钻石，却在话风里让对方听出这么名贵的钻石是难得见到的。

今晚斯万先生要  
来参加晚会。

斯万？

斯万？

斯万是谁！

就是奥黛特跟我们说  
起过的那位朋友呀。

哦，好，

好，

那挺好。

至于那位画家，他很高兴斯万给介绍  
到韦尔迪兰夫人府上来：

他就喜欢撮合人家的好事。

没有比促成一桩婚事更有趣的事儿，

我已经做成功好几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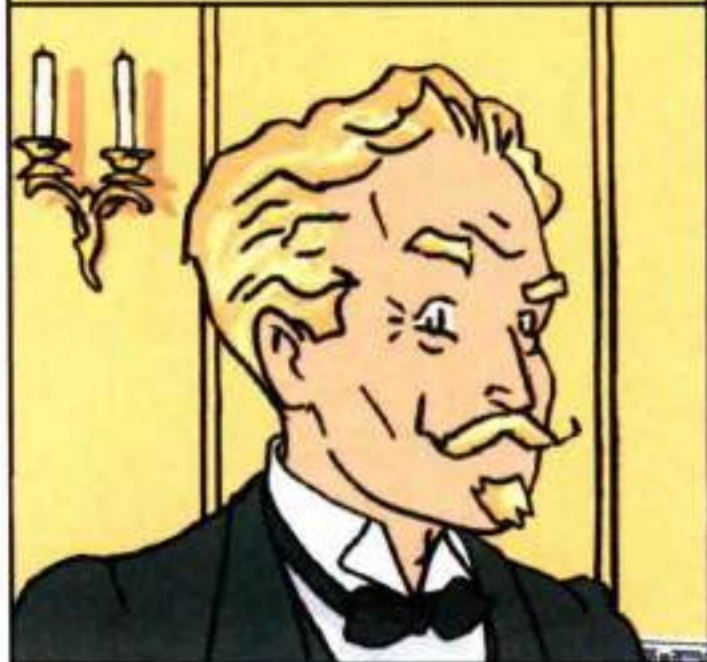
就连女人也能配成对！

奥黛特对韦尔迪兰夫妇说斯万很  
“潇洒”的那会儿，

他们以为他是个“讨厌家伙”。没想到他  
给他们的印象居然好极了。

斯万面对像韦尔迪兰夫妇及其朋友这样社会地位比他低下的人，会本能地表现出一种殷勤的态度，主动地去接近他们，而在他们看来，一个讨厌家伙是不会这么做的。

他只是有一会儿对戈达尔大夫  
显得很冷淡。



斯万以为大夫大概认出曾在  
哪个娱乐场所见过他。



画家马上就邀请斯万带奥黛特一起去参观他的画室；  
斯万觉得此人挺可爱。



说不定他对您要比对我还优待些，没准  
儿还会让您看戈达尔的那幅肖像呢。

要记得哦，比施先生，那可爱的眼神，  
那细巧逗趣的眼角，可都得画出来喔。



我特别想看到的，就是他的笑容；  
我请您画的也正是他的  
笑容的肖像。



斯万想要跟每位来宾都认识一下，  
其中甚至包括韦尔迪兰夫妇的一位老朋友  
萨尼埃特，此人凭他作为档案学家的学识、  
殷实的家产和出身的门阀，原是应该很受人  
尊敬的，可是他的腼腆、淳朴和善良的  
心地却使他到处都受不到这种尊敬。

斯万请韦尔迪兰夫人把他介绍给萨尼埃特先生，  
这在韦尔迪兰夫人看来是把两人的位置颠倒了<sup>42</sup>。



斯万先生，

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我们的朋友萨尼埃特。

然而，当斯万觉得应该马上请他们介绍跟钢琴家的  
姑妈认识时，他们却不禁大为感动。

斯万以为不妨在跟韦尔迪兰先生交谈时，稍稍调侃她一下，  
没想到这位先生却有些不高兴了。



我同意您的观点，她看上去并没有什么惊人之  
处；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当您单独跟她交  
谈时，她是很可爱的。

这我完全相信。

您还没听到过她侄子的演奏吧？  
那可真是棒极了，是不是啊，大夫？

您愿意我去请他弹点什么吗？

那我真是很荣幸……

三生有幸喔！



这几位先生在笑什么呢，  
看样子你们那边还谈得挺有趣哪。

你们倒是想想我呀，  
孤零零地待在这儿活受罪。



韦尔迪兰夫人坐在一张瑞典的上光松木高凳上，这是那个国家的一位小提琴家送给她的，虽然它看上去就像张板凳，跟她的那些古色古香的精美家具很不协调，可她还是留在了客厅里，



因为她执意要把信徒们成了习惯不时给她送来的礼物，全都陈列出来，好让这些捐赠人认出它们时高兴高兴。



因而，她竭力劝大家带些花儿和糖果来就行了，这两样东西至少不用去操心保管。

她待在这个居高临下的位子上，兴致勃勃地参加信徒们的谈话，拿他们的“打趣”寻开心。



不过自从那回下巴出了意外事故以后，她就不再费神动真格地笑出声来，而仅仅是装出个大家平时看惯的样子，既不会累着也不用担风险，就算是表示她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只要有人说了句什么……



就这样，韦尔迪兰夫人被信徒们的欢乐情绪弄得飘飘然，陶醉于友情、谰言和一片附和声中，栖息在那张高凳上，像一只吃了浸过热葡萄酒的食料的鸟，开心得直打嚏。



可以吗？



好啦，行了，别去缠住他了，他上这儿可不是为了让人家来难为他的。谁要难为他，我可不答应！

请赏光弹一曲好吗？



可这怎么叫缠住他呢？



斯万先生也许还没听过咱们上回找到的那首升fa奏鸣曲呢：他可以给我们弹弹这首曲子的钢琴改编曲嘛。

哦！不，不，别弹我那首奏鸣曲！



我可不想像上回那样，哭得又是鼻腔发炎，又是面神经痛；

多谢您的好意了，我可不想再来那么一次；你们说起来当然轻巧得很，在床上躺一个星期的明摆着不是你们嘛！

这段小插曲，每次在钢琴家演奏之前总要来上一遍，而那些朋友也乐此不疲，每次都感到挺新鲜似的。



然而，大夫怂恿韦尔迪兰夫人让钢琴家去演奏，是出于许多医生都有的那种习惯——只要参加的是一次在他们看来比开处方重要得多的社交聚会。





哦!

要是韦尔迪兰夫人夸她的铜饰夸开了头，我们今晚可就听不成音乐咯。



别插嘴，你这个淘气鬼。



其实啊，只要是能引起肉体上快感的東西，哪怕比这差劲的，他们也不肯让我们这些女人沾个边。可是有什么肌肤能跟这相比呢!



在我还有幸让韦尔迪兰先生对我发发醋劲儿的那会儿——

得啦，你总该还讲点礼貌吧，别来说什么你从没吃过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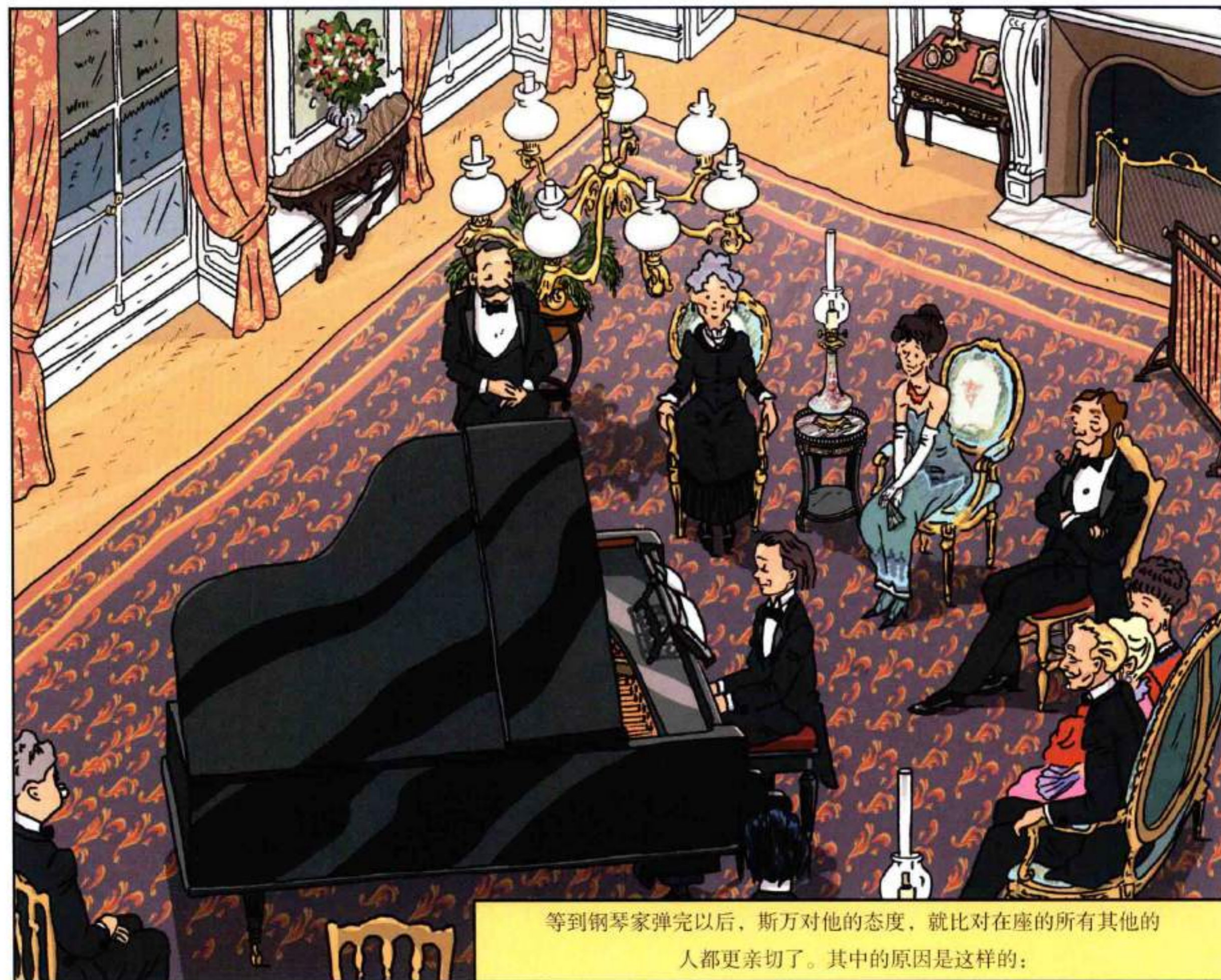
可我什么话也没说呀。得，大夫，我请您做个证人：我说过半句话了没有?



行啦，您待会儿再抚摩它们吧，现在人家要来抚摩您，

到您的耳朵里来抚摩您了；

我想您是会喜欢的；好，那位可爱的年轻人就要开始这么做了。



等到钢琴家弹完以后，斯万对他的态度，就比对在座的所有其他的人都更亲切了。其中的原因是这样的：



前一年，他在一次晚会上听到过一首钢琴和小提琴合奏的曲子。



起初，他欣赏到的只是两种乐器发出的富有质感的乐声。



然而到了某个时刻，他突然间像受了一种魔力的诱惑，尽力要想——他自己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把刚才的那个使他的心扉敞得更开的乐句或和弦记录下来。



也许这是因为他不知道这首让他感受到一种如此复杂印象的曲子，究竟是哪首曲子的缘故。



斯万体验到的那种美妙的感觉刚一消逝，他的记忆立即为他提供了一个副本，这个副本尽管是粗疏的、临时的，但它毕竟曾在乐段进行之际经他细细地寓目过，所以等到那个相同的印象蓦然重现时，它已经不再是难以觉察的了。



这一回，他清楚地辨认出了一个升起在声波之上，延续了一小会儿的乐句。  
这个乐句即刻使他感受到了精神上的愉悦，这是他在听到乐句之前，从来不曾想到过的，而此刻他却觉得唯有这个乐句，才能让他领略到这些愉悦；  
这个乐句使他体验到的是一种类似于陌生的爱情的感觉。



他渴望能第三次再见到它。  
它果然又出现了，

但并没有更明确地告诉他什么东西，  
甚至带来的愉悦也不如刚才强烈了。



可是，等回到家里，他却感到自己很需要它：

他就好比是这样一个人，在路上邂逅的一位姑娘刚使他对形象美有了新的概念，而且切身感受到这种美有一种更重要的价值。可是他没法知道，自己究竟能不能再见到他已经爱上，却连名字也说不上来的那位姑娘。

长久以来，他一直无意给自己的生活确定一个理想的目标，尽管他从没对自己明说，但他相信这种状态到死也不会改变。

然而，斯万在回忆所听见的那个乐句时，在为了寻觅那个乐句而请人弹奏的一些奏鸣曲里，找到了那些他曾经不再相信的东西，它们是无法看见的，但又是确实存在的。



他重又感受到了奉献出自己生命的那种愿望。



但是，由于没法知道听到的那首曲子是谁写的，他没能弄到它，到后来终于也就把它忘了。

他当然也有一些音乐家朋友，但是尽管这个乐句给他带来的那种无法言表的快感记忆犹新，它所描绘的情景也还历历在目，毕竟他已经没法把它唱给他们听了。

后来他也就不再去想到它了。



然而，年轻钢琴家在韦尔迪兰夫人的客厅里刚开始弹了几分钟，斯万就倏地瞥见他心爱的那个轻盈、芬芳的乐句，正在向他趋近过来，他认出了它，那么神秘，那么轻款，那么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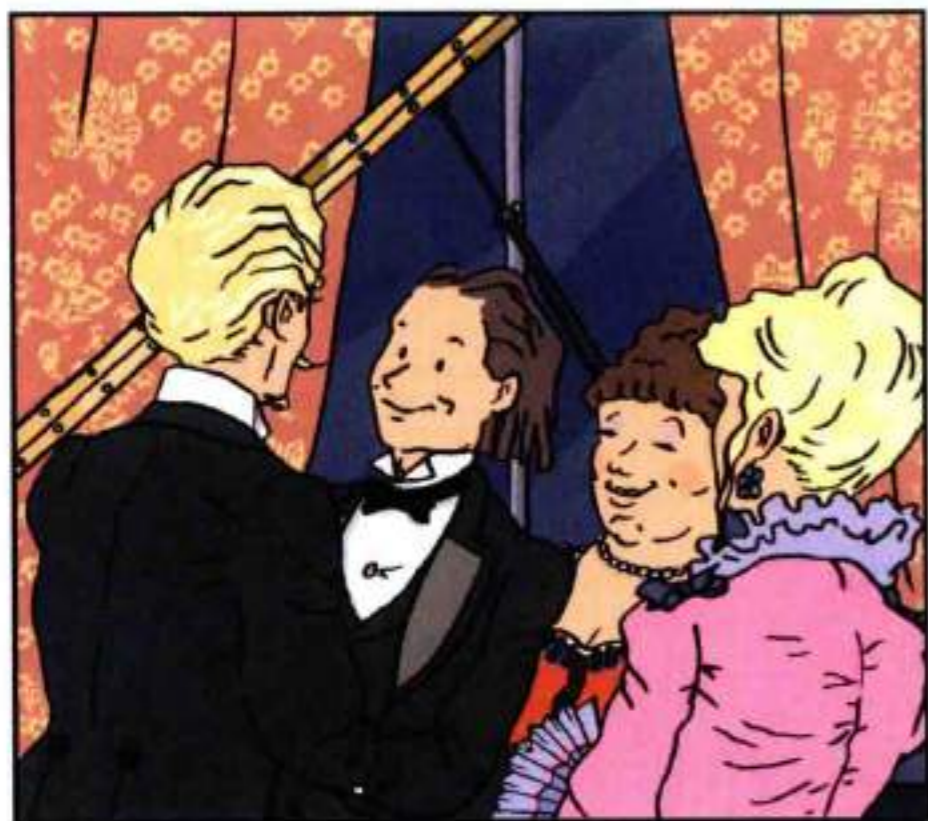
对斯万来说，这就好比在朋友的客厅里碰到了一个他在路上艳羡地见过，以为再也无缘重见的女子。



最后，这个乐句又在它一路洒下的芳香中间悄然而去，只剩下那抹笑容依然留在斯万的脸上。



但现在他可以打听他那位陌生女子的名字了（人家告诉他说，那是凡特伊的《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中的行板乐章）。



多么迷人啊！这个小家伙，他弹起这首奏鸣曲来，还真像那么回事哩，对不对？

我每次听的时候，总觉得是在听一支乐队演奏。甚至比乐队还棒，

音色更饱满。



哦，给他来杯橘子水吧，对他是该优待点嘛。

斯万告诉奥黛特，他有多么迷恋这个小小的乐句。

哎！看上去他在跟您说的事挺带劲儿呢，奥黛特。

没错，可带劲儿呢。

夫人，您对我

真是

太好了。

斯万对他心爱的乐句谈了一两点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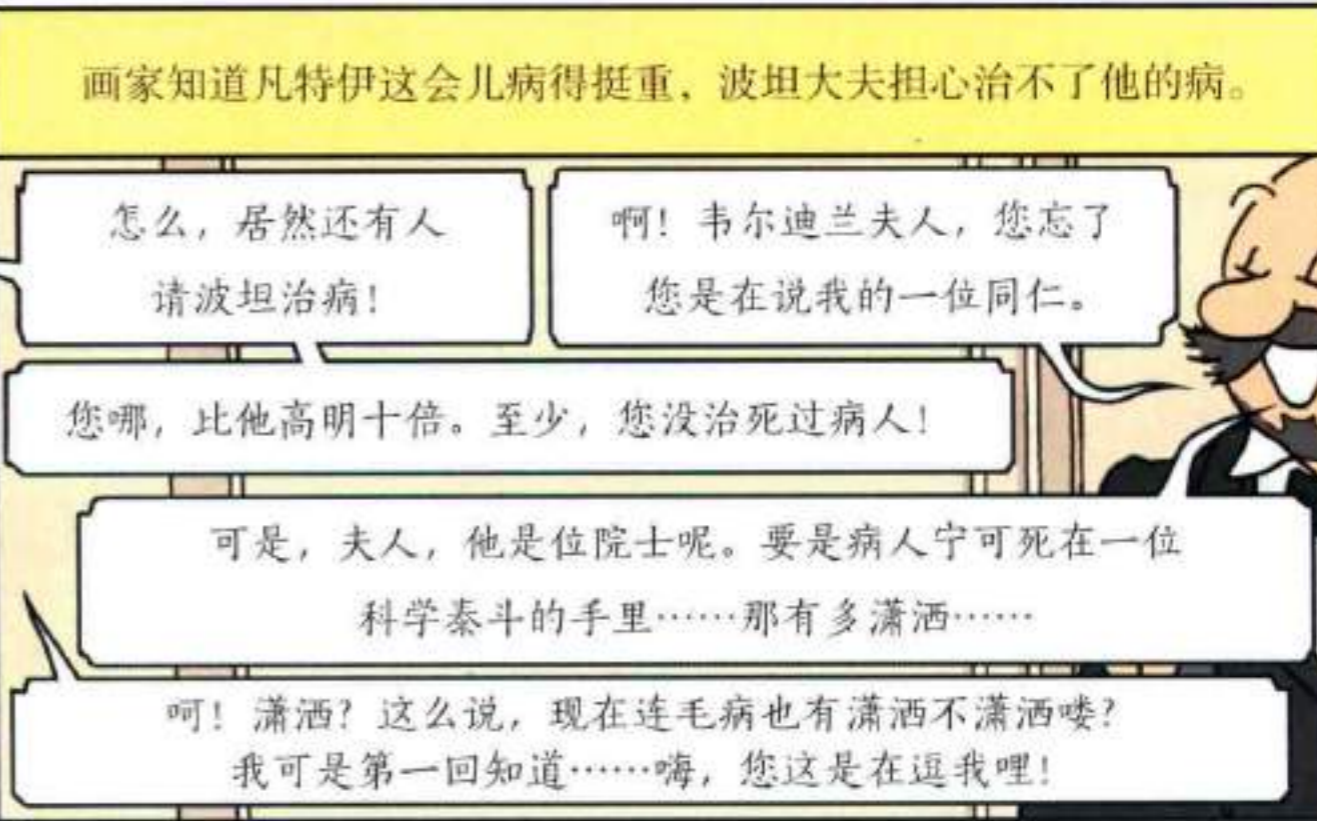


瞧，这多有趣，我可从没注意过这种事情；我这人呀，向来就不喜欢做什么事都一板三眼，……

……总想去钻牛角尖；

这儿也没人会浪费时间，去把一根头发掰成四瓣颠来倒去地看。

我们家不兴这一套。



我倒认识一个叫凡特伊的人。

没准儿就是他！

画家知道凡特伊这会儿病得挺重，波坦大夫担心治不了他的病。

怎么，居然还有人请波坦治病！

啊！韦尔迪兰夫人，您忘了您是在说我的一位同仁。

您哪，比他高明十倍。至少，您没治死过病人！

可是，夫人，他是位院士呢。要是病人宁可死在一位科学泰斗的手里……那有多潇洒……

呵！潇洒？这么说，现在连毛病也有潇洒不潇洒喽？我可是第一回知道……嗨，您这是在逗我哩！



大大出乎威尔迪兰夫人的意料之外，他从不临阵脱逃。



斯万平时绝口不提自己那些显赫的社交关系，只提到一些地位不太高，而且其中有些是他常在圣日耳曼区沙龙里安排他们结识政界人物的朋友：





然而共和国总统在他心目中的威望，毕竟不是斯万的谦虚或韦尔迪兰夫人的敌意所能抵消的。



他甚至还送过斯万先生一张牙科器械展览会的请柬。



至于韦尔迪兰先生，他注意到这一新发现，就是斯万有好些颇有权势的朋友，却一直没告诉他们，着实让他的妻子心里很不痛快。

要是没有安排外出活动，斯万就到韦尔迪兰夫妇府上来参加这个小团体的聚会，不过他总是吃好晚饭才来，尽管奥黛特一再恳求，但他几乎从不接受去吃晚饭的邀请。



可是斯万心想，要是让奥黛特知道他另有比陪她更有趣的事儿，那她对他的好感过不了多久，就会变成厌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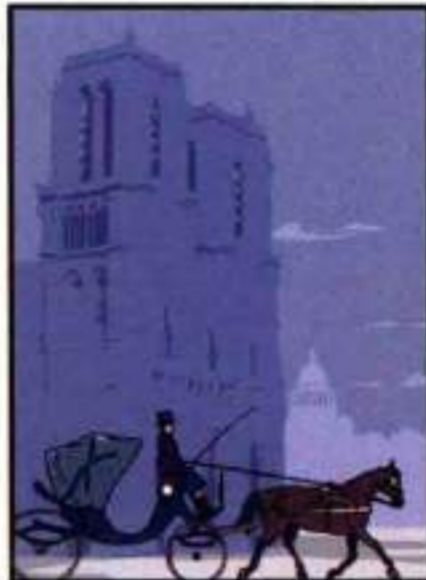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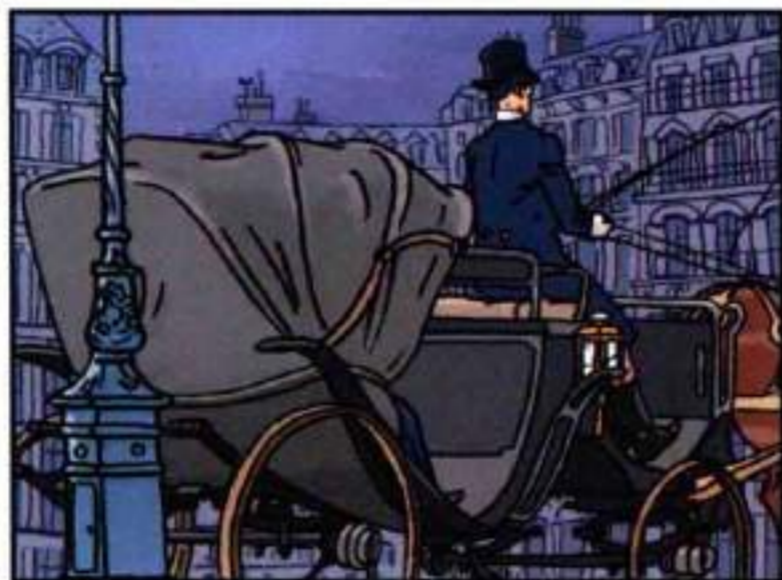
原来，当时他正对一个娇小的女工迷恋得很，这个小女工玫瑰花般清新、丰满的美丽，远非奥黛特所能相比，他宁愿跟她在一起共度黄昏，奥黛特反正待会儿还能见面。



他从来不肯让奥黛特接他去韦尔迪兰府上，也是同样的缘故。



这个娇小的女工总在他家附近的一个街角上等他，斯万的车夫雷米知道这地点……



他走进客厅，当韦尔迪兰夫人示意他坐在奥黛特身边的那个位子时，钢琴家为他俩弹起凡特伊奏鸣曲中的一个乐句，俨然这就是两人爱情的国歌。



那个小乐句出现了，带着舞蹈的节奏，田园的风味，时断时续，犹如一段小小的插曲，属于另外一个世界。

它以单纯质朴的、义无反顾的步履款款而行，始终带着那抹难以形容的笑容，沿途留下它优雅的情影；然而斯万现在从中体察到了幻想破灭的醒悟。对它自己引领你趋近的幸福，它似乎早已意识到了其中的虚幻。

但他并不在意，他把这个乐句看作



爱情的一种信物，一种纪念，

它甚至能让韦尔迪兰夫妇，让那位年轻钢琴家在想到奥黛特的同时，马上就想到他。



想到它自有一份含义，一种内在而恒定的美，却偏偏不为他们所知，他感到有几分遗憾。

他常常在去韦尔迪兰夫妇家之前，跟那个小女工一起待得太久了，所以钢琴家一弹完那个小乐句，斯万就发现差不多该是奥黛特回家的的时候了。



他送她回家，陪到她拉贝鲁兹街那座小宅邸门口。

他放弃了早些见到她，陪她去韦尔迪兰府邸这样一种在他并非那么必要的乐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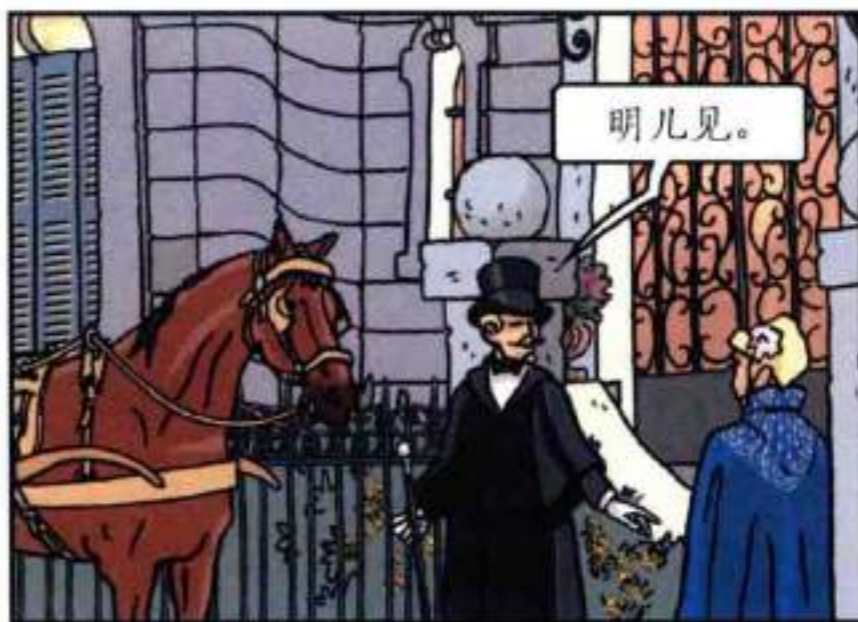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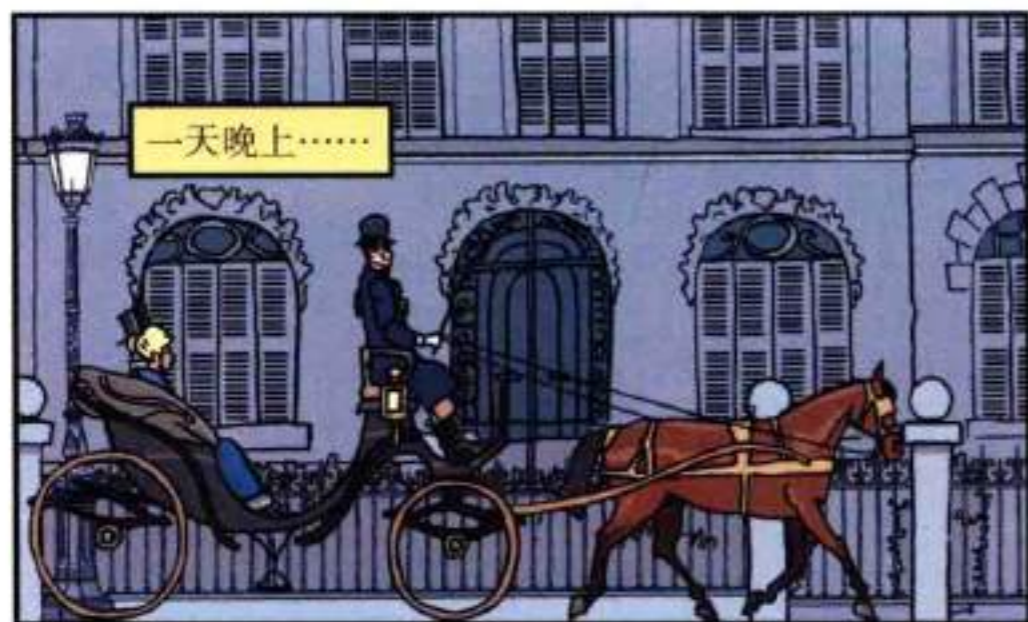


以便获得送她回家这个让她颇为领情的权利，因为这样一来，他离开她以后，

就不会感觉到有谁置身于他俩之间，



妨碍她仍然和他在一起。



过了几天，花枯萎了，他把它珍藏在书桌里。





可是他从来不送她进屋。只有两次是在下午，  
他进去参加了她的重要活动：“喝午茶”。



她觉得这些中国小摆设模样都“挺逗人喜欢的”，  
而兰花，尤其是卡特利兰<sup>49</sup>，  
也同样如此……

瞧这一朵，  
就像是从我大衣  
里子剪下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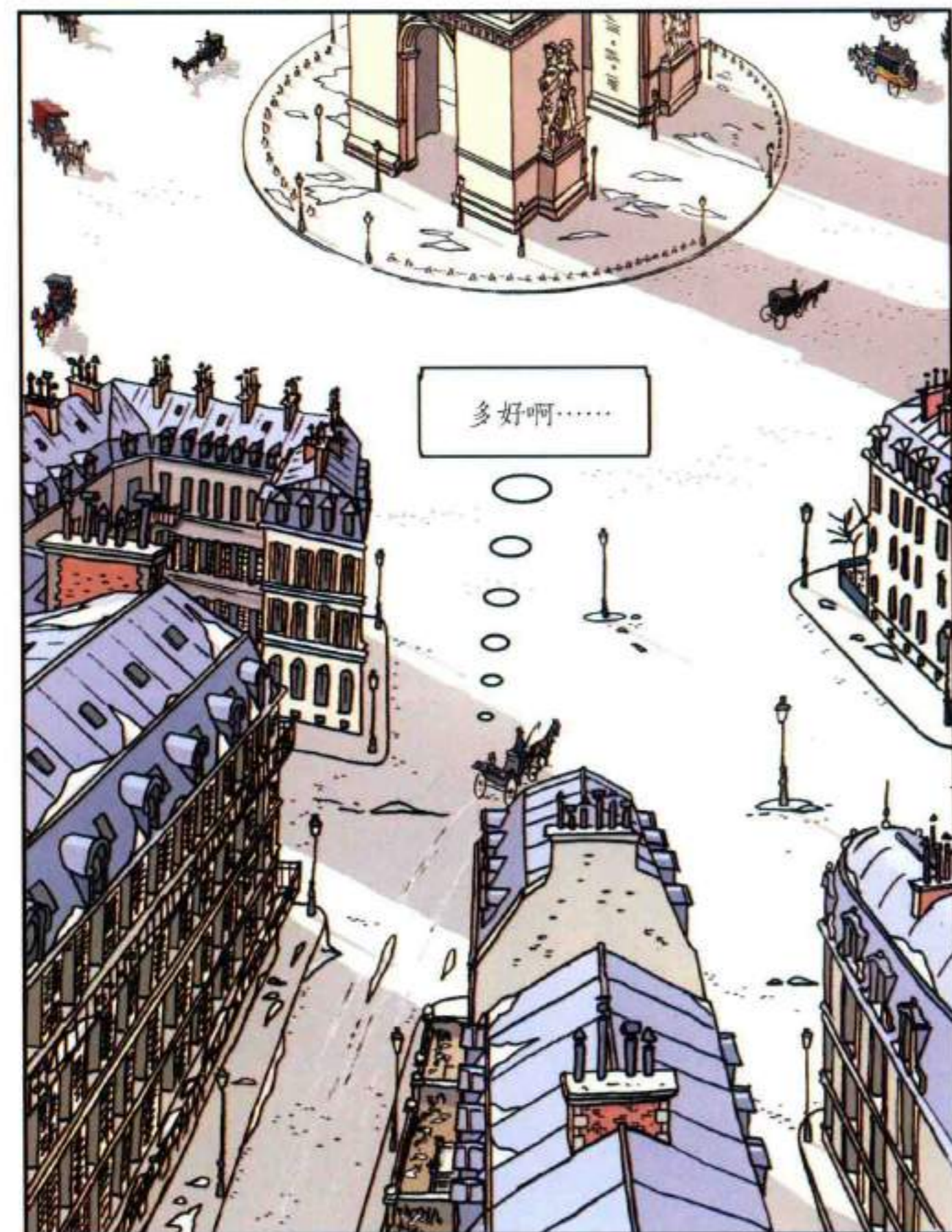




跟如此这般的装模作样恰成对比的，是她对某些神灵的满腔虔诚，其中尤以对拉盖<sup>50</sup>的圣母最为诚笃，当年她住在尼斯<sup>51</sup>的那会儿，这位圣母为她治愈了一种不治之症，从此她胸前总佩着一块金牌，



诚然，这茶在斯万眼里，正如在她眼里一样，是弥足珍贵的，而爱情确实也需要在与之相伴的种种乐趣之中证实自己的存在，保证自己的绵延，所以他七点钟跟她分手回家去换晚礼服的时候……



一小时后，斯万收到奥黛特的一张便笺。他把烟盒忘在她家了。



他对她的第二次拜访，也许更为重要。他给她带去一幅她想看的版画。

她稍稍有些不舒服。



她的这种神态，让斯万看得怦然心动，觉得她跟圣经人物叶忒罗的女儿西坡拉的脸容很相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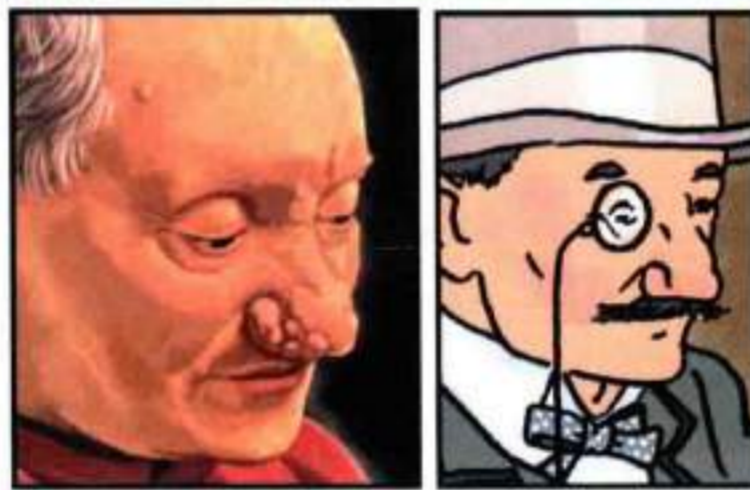
西斯廷小教堂的一幅壁画上画着她。

斯万向来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喜欢在大师的画作里找到那些我们所认识的脸的个性化特征：于是，在洛雷当总督的胸像<sup>52</sup>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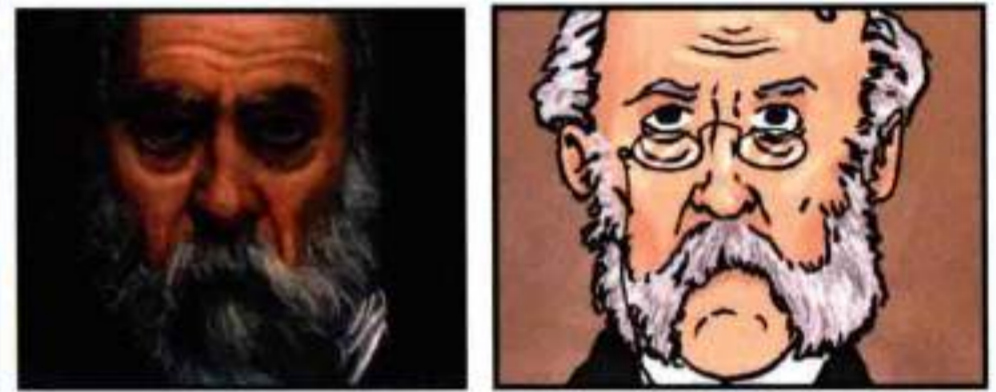
整张脸都跟他的车夫雷米像得不能再像；



在吉兰达约<sup>53</sup>的一幅油画里，有德·帕朗西先生的鼻子；



在丁托列托<sup>54</sup>的一幅肖像画上……有德·布尔邦大夫脸上伸进腮帮子的髯须、塌鼻梁和咄咄逼人的目光。



当他这会儿发现奥黛特与桑德罗·迪·马利亚诺（后来大家都喜欢用他更为人们熟知的绰号博蒂切利<sup>55</sup>称呼他）所画的西坡拉相像时，从中获得的愉悦感就更为强烈，而且将在他身上持续一段时日。

斯万责怪自己，对一个在伟大的桑德罗眼中那么可爱的女人，怎么居然看不出她的真正价值。



他忘了，他的生理欲望恰好是跟他的审美趣味背道而驰的，所以奥黛特并不因此就成为满足他的这种欲望的女人。



他正为自己几个月来只知道去看奥黛特感到自责之时，



心里有了这么个想法，就是在价值无可估量的杰作上，哪怕花费再多的时间，也是无可非议的，



每当他凝神注视这幅杰作时，他不是抱着艺术家谦逊、超脱、磊落无私的胸襟，就是怀着收藏家自得、自私、耽于声色的情味。

……把西坡拉的画片移向身边，他只觉得是把奥黛特搂在了胸前。

这个社交团体，这个“小圈子”的正常运转，自然而然就为斯万提供了跟奥黛特天天约会的机会，而且让他可以装出懒得见她，甚至就此不想再见到她的种种样子，这样做在他并无多少风险，

因为到了晚上他总要



见到她并送她回家。

但有一回，他带着那个小女工一直逛到了布洛涅树林，



有意拖延去韦尔迪兰府的时间，

结果他到得实在太晚，奥黛特以为他不会再来，已经先走了。



斯万感到心里一阵揪紧；他害怕失去这份他第一回意识到它的分量的乐趣，而过去他是一直以为这样的乐趣是什么时候想要就能要的。

你瞧见没有，他一见她不在，脸色都变了。  
我看他是不高兴喽！

谁脸色变了？

斯万先生来过？

哦，就来了一会儿。刚才我们瞧见的斯万先生可激动，可神经质呢。您明白吗，奥黛特走了。

您的意思是说，她已经对他情有独钟，

芳心暗许了？

哪儿的话，压根儿就没事，有句话可就咱们说说，我觉得她全都错了，做起事来像个小傻瓜，实在笨透了。

慢着，慢着，你说什么来着，没事？咱们又没看见，怎么知道有事没事呢？

要真有事，她会跟我说的。我可告诉你们，她对我是事无巨细都不隐瞒的！

她现在正好身边没人，我就对她说，她应该跟他睡觉。

可她说他在她面前总是很腼腆，结果弄得她也不好意思起来了，

她还说，她不想以这种方式来爱他，说他是理想中的人……

他绝对就是她该要的人。

你这话，恕我不敢苟同，这位先生我瞧着可不太顺眼；我觉得他在摆谱。

我想这位先生也不会认为她“玉洁冰清”的。不过说到底，旁人也没法说什么，既然看上去他挺欣赏她。

我不知道那天晚上你有没有听见他对她大谈其凡特伊的奏鸣曲；

我真心实意喜欢奥黛特，不过要说跟她讨论美学理论，那你自己非是个大傻瓜不可！

嘿，请别说奥黛特的坏话。她挺可爱。

可这并不影响她的可爱呀；我们没在说她的坏话，而只是说，她既不是一个玉洁冰清的女人，也不是一个聪明人。

再说，她是不是玉洁冰清，那有什么关系呢？真要是玉洁冰清，说不定倒没有这么可爱了，这谁知道呢？



这是怎么回事？如此这般的激动不安，居然为的就是要到明天才能见到奥黛特，而一小时前，在掉头回韦尔迪兰府的时候，这正是他所期盼的事呀！

他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把他带往普雷沃咖啡馆的仍是这一辆马车，而车中的他已不复是那时的他，他不是单独的他，一个全新的他与他同在，附丽于他，与他混合在一起，

这一全新的他，他也许再也无法摆脱，也许永远都得小心谨慎地与之周旋，犹如对待一个主人或一场疾病。



然而，自从他感到有一个全新的人降临于他的那一刻起，他的生活仿佛就显得更有意思了。

她不在普雷沃咖啡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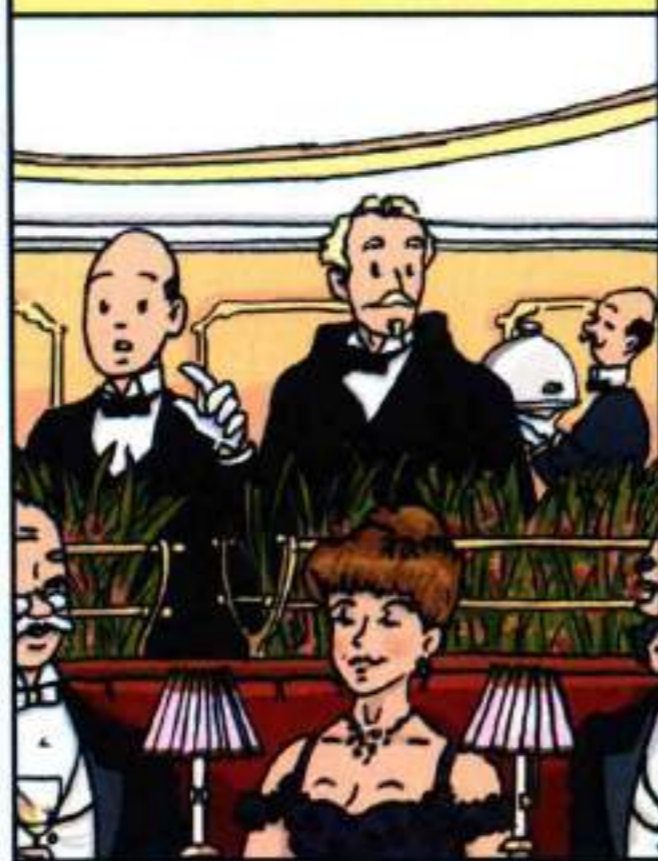
他决定沿各条林荫道一家一家咖啡馆、餐馆去找。



为省时间，



他去这几家的同时，



让车夫雷米去那几家，



然后他——如果没找到她——到事先说定的地点去等雷米。

可是雷米回来对他说，  
哪儿都找不到她。



我想先生只好  
回家了。

那怎么行？我们非得找到这位夫人不可；  
这是最要紧的事情。



她见不到我，一定会有说不出的烦恼，  
出了这样的事，她会觉得很委屈的。

我可看不出这位夫人有什么  
好委屈的，是她没等先生就先走了，



是她说好上普雷沃咖啡馆，  
结果没去的。

斯万忐忑不安地从行人黑黢黢的身影边上擦过，  
犹如在冥界的鬼魂当中寻找欧律狄刻。



在萌生爱情的所有缘由中，我们有时曾体验到的那股激动不安的情绪，无疑是最有效的一种。我们在怀有这种情绪时一旦喜欢上某人，那么事情就定了，我们爱的就是他或她。这时一种以他或她本身为对象的急不可耐的需要，一种无法得到满足的荒谬的需要——占有对方的失去理智的、令人痛苦的需要——会突然在我们身上取代对他或她的可爱之处所带来的乐趣的寻觅。

斯万吩咐驱车去还没关门的那几家餐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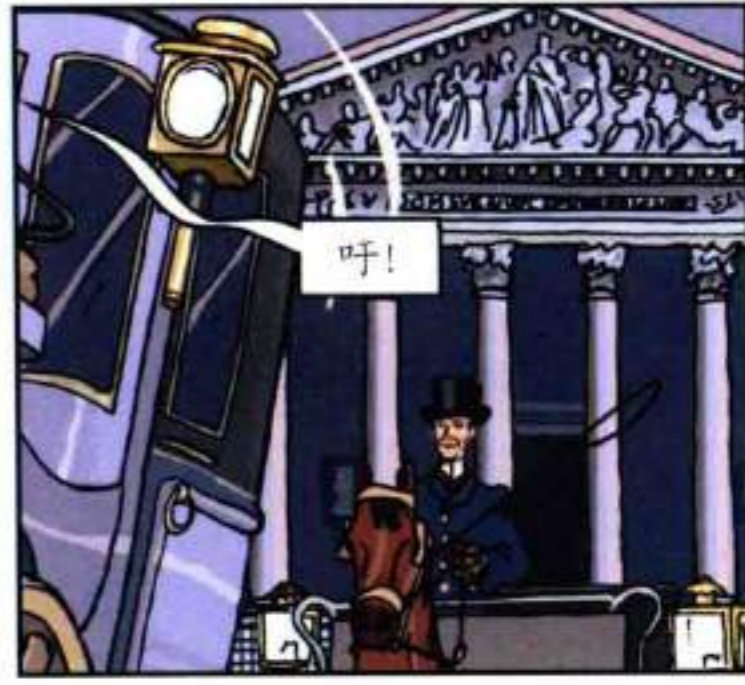
现在他不再掩饰内心的激动不安，不再讳言这次相遇在他有多么重要，他许诺雷米事成后重重有赏。



是奥黛特!

她后来向他解释说，她在普雷沃咖啡馆没找到位子，就去金色餐厅<sup>56</sup>吃夜宵去了，他准是没看见她，这会儿她正要回到她的马车那儿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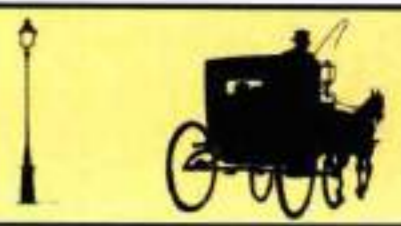


她似乎要使足劲儿才能不让自己的脸往下沉，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把这张脸吸向斯万，这样的姿势，在她想必是一种习惯姿势，她知道这种姿势此刻很合适。

而在她不由自主似的听任自己的脸往下沉的当口，斯万托住了她的脸。他想让自己的思绪有时间跟上，认出这就是在脑海中萦绕已久的梦想。



也许，斯万是要向奥黛特这张他还没占有、甚至还没吻过的脸最后再好好看上一眼，就像你在即将离开一个地方、再也不会回来的那会儿，想把这儿的景色好好看上一眼，永远记在心头一样。



可是他在地面前总是那么腼腆，在这个终于占有了她的夜晚以后，他用来用去仍是同一个借口。

要是她胸口插着卡特利兰：

真遗憾，

今晚这些卡特利兰不像那晚那么歪了，用不着重新摆一下；

不过这一朵好像不很正。

我可以闻闻它们是不是比别的兰花香些吗？

或者，要是她没插兰花：

喔！今晚没有卡特利兰，

我可摆弄不成喽。

直到很久以后，摆弄卡特利兰此调早已不弹，“理一下卡特利兰”的隐语却俨然还是他俩常用的一个简捷的说法，每当想指占有肉体——其实一个人并不见得就此占有任何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会脱口而出这么说，这个说法成了两人用以纪念那一已被遗忘的做法的隐喻。

现在，每晚他从她家里出来时，

人家怎么看，

关我什么事？

逢到他不来韦尔迪兰府上（自从在别处也能见到她以后，有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逢到他愈来愈难得地去上层社交圈的晚上，她就请他在回家前，不管时间有多晚，先上她那儿去。有时他来得晚了，奥黛特已经打发仆人去睡了，那他在拉小花园的门铃前，总要先到街上去一下，相互毗邻的房子临街的窗户都是相似的，而此刻都黑黢黢的，唯有她在底楼的房间亮着灯。



她听到声音，

就到房间另一头去等他。



他请她弹奏……

就请弹凡特伊奏鸣曲里我们的小乐句吧。

……虽然奥黛特弹得很差。

他让奥黛特十遍、二十遍地反复弹奏这个乐句，同时又要她不停地吻他。

吻我……吻我……

你得拿定个主意，到底是要我弹下去呢，还是要我吻你？

一个吻唤起另一个吻。



呵！在刚坠入情网的时候，吻来得那么自然！

他都在晚上去她家，对她白天是怎么过的并不了解，



对她的从前也一无所知，甚至

连一丁点儿的初始信息也不掌握，



通常我们靠着这种初始信息来想象自己还有些什么东西不知道，从而想方设法去了解它们。



他有几次暗笑着回想起几年前，

有人跟他说起过一个女人，那肯定就是她，那人说她是妓女、交际花，在斯万眼里，这样的女人就是十足十足的坏女人，他对这类女人的想象，来自某些小说家的描写。现在他觉得奥黛特不是这样的女人，她善良、天真，迷恋完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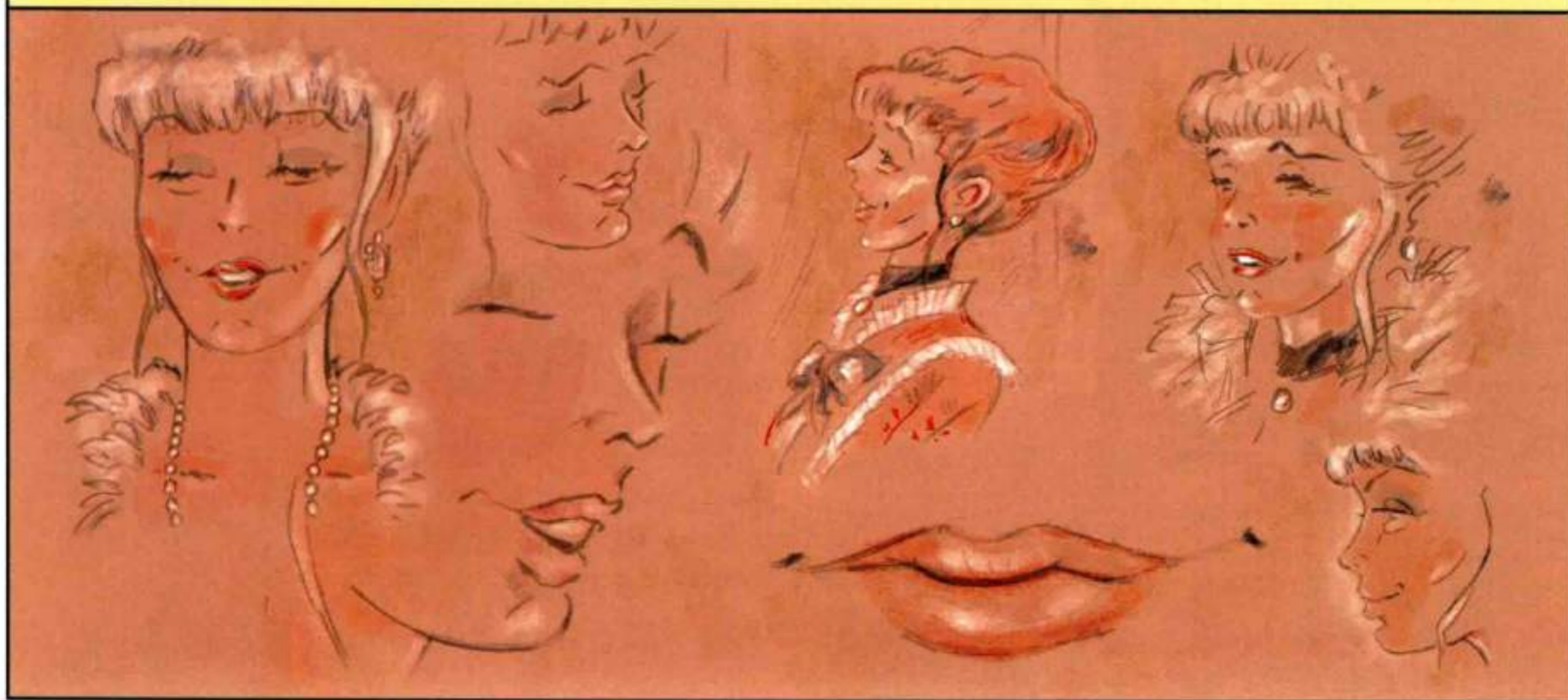
……几乎没法让她憋住不说真话。



有时候，不过很难得，她在下午来他家。



奥黛特在其他时间的生活，他正因为不了解，就觉得那中性的灰色调的背景挺像华托的那些习作，淡黄色画纸上的每个部位，沿着每个角度，随处可见用三种色笔描绘的无数个笑容。



但有一次，一个朋友对斯万描述当天上午他怎么在阿巴蒂齐街瞧见奥黛特走着去“访客”，身穿鞣皮外衣……



这番简单的描述，却弄得斯万心神不宁，因为它让他蓦然警觉到，奥黛特自有一种并不全然属于他的生活；

斯万不再在音乐上，正如在文学上一样，去矫正她糟糕的趣味。他清楚地意识到她并不聪明。



……代尔夫特的这位弗美尔，他有没有为女人而心碎过，有没有被哪个女人激发起灵感过？

我看，诗歌呀，就是要写得真，诗人写的就应该是他心里想的，那才是最美的诗。可是往往啊，就数这些人私心最重。

我就知道一件事，我有个女友爱上了一个诗人，他在诗里写的尽是一些爱情啊，天空啊，星星啊。哎！她可就着了他的道儿喽！

他花掉了她三万多法郎。



倘若斯万想要教她什么叫艺术的美，怎样欣赏诗歌和绘画，才讲一会儿，她就不听了。

让她赞叹的是斯万对金钱那么漠视，对每个人都那么彬彬有礼，以及他举止的优雅。



斯万身上让奥黛特敬重的，也只是他在社交界的地位，不过她并不希望他设法把她引荐给社交界。也许她害怕一谈到她，人家就会说些她不愿意让人知道的事情。



斯万单凭在报上看一眼有哪些人出席某个晚宴，马上就能说出这个晚宴品位如何，正如一个有文学修养的人，只消看上某人写的一个句子，就能准确地判断此人文学格调的高下。但是奥黛特属于不具有这些观念的那种人。

奥黛特说起某人：

他去的都是有品味的地方。

你指的是哪些地方？

自然就是有品味的地方啰！哦，以你的年龄，也该懂什么叫有品味的地方了，你让我怎么对你说才好呢？

比方说吧，每个星期天早晨的皇后林荫道，

……五点钟的布洛涅森林湖畔，星期四的伊甸园剧院，

星期五的赛马场，还有那些舞会……

什么舞会呢？

巴黎的那些舞会呗，我说的当然是有品味的舞会。

哎，你知道在证券经纪所的那个埃班热吧？对，你应该知道的，他在巴黎挺出名的，这个金头发大高个的年轻人打扮得可时髦呢。有天晚上他举办舞会，巴黎的时髦人物全都在那儿。

我多想也能去啊！

可是斯万不想去纠正她的品位概念了；他心想，自己的概念也未必更正确，跟她的一样傻，毫无重要性可言。

她不懂斯万何以会住在奥尔良沿河街的那座宅邸里，她觉得这房子配不上他的身份，但不敢跟他直说。



没错，她曾经声称自己爱好“古董”。

我最喜欢整天泡在那些“小玩意儿”上，去淘“旧货”，

去觅“有年头的”东西。

她有一次对斯万说起，一位女友请她去作客。

整座屋子都是“那个年头”的味儿。

哪个年头？

想了好半天：



“中世纪风味”呗。

其实她的意思是有许多木结构。

他批评奥黛特的女友所热衷的是仿古风格：



你总不见得想叫她也像你一样，住在破家具和旧地毯中间吧。

在她身上，布尔乔亚顾忌舆论的本色和交际花附庸风雅的趣味相比，毕竟前者占了上风。

斯万视力稍有不佳：



没得说的，戴上这个就有风度多了！你看上去整个儿就是个绅士。

就缺个爵位！

斯万喜欢奥黛特这样，好比假定他爱上了一个布列塔尼姑娘，他就会兴致盎然地看她戴着头饰，听她说她信鬼。

就如所有围绕着奥黛特、在某种意义上使斯万得以看到她的东西一样，他喜欢韦尔迪兰府上的社交圈，试图把一切都归功于它。

这才叫真正的生活呢！这儿的人比社交场上的那些人聪明得多，艺术修养高得多！

瞧人家韦尔迪兰夫人，尽管她的小小的夸张显得有点可笑，可她对绘画、音乐的爱那么真挚！

和戈达尔交谈，也许我并不能指望听到才智过人的妙语，可是尽管他喜欢做些无聊的文字游戏，和他谈话还是极为愉快的。

至于那位画家，当他有意要作出惊人之举时，那副自命不凡的样子是叫人有点讨厌，但他毕竟是我见过的最有才气的一位艺术家。

有时，韦尔迪兰夫人对斯万的照拂本身就让他感到幸福。

奥黛特，您送斯万先生回去，是吗？

他声称，韦尔迪兰夫人是位伟大的女性。

……我觉得韦尔迪兰夫妇胜过他们一百倍。

他俩都是高尚的人，说到底，世上最要紧的鉴别标准就是看一个人是不是高尚。

他或许心里也明白，他还认识一些别的心地高尚的人。不过，这些人不认识奥黛特。

然而，韦尔迪兰先生说过他总觉着斯万看不顺眼，他说这话，不仅表达了他的想法，而且说中了他妻子的心思。

即便他和那些讨厌家伙常有往来，他们也是可以原谅的，只要他像像样样地当着所有信徒的面，同意就此跟他们一刀两断。可是他们心里明白，他是绝对不会就范的。

就这样，在整座韦尔迪兰殿堂里，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斯万一样爱他们，或者说自己相信爱他们的信徒了。

和他们应奥黛特的要求而邀请的一位“新来的”相比，两人真有天壤之别。他就是德·福什维尔伯爵！

当然喽，福什维尔的赶时髦显得有些粗俗，和斯万全然不同；而且，他绝对不会像斯万这样，把韦尔迪兰府上的沙龙置于一切别的沙龙之上。

他竟然是萨尼埃特的连襟，这使众信徒大吃一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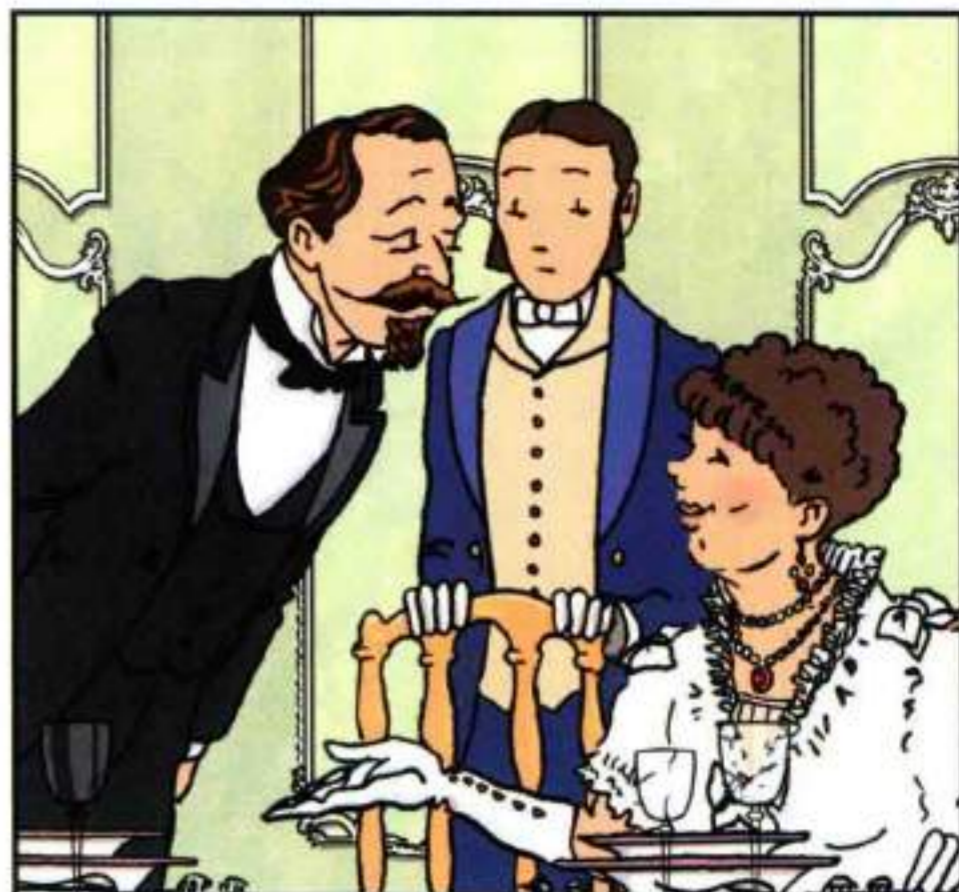
然而，斯万由于天生敏感而正直，所以在韦尔迪兰夫人发起对他的熟人的无端指责时不会随声附和，福什维尔可不管这一套。

福什维尔光临韦尔迪兰府上的第一次晚宴，他的性格魅力就大放异彩，而斯万的地位则一落千丈。

在这次晚宴上，除了那些常客外，还有一位巴黎大学的教授布里肖先生，他是在温泉结识韦尔迪兰夫妇的。



他装出一副在韦尔迪兰夫人府上搜集可资对照的实例，为在课堂上讲授哲学和历史作准备的样子。



这条白长裙别致得很。



白？布朗什·德·卡斯蒂利亚<sup>57</sup>？



您对这样一位医学专家作何感想？

跟他简直没法严肃地谈两分钟话。



敢情您在医院里对病人也这么说话？



这样好呀，没人会整天闷得慌了。我看我得申请住到你们医院去。



我想刚才是听到了大夫说起，恕我措辞不雅，那个老泼妇布朗什·德·卡斯蒂利亚<sup>58</sup>。

是这样吗，夫人？



天哪，夫人，我可没想吓着晚宴的贵宾，此刻很可能有他们在座……而且我承认，我们这个不可言喻的雅典——喔，多像雅典啊！——这个雅典共和国不妨把巴黎警察局长第一人的美名加在卡佩家族这个信奉蒙昧主义的女人头上。

哦……  
哦……  
哦……

是这样，亲爱的女主人，错不了，就是这样。



《圣德尼编年史》的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的，其中对这一点记载得很清楚。

任谁和她在一起，都得挨她训斥。



布里肖开的玩笑在斯万听来，只觉得是在卖弄学问，既庸俗又粗鄙，简直令人作呕。最后，终于让他失却平素的宽容气度的，也许还是韦尔迪兰夫人对福什维尔的那股亲热劲儿，奥黛特这晚上不知哪儿来的怪念头，居然把这个福什维尔给带来了过来。







比施先生，既然您已经去看过画展，我想请您坦率地告诉我，在这些遗作中，除了先前作品中那种令人叹服的娴熟技巧之外，是否确实还有些别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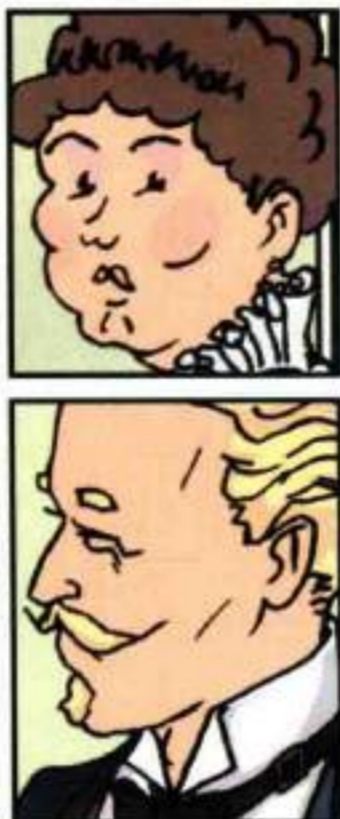
仅就这一点而言，他的确很了不起，不过恐怕并不如有些人说的那么“高雅”吧。



高雅……高雅得开风气之先喽！



您看我说得没错吧，和他在一起就没法说正经事儿，他会在您毫无准备的当口，冷不丁给您来开个玩笑。



那位画家，要是单独和他在一起的话，本来大概会用一种斯万感兴趣的方式回答的，这会儿却宁可说个段子来博得宾客们的赞许。

我走近过去，想看看那是怎么画的，我把整张脸都凑在了画布上。

嘿！真是绝了！你压根儿就没法说出究竟用的是什么东西，是胶水、红宝石、



肥皂、

青铜、



阳光还是屁屁！

……添一作十二喽！



瞧上去就像什么也没用，就跟你没法参透《夜巡》或《女施主》<sup>(6)</sup>的奥妙一样。至于手法，简直比伦勃朗和哈尔斯还棒。

哦！……

我敢发誓，那里面什么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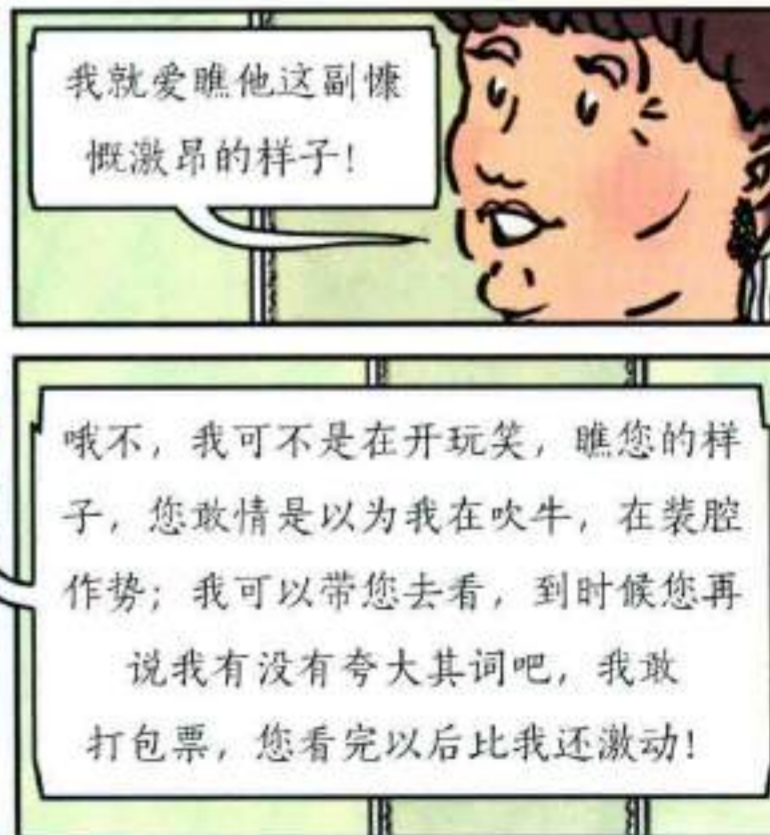
它闻上去挺有味儿，能叫你上头，能叫你屏息，能叫你心痒痒的，可你就是不能猜透它是怎么画的，

那是耍花招，是使巫术，是奇迹；

那是瞒天过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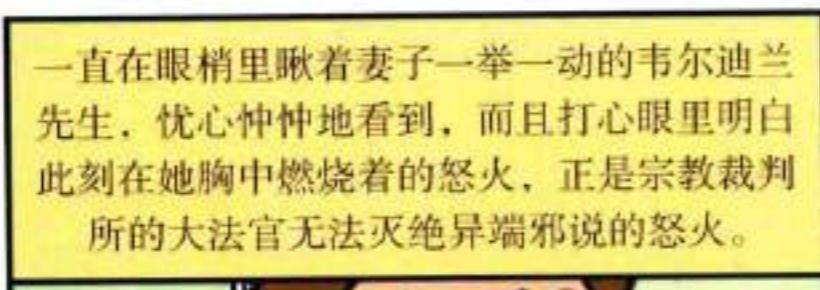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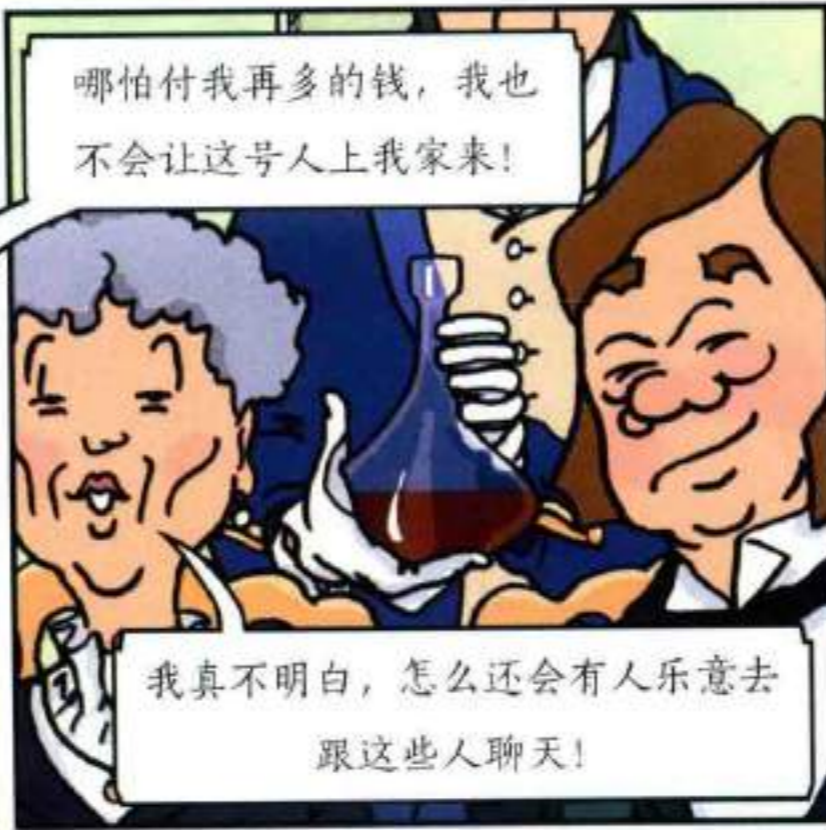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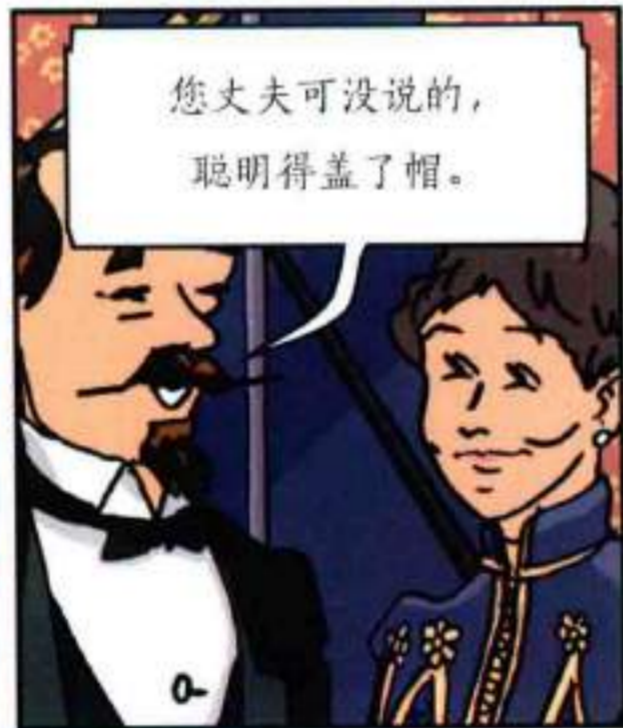
可那货色真叫地道！



我就爱瞧他这副慷慨激昂的样子！

哦不，我可不是在开玩笑，瞧您的样子，您敢情是以为我在吹牛，在装腔作势；我可以带您去看，到时候您再说我有没有夸大其词吧，我敢打包票，您看完以后比我还激动！





大家都走得很晚。

刚才这儿有一位无与伦比的布里肖先生，那才叫雄辩呢！可惜他走了。您说是吗，斯万先生？

我想您这也是第一次碰到他吧。咱们的布里肖真是太可爱了，您同意吗？

不同意？您对他不感兴趣？

哪儿的话，夫人，很感兴趣，我不胜荣幸之至。

在我看来，他也许有点专断，有点自鸣得意。我希望看到他偶尔有点犹豫，而且性子温和一些，不过我感到他知识很渊博，为人也很正直。

韦尔迪兰夫人兴致像今晚这么高，可真是难得见到。

这个韦尔迪兰夫人到底是什么路数？味儿有点可疑。

您来吗，奥黛特？

我也进去？

当然啰。

咱们说拉特雷穆依尔夫人的那会儿，你留心到了斯万的满脸傻笑吗？

照斯万的说法，“那位公爵夫人”。

我告诉你吧，我觉得他傻透了。

他这人不爽气，老是假惺惺的，说话模棱两可。他总想不得罪人两面讨好。福什维尔就跟他完全不一样！看来，奥黛特也更喜欢这位福什维尔，好眼光哪。

她注意到斯万和福什维尔提到那位夫人时，好几次前面都没加上那个“德”。

尽管斯万总想让我们相信他是场面上的脚色，摆出一副捍卫公爵夫人的架势，可再怎么讲，人家才是有采色的德·福什维尔伯爵呢。

我告诉你吧，他这是熬不住了，才冲着布里肖说了些既刻毒又可笑的话来含沙射影。可不是，他想借此来损咱们，来搅咱们晚餐的局。

我对你说过嘛，这家伙一事无成，又是个爱眼红的小人，看见人家比他强就心怀妒意。

我嗅得出味儿，这臭小子一出大门就会瞎嚼舌头。

其实，信徒中再没有比斯万更不心怀恶意的人了；不过其他那些人都会用貌似动情、诚恳的做派，为自己说的谰言秽语润色一番。

斯万对自己在韦尔迪兰府上面临的灾祸还毫无觉察，即使看见他们有荒唐可笑之处，也总是出于眷眷爱心而不以为意。

每逢他没打算上韦尔迪兰府邸，也不准备到布洛涅树林、尤其是圣克卢<sup>63</sup>某个他俩喜欢的有露天餐座的餐馆去和奥黛特相会的夜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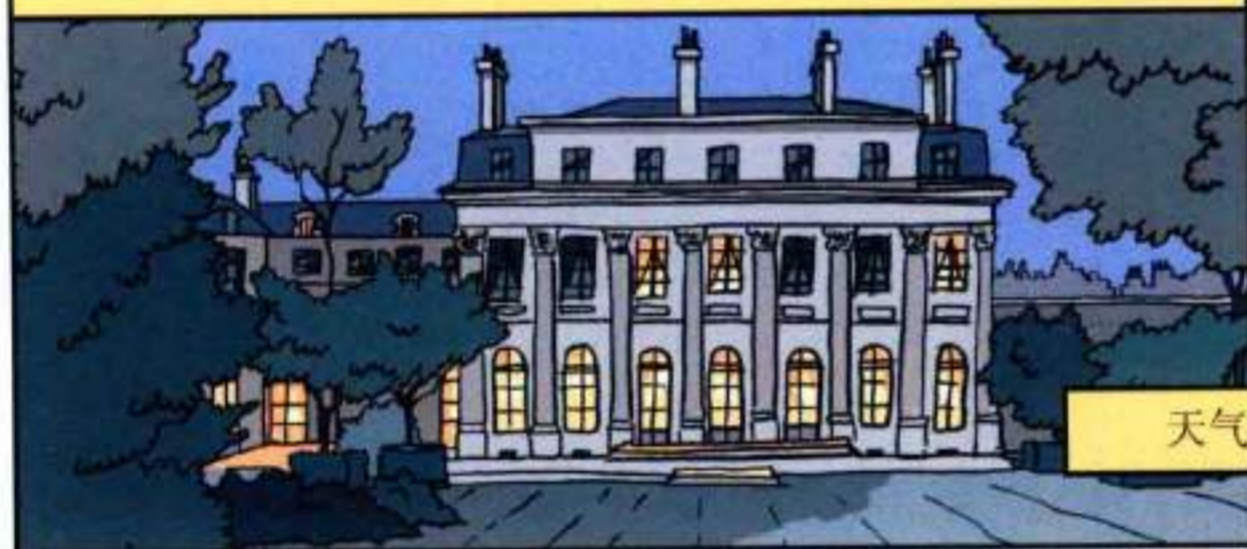


他就上他以前是常客的某个高雅的宅邸去用晚餐。



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奥黛特把福什维尔引荐给韦尔迪兰夫妇以来，斯万感到有些忧伤和郁闷，很想到乡间去休息一下。可是只要奥黛特在巴黎，他就鼓不起勇气离开巴黎一天。

眼前不断浮现的，是他在贡布雷附近的那座大花园。



吃好晚餐，他往往马上告辞。有一次，在用餐时间很迟的德·洛姆亲王夫人府上，

斯万在上咖啡前就离席，赶到布洛涅树林去和韦尔迪兰夫妇会合：

说真的，斯万要是再大个三十岁，膀胱又有病的话，溜得这么快倒还情有可原。



可现在他明摆着是不把大家放在眼里嘛。



斯万心想，他没法到贡布雷去领略春天的魅力，至少总还能在天鹅岛<sup>64</sup>或圣克卢欣赏一番。

有天晚上……



我知道，已经很晚了，真抱歉没能早点来。



可不是，都过十一点啦。

天气太不好了，我觉得头疼得厉害。



我恐怕只能陪你半个钟头，到午夜就得打发你走了。



而过了没一会儿：

我倦了，要去睡觉了。

怎么，今晚不理一下卡特利兰？我挺想要一朵漂亮的小花儿……



不，亲爱的，今晚不弄卡特利兰，你不是知道我不舒服吗！

也许弄一下会好些呢，不过好吧，我听你的。



你出去时，请把灯给关了。





他突然转过一个念头，觉着今晚说不定奥黛特在等一个人呢，她的疲倦是装出来的，要他关灯是让他相信她就要睡了，而等他一走，她马上去开灯，让那个要在她身旁过夜的男人进来。



离开她家大概有一个半小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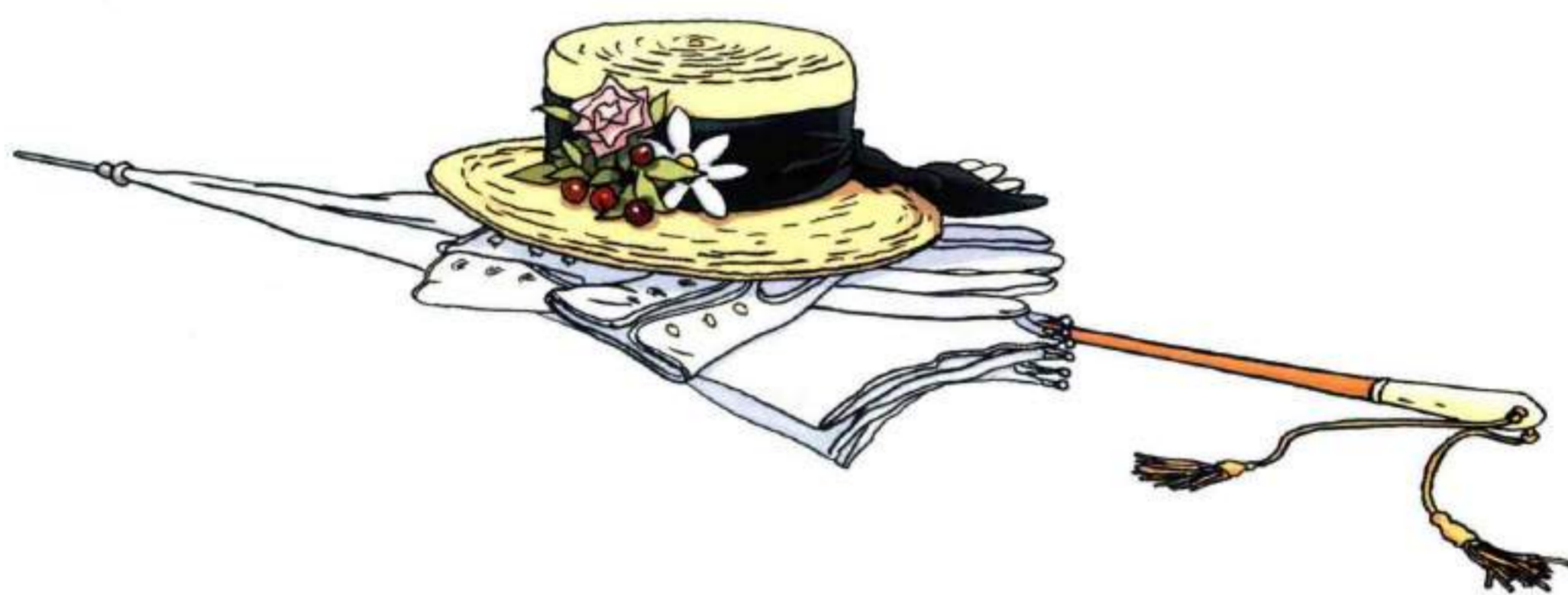




## 第三部 斯万的爱情 II

Troisième Partie

Un Amour de Swann Vol. 2



房间里的灯还亮着。曾经有过多少个夜晚呵，他望见这灯光就充满欣喜，觉得它在对他说：“她在这儿等你呢。”



而现在，它使他感到痛苦不堪地对他说：“她在这儿，和她等的那个人在一起呢。”



他想知道那人是谁。

## 第三部 斯万的爱情 II

Troisième Partie

Un Amour de Swann Vol. 2



他什么也看不见，



只听到在深夜的寂静中有两个人轻轻的说话声。

这灯光和低语声使他感到痛苦，让他知道在他离去后才来的那个人在场，让他明白奥黛特的虚情假意，以及她此刻和那人在一起两人有多快活。

然而他还是庆幸自己来了：  
曾经折磨得他非从家里出来不可的那种痛苦，在失却暧昧意味的同时，也失却了它的酷烈。



他随时可以进去，或者去敲百叶窗，就像他平时来晚了常做的那样。

这样起码好让奥黛特明白他已经知道了，他看见了灯光，听见了声音，而且他，刚才还被他们耻笑蒙在鼓里的他，



现在眼看着他们着了他们的道儿，只以为他还离得远远的，其实他这就要去敲百叶窗了。



或许，此刻让他体验到近乎快慰的感觉的，并不是疑窦的消释和痛苦的缓解，而是一种智力上的乐趣。

妒意唤醒了他的勤勉的青年时代的另一种心理反应，就是探究真理的热情。

他一向觉得拿一个人的琐事俗务、日常举止来说长道短是没有意思的，他认为这是无聊，平时人家说给他听，他即使在听，也觉得这是最让人感到乏味的时候。



但是在这段非同寻常的恋爱时期，个人变得无比重要、不容忽视，他感到好奇心在自己身上苏醒，虽说范围不出一个女人的日常消遣、生活琐事，但它正是当年他对历史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好奇心。



站在窗外探头探脑，在今天之前还是他不齿于做的事情，现在谁知道呢？说不定到了明天，诱使不相干的人提供旁证，买通仆人，躲在门口偷听，

都会被当作适用于探求真理的



科学研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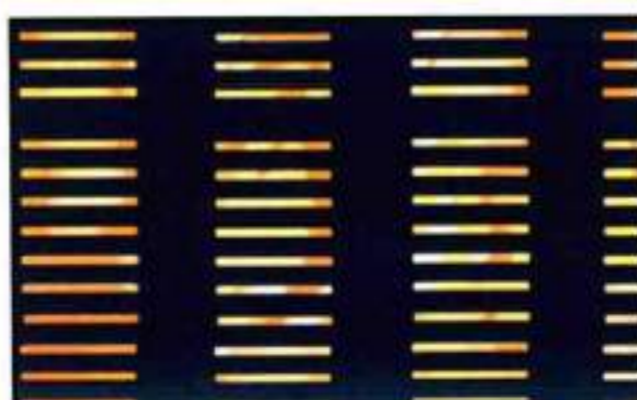
正要敲窗的当口，他想到奥黛特就会知道他起过疑心，到过家又回来，还在街头踟蹰过，想到这些，一时间他不由得感到了羞愧。

她会记恨他一辈子的，而此刻，只要他还没敲窗，她虽说对他不忠实，但也许还是爱他的。可是，了解真相的愿望不仅更强烈，而且他觉得更崇高。他知道，他哪怕牺牲一生的幸福也非看个明白不可的真实情况，就在透出灯光的窗子后面，犹如在一部珍贵手稿的烫金封面下面等着研究者去看，面对艺术资料如此丰赡的文献，查阅它的学者怎么能不怦然心动呢。

再说，他感到自己和他俩相比的优势，就在于他不在乎自己是否知道，



而是要让他们明白他知道了。



里面的人没听见。



谁啊？



是个男人的声音，听上去并不耳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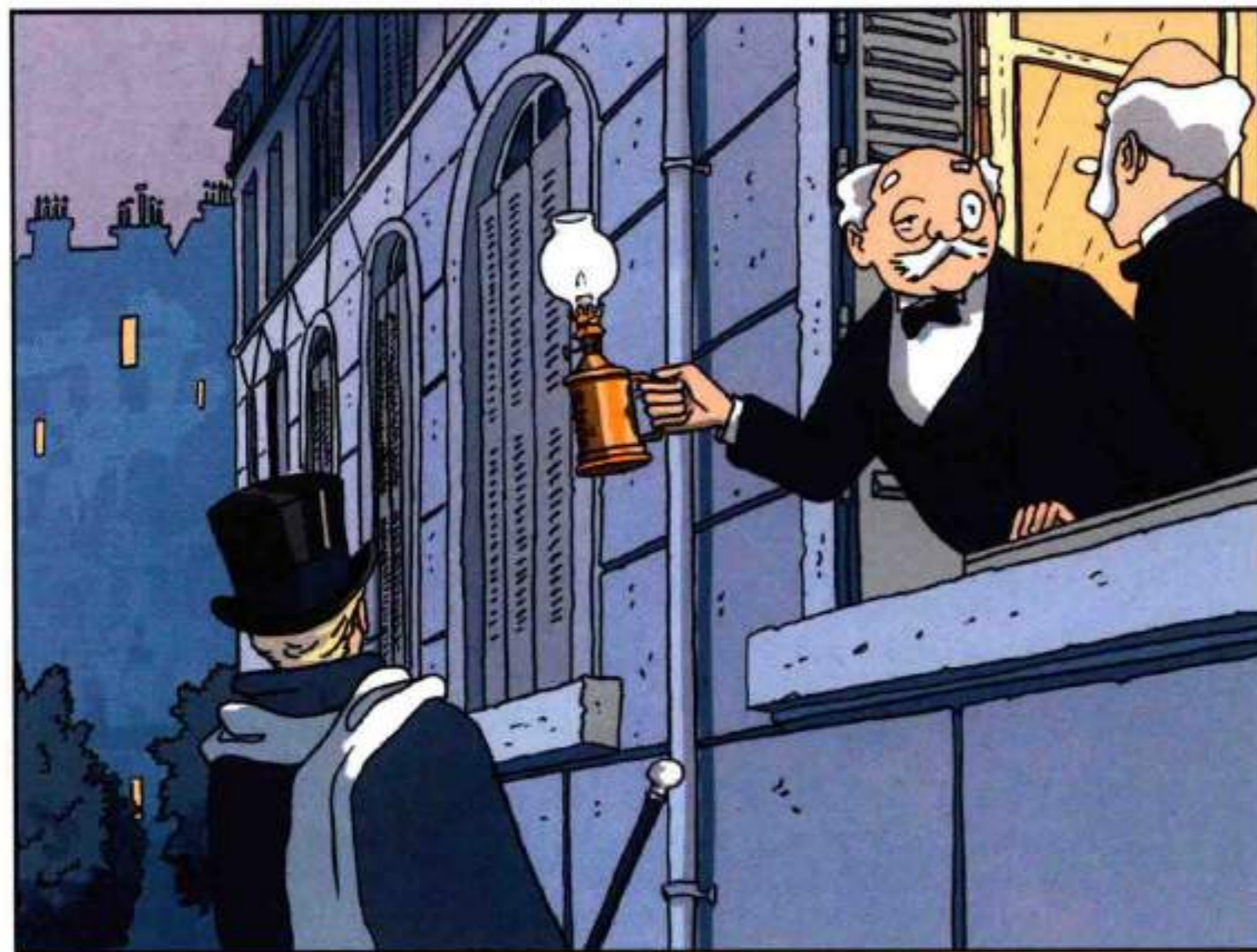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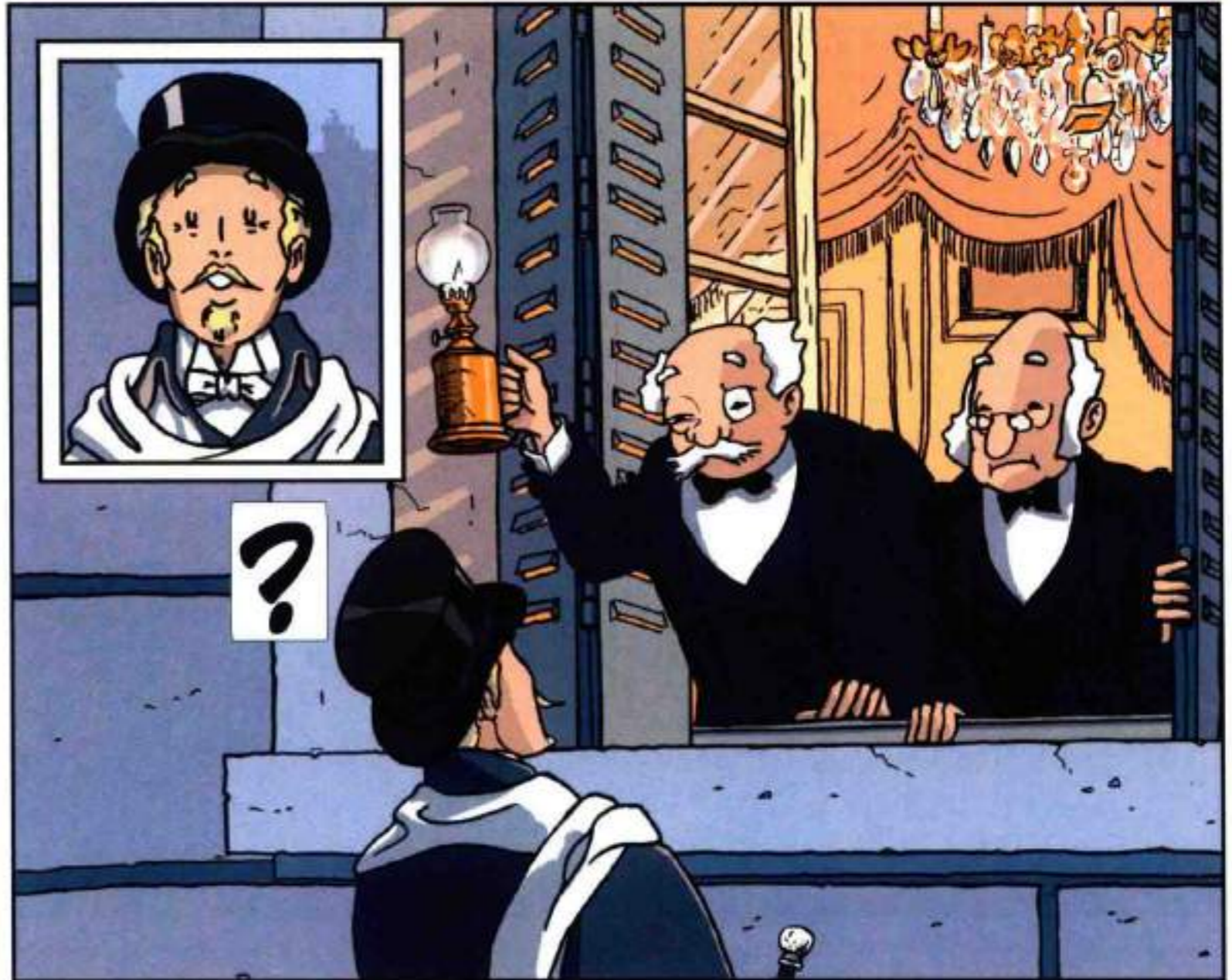


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

别费事了，我刚好路过，



瞧见灯还亮着，就想看看您是不是还不舒服。



平时他习惯了，上奥黛特家来得很晚时，只要看这排一模一样的窗户中间哪个还亮着灯光，就知道那是奥黛特的房间，这回他可弄错了，敲的是隔壁一座房子的窗户。

他叫车回家，暗自庆幸既满足了好奇心，又使他俩的爱情安然无恙，好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对奥黛特故作冷淡，



这一下幸亏没有出于妒意把自己对她爱得至深的实情授人以柄，恋人之间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一方就俨然有权不必爱得太深了。

他没把这桩倒霉事告诉她，自己事后也不再去想到它。

他离开奥黛特时，感到很幸福，心里很宁静，



他回想着她的微笑，这笑容在谈到任何旁人时都是含讥带讽的，唯独对他含情脉脉的。



但是他的嫉妒，恰似爱情的幽灵如影随形，



立即摹写了一个复本，今晚她给了他个新鲜的笑容——现在反了过来，变成嘲笑斯万面对另一个人表示爱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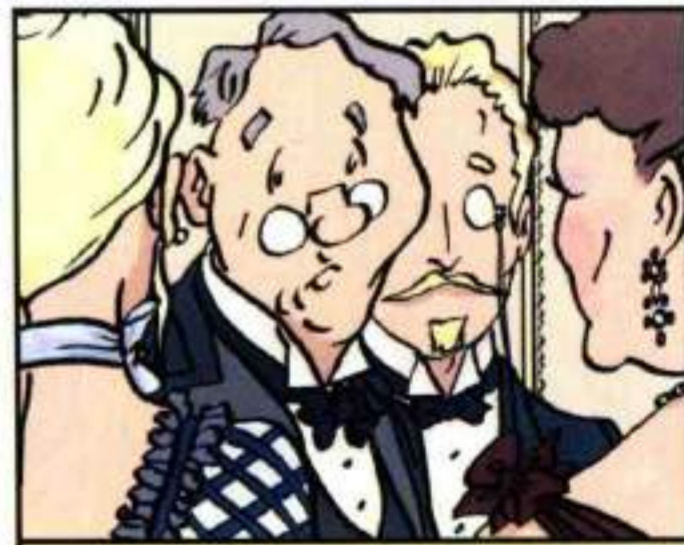
他终于感到了后悔，为每次在她身旁体味到的乐趣，为每次在她身上领略的优雅而感到后悔，他知道，这些欢爱和优雅转眼间就会成为对他施刑的新械具。

每当斯万回想起几天前无意间看见的一道匆匆的目光，这种刑罚就变得更残酷了，那道目光持续时间很短，却是他以前从未在奥黛特眼中见过的。事情发生在韦尔迪兰府上，晚餐过后。

兴许福什维尔觉得萨尼埃特在沙龙里不受欢迎，想在众人面前拿他开涮，让自己露个脸；兴许他觉得那位连襟刚对他说了句傻话，



他朝萨尼埃特气势汹汹地说了句极其粗鲁的话，那位越是害怕、痛心、央求，他骂得越是来劲，



临了那可怜虫问韦尔迪兰夫人他是否还该留在这儿，眼见人家不答理他，他只好眼眶里噙着泪水讷讷地退了出去。

奥黛特始终毫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幕闹剧。



她朝福什维尔投去合谋作案者的一道目光：



这下可是执行死刑了，要不就算我看走眼。



他只要学得讨人喜欢些，还是可以回来的，年纪不论大小，有了错帮他改总是对他有好处的。

有一天斯万下午去看一个朋友，可是那人不在家，他转念一想，何不在这时候去奥黛特家呢，他从没在这时候上她家去过，但他知道这会儿她通常都在家。



他觉得听见屋里有声音，听见有人在走动，可是没人来开门。



他心想没准他以为有脚步声是听错了。



一小时后，他又回来，见到了她。

……刚才你按铃时我在家，可我在睡觉。



铃声把我吵醒了，我猜准是你，

我跑去开门，可你已经走了。



敲窗我也听见了。



斯万立即听出这些话中的确有那么一点实情，猝然间要说出一篇谎话的人，往往会把一小点儿实情掺入编造的谎言。

她没注意到这个真实的细节是有棱角的，只能和它从中抽取的那些毗邻的真情实况相榫合。

他没有把这个破绽向她挑明，他心想，让奥黛特说下去，她编的谎话里没准会露出些蛛丝马迹；她管自往下说；他不去打断她。



她承认听到按铃和敲窗的声音，还说知道是我，挺想见到我。

可是这些话跟她没来开门的事实对不上号啊。



斯万想和奥黛特告别时……



夏尔，别走，再待会儿！

你从不在下午来，偶尔来一次又偏偏没能见上，真是太委屈你了。



他心里清楚，她对他还没爱到这分上，会对错过他的来访如此懊悔不已，



不过她心地还是很善良，尽力想让他高兴，惹得他不快往往自己会难过，所以他觉得她这次由于没能让他享受共度一个小时的乐趣而感到遗憾，也是很自然的。



这种忧伤的表情，好像在什么时候见过？



然而，这毕竟只是小事一桩，她居然神情一直那么痛苦，他终于觉着有些蹊跷了。

蓦然间，他想起来了：

那次奥黛特没去韦尔迪兰府上吃晚饭，第二天她对韦尔迪兰夫人撒了谎。



她说谎时，心里怕兮兮的，直想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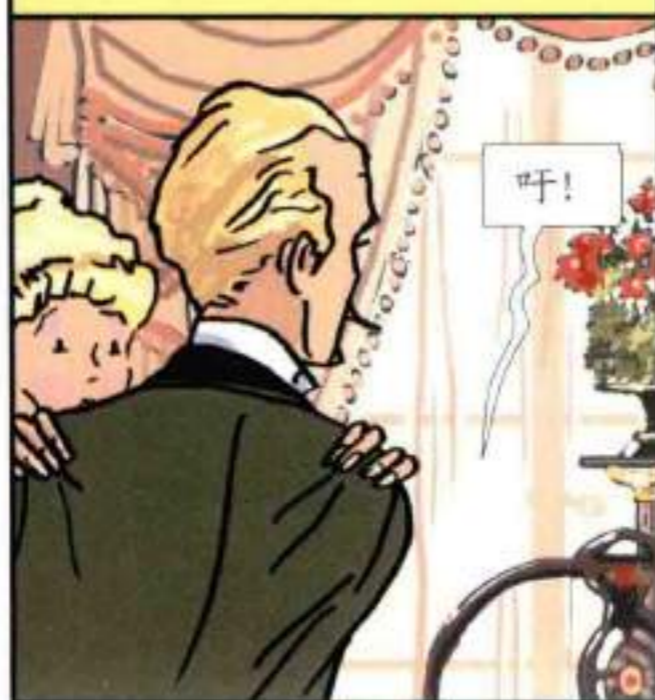


她这会儿究竟在对他说怎样的谎话，居然要如此低声下气？

他有个感觉，她极力向他隐瞒的，不仅仅是下午那件事的真相，而是某件更靠近眼前的事情……



只听见外面的门重又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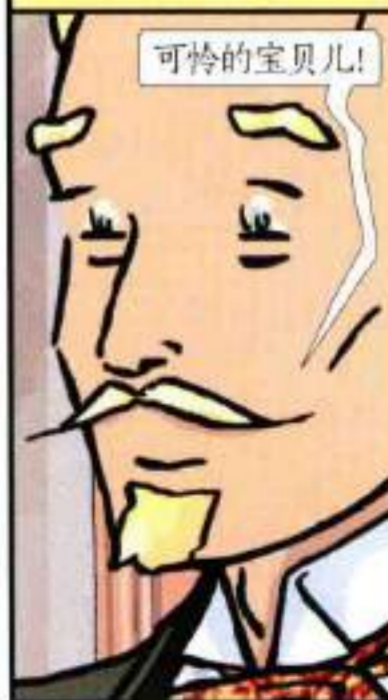
斯万思忖，在一个平时不来的时候来这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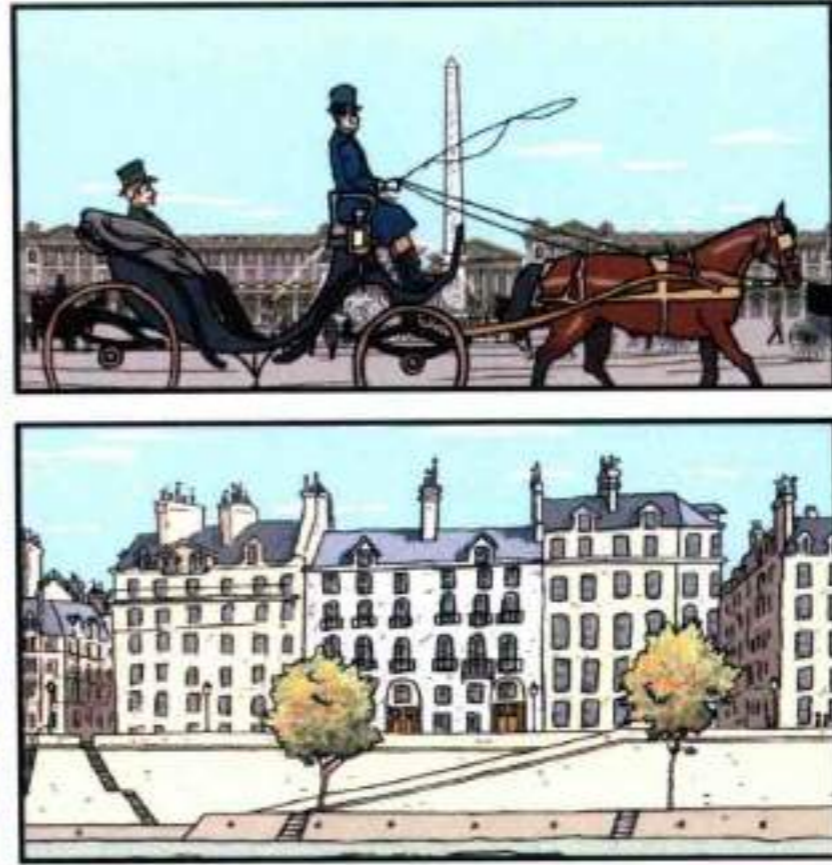


想不到竟会撞着这么些她不愿意让他知道的事情，他不由得一阵气馁，颇有几分悲凉之感。

但他毕竟还爱着奥黛特。

可怜的宝贝儿！









……她在信末为自己的失礼向福什维尔致歉。没有任何能使人联想到男女私情的暗示。

况且，说实话，福什维尔在整件事里比他受骗更甚，不然奥黛特也用不着写信让他相信舅舅来访了。

总之，她真正看重的是他斯万，为了他，她把那一位给打发走了。

然而，如果奥黛特和福什维尔之间真的什么事也没有，她为什么不马上来开门？



斯万愣在那儿，面对这只信封既难过、羞愧，又感到幸福，奥黛特那么放心地把信交给他，是因为她绝对信任他的人品，可是信封上照得出信纸的薄层，



把奥黛特生活的一角也透露给他，他犹如置身于一条通向未知世界的明亮的窄道上。



随之感到心满意足的是他的妒意，它仿佛具有了一种独立的、自私的生命力，贪婪地汲取着能滋养它的一切，即使要让斯万来承担后果也在所不惜。

现在它有了这份养料，斯万就有事可做了，他得每天去打听奥黛特在五点钟接待了谁。



妒意的对象一上来不是奥黛特的全部生活，



而是其中的某些时刻，引起他猜想奥黛特欺骗了他的情况往往发生在那些时刻。



他的妒意犹如一头章鱼，先甩出第一根触手，而后第二根，然后又是第三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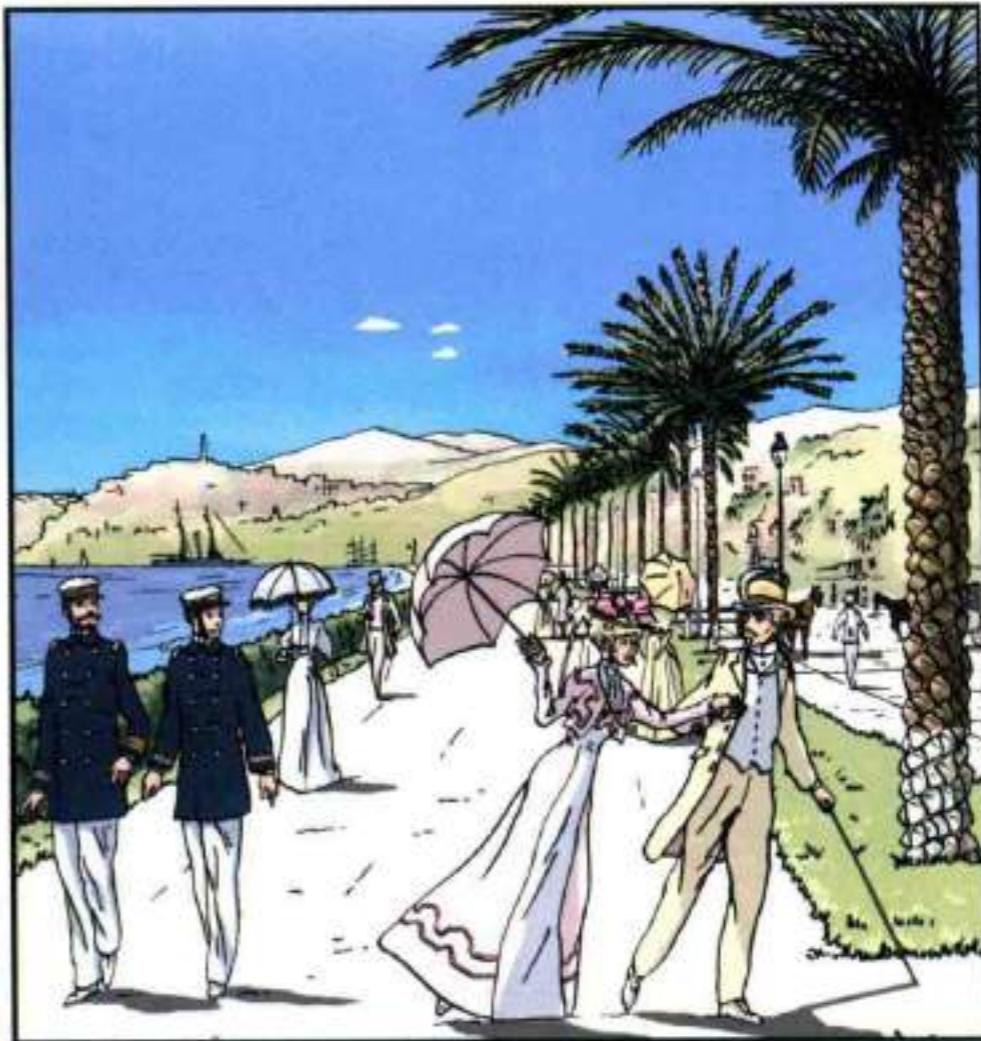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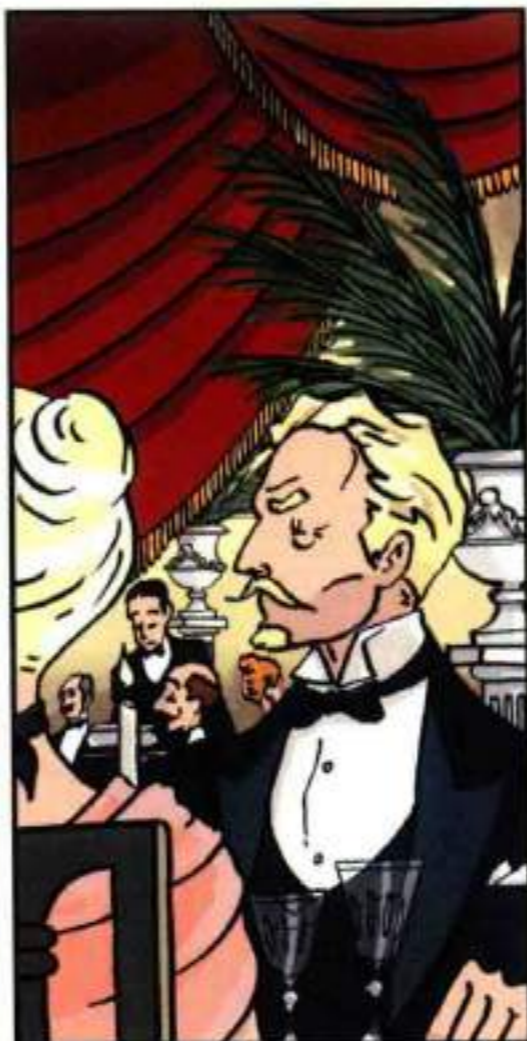


牢牢地抓住下午五点钟这个时刻，而后另一个，然后再另一个。

他希望奥黛特跟福什维尔离得远些，想带她到南方去玩几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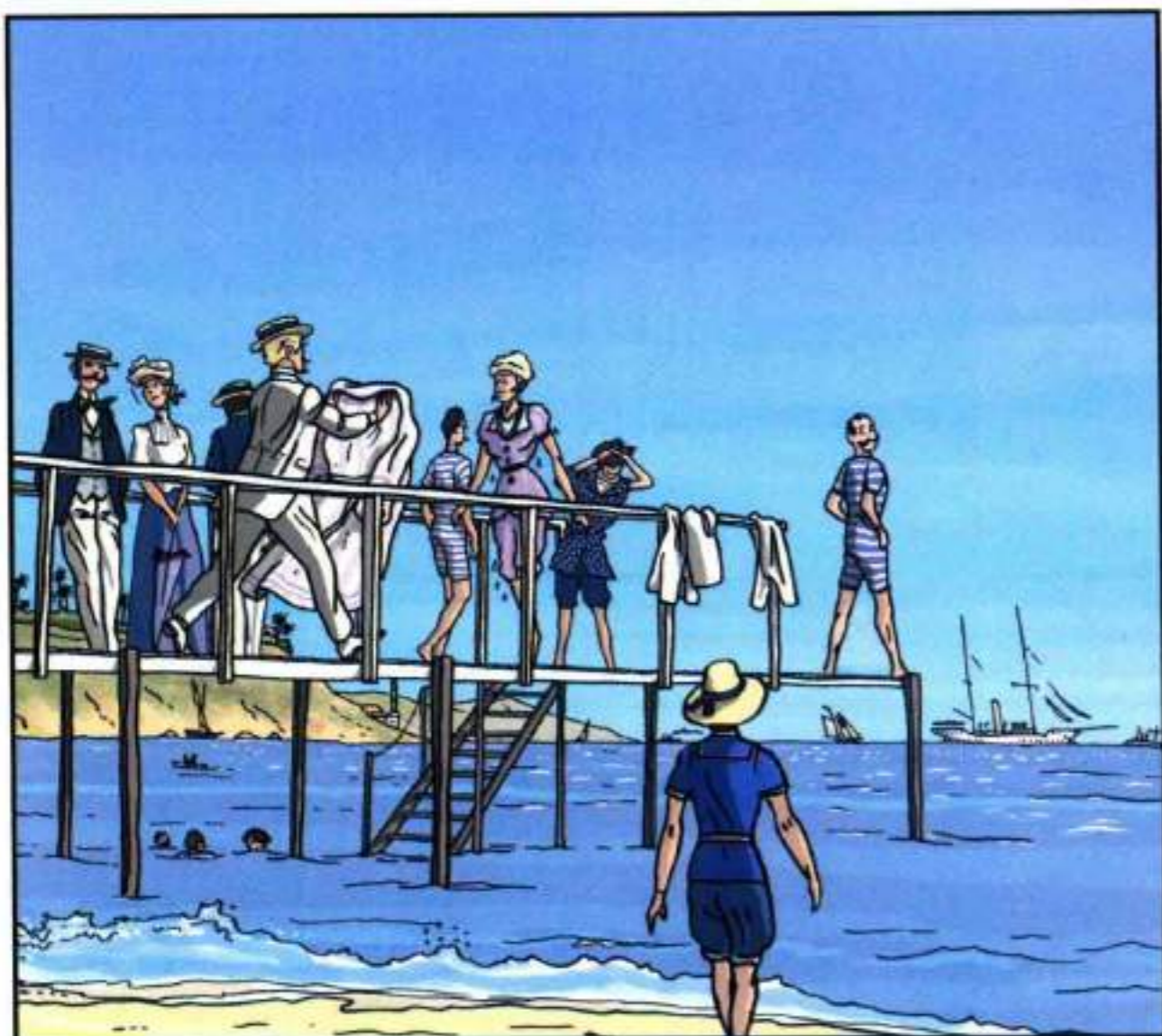
但他又怕旅馆里的每个男人都会打她的主意，而且她自个儿也会打这种主意。



于是，以往在旅途中好交朋友、爱热闹的他，现在变得离群索居，对男人的社交圈敬而远之，好像否则就会身罹巨创似的。



每个男人在他眼里都是奥黛特潜在的情人，他怎能不变得阴郁孤僻呢？



因此他的妒意，不仅使他的性格变了样，而且在别人眼里，连表现性格的外部特征也完全改变了。

斯万看奥黛特写给福什维尔的信一个月过后，上布洛涅树林去参加韦尔迪兰夫妇宴请的晚餐。





斯万高声地自言自语，用的是向来描述小核心的魅力、盛赞韦尔迪兰夫妇高洁品行时那种略带做作的语调。

先不先挑选了夏图这么个地方！  
就像一伙小店主打烩以后要去乐一乐！



这些人真是小市民的典型，他们不像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倒像从拉比什<sup>66</sup>的戏里走出来似的！



在那儿准有戈达尔，说不定还有布里肖。

这些小市民的生活真是令人发笑，你少不了我，我少不了你，不用说，这批人要是明天不能在夏图见面，准会觉得惶惶不可终日！



喔！还有那个画家，那个喜欢“配对作伐”的画家，他会邀请福什维尔和奥黛特一起到他的画室去。斯万仿佛看见奥黛特身穿跟这种乡间聚会不相称的盛装，

她真够俗气的，  
这可怜的妞儿，而且那么蠢！



此刻他感到说不定人家在拿他做笑柄引奥黛特发笑。

恶俗不堪的开心！



稍微有点感觉的人，都一定受不了这种恶臭，会嫌憎地掩鼻而过。

我离这泥淖岂止万仞之高，种种不堪入耳的脏话，就让它们在泥淖里喧嚷鼓噪好了，区区一个韦尔迪兰，任凭她极尽挖苦取笑之能事，也休想把污泥溅到我的身上。



天主可以为我作证，我真心诚意想把奥黛特从那里拉上来。可是一个人忍耐是有限度的，我已经忍无可忍了。



他看见钢琴家在准备弹月光奏鸣曲，而韦尔迪兰夫人在装模作样。

白痴，骗子！

居然还自诩爱好音乐！



他这么说着，仿佛让奥黛特脱离一个充斥嘲讽挖苦的环境这一使命，并非几分钟前，而是更早就承担了的……



……您在旁边给德·福什维尔先生腾个位子……

那是在暗处呀！淫媒，拉纤的！

他觉得撮弄那对男女默默无言，遐思远飞，凝目相望，执手缱绻的音乐，也是“拉纤”的。他觉得柏拉图、波舒哀<sup>67</sup>和早期法国教育对艺术所持的严厉态度大有道理。

总之，韦尔迪兰家的那种生活，他以前每每称之为“真正的生活”，现在却觉得糟糕透顶，那个小核心属于最卑下的阶层。



……那是但丁笔下的最底层<sup>68</sup>。毫无疑问，那段庄严的话正是对韦尔迪兰之流说的！



其实，上流社会的那些人拒绝结识这帮家伙，正表明了他们的明智！

圣日耳曼区引自圣经的那句“不要摸我<sup>69</sup>”，早就什么都预见到了！



韦尔迪兰！什么名字！哦！他们简直是绝了，算得上这帮家伙里的活宝！谢天谢地，现在还来得及，我还可以不至于沦落到和这帮无耻之徒、下流胚去为伍。

他用的是缺乏真诚的语调，仿佛他的声音会比他本人高明一些似的。其实，在他忘情于慷慨陈词之际，他的脑子大概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一件完全不相关的事情占据了，



车子一到家：



我有个主意，能让他们邀请我明天去夏图赴晚宴了！

可那是个馊主意，人家没有邀请他。

戈达尔大夫出诊去外地，有好几天没见着韦尔迪兰夫妇，夏图也没能去。



第二天用晚餐时：

哎，敢情今儿晚上咱们见不着斯万先生了？

他可是个所谓的私人朋友……



见不着才好！愿主保佑我们，

他是个讨厌的、愚蠢的、没有教养的家伙。



噢！  
噢！  
噢！  
噢！  
噢！

从此，斯万的名字在韦尔迪兰府上不再有人提起。

于是这个曾经撮合斯万和奥黛特的沙龙，变成了他俩约会的障碍。

她不再像刚跟他相爱时那样说：

好在明天晚上我们就见面了，  
韦尔迪兰府上有饭局。



而是说：

明天晚上我们没法  
见面了，韦尔迪兰府上  
有饭局。



或者韦尔迪兰夫妇要带她去喜歌剧院看  
《克莱奥佩特拉之夜》，



斯万在奥黛特的眼睛里看到了唯恐他让她别去的惊慌神色，他感到气愤。

瞧着她眼巴巴地要去啃这大粪一样的音乐，我感到的不是愤怒。



我是为她感到伤心。

眼看她跟我几乎天天接触，相处了半年以上，居然还是没能变得  
趣味高尚一些，出于本能就不去理睬维克多·马塞，  
怎能叫我不伤心呢！

我向你发誓，你别看我这么拦着要你别去，  
其实从我的私心来说，我还真巴不得你不  
肯听我的呢，因为今晚我有一大堆事要做。



可我应该为你着想。

你要明白，这不干  
《克莱奥佩特拉之夜》的事。

什么剧名！



必须弄清楚的是，  
你究竟是不是一个才智乃至魅力都属于最下品，  
一个由于不能放弃一项娱乐而为人所不齿的人。

她对男人的这一套早就习以为常，心里明白既然他们爱你，  
你也就不必听他们的话，这样他们事后反而会更爱你。



我要错过  
序曲了！

从体态上说，她正经历  
一个情况不妙时期，  
她的身段变粗了。



因而当斯万，不妨这么说吧，当他发现她确实没有  
从前漂亮了，她对他就变得更加珍贵了。

可是他知道在这新的蛹壳下面，依然是奥黛特在那儿，  
依然是那转瞬即逝、无法把握的，若隐若现的同样的  
心思，这就足够让斯万继续以同样的热情去  
试图征服她了。

韦尔迪兰夫妇带她到圣日耳曼、夏图或牟朗去，遇上气候宜人的时令，他们常常会提议就在当地住一晚。奥黛特总是说自己没什么人要通知，因为她曾经很干脆地对斯万说过，在众目睽睽之下给他发电报，会有损她的名誉。



有时她一起去参观德勒的墓区，或者去贡比涅看日落，一路直到皮埃尔丰的城堡<sup>70</sup>。有时她一去就是好几天。

想想看吧，她本来完全可以跟我一起去参观一些真正的名胜古迹，我学过十年建筑学呢，



可她倒好，居然跟着那些最没有教养的家伙，逐一逐二地跑到路易-菲利普和维奥莱-勒迪克的葬堆跟前去看赞叹不已！

可是当她动身去德勒或皮埃尔丰时，他就埋头看最缠绵悱恻的爱情小说：火车时刻表。火车时刻表能教他种种办法去跟她会合。



办法？

恐怕还不止于此吧：那是一种许可。人家既然通告有一辆火车早晨八点开出，十点抵达皮埃尔丰，那就是说上皮埃尔丰去是一种合法的行动，是无需奥黛特批准的。要不是因为他认识奥黛特的缘故，他肯定就去了。

他早就想对维奥莱-勒迪克的修复工程有个确切的了解。

他忽然想到一个主意，就是让他的一位朋友德·福雷斯泰尔侯爵陪他同去，因为这位侯爵在那附近有座城堡。



可是且慢，她会猜到他是为了她才上那儿去的呀。

于是当德·福雷斯泰尔先生来找他准备一起动身的时候：



唉！不行，我今天不能上皮埃尔丰去，奥黛特刚好在那儿。



一连几天，他俯身在一张贡比涅森林的地图上细细察看，仿佛那就是“温柔乡”的地图似的。

好不容易捱到了她可能要回来的日子，他重又翻开火车时刻表，估计她大概会乘哪一班火车。他等了整整一夜，什么也没等到。原来韦尔迪兰夫妇提前回来，奥黛特中午就到巴黎了，

可她没想到要通知斯万。



她压根儿就没想到过他。

而这种干脆连斯万的存在都忘在脑后的时候，对奥黛特来说正是最有利的時候，它比千娇百媚的卖弄风情更能拴住斯万的心。

因为这样一来，斯万就始终生活在痛苦的骚动之中，当初他在韦尔迪兰府上没能看到奥黛特，整整找了她一宿的那个晚上，这种内心的骚动就已经强烈到让他萌发出爱情来了。

白天奥黛特总不在斯万身边。然而对不在眼前的心上人的思念，



依然苦苦地缠住斯万生活中那些最简单的活动不放，



他一想起所有这些事情都得在没有她的情况下去做，就悲从中来。



有些天，他到一家餐馆去吃午饭，为的是这样一个所谓浪漫的理由：



那就是这家餐馆和奥黛特住的那条街正好同名。

有几次，她短途旅行回来，总要好几天以后，才想到告诉他一声她已经回巴黎了。



……我乘早班火车刚到。

这些话是骗人的鬼话，至少在奥黛特是站不住脚的骗人鬼话。

可是这些话，除非斯万事先就疑心那是谎话，要不他怎么也不会觉得那是谎话。要让他相信她在说谎，猜疑是个必要条件。而且这也是个充分条件。这时候奥黛特说的每句话，在他听来都很可疑。

他听到她提起一个名字，就以为那肯定是她的一个情人的名字；有一回他甚至去和一家侦探所接洽，请他们帮助调查这个陌生人的地址和日常活动，结果得知此人是奥黛特的一个已经死了二十年的叔叔。

有时她参加的晚会他也在被邀之列，他到的时候她也在场。也有过一两次，他在这样的夜晚领略到的喜悦，不妨称之为安谧的喜悦，因为它带来了一种平静的心态：

您等我五分钟行吗，我马上就走，我们一起走吧，  
您可以把我送到家里。



有一天，福什维尔也要斯万让他搭车……

我也可以进屋去吗？



哦！您得问这位先生，看他怎么说。我把话说在头里，您可别待得太久，他可是安安静静地和我聊天的。啊！要是您也能像我一样了解这位先生，那就好喽！my love<sup>72</sup>，只有我才能真正了解您，对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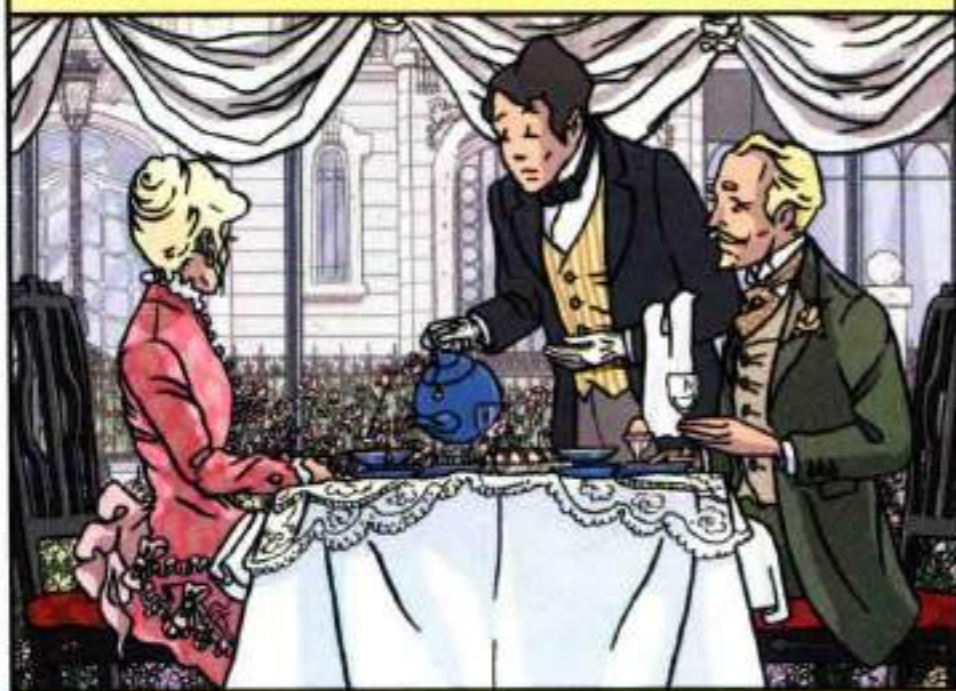
让斯万更为感动的是，她当着福什维尔的面，对他作出诸如此类的批评：

您把写弗美尔的论文摆在这儿，是想等明天再说了吧！瞧您有多懒！我呀，就是要督促您工作！



这些话证明他俩有着共同的生活。

哦！如果有一天命运让他有幸和奥黛特同住同一居所，她的家就是他的家，那么斯万生活中所有那些他看着一点不起眼的细枝末节，



由于同时又是奥黛特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即便是司空见惯的东西，都会具有一种柔情万种的魅力，一种神秘的凝练和充实。

但他又担心就此失去一份安宁和清静，那可不是适合促成他爱情的氛围。一旦奥黛特不再是那个经常不在眼前、让他牵肠挂肚的、想象中的人儿，



一旦他对她的爱情不再是奏鸣曲那个乐句在他心头引起的神秘的骚动，而是喜爱和感激，那么奥黛特的日常生活想必不再会引起他多少兴趣。

他仔细考虑自己的病，仿佛他采取过接种预防感染的措施，专门来研究这种病症似的。他明白，当他病愈之后，随便奥黛特做什么，都不管他的事了。可是正因为眼下还病得不轻，所以说实话，他担心这样的痊愈意味着目前存在的一切都会消失，而那就无异于死亡。

这些宁静的夜晚过后，斯万的疑心消释了；第二天一早，他让人给她送去最好的首饰。

然而在另一些时候，痛苦又会涌上心头，他想象奥黛特



是福什维尔的情妇。

这时斯万很厌恶她。

我也真是太蠢了，居然花钱让别人取乐。

这不，一听她说想去拜罗伊特<sup>73</sup>看音乐季演出，我干吗要傻乎乎地答应说我会在那儿近郊为我俩租一座巴伐利亚国王的漂亮城堡呢。

但愿她不想去了才好。

她对瓦格纳的兴趣，就像一条鱼对苹果的兴趣，要连续十五个小时和她一起听瓦格纳的歌剧，那可够我受的！

他甚至假设自己收到了她的一封信，她在信上向他要钱，说是要去租下拜罗伊特近边的那座城堡，但她有言在先，他不能去，因为她已经答应请福什维尔和韦尔迪兰夫妇去了。哦！他早就盼着她有这份胆量了！他要是写一封以牙还牙的回信，干脆拒绝她，那有多痛快！

而第二天，那封信真的来了。

“……如果你愿意为我提供这笔钱的话，那么我在经常承蒙他们款待之后，终于可以邀请他们一回以略表谢忱了……”

至于他，信上只字未提，不用说，既然他们都去，他就被排除在外了。

于是他写了封气势汹汹的回信，兴冲冲地让人给她送去了。

唉！凭她手头已有，或者很容易弄到的那些钱，

她照样可以在拜罗伊特租城堡，

尽管她分不清巴赫和克拉皮松<sup>74</sup>有什么不同。

可是无论如何，她在那儿用钱总得省着点。

再说，这次讨厌的旅游，至少不是我出的钱！

唉！要是能拦住她不让她去就好了！要是能买通车夫，让他把马车驶到一个地方，把整整两天以来斯万眼里看出来的奥黛特，把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禁闭一些时日，那有多好！

可是她的这副模样不会长此以往。

……啊！要是您也能像我一样了解他就好喽！……

我怎么会给她写那么一封侮辱她的信呢？

倘若福什维尔和她在那儿为撒下我而洋洋得意，那也是我自讨的。

要是我当初就赞成她的计划，

其实这计划也说得过去，

那么看上去就是我打发她去，把她安顿在那儿的，

她的欣喜，都是拜我所赐。

奥黛特呢，她吃准不出几天就会看见他跟以前一样温顺地求她重修旧好，所以她早就惯了，不怕让他不高兴，甚至不怕惹他生气，而且只要她觉得合适，她随时可以取消给他的特殊礼遇，而那是他看得比什么都珍贵的。



或许她不知道，在他和她闹别扭的那段时间里，他对她说以后不再给她送钱，要给她点厉害看看，他对她的态度是极其真诚的。

在另一些场合，为了向奥黛特表明他没有她照样能行，关系破裂是随时可能的，他决定有一段时间不去她家。



他已经想象得出奥黛特焦虑不安的样子。

每逢心里有些不痛快，或者身体有点不舒服——

从而促使他把当下这一刻看作一个例外的、不合常规的时刻，此刻只需审慎行事，不妨让意志放个假，放到用得着它的时候再说——

意志就会被搁置起来；

或者，情况更简单，他突然想起有什么事忘了问奥黛特，比如她说过想要把马车重新漆一遍，那么漆什么颜色是不是已经定下来了，又比如股票，她想买进的是普通股呢还是优先股……

能让她看到我见不着她也没事儿，那敢情好，

可要是这样一来，马车日后非得重新漆过，而股票又甭想拿到股息，

那可就不值喽！

他感到，如果能够让一次离别，一次他确信自己可以随意付诸实施的离别延期，那也是很好的。



而她，正如她以为他拒绝给钱只不过是故作姿态，斯万问她那些问题，在她看来都是借口而已。



她无意探究他历经的心灵危机的各个不同阶段，抱定一个想法以后，就不想再去弄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一门心思只相信她事先知道的事情，只相信那个势所必然、不可避免，而且总是同样的结局。

这不，斯万的爱情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就连最有胆识的外科医生也会暗自寻思，对这样一个病人，要他戒毒或给他治病是否适当，或者说是否还有可能。

诚然，斯万并没有直接意识到这一爱情到底有多深。



他想要测量一下时，常常会觉得它好像在不断消减，差不多就要化为乌有了；

比如说，他在爱上奥黛特以前，就对她富有表现力的脸部轮廓、并不鲜艳的脸色不敢恭维，甚至有些反感，而现在有些日子，这种情绪又会泛上心头。



我可真有长进哦，昨晚在她床上把什么都看了个清清楚楚，我居然不大感觉得到快乐：

说来奇怪，我甚至觉得她丑。



当然他是真心这么想的，可是他没想到，他的爱情早已绵延超越了肉欲的范围。

奥黛特这个具体的人，在其中已经不占多大位置。



就像医生当着我们的面，根据种种外部征候，一下子断定我们得的是什么病，

可我们觉得这病跟自己的症状一点儿也不像。



“她”，他琢磨不透这个她究竟意味着什么；

爱情和死亡的相似，促使我们去进一步探究人性的奥秘，不让它的真实面目从我们眼前隐去。

斯万的爱情这种病，已经四处扩散，跟斯万的种种习惯，跟他的所作所为，跟他的思想、健康，甚至跟他有关身后的愿望，全都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若想把它从他身上剥离，势必要弄得他遍体鳞伤；用外科的行话来说，他的爱情已经不能手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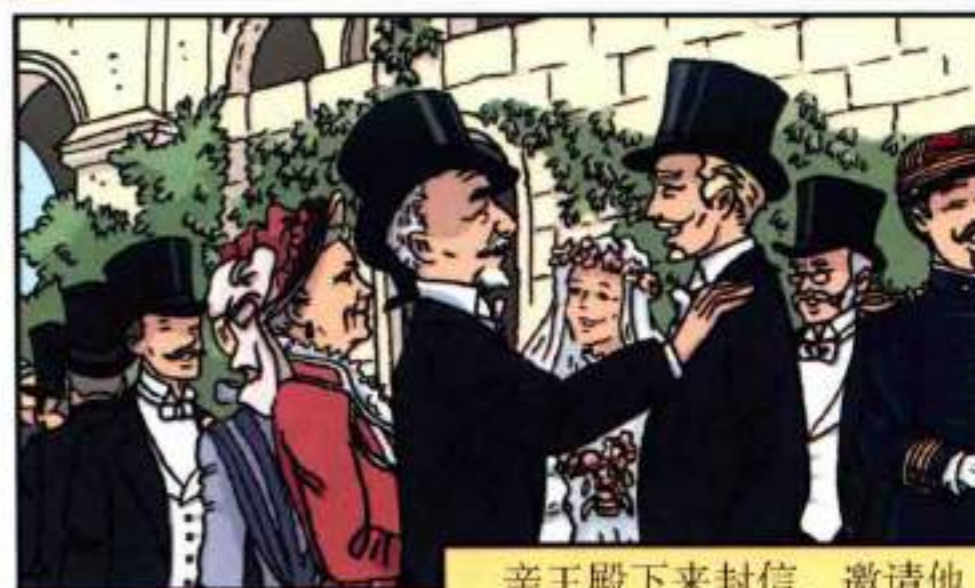


自从有了这份爱情，斯万差不多让所有其他的私事都荒废了，所以当他重回以前的社交圈时，他在其中品尝到了一种超脱的乐趣，那是他曾在描绘有闲阶层娱乐场景的小说或图画中领略过的乐趣。这一新的乐趣，让斯万得以暂时躲进他心灵深处大致没让爱情和忧伤涉足的、仅剩的那一小点儿空间。在这一点上，这个被我姑婆称作小斯万的人，不同于那位个性色彩更浓的夏尔·斯万，而眼下他也更喜欢自己的这个样子。

有一天是帕尔马公主的生日，他想给她送篮水果去，把这事委托母亲的一位表妹，这位表姑妈写信告诉他，



那句“每枚果子都是我逐一挑选的”，慰藉了他心头的怅惘，将他的意识领进一个他难得涉足的领域，按说作为一个有钱财、有地位的布尔乔亚家庭的继承人，他理应承袭这个领域，熟悉“店铺行情”，娴于订货辞令，原是他的拿手好戏。



他得找托词不去拜访上层社会的朋友，他还得想方设法给自己找理由去奥黛特家和她待在一起。为此又得花钱，



这个月我毕竟有点滥用了她的耐心，

去看她太勤了些……

……不知给她四千法郎够不够用。

每次去奥黛特家，他都得找个借口带上给她的礼物，捎去她需要的信息，



他还会央求德·夏尔吕先生赶快去她家，在交谈时不经意地对她说，他想起一件事要告诉斯万，请她允许他差人马上唤斯万过来。



可是斯万经常是空等一场，德·夏尔吕先生晚上来说，那一招没管用。



所以即使她在巴黎，也极少见斯万，

当初她爱他的那会儿，对他说过：

我随时有空……

还说过：

……人家怎么说跟  
我有什么相干？



……如今，每回他想见她，她不是推说让人看见不好，就是借口有事分不出身。他提议和她去参加慈善募捐会、画展开幕式，或者去看一场首演，她就会说：

我知道，  
你唯恐别人不知道  
我俩的恋情！

你拿我当妓  
女看待！



事情越来越棘手，斯万知道她和我叔公阿道夫关系挺好，有一天就去找我叔公，请他对奥黛特施加影响。

您了解奥黛特作为一个女人是多么出类拔萃，多么可爱，多么像个天使。

可是您知道巴黎的生活是怎么回事。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您和我一样了解奥黛特的。

所以有人就觉得我是个有几分可笑的角色；

她甚至不许我在公开场合、在剧院跟她见面。





她对您是极为信任的，

您能不能在她面前为  
我解释几句，

让她相信她是把事情想  
得太严重了，其实见面  
打个招呼并不会给她惹  
什么麻烦。



叔公劝斯万稍停一段时日别去看奥黛特，  
这样一来她只会更爱他，



对奥黛特呢，叔公劝她让斯万  
爱在哪儿见她就在哪儿见她。



几天过后，奥黛特对斯万说，她真是大失所望，  
原来我叔公和别的男人是一路货色：

他居然企图对她非礼。



斯万一听就要去找我叔公决斗，奥黛特让他冷静了下来，但他后来遇见我叔公，仍是拒绝握手。和我叔公的失和，让斯万感到格外遗憾，因为他原本打算再跟叔公推心置腹地谈一下，从他那儿打听奥黛特的情况，弄清楚有关她在尼斯生活的风言风语到底不可信。阿道夫叔公每年都在尼斯过冬。斯万想，我叔公说不定就是在尼斯认识奥黛特的。



他甚至觉得自己终于明白了，奥黛特的爱调情想必是颇有名气的，



她在巴登和尼斯都生活得如鱼得水。



他常常默不作声地注视着她。

瞧你的神情多忧郁！



在尼斯人人都知道奥黛特·德·克雷西是谁，  
那又能说明什么呢？她有这么大的名声，即使是真事，  
也是别人都这么想才造成的。



现在他连她的面也难得见到了！



即便是两人晚上的约会，她也非等到最后一分钟才肯告诉他是否能定下来，因为，她心想他反正总是有空的，不如先吃准一下晚上还有没有别人会来。

有时即使已经让斯万过来，可只要有朋友差人请她去剧场或吃夜宵，她马上会雀跃而起，急忙换装。



瞧见斯万一脸沮丧的神色：



我留你陪我到现在，你得谢谢我才是。  
我想我对你够好了。



瞧你这样儿，下回我可不这么着了！

有时候，他暗自下决心，哪怕会惹她发火，也要设法弄清楚她到底去了哪儿。

说实在的，斯万打听到一些情况后，事情不见得有什么进展。知道一件事情，未必能阻止这件事情发生，可是我们可以掌握，至少是在脑子里掌握它，随意摆布它，让我们有一种主宰它的幻觉。

幸好每次都有德·夏尔吕先生陪着奥黛特。



他知道，德·夏尔吕先生陪她出去，是出于对他斯万的友情，



事后他会把她的一举一动都告诉斯万。

第二天：

您怎么说，玫玫<sup>25</sup>，我没太听清楚……  
你俩从她家出来不是去格雷万蜡像馆？



你们先去了别的地方。  
不是？噢！真有意思！

您看您把我逗的，只有她才会想出……不是？是您的主意。



这倒奇怪了。

反正这主意不坏，她在那儿大概有好些熟人吧？没有？

她没跟别人说话？这可真特别。

这么说你们就单独两个人那么待着？

我想得出那样子。



您够意思，玫玫，  
我喜欢您。

纵然不能让他知道她去了哪儿，但是要让他摆脱焦虑不安的情绪也不难，只要奥黛特允许他留在她家里等她回来就行。可是她不肯；他得回自己家去。

一路上他绞尽脑汁想着自己有哪些事情好做，



不再去想到奥黛特。



可是躺在床上，那个控制阀门刚刚停止起作用，一阵冰凉的颤栗就袭上心头，他禁不住哭了起来。他甚至不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这是怎么啦，我成神经病了。

随即他又让自己去想（但心灰意懒之极）明天还得设法了解奥黛特到底做了些什么，施加各方面的影响争取见她一面。

斯万并没怎么意识到自己的痛苦；因为奥黛特对他的冷淡是个日积月累的渐进过程。



这一变化是他隐秘的创伤，他只要发觉自己的思绪离这创口稍稍太近了些，马上就把思绪转到另一个方向，唯恐触到创口引起剧痛。

他不着边际地自言自语：



奥黛特有过一阵是更爱我的。

可是他怎么也回想不起那是什么时候。

书房里有一只带抽屉的衣柜，他尽量不去看它，进出房间总要绕个弯子避开它，因为其中一个抽屉里藏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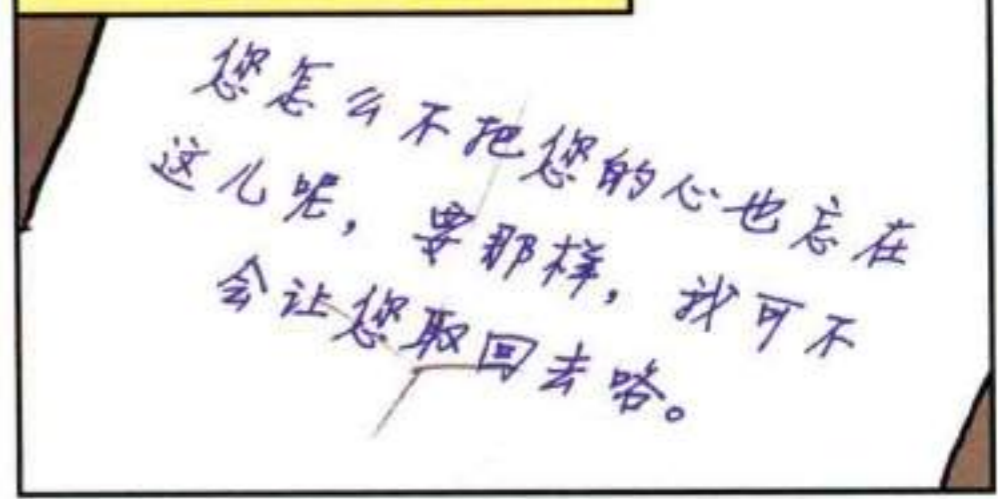
他第一次送她回家时



她给他的那朵菊花，



还有她的几封信：



……在他心间同样有一个地方，他从不让神思擅自接近它：



那儿珍藏着幸福时光的回忆。

尽管他处处谨慎，可是有天晚上



来到上层社交界，这种谨慎就不管用了。

那晚是在德·圣厄韦尔特侯爵夫人府上，侯爵夫人连续举办慈善义演，每次正式演出前先请演员来府上的晚会助兴，今年这是最后一次了。



德·夏尔吕男爵。

晚上好，巴拉梅德。圣厄韦尔特家的晚会我要迟到了。

那我来得正好。

我是特地来邀您一起去的。

有我陪着，您就不会觉得又烦又闷了。

请听我说，  
玫瑰……



能和您一起去，我真的很高兴。

您知道，您对她的影响是极其了不起的。我希望能说动她明天做些什么事，而且我们可以三个人一起做。

另外也请费心安排夏天的游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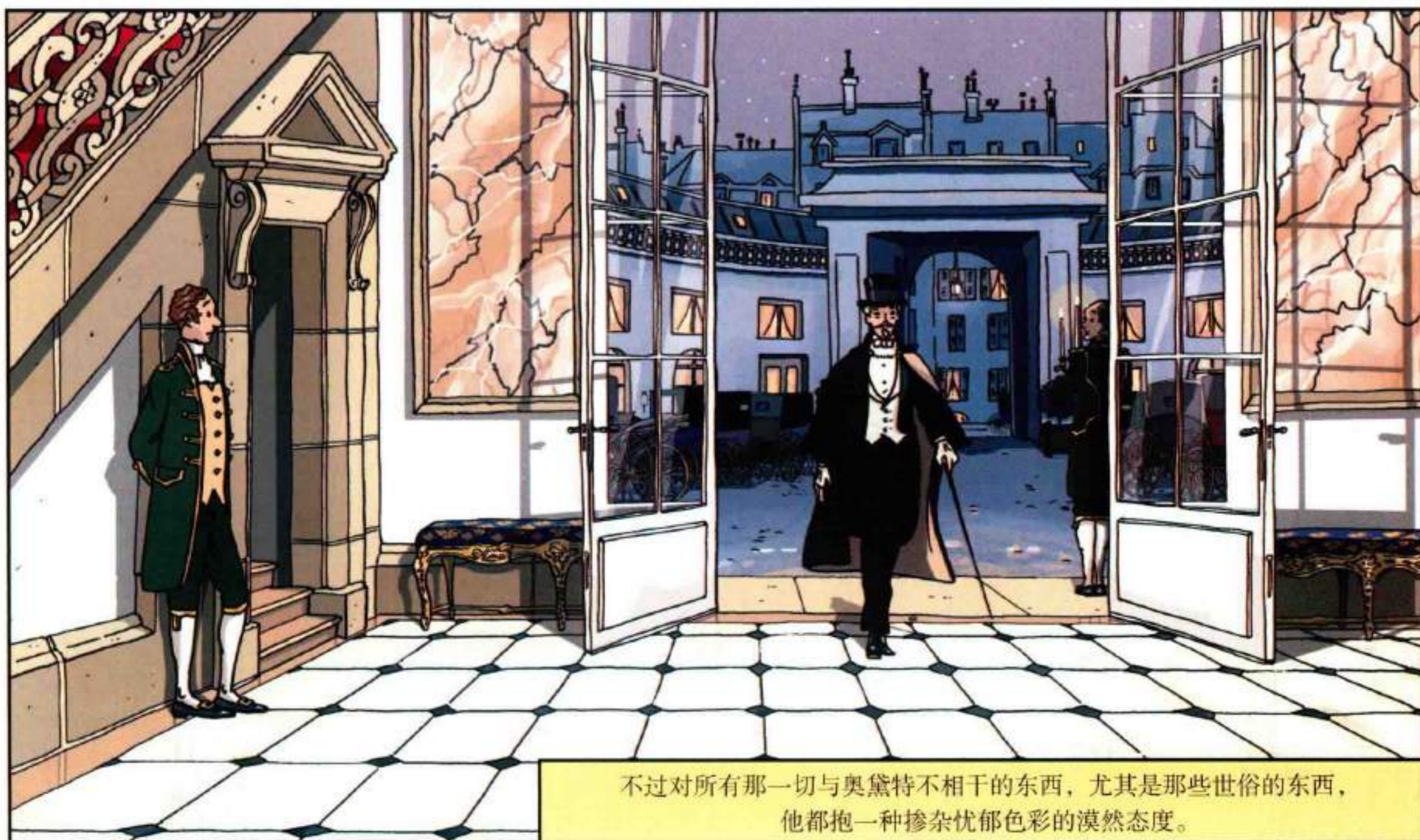
至于今晚么，我没指望非得见到她；  
不过要是她有这意思……

……您只消派人到德·圣厄韦尔特夫人府上给我送个信，倘若过了十二点，就直接送我家好了。

谢谢您为我所做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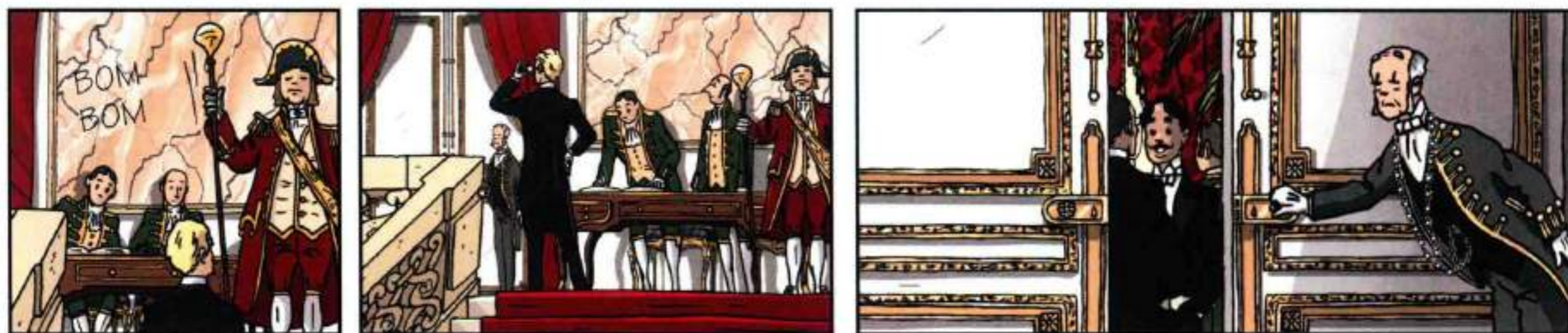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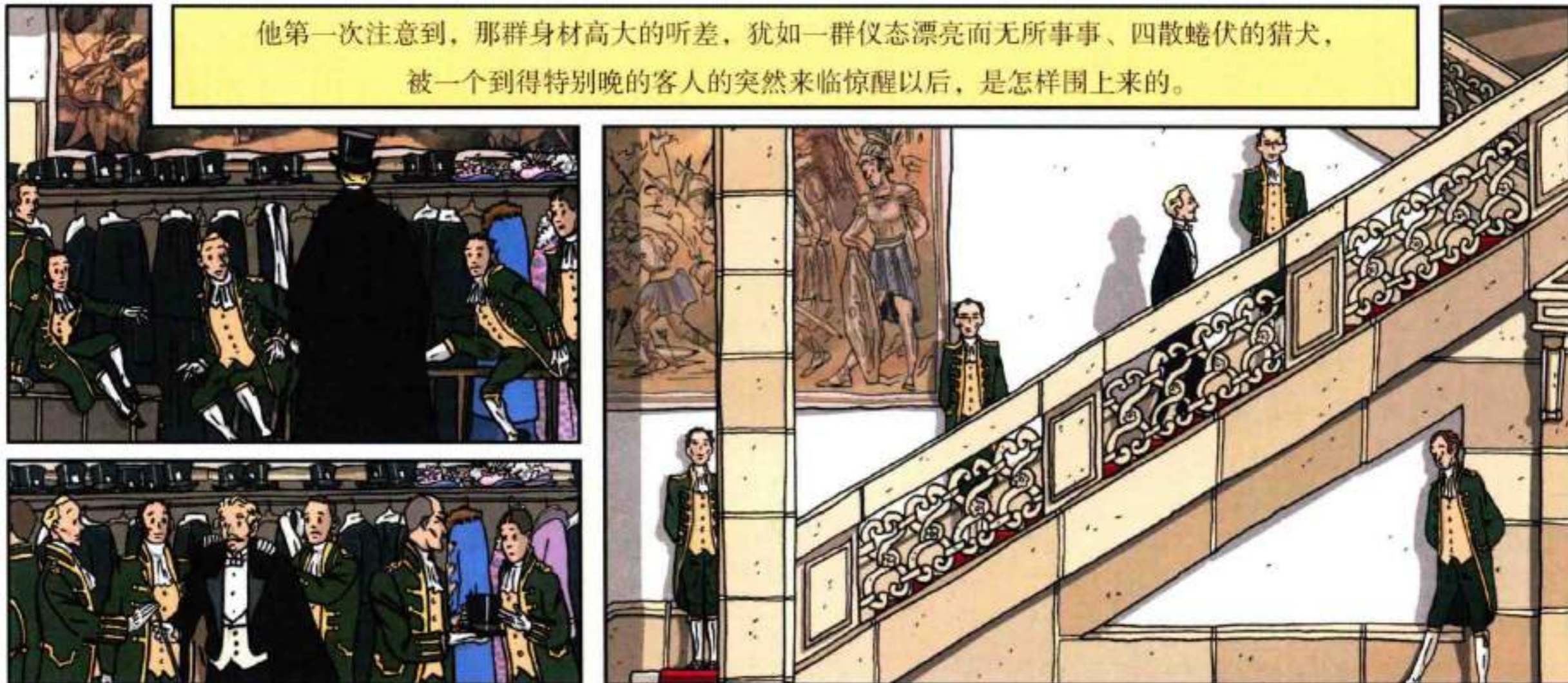
您知道我有多爱您。

男爵答应把他送到圣厄韦尔特府门口以后，就按他的意思去拜访奥黛特。斯万想到奥黛特今晚有德·夏尔吕先生陪着，抵达侯爵夫人府邸时很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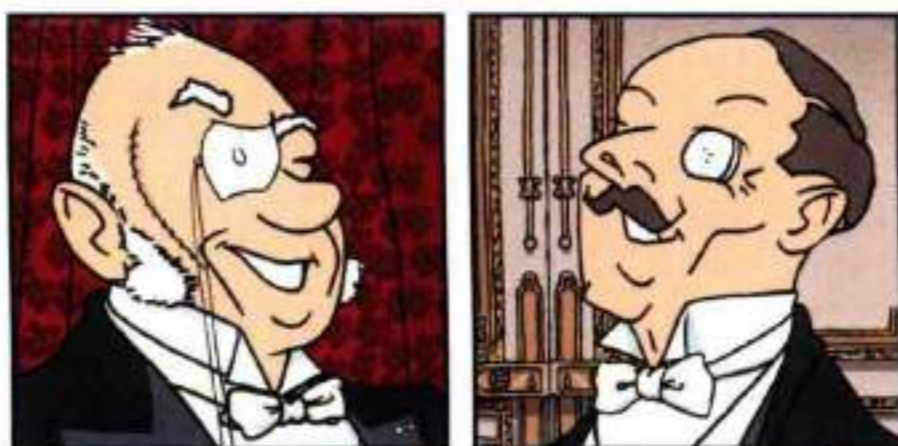
不过对所有那一切与奥黛特不相干的东西，尤其是那些世俗的东西，他都抱一种掺杂忧郁色彩的漠然态度。

他第一次注意到，那群身材高大的听差，犹如一群仪态漂亮而无所事事、四散蜷伏的猎犬，被一个到得特别晚的客人的突然来临惊醒以后，是怎样围上来的。



当仆人的场景让位于宾客的场景时，斯万即刻又体味到了凡男人都丑陋的那种感觉。可是这种丑陋在他有了一种新的意义。即便是其中好些人都戴着单片眼镜，如今在他看来也是每片眼镜各有个性。

德·弗罗贝维尔将军的两片眼皮中间，犹如独眼巨人的独眼一般夹着单片眼镜，在斯万眼里这是一块极其怕人的伤疤，当初落下这个伤疤也许是个光荣，现在拿来炫耀未免就不像话了；



而德·布雷奥泰先生的单片眼镜，犹如显微镜下的博物学标本切片那样紧贴住眼睛，一道道细小如豆的目光在乱蹿乱动。

一位经常出入社交场合的小说家



我在观察。

刚把单片眼镜——那进行心理研究和无情分析的唯一工具，举到眼角边上。



嘿，您在这儿哪，有好久没见着您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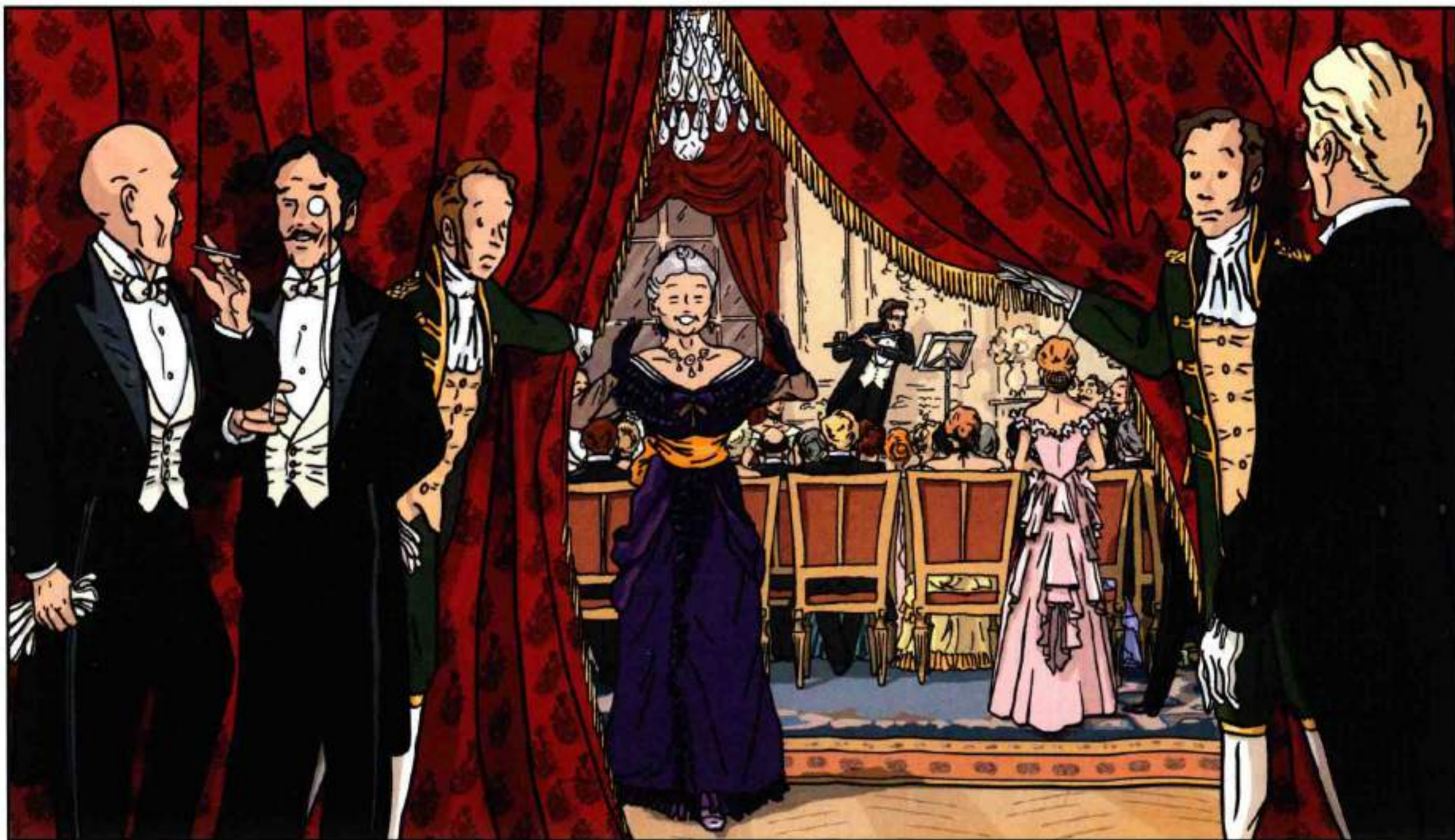
您气色不错！

德·福雷斯泰尔侯爵的单片眼镜非常小，弄得这只眼睛不住痛苦地抽搐着，给侯爵的脸平添了一种忧郁的细腻表情，使他在女士心目中被认为是能够经受住爱情的忧伤的。

德·圣康代先生的单片眼镜，则团团围在一个挺大的圆环中间，就像颗土星，它是整张脸的重心所在，脸上的其他部位无时无刻不在根据它的位置重新排列；

长着个鲤鱼的大脑袋、鼓着一双眼睛的德·帕朗西先生，端着他那副单片眼镜，慢吞吞地在宾客中间踱来踱去，仿佛他是捡了一块玻璃鱼缸的碎片，带到了这儿。





斯万在德·圣厄韦尔特夫人的敦请下往前走，坐下听《俄耳甫斯》中的咏叹调。

从这位子上，看见的恰好是并排坐在在一起的德·康布尔梅侯爵夫人和德·弗朗克托子爵夫人，这两位表姐妹，每次在晚会上总是忙着你找我、我找你，用扇子或手帕指点两个相邻的位子。



斯万憋着一肚子的挖苦话，闷闷不乐地瞧着她俩在听长笛后面的钢琴插曲（李斯特的《圣方济各对鸟儿说话》）<sup>76</sup>。



在德·弗朗克托夫人的另一边，坐着德·加拉尔冬侯爵夫人，她脑子里想的尽是她最爱想的那个话头，就是她跟盖尔芒特家族的姻亲关系，其中自有许多可以向别人炫耀的东西，但其中也掺杂着些许羞愧，



那个家族中最显赫的门第都对她们有些冷落，也许是因为她不大讨人喜欢，也许是因为她不大听话，也许是因为她出身在一个地位较低的旁支，也许什么理由也没有。

此刻她正想到，德·洛姆亲王夫人结婚以后，这六年来既没邀请她去作过客，也没来拜访过她。



平时也常有人觉得纳闷，为什么在德·洛姆亲王夫人府上见不到她，而她总是回答说，因为她不想在那儿遇到玛蒂尔德公主。说多了，她就以为自己当真是为这个缘故才不上那位年轻表妹家去的了。



倘若有人对德·加拉尔冬夫人的谈话进行分析，以便找出破译一种密码语言的关键，那他就会发现，出现得最频繁的是：



德·洛姆亲王夫人，大家原以为这晚上在德·圣厄韦尔特夫人府上见不到她的，这会儿却驾临了。



她缩起肩膀侧身而入，进门后有意待在客厅的尽里头，就像一个国王亲自在剧院门口排队买票，而院方根本不知道他驾幸那样；



她站在一个自以为最不显眼的地方（她知道，德·圣厄韦尔特夫人只要一瞧见她，就会喜出望外地一路咋呼把她拉过去的），就在那位她不认识的德·康布尔梅夫人旁边。



钢琴家一曲李斯特刚弹完，正开始弹肖邦的一首前奏曲。德·康布尔梅夫人回过头去瞥了一眼。她知道新儿媳瞧不起肖邦。



但此刻那位瓦格纳迷远远地跟一伙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在一起，于是德·康布尔梅夫人放心地沉浸在自己美妙的感受之中。

德·洛姆亲王夫人也觉得琴声很美妙。





我要听听你的想法。



要能见到你, 他会很高兴的。



你听我说, 明天晚上我得上一位女友家去。要是她带我们去剧院,

我就没法上你家去了;

不过要是我们留在她家里, 那我可以提前向她告辞。



没有啊, 这个可爱的夏尔, 我不知道他也在这儿, 我要想法子让他看见我。



不怕你见笑, 我倒觉得这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



对此我无可奉告。



此话不知是否当真?



怎么, 您已经来了好长时间啦?





亲王夫人……

晚上好，将军。



音乐家的激情发挥得淋漓尽致。



不，这是康布尔梅家的新媳妇。她是何许人我可一无所知，听坐在我背后的人说，他们都是德·圣厄韦尔特夫人乡下的邻居。

啊！不过康布尔梅可是个有来头的古老的名字呐。

说它古老我看错不了，但无论怎么说，这名头听上去不和谐。



您注意到她的表现了吗，亲王夫人？真稀奇啊。莫非她本人也是音乐家？



您真这么觉得？她可长得真美。

我很遗憾不认识她，要不看您对她这么动心，我一定给您介绍了。



现在我非得和您说晚安了，

我得去那儿和巴赞见个面，趁我在这儿的工夫，他去看望您认识的朋友，我记得这家人的姓像一座桥，叫伊埃纳<sup>77</sup>。



伊埃纳，这首先意味着一次胜利的战役，亲王夫人，

有什么办法呢，对帝国时代的贵族来说，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喽，不过，他们打仗还是好样儿的，败也败得有英雄气概。



我对英雄气概可是充满敬意的喔，

我没去那位德·伊埃纳亲王夫人家，只是因为我不认识他们。



看见这么些自己认识的人已经够让我烦的了，要是还非得去见我不认识的那些人，

即使他们充满英雄气概，我也真会疯的。



倘若还得要我挽着斯巴达克的胳膊入席……真的不行，再怎么样我也不会请韦森托里克斯来凑满十四位宾客的<sup>78</sup>。我觉得在盛大的晚会上给他留个位子倒也无妨。

可我没这样的打算……

哦！亲王夫人，您真不愧是盖尔芒特家的人。盖尔芒特家族的风趣，您可一点不缺！



为什么一谈起风趣，总得说是盖尔芒特“家族”呢，我可真不明白。难道您还知道别的哪位盖尔芒特也这么风趣不成？

瞧，斯万好像在那儿跟您的康布尔梅见面寒暄呢；那儿……他站在圣厄韦尔特大妈边上，您瞧不见他！去请他帮您介绍吧。



可得赶快哦，他就要离开了！

我可怜的夏尔！

噢！他总算过来了，我都快要以为他不想见我了呢！

您注意到了他的脸色很难看吗？



斯万挺喜欢德·洛姆亲王夫人，而且看见她就会想起盖尔芒特，它与贡布雷毗邻。

哦！可爱的亲王夫人也来了！您瞧，她是特地从盖尔芒特来的，就像只美丽的山雀，捡了些山楂果子插在了发髻里<sup>79</sup>。

这样很漂亮，  
我亲爱的亲王夫人。

嗨哟！夏尔，要是您喜欢我这些小山楂果子，我真高兴极了。

您干吗跟那个康布尔梅打招呼呀，难道您也是她的乡下邻居？

这些人不是康布尔梅家的，他们是她的亲戚；她是勒格朗丹家的小姐，以前常去贡布雷。

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些康布尔梅的名字真奇怪。收捐倒收得还真是时候，可收得不是味儿！

开头也不见得好些。

可不，两个缩写这么拼在一起！……<sup>80</sup>

看来是有那么个人，怒不可遏却又碍于体面做关，没敢把第一个词说完。

我们可真有雅兴，一见面就开起玩笑来了，亲爱的夏尔，

前一阵老见不着您，您想我有多无聊啊。您得承认吧，生活是很无趣的。

啊！对，生活是很无趣。我们真该多见见面，亲爱的朋友。和您在一起我觉得很自在，想来是您不大嘻嘻哈哈的缘故。

哦！亲爱的夏尔，当心，那个讨厌的朗皮荣看见我了，您快遮住我，把她的情况告诉我，我都记不清了，她是把女儿嫁出去了还是撮合她的情人结了婚，我都糊涂了；要不女的嫁男的娶……

噢！不，我记起来了，她让她的那位亲王给休掉了……

快做出在和我说话的样子，别让这个贝勒奈丝<sup>81</sup>来请我去她家赴晚宴。

再说，我也得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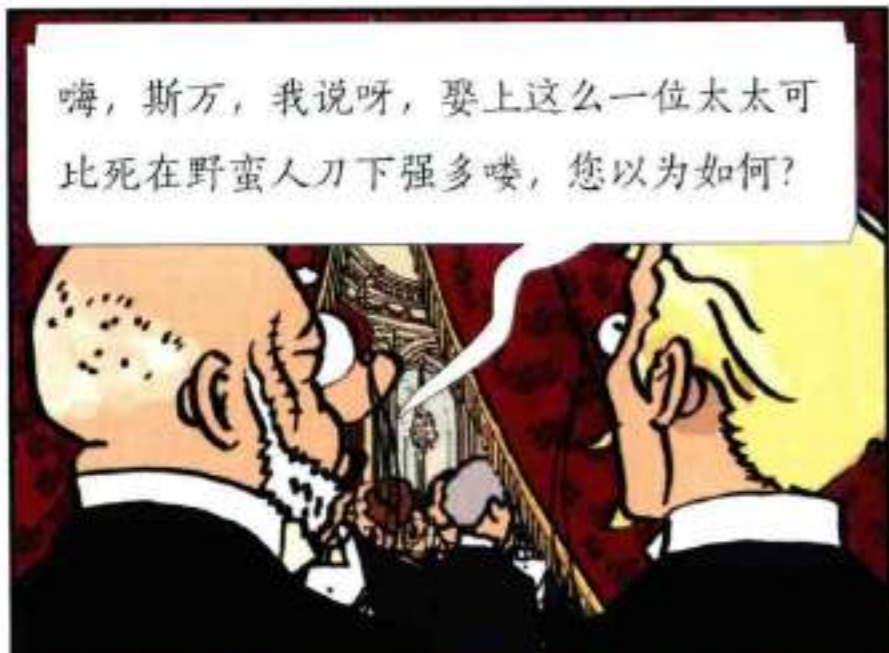
听我说，我的小夏尔，既然您让我撞见了，那就让我把您带到帕尔马公主府上去吧，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要不是听玫玫说起您……

您想想，我连您的面都见不到！

斯万没答应；他事先和德·夏尔吕先生说好了，一离开德·圣厄韦尔特夫人家，他就直接回家，万一去了帕尔马公主府上，他担心会错过晚会上一直盼着看见仆人送上来的一张便条，它说不定正在家里的门房那儿等着他呢。

但就在斯万刚要出门之际，德·弗罗贝维尔将军请他介绍认识德·康布尔梅夫人，他只好跟着将军回进大厅找她。



正在这时，演奏又开始了，斯万马上明白在听完临时加演的这首曲子之前，自己是不会离开了。被围困在这些人中间，他感到很痛苦，他们的愚蠢可笑使他难以忍受，况且他的这种流放，还得在一个奥黛特不可能来的地方继续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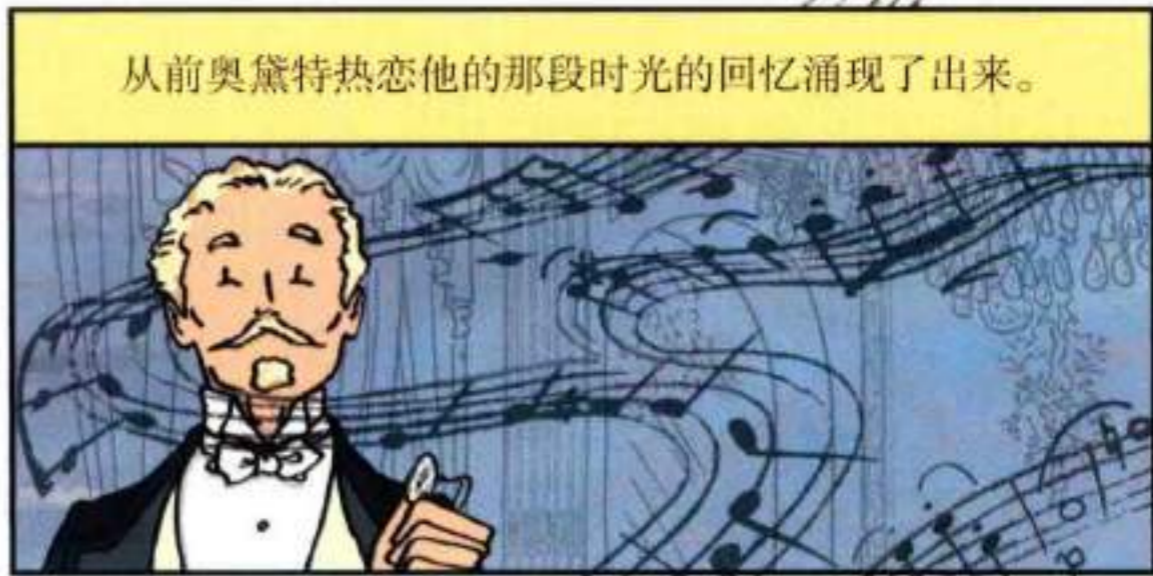
然而，蓦然间仿佛奥黛特飘然而至。





没等斯万来得及想到：

这是凡特伊奏鸣曲里的那个小乐句，快别听！



从前奥黛特热恋他的那段时光的回忆涌现了出来。

往事历历在目。



他想起那个夜晚，点灯人一盏盏熄灭煤气路灯之时，他突然在街头黑幢幢的人影中看见了她，那个夜晚给他留下了几乎不可思议的印象，它属于一个神秘的世界，一旦通往那儿的大门关上，你就再也无法重返这个神秘世界了。



斯万凝神面对这重现的幸福时光，瞥见一个可怜的人儿，他不由得动了恻隐之心，闭上眼睛免得让人看见眼眶里噙满了泪水。那人原来就是他呀。

斯万的思绪中第一次升起了对这位想必也受过许多痛苦的凡特伊，对这位他所不认识的卓越的兄长满怀怜惜的柔情；他的一生会是怎么样的一生呢？他是在怎样的痛苦中汲取了这种神祇的力量，



这种无限的创造力的呢？

这个小乐句告诉他，痛苦是虚幻的。它所要模仿，所要再现的，正是一种内心的忧伤所具有的魅力，这种魅力的精华所在，不曾亲身感受过它们的人是不能体会，甚至会视作无聊的，但这个小乐句抓住了它们，使它们变成了感觉得到的东西。



斯万把乐曲的动机看作来自另一个世界、属于另一个范畴的真实的思想，这些思想笼罩在黑暗中。



斯万相信奏鸣曲中那个乐句确实存在是没错的。



从这一角度来看，小乐句是富有人情味的，



但它毕竟属于一类超自然的造物。

在最后那个乐段的开始部分，斯万听到的钢琴与小提琴之间的对话是多么美妙啊！



斯万不敢动弹一下。说实在的，也没人想要说话。

那位唯一不在场的人，也许还是位死者（斯万不知道凡特伊是否还健在）让人无法形容的话语，使这座召唤灵魂的演奏台，变成了可供完成一桩超自然的宗教仪式的庄严祭坛。因而当这乐句终于结束，那位以天真出名的德·蒙泰里安代侯爵夫人没等奏鸣曲全部演奏完，就凑身过去告诉他自己的印象时，虽说斯万一开始有些来火，但转眼间就在她所说的话里发现了一种她并没有意识到的深刻含义。



真是妙不可言，这是我见过的最棒的……



最棒的……要是不把灵动桌<sup>83</sup>也算上！



从这个晚上起，斯万明白奥黛特对他的感情已经一去不复返。

斯万确信，要是现在他在一个远离奥黛特的地方生活，她最终会在他的眼里变得无足轻重，所以要是奥黛特就此离开巴黎不再回来，他会感到高兴；到那时他是会有勇气在巴黎待下去的；但是，他毕竟没有勇气自己先离开巴黎。



他设想倘若他没有家产，出身低微，穷困潦倒，必须靠打工谋生，或依赖亲戚、配偶度日，那他就非得离开奥黛特不可。

可是转念一想，这个局面算来已经有好几年了，而且他所能企望的，无非是能始终就这么下去，无非是用自己的工作、欢乐、朋友乃至整个生命来换取这种日复一日的等待，等待一次平常的约会，他不仅自问，他是不是在自欺欺人，如此命运多舛，是不是该归因于那种看似滋养他的恋情。



人总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一个人也决不会像他所想象的那么不幸。



人总是身在祸中不知祸的，一个人也决不会像他所想象的那么幸福。

有时候他真希望她毫无痛苦地死于一次意外事故。



斯万感到自己的心和穆罕默德二世是相通的，他喜欢贝利尼画上这位苏丹的形象，一旦感觉到自己狂热地爱上了一个妃子，他就用匕首刺死了她，为的是求得精神上的解脱。



奥黛特曾对他说：

福什维尔在圣灵降临节要出门旅行，

他去埃及。



果然，几天过后：

哎，那天你对我说要和福什维尔一起旅行……

是啊，亲爱的，我们十九号动身，我会寄张有金字塔照片的明信片给你。



斯万立即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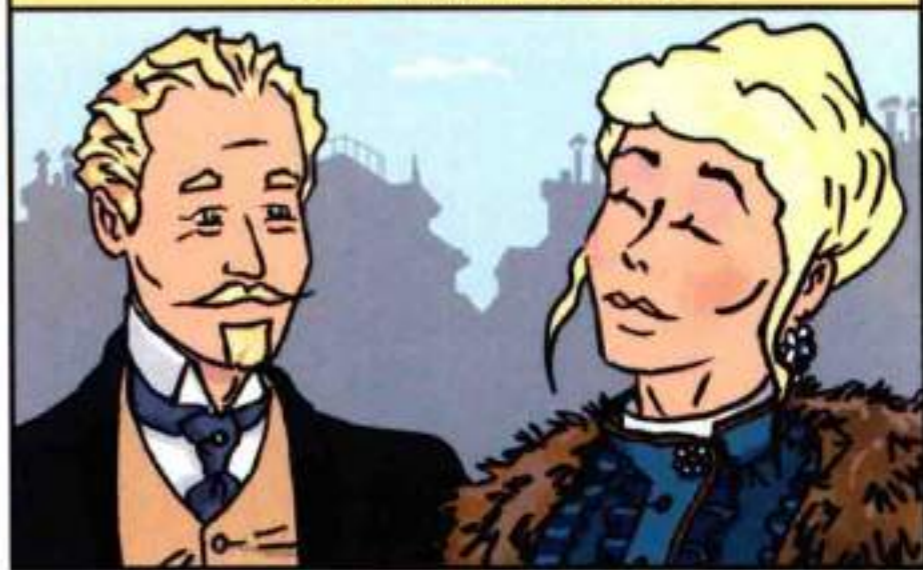
我在圣灵降临节要和福什维尔一起去埃及。

他真想弄明白她到底是不是福什维尔的情妇。

有一天他收到一封匿名信，说奥黛特曾经是不计其数的男人（此人列举了几个人的名字，其中包括福什维尔、德·布雷奥代先生和那个画家）的情妇，还是一些女人的情侣，而且经常出入妓院。



这封信的内容并没有使他感到不安，因为上面列举的对奥黛特的指控，都是捕风捉影，一眼就看得出来不是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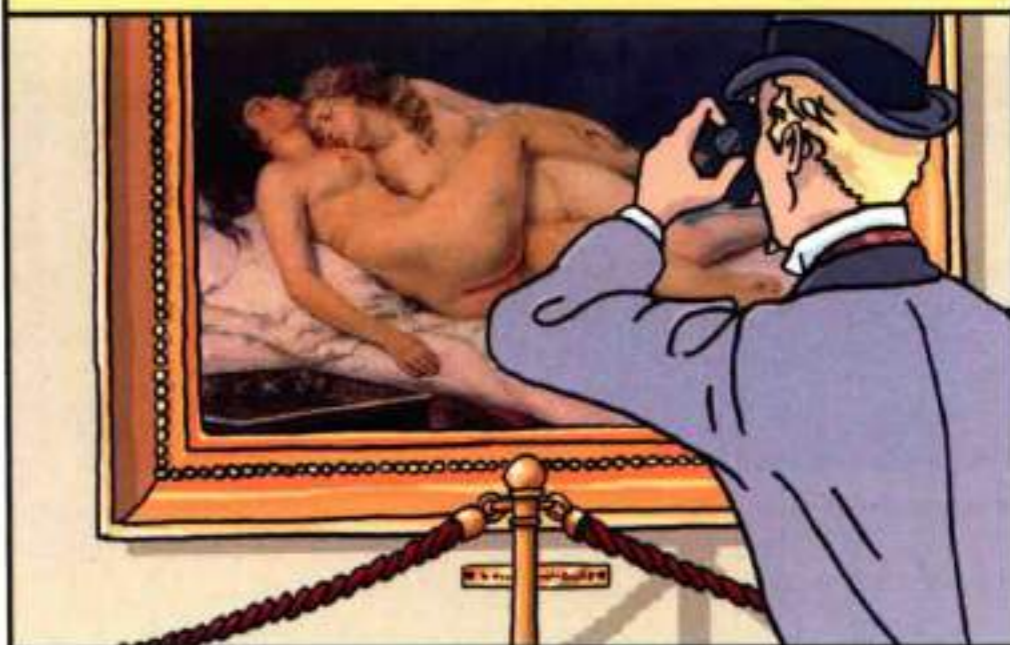


斯万和许多人一样，懒得动脑筋，缺乏创意。对每个具体的人，他总是把他所不了解的那部分生活，想象成跟他所了解的这部分生活完全一样的。



她爱把花儿摆摆正，爱在下午喝杯茶……因此斯万把这些熟悉的部分推广到了奥黛特生活的其他部分。

要说她去卖淫的场所，和别的女人一起放荡纵欲，要说她过的是下流女人荒淫无耻的生活，那就是瞎说一气的无稽之谈！



不过有时候：

有人不怀好意，把你的一举一动都告诉了我！



有一天，他打开报纸……



“大理石交际花”这个剧名，让他想起奥黛特对他讲过的一件事。那次她和韦尔迪兰夫人一起去参观



产业宫展览馆……

你可要当心，我是知道怎样能让你融化的喔，你毕竟不是大理石嘛……



奥黛特对他说这不过是开个玩笑。

这封匿名信里正好提到了这类的情爱。



他突然记起奥黛特的一句话，这句话还是两年以前讲的，

噢！韦尔迪兰夫人这会儿心里只有我呢，我是她的心肝宝贝，她搂住我吻我，要我陪她去买东西，



要我和她以你相称。

他径直来到奥黛特家。



他闭口无言，眼看着他俩的爱情逝去。

骤然间，他下了决心。

奥黛特，亲爱的，我知道我挺讨厌，可是有些事我非问一下不可。

你还记得我对你和韦尔迪兰夫人有过的想法吧？

告诉我，这是不是真的，你和她或者和另一个女人。



这我对你说过，你早就知道了。

没错，我知道，可是你能肯定事情就是这样吗？请对我说：“我跟哪个女人都没干过这种事。”

我跟哪个女人都没干过这种事。

你能当着我的面凭你的拉盖圣母院圣牌起誓吗？

斯万知道奥黛特是不敢凭这个圣牌违心发誓的。



哦！你让我太委屈了吧！你还有完没完呐？你瞧，我刚回心转意想跟你和好如初，却好心没好报！

你要是以为我会因此对你有哪怕一丁半点的怨恨，那你就错了。我了解的许多情况我都没说呢。我对你生气，并不是因为你做了那些事，既然我爱你，就对你的一切都能原谅，

可是我已经了解的事情，你硬要藏藏掖掖，这有多蠢。

只要你愿意，事情一秒钟就能了结，你就此了无牵挂。以圣牌的名义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干过那种事。



可我什么也不知道呀，也许在很久以前，我自己也没明白在干什么，也许有过两三次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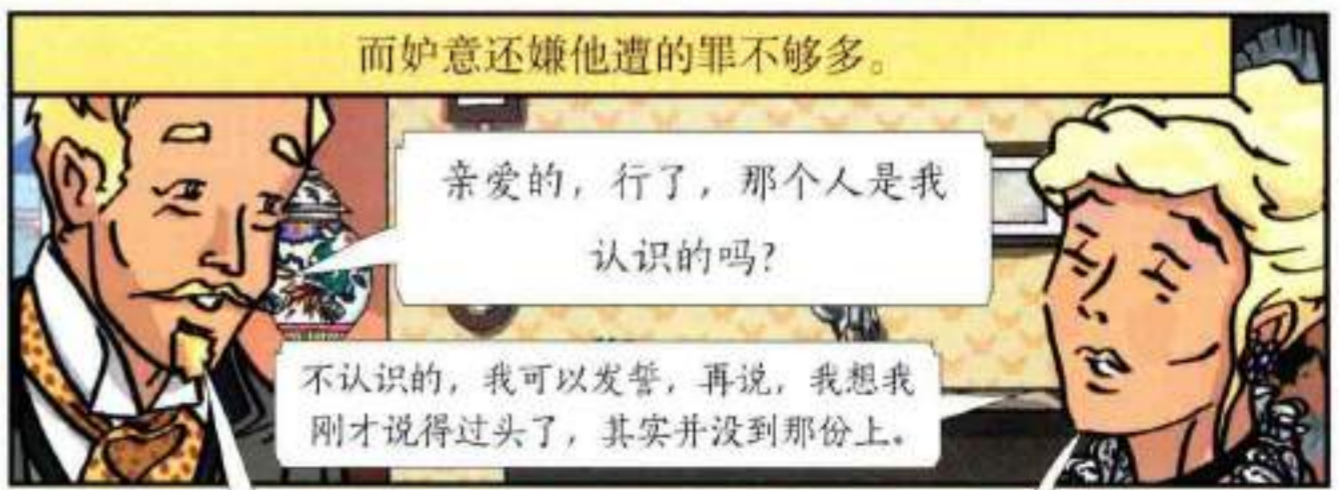
而妒意还嫌他遭的罪不够多。

亲爱的，行了，那个人是我认识的吗？

不认识的，我可以发誓，再说，我想我刚才说得过头了，其实并没到那份上。

这没什么关系。你刚才已经挺配合。事情就到此为止吧。就剩最后一个问题：那是多久以前？

哦！夏尔，你真要把我烦死了！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两三次”无非是三个字，可这三个字居然就像当真刺到了心脏那样把它划了个鲜血淋漓。他对那种激情并不陌生，在韦尔迪兰夫人府上没有找到奥黛特的那个晚上，他就有过这种疯狂的念头，想另外找个女人贪欢一夜。

你能说说到底是哪一天，好让我回想一下那天晚上我在干什么吗？

我，我不知道，我想那是在布洛涅森林，有天晚上你到天鹤岛来找我们。你先在德·洛姆亲王夫人的别墅吃了晚饭。

邻桌上有个女人，我只是很久以前见过一面。她对我说：“咱俩一起到那座假山背后去，欣赏一下湖光月色好吗。”

我先打了个呵欠，然后回答说：“不，我累了，就这么坐着挺好。”她一再跟我说那晚的月色多么难得一见。

我对她说：“你得了吧！”我明白她的心思。

你这坏蛋，折磨我是在寻开心，非让我说些谎话才肯放过我哪。

可怜的宝贝，请原谅，我觉得已经在让你受罪了，行了，过去的事我不去想它了。

对斯万的这一击，比第一下更狠。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是最近的事，就发生在他和奥黛特在一起的夜晚。

生活确实叫人惊叹。好端端的一个女人，平时我对她多么信任啊，而现在就这么问了一下，想不到她向我承认的这点事情，已经透露出好多我连想都没想过的秘密。

他不怨她。这并不全是她的罪过。

不是听人说起过，她几乎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亲生母亲就把她包给了一个英国富商吗？

他体会到，阿尔弗雷德·德·维尼在《诗人日记》中写的这几句话，是沉痛的肺腑之言：

“当你感到爱上一个女人之时，你得问一下自己：在她周围的是些什么人？她以往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的全部幸福都维系在这上面。”

那些他不知道，而且现在害怕知道的事情，常常是奥黛特无意间主动告诉他的；奥黛特的真实生活和斯万曾经以为她所过的比较清白的生活之间，已由奥黛特的堕落划出了一道间距，奥黛特却并不知晓它到底有多宽。

有一天他问她有没有去过那些由女人拉纤的幽会屋<sup>84</sup>。其实他心里是认定她没去过的；他在看那封匿名信时，这个假设曾经闪过他脑际，但他并没有上心。他希望奥黛特帮他把这—猜疑连根拔除。

噢！没有！可这不等于说她们没来纠缠过我喔，昨天还来了一个，等了两个多钟头，就是要我去，随我开价。要是你能看见我怎么跟她说话，那有多好！

我扯开嗓门喊道：“我对您说了，我不愿意！有人想这么做，可我不喜欢！我想，我愿意怎么做，总还有我的自由吧！如果我需要钱，我自然明白……”

哦！我真巴不得你当时藏在哪儿，看我怎么打发那女人。我相信你会高兴的，亲爱的。

你瞧，你的小奥黛特毕竟也有些好的地方吧。



她的这些坦白，对斯万而言是新生疑窦的起点。

有一次，他想吓唬吓唬她：

……金色餐厅总让我想起一件不知什么事情，当时我就觉着有些蹊跷。



对了，

你到普雷沃咖啡馆去找我的那个晚上，我对你说我从金色餐厅来，其实我没去那儿。

我是从福什维尔家出来的。



我真的去了普雷沃咖啡馆，这可不是说谎，他在那儿遇见我，就请我去他家看版画。



不过一会儿就又有别人来看他了。

我对你说我从金色餐厅来，是怕给你添烦恼。



你瞧，我还不是为你好吗。就算我当时错了，至少这会儿我都对你说清楚了呗。

原来，就在她爱他的那几个月里，她已经在对他说谎了！

类似于那个时刻（就在他俩第一回理卡特利兰的夜晚），想必还有好多其他的时刻，所有这些时刻都窝藏着斯万从未起过疑心的谎言。他记起她有一天对他说过：

我只消对韦尔迪兰夫人说，我的长裙还没有准备好，双轮马车来得晚了。

我总有办法应付的。



对他大概也是一样吧，好几次她轻描淡写地向他解释为什么迟到，说明某次约会为什么得换个时间，那背后肯定隐藏着她和另一个人之间的什么事情，她大概会对那人说：

我只消对斯万说我的长裙还没准备好，双轮马车到得晚了，

我总有办法应付的。



在斯万所有最甜蜜的回忆背后，在奥黛特以前对他说过最简单的话背后，他感到都有谎言暗中存在的可能性，一切他至今仍极其珍视的东西，动摇着一块又一块墙石，预示着他过去的全部回忆的倾覆。

有些夜晚她一下子变得非常殷勤，但语气冷峻地关照他机不可失，否则几年之内他休作此想。



快，去我家  
“理卡特利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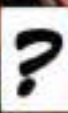


她这般声称的需要他，总是那么突然，那么费解，那么不容分说，随后那毫无节制的爱抚有时那么夸张，那么没来由，这种说来就来、没有真实感的缠绵之情，就像说谎打诨或惹是生非一样让斯万苦恼。



有声音……

有人！



夏尔，行啦，没人。好了，来吧！



你这人可真是难缠透顶！

她到底有没有藏着个男人，想让他尝尝嫉妒的滋味或撩拨他的欲火，始终不得而知。

有时候他上幽会屋去，指望了解一些她的情况，当然她的名字是不说出去的。



我有个妞儿，您准喜欢。

他神色忧郁地和某个可怜的姑娘聊上一个小时，姑娘看他始终正襟危坐，不觉暗自惊讶。



有一天，一个很年轻的姑娘对他说：

我希望的，是找到个朋友，那时我肯定不再跟别人好了。

你相信一个女人真的会因为有人爱她就感动，就对他忠贞不渝吗？

这得看那人是怎么样的！

斯万情不自禁地把一些会让德·洛姆亲王夫人高兴的话儿，说给这些姑娘听了。



你挺可爱，让自己的眼睛蓝得跟腰带一样颜色。

您也是啊，您的袖口翻边也是蓝颜色的。

在这么个地方，我们这样谈话有些怪怪的！我大概扫你兴了吧？说不定你还有事？

没事，我有的，是时间。



要是您让我觉着烦了，我会告诉您的。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听您聊天的。

很高兴你这么说的。

可是不一会儿，斯万就站起身来跟她告辞。他对她不感兴趣，她根本不认识奥黛特。

画家前一阵病了，戈达尔大夫劝他乘船出海去换换环境；好几个信徒都说要跟他一起去；韦尔迪兰夫妇下不了决心单独留在巴黎，就租了一艘游艇，后来干脆买了下来，于是奥黛特经常乘游艇出海了。



每次她离开不多久，斯万就感到自己开始摆脱她了，可是一知道奥黛特回来了，就没法待在家里不去见她。



有一回，本来以为就出门一个月的，后来他们从阿尔及尔去了突尼斯，接着到意大利，然后去了希腊、君士坦丁堡和小亚细亚。旅程延续了将近一年。斯万感到从未有过的宁静，几乎觉得很幸福。

就在这些远游客回来不久，有一天……



戈达尔夫人！



前一阵您的耳朵根大概发热来着吧，先生，我们跟韦尔迪兰夫人一起旅行的那会儿，整天都尽在说您。



斯万大吃一惊，他还以为根本没人会在韦尔迪兰夫人面前提到他呢。

这不，德·克雷西夫人在那儿呗。只要奥黛特在一个地方，她待不上多久就得提到您。



您知道不，人家可不是在说您的坏话哟。

怎么！您还不信？

她可喜欢你了！

韦尔迪兰夫人对她说：“您离他有八百里路程，怎么能看见他这会儿在干什么呢？”



这时候奥黛特回答说：“在一个朋友的眼睛里，是没有看不见的东西的。”

我向您发誓，我告诉您这话可不是为了讨好您，您在那儿有一位非常难得的真正的朋友。



我对您说的这话，大概也就您自己知道了。

哦！天哪，车夫在停车让我下去呢，



跟您聊着聊着，我都差点儿错过波拿巴街了……劳驾告诉我一下，我帽子上的羽饰正不正？

戈达尔夫人实在是一位比她丈夫高明得多的治疗专家，她在斯万对奥黛特的病态感情旁边，添加了



斯万感到心里充满了对她的温情。



感激、友情之类的正常感情，来跟它们抗衡。



从前他就常常不胜惊恐地想到，总有一天他会中止对奥黛特的爱，他决心时时警惕，一旦觉着爱情要弃他而去，就拽住不放，不让它离开。

可是，随爱情一同淡去的，是依然去爱的意愿。

因为一个人是无法改变的，也就是说他无法变成另一个人，而又继续受原先那个他的情感所支配。

当斯万偶然间顺手拿到证据，认定福什维尔曾经是奥黛特的情人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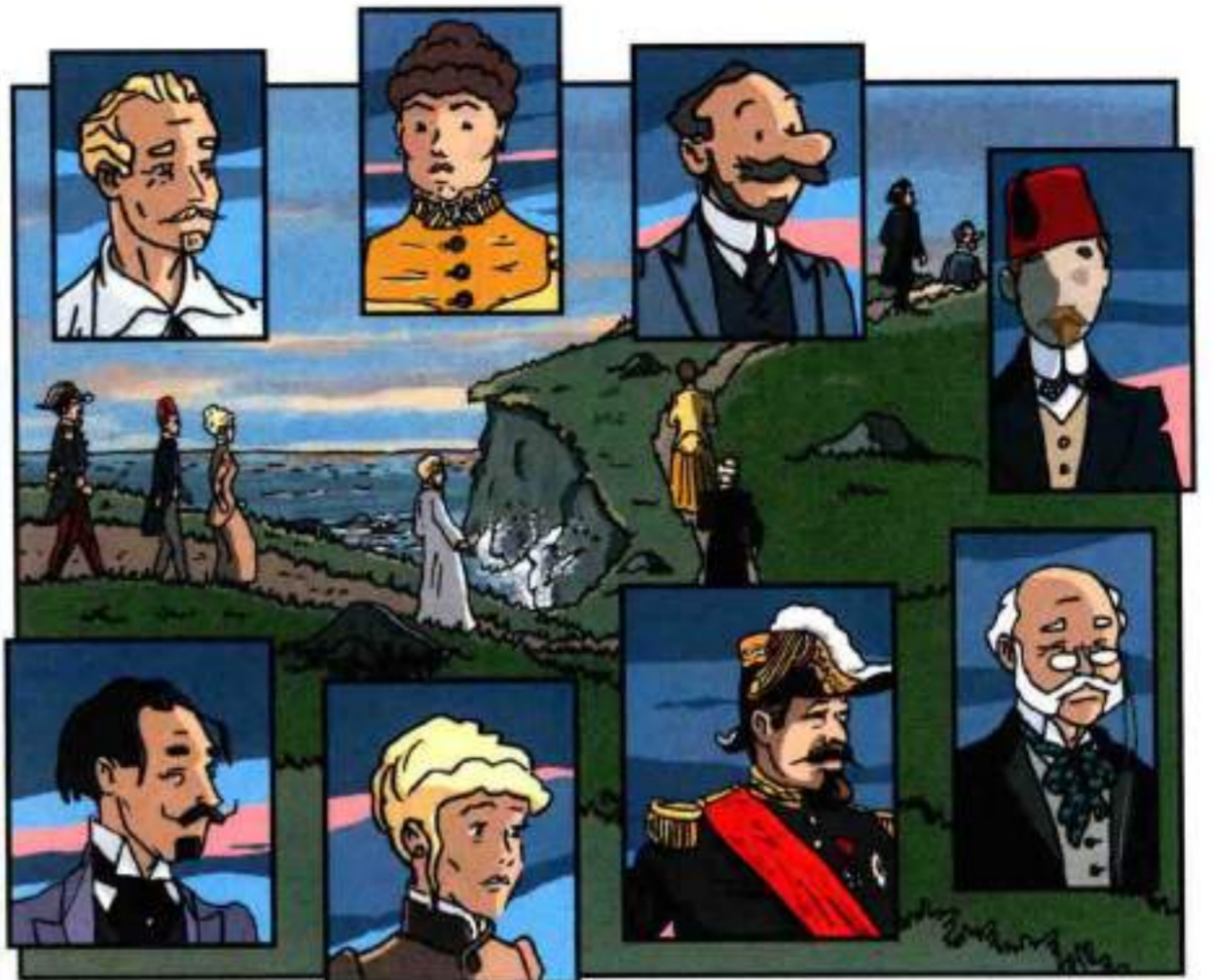
他发觉自己一点也不痛苦，爱情毕竟已经远去了，他感到遗憾的只是它离他而去的那一刻，居然没有提醒他一下。



他甚至还打算，至少这么想过，趁记忆还在的时候，向这个激起他爱情和妒意的奥黛特，这个给他带来过痛苦而今后他再也见不到的奥黛特道一声别。

他以为再也见不到，是想错了。几星期之后，他还得见她一次……

那是在梦乡，在睡意的薄暮中。



他和韦尔迪兰夫人、戈达尔大夫、一个他认不出是谁的年轻人、画家、奥黛特、拿破仑三世和我外公在海边散步。



你擦一下，夏尔，海水溅到你脸上了。



他却没法擦，穿着睡衣窘迫地呆立在哪儿。



他巴望在昏暗的光线下别人不会注意到他，



可是……



他转过脸去看奥黛特，只见她脸色苍白，腮帮拉得挺长，上面有好些小红点，眼圈黑黑的，



她望着他，目光满含柔情，他觉得自己对她爱得无以复加，恨不得马上带她一起走。



蓦然间：

我得走了。



我得走了，再见，



再见，我得走了。

他心头怦怦直跳，只觉得自己恨奥黛特，恨不得把刚才还深深爱着的那双眼睛抠出来。



他继续往上走，每走一步就离反向而行的奥黛特远了一些。

片刻过后，她已经离去了好几个小时。

您看见吗？她前脚刚走，拿破仑三世后脚就开溜了。





他俩肯定是事先讲好的，他们准是去山脚下碰头，

可面子上又下不来，所以就  
没一块儿告退。



她是他的情妇。



说到底她是对的。

我劝过他十次了。

干吗要为此伤心呢？

他应该是个能够理解她的男人嘛。

斯万这是对自己在说，因为他起初没能认出是谁的那个年轻人，也是他呀；就像有些小说家一样，他把自己的性格特征分别给予两个人物。

至于拿破仑三世，这个形象来自某种影影绰绰的观念联想；



而实际上，梦中出现的这个人物，对斯万来说所代表的，让他想起的，也正是福什维尔。

夜色突然变得浓重起来。



骤然间，他的心加倍地遽跳不已，他觉得一阵无可言喻的难受和恶心。



去问夏尔吕吧，奥黛特是在哪儿跟人过夜的，

他以前跟她是一伙的，她什么话都对他说。



就是他们放的火。



……火……

火……

理发师……

先生……



先生，

八点钟了，理发师来了，

我让他过一小时再来。



刚才是铃声在深沉的睡意中  
变成了警钟声，  
幻化出火灾的情景。



他又想起方才的梦……



仿佛奥黛特就在身旁，只见她面容瘦削，脸显得很长，眼圈黑黑的，所有这些，自从他俩相好以来，他就不再去注意了。而当他不复感到不幸时，粗鄙的念头不时涌上心头，道德水准也一下子降低到了这份上，

我浪费了那么多年，

甚至恨不能去死，

却把我一生中最真挚的爱情



给了一个我不喜欢的、不合我口味的女人！





## 第四部 地方与地名：地名

Quatrième Parti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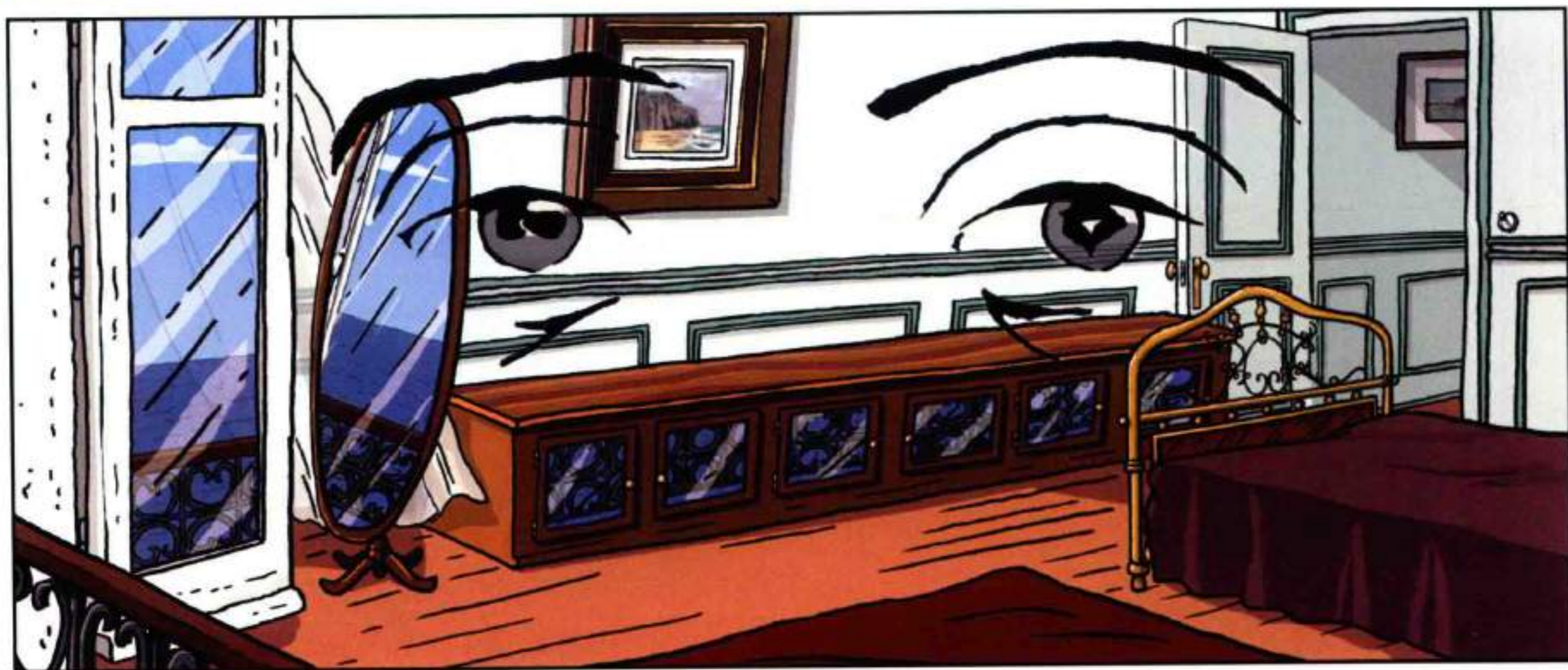
Noms de pays : le nom



## 第四部 地方与地名：地名

### Quatrième Partie Noms de pays : le nom

在无眠之夜经常浮现眼前的那些卧室中，跟贡布雷的卧室最不相像的，  
就是巴尔贝克海滨大酒店的那个房间了。



而跟这个真实的巴尔贝克最不相像的，  
却是我在一些风狂雨骤的日子里经常想起的巴尔贝克……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看一看海上的暴风雨；只有那种我知道不是有意造出来取悦于我的景色，才是我心目中最美的景观。



我渴望去了解的，正是那些在我眼里具有特殊价值的真实的东西，它们能让我窥见一位伟大天才的思想，或是大自然不受人干扰，率性表现出来的力量或风致。



就好比倘若把母亲的声音孤零零的从留声机上放出来，并不能慰藉我们的丧亲之痛，



同样我对一场机械模仿出来的暴风雨，只能像对万国博览会上的灯光喷泉一样地无动于衷。

为了让那暴风雨是绝对真实的，我也希望那海岸本身就是天然的海岸，而不是新近由市政府兴修的一条什么堤岸。

然而我记得勒格朗丹早就对我们说起过巴尔贝克这个名字，按他的说法那儿是一片海滩，就紧靠……

那片不祥的海岸，它以海难事故频繁著称，一年里有半年阴雾沉沉，浪涛滚滚。

有一天在贡布雷，我跟斯万先生谈起巴尔贝克的海滩：

我想我对巴尔贝克是挺了解的！巴尔贝克那些建于十二、十三世纪的教堂，一半还是罗马式<sup>86</sup>的，它们也许是诺曼底的哥特式<sup>87</sup>建筑最奇特的样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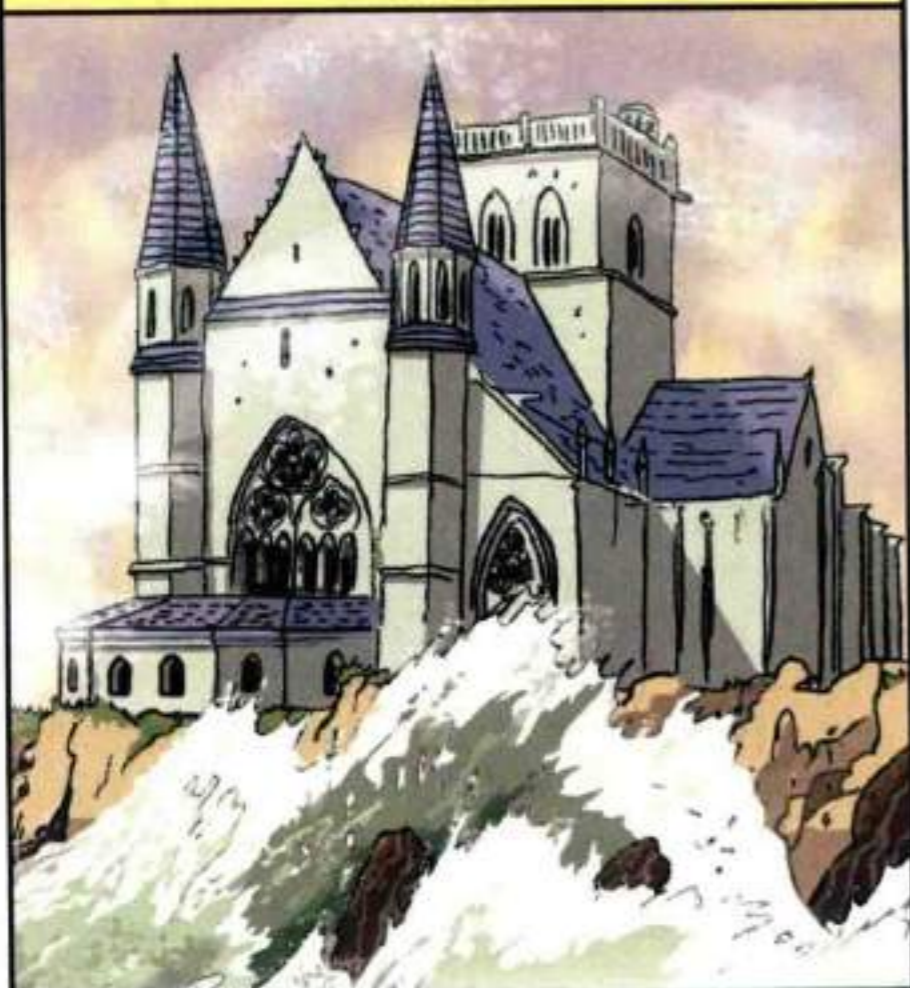
……你踩在那儿，甚至会比在菲尼斯泰尔<sup>85</sup>更清晰地感觉到脚下就是法国，欧洲，乃至古代世界疆土的尽头。

真可谓是匠心独运！简直就像是波斯艺术。



……哥特式建筑在我眼里变得更充满生气了，因为我可以看见，除了我常想到它们存在的那些城市以外，它是怎样在一种特定的场合，在一些原始的石块上绽芽、开花并变成一座可爱的钟楼的。

大人领我去看巴尔贝克最有名的雕像的复制品，



当我想到有一天我将会看见它们栩栩如生地耸立在终年不散、带着咸味的阴雾上方，我高兴得几乎透不过气来了。



从此之后，逢到二月里风雨交加而又暖意荡漾的夜晚，劲风就会拂过我的心田，把我一睹哥特式建筑丰采的意愿和领略海上暴风雨的初衷搅和在一起。

我巴不得第二天就跳上一点二十二分的那班列车。



它沿途停靠贝叶，库唐斯，维特雷，凯斯唐贝尔，蓬托尔松，巴尔贝克，拉尼翁，朗巴尔，贝诺代，阿旺桥，坎佩莱，



满载这许多地名扬长而去，在这些地名中我都弄不清自己最喜欢哪一个了。

我真想立即穿上衣服，当天晚上就动身去巴尔贝克，当第一道曙光从波涛汹涌的海面升起的时候，我已经可以到达巴尔贝克，浑身溅满海水，躲进那座波斯风格的教堂了。



但快到复活节的那会儿，父母亲答应我到意大利北方去过一次节，



这一来，对色彩绚丽的春天的憧憬，顿时取代了充满在心头对暴风雨的向往。我憧憬着百合花和银莲花铺满菲耶索莱<sup>88</sup>的田野，明媚的阳光把佛罗伦萨照耀得如同安杰利科<sup>89</sup>的油画里金光灿烂的底色一般的春天。



景象的更迭在我会直接引起意愿的改变，而且会在我的感觉上引起整个色调的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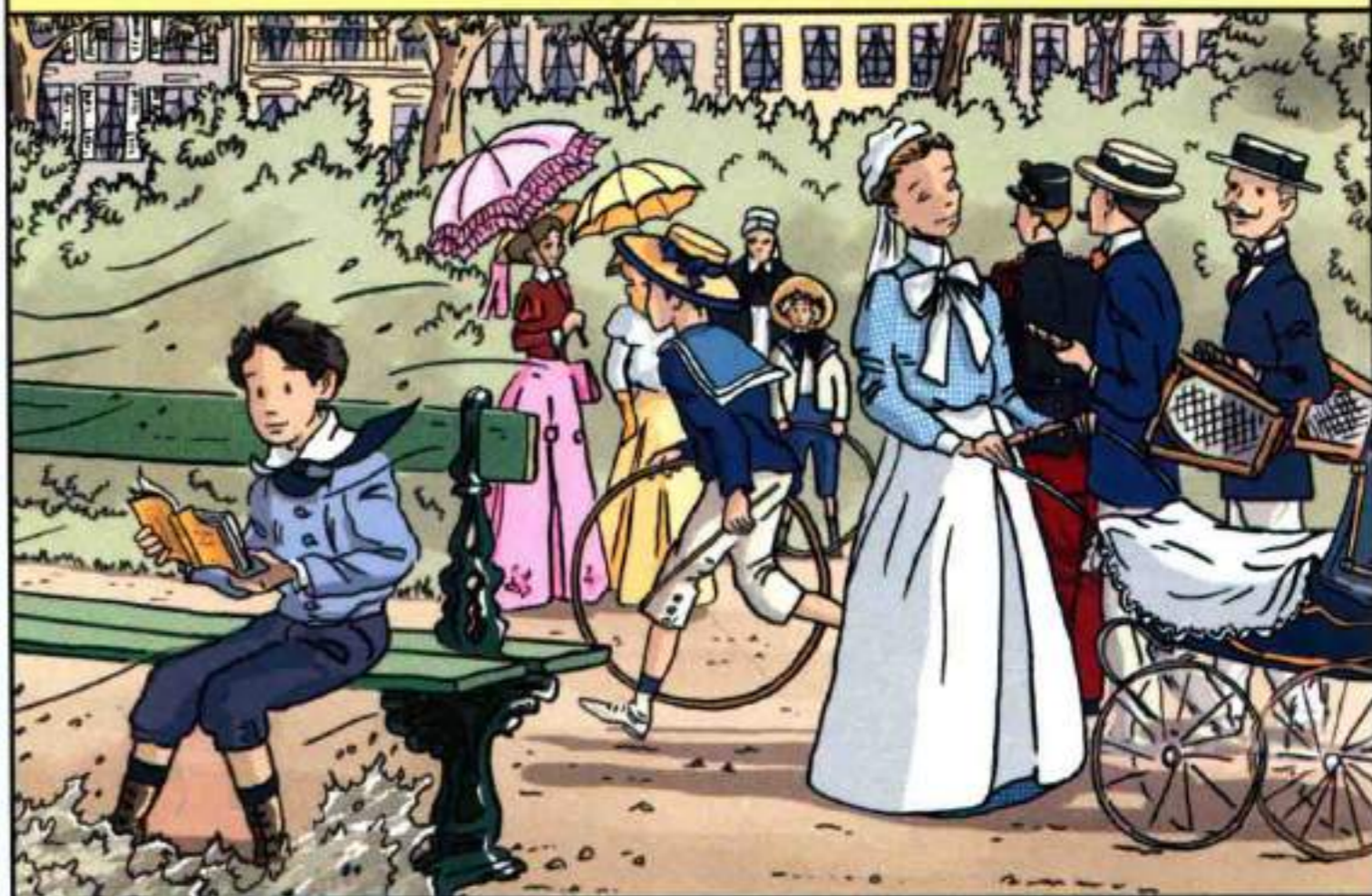
到后来，甚至根本用不到等季节时令更换，而只要气候有些变化，就会在我脑海中引起这种色调的转变。

但过了没多久，这些大西洋和意大利之梦甚至能不受季节、时令变换的影响了。

我只要念叨着这些名字就能重温旧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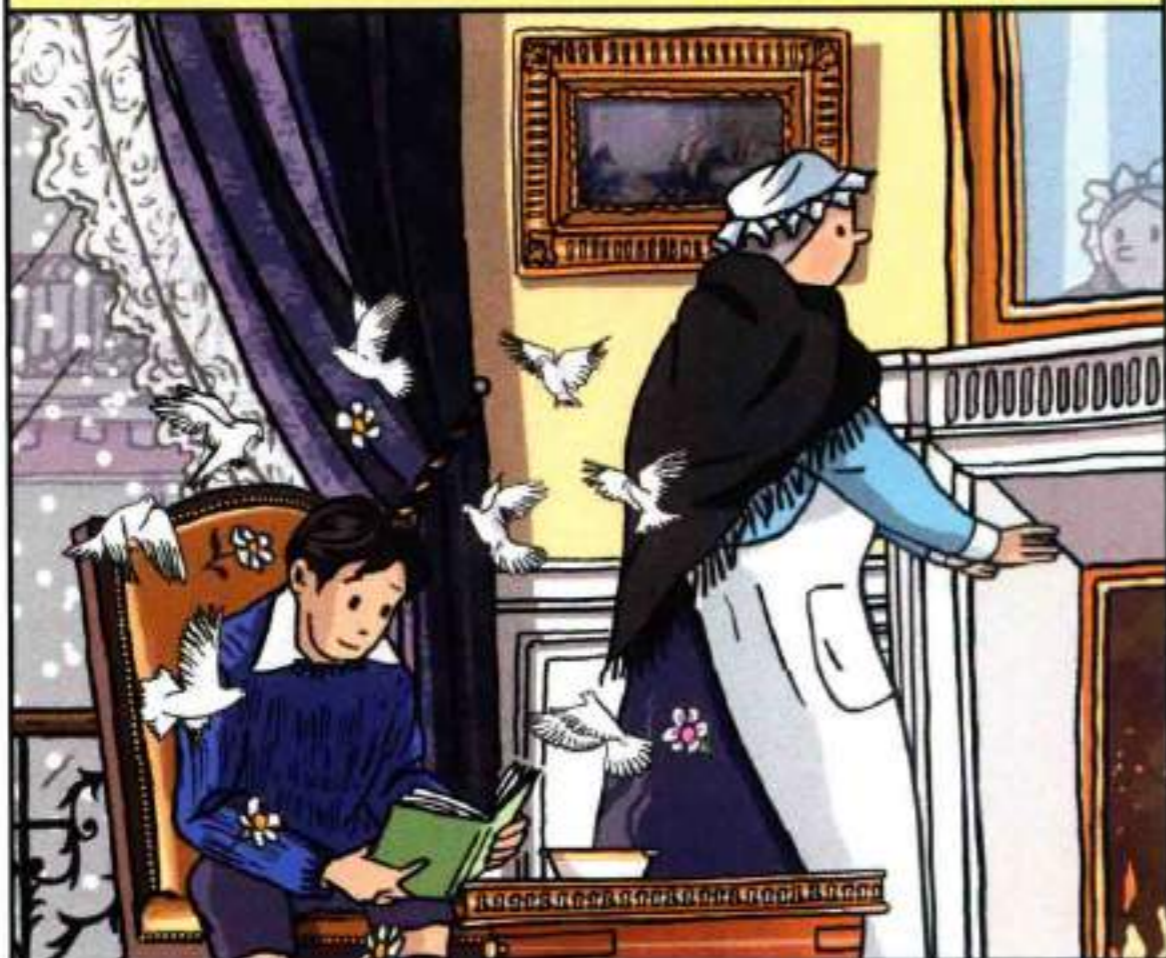


即使在春天，只要在哪本书里看到巴尔贝克的名字，对暴风雨和诺曼底哥特式建筑的向往，马上就会被唤醒；



即使在风狂雨骤的日子里，一听到佛罗伦萨或威尼斯的名字，我心头就会充满对阳光，对百合花，对总督府和百花圣母院<sup>90</sup>的憧憬。

然而，这些名字虽然蕴蓄着我心中那些城市的形象，但那毕竟是经过了转换而再现的形象。



它们使地球上的有些地方变得更独特，因而也就更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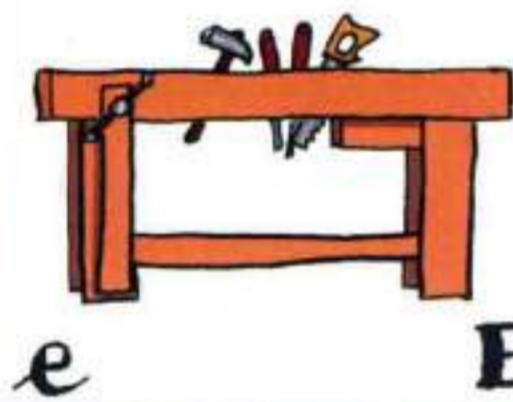
它们一旦有了名字，像人一样有了特地为它们起的名字以后，又增添了多少个性色彩呵！



语词为我们提供的是事物的一幅清楚、常用的图像。

同一类事物都被看作同样的。

钳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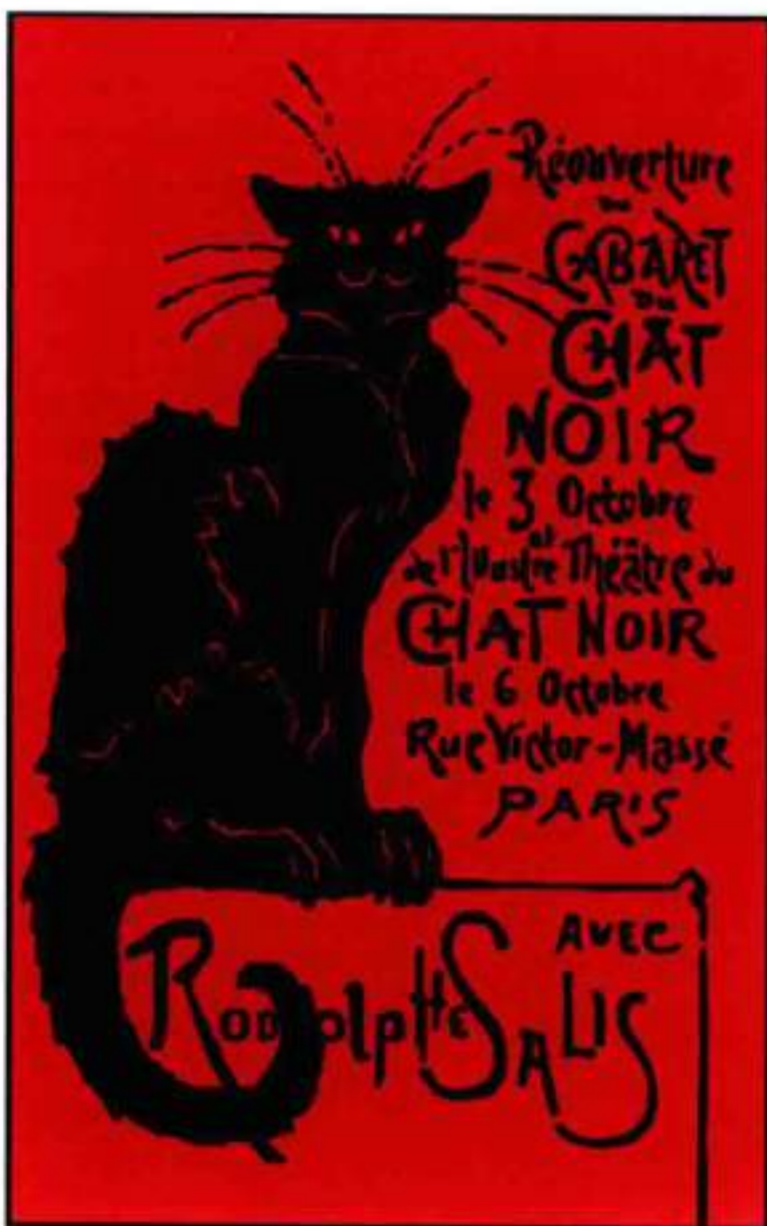
鸟



蚁巢



然而人的名字——以及城市的名字——提供的却是一幅很模糊的画面，它根据这些名字发音的响亮与否，从中抽象出一种色调来，一股脑儿涂抹在画面上，就像那些招贴画，由于作画条件的限制，或是由于画家的兴之所至，整个画面全是蓝色或红色的。



我读了《巴马修道院》<sup>91</sup>以后，巴马就成了我最想去的城市之一，它的名字在我心目中是紧致、光滑、柔美的，而且是浅紫色的，要是有人对我讲起巴马城里某座将要接纳我的房屋，

他就会引得我满心欢喜地想象一座光滑、紧致、浅紫色的柔美的住所，



它跟意大利任何一座城市里的住所都不相干，因为我只是借助于巴马这个发音低沉、密不透风的名字，借助于我赋予它的斯当达尔情调和紫罗兰色泽而把它想象出来的。



我想到佛罗伦萨，这座城市神奇地散发着馨香，就像一个花冠，因为它又叫百合花城，而它的教堂就叫百花圣母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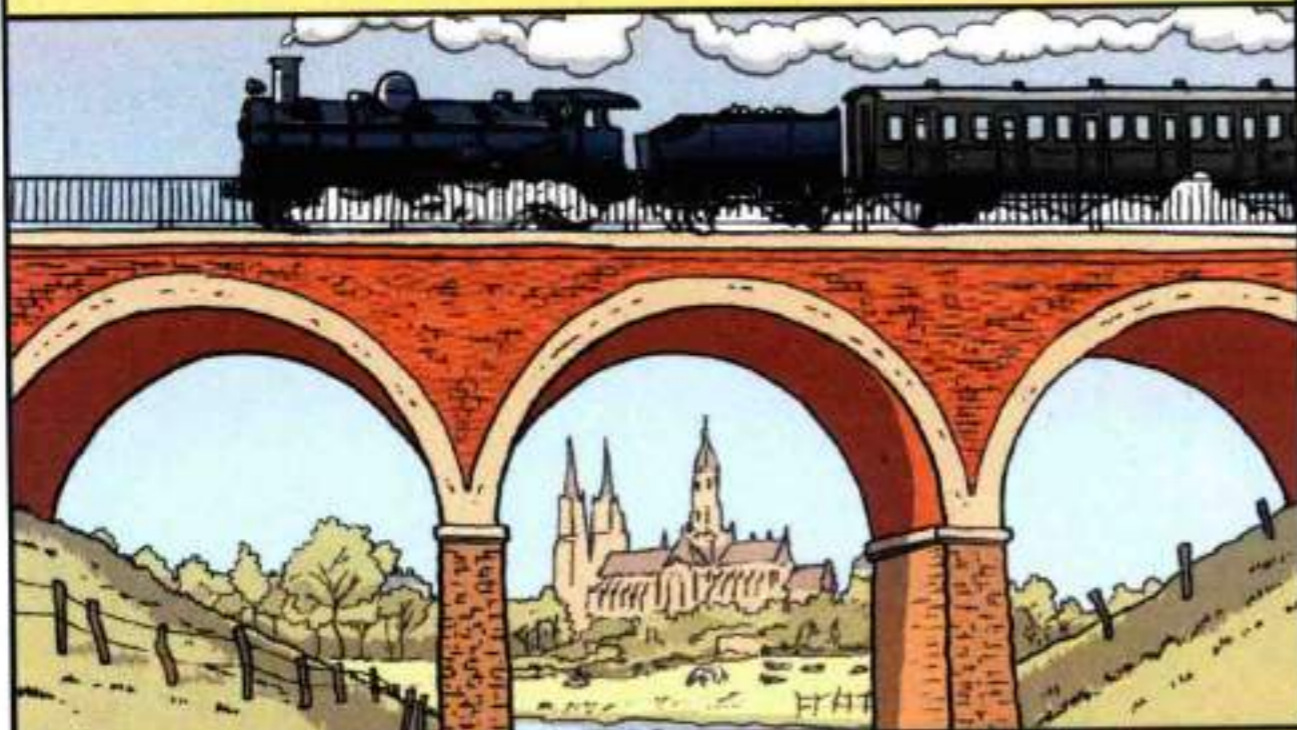


至于巴尔贝克，它是这样的一种名字，就像一件诺曼底的古陶器上还保留着它出土所在地的泥土颜色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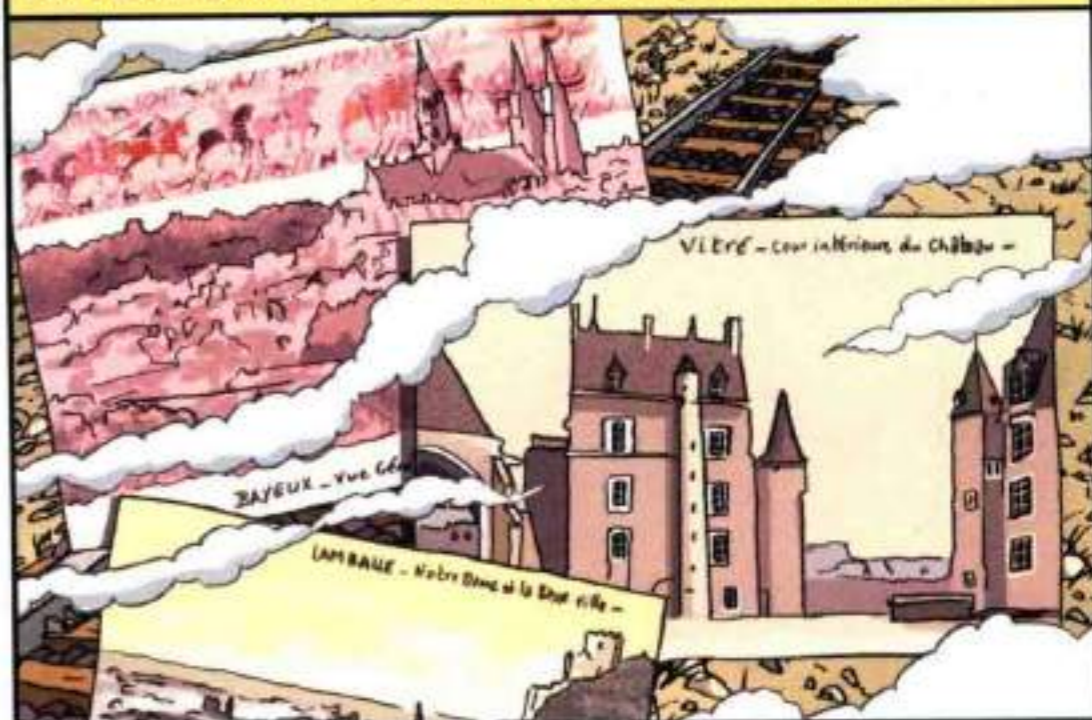
其中透露出某种业已废除的习俗和古拙的读音方式，我毫不怀疑，在我即将下榻的旅店，店主就像中世纪韵文故事里的人物那样好跟人争论，那样不苟言笑，那样古意盎然。

要是我的身体情况好些，父母亲即使不让我上巴尔贝克去小住一阵，至少也会同意让我坐一回我已经在想象中乘过好多次的



那列一点二十二分的火车，到那时我当然要在一些最美丽的城市下车。

可是要挑出最美的城市，又谈何容易呢。贝耶高高地耸立于精致典雅的淡红色城堞之上，顶端沐浴在后一个音节放出的亘古金光中；维特雷的那个闭口音符，犹如用黑木把古色古香的玻璃隔板分成了许多菱形小格；轻柔的朗巴尔，在那片乳白色的基调中，包含着从蛋壳黄到珍珠灰的各种色调……





……库唐斯这诺曼底的大教堂，它后面的那个二合元音沉甸甸、黄澄澄的，宛如把一座黄油的塔楼安在了教堂的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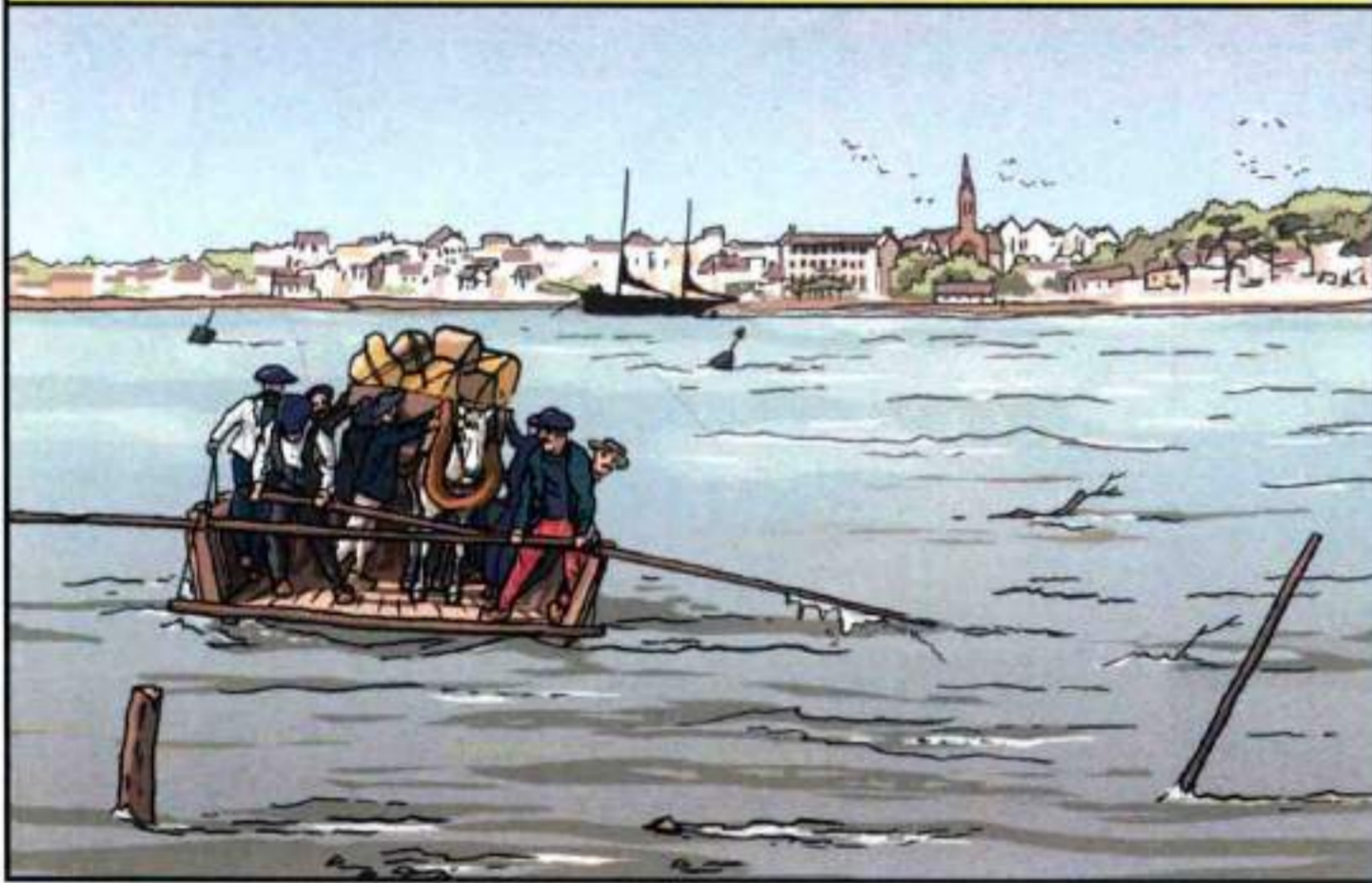


……拉尼翁，那是在乡村的宁谧中响起的马车和尾随其后的蜜蜂的声音；



……凯斯唐贝尔，蓬托尔松，既可笑又天真；

贝诺代这个名字，仿佛用缆绳都快要系不住了，河水一个劲地要把它曳进水草丛中去；



……蓬达韦纳，闪着粉白粉红的光斑飞飏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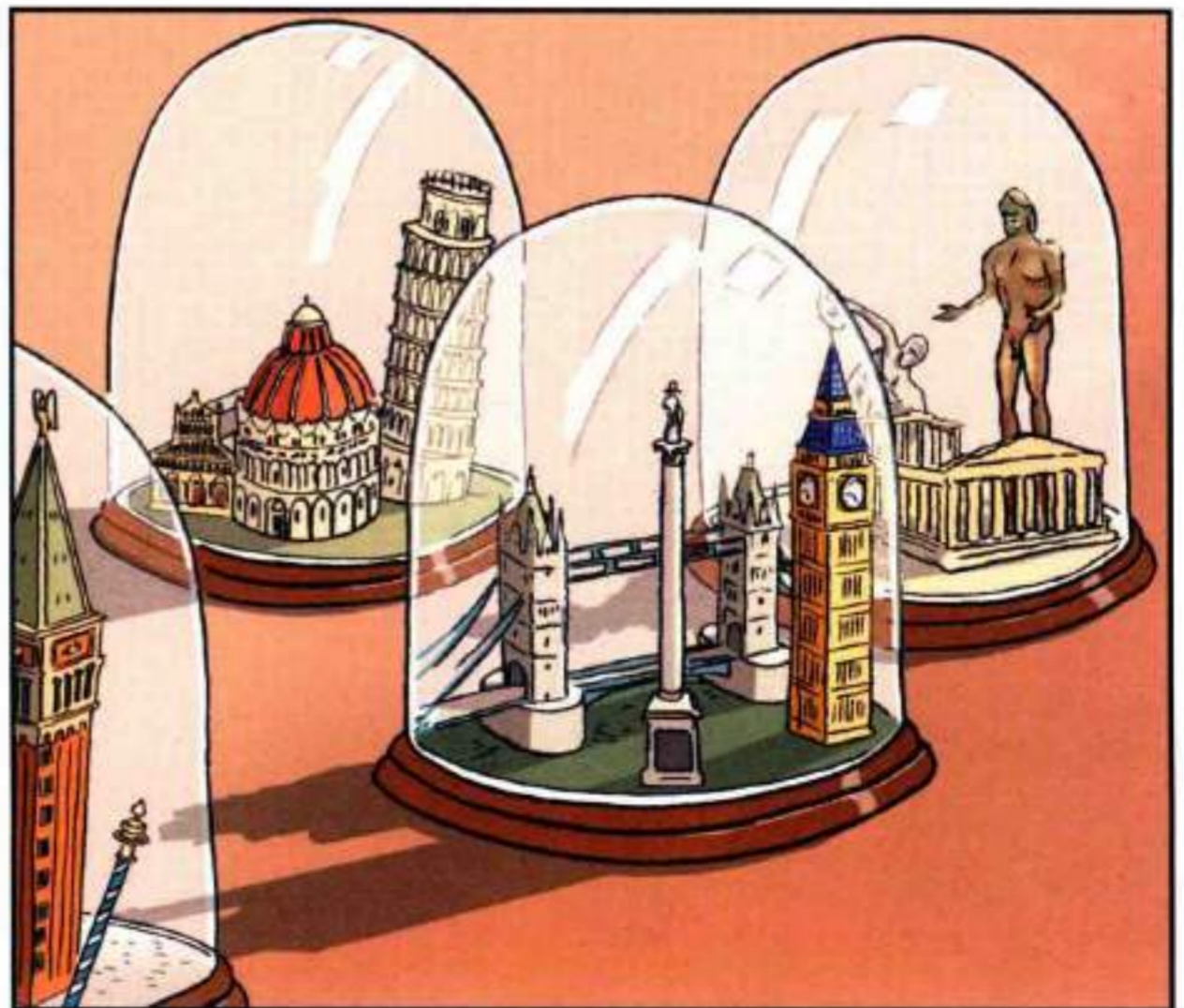


……坎佩莱，它是从中世纪起就沉潜于那些溪流之中的吗？<sup>92</sup>



这些图景之所以失真，另外还有个缘故，那就是它们势必都是些大大简化了的图景；也许，那些为我的想象所召来的东西，被我统统关进了名字这座收容所；而这个收容所并不很宽敞；

我至多只能在其中放进一个城市的两到三个主要“名胜”……



有一年，父亲决定我们一起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去过复活节，  
我因为没法在佛罗伦萨这个名字里找出空间，  
来装下通常构成城市的那些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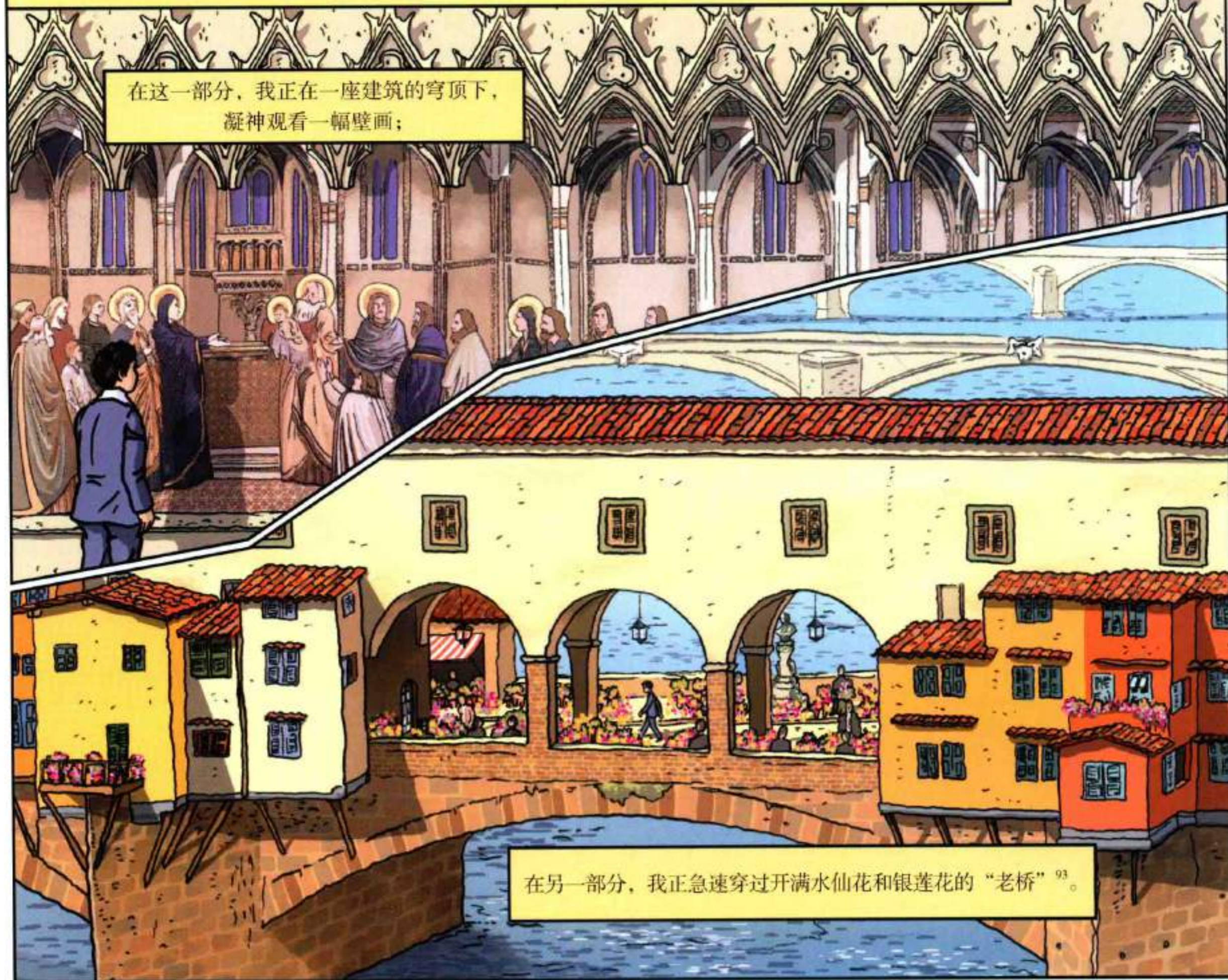


所以只能依靠一种揣摩本质上能算是乔托天才的东西，  
再跟某些春天的芳香结合在一起，  
孕育出一个超自然的城市来。



由于一个名字里所能容有的时间并不比空间多，我只能像乔托有些表现同  
一个人物在两个不同时刻的情状的油画那样，把佛罗伦萨这个名字分成两个部分。

在这一部分，我正在一座建筑的穹顶下，  
凝神观看一幅壁画；



在另一部分，我正急速穿过开满水仙花和银莲花的“老桥”<sup>93</sup>。

即使从一种很实用的观点来看，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我们所向往的地方，  
每时每刻都比我们身处的地方占据着重要得多的位置。

在父亲一边看着气压计抱怨天气冷，一边查看有哪儿班列车最合适的当口，我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了。

噢，有了：威尼斯！

……你们可以乘十八点三十分卧车……



我明白，我们第二天醒来就在那“大理石和黄金之城”了。到那时，它和百合城都不再是我刻意想象出来的虚构图景，而是真实的城市了。

总之，你们可以在威尼斯从四月二十号待到二十九号，然后在复活节早上到达佛罗伦萨。



可那会儿我离喜悦之巅还有一步之遥。

到达峰巅是在那一刻：

大运河上想必还挺冷，

你还是在箱子里把冬天的  
大衣和那件厚外套都带上为好，  
以防万一嘛。



这几句话，让我兴奋得无以复加；我使出浑身的力气，做了个高难度的体操动作，像挥去一个没有来由的保护层那样，挥去卧室里围绕在我身旁的空气，

换上同等分量的威尼斯空气，其中我用想象注入威尼斯这个名字的大海气息，有如梦的氛围那般无法形容，那般独特别致。



我体验到一种奇妙的魂不守舍的感觉。

原先只是隐隐约约的想吐的感觉，顿时变得分明起来，就像喉咙非常难受时会恶心一样。



我被扶到床上躺下，随后几天高烧连续不退，

医嘱非但现在不能让我去佛罗伦萨和威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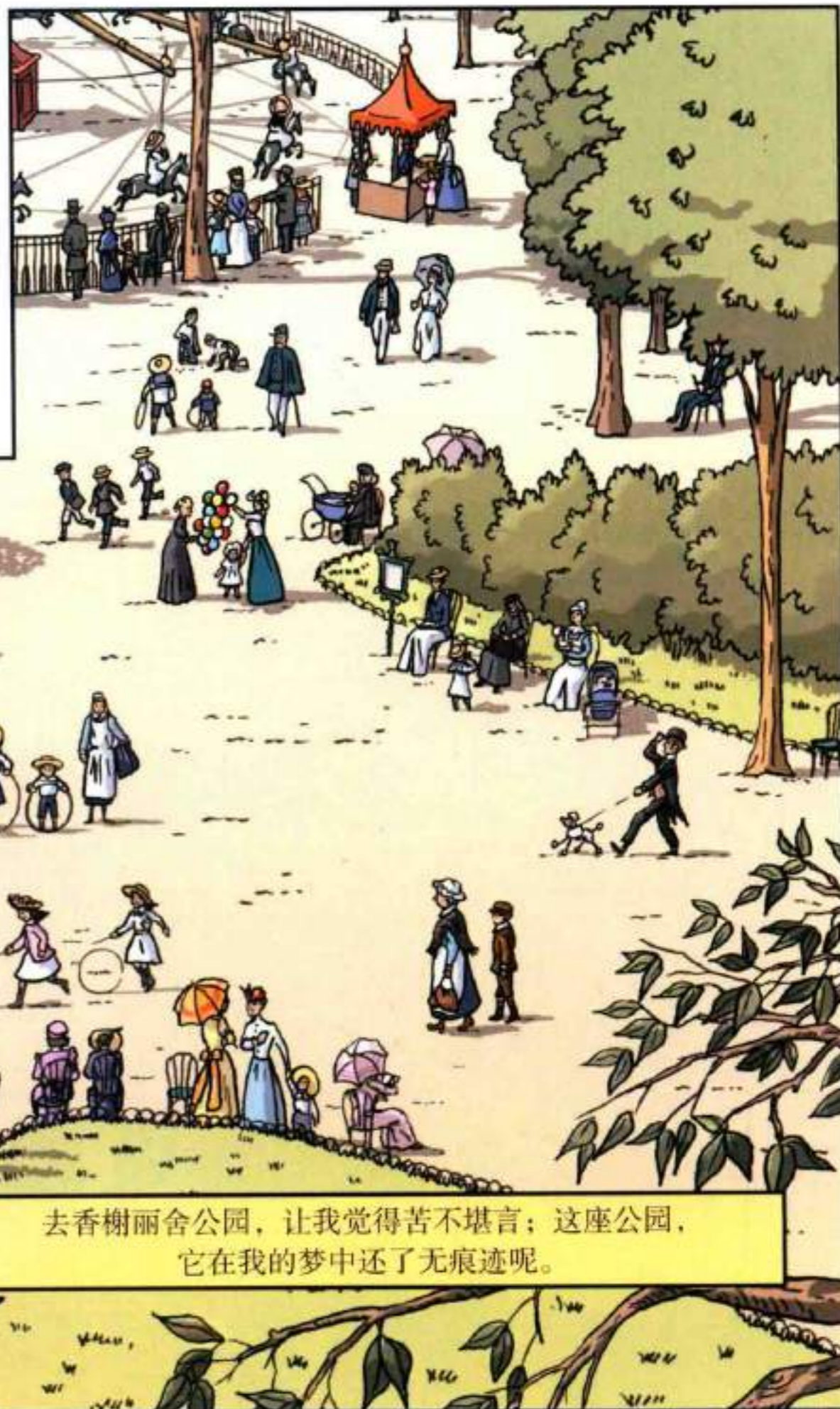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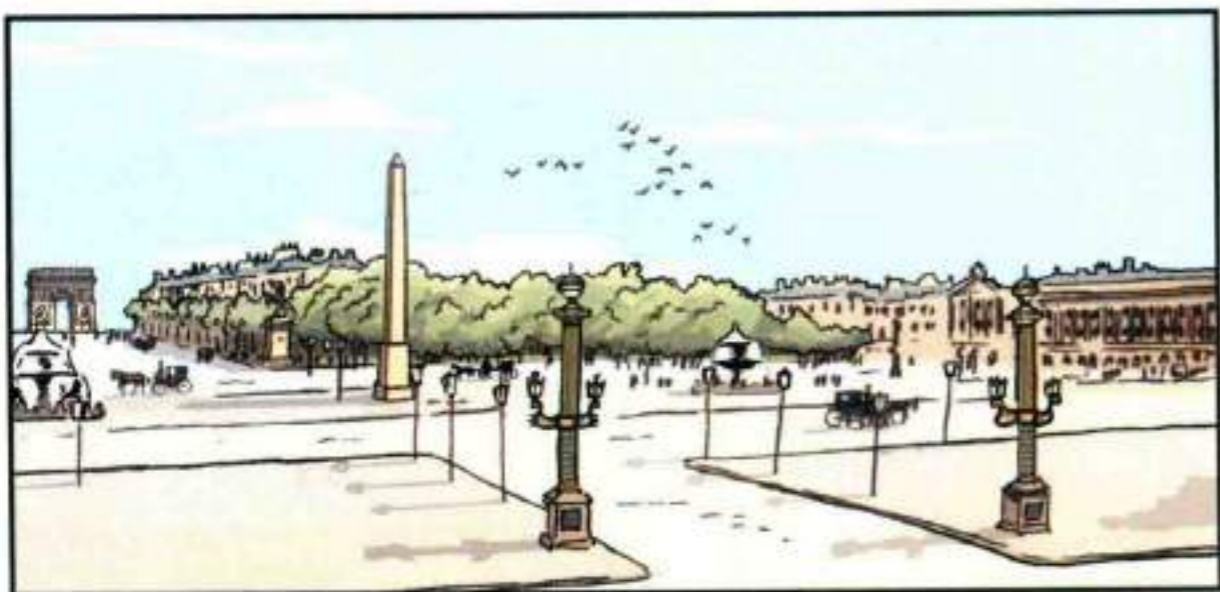
即使痊愈以后，至少一年以内不许外出旅行，而且要避免情绪激动。

唉，大人还严禁我到剧院去看拉贝玛演出的歌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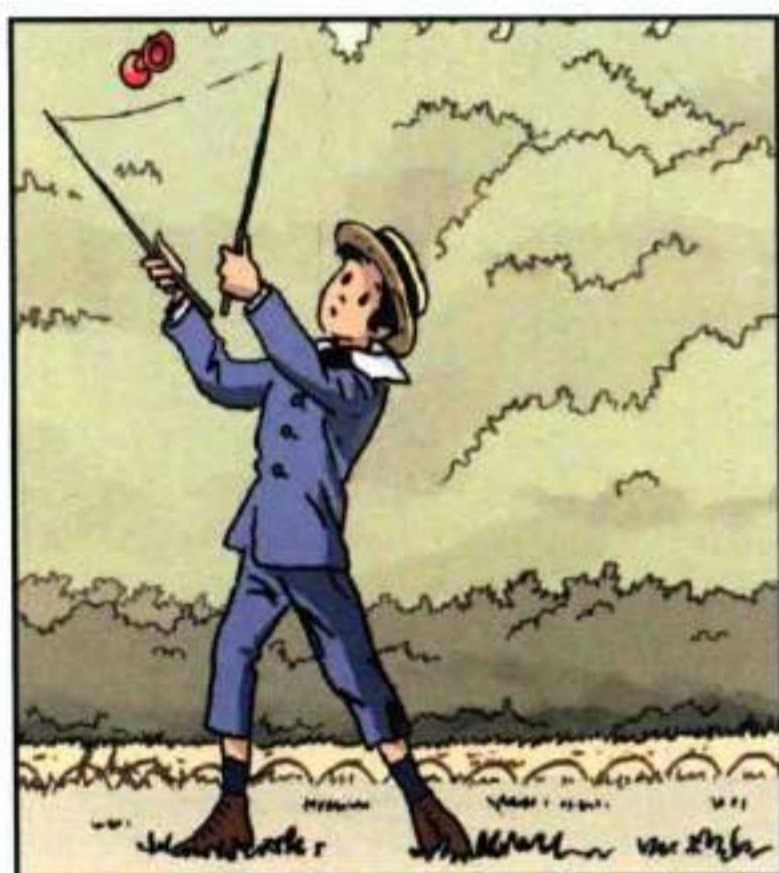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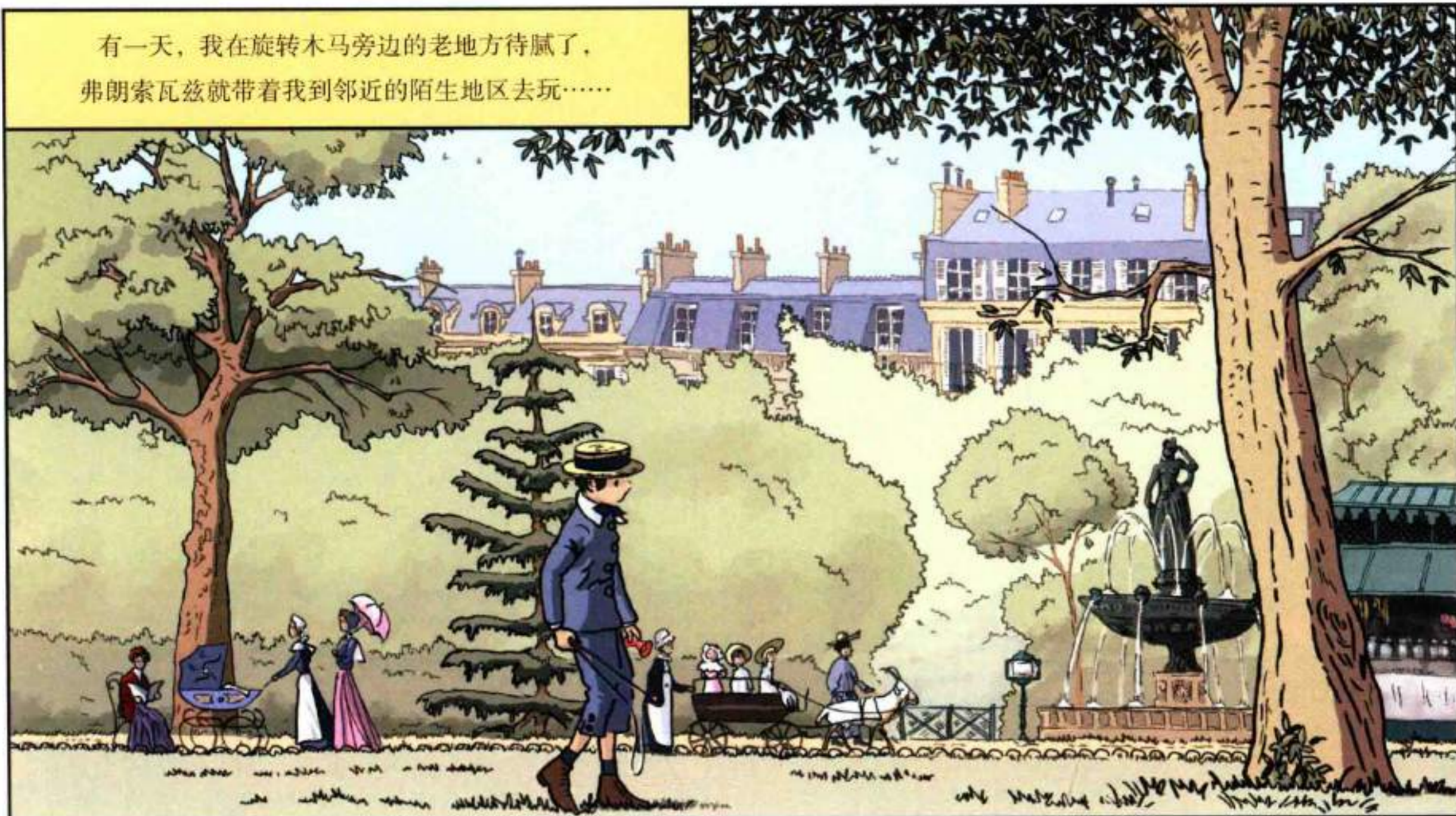
大人想出的主意是让我每天由人陪着去香榭丽舍公园，这位以不让我累着为已任的陪伴……

……就是弗朗索瓦兹，自从莱奥妮姑妈去世以后，她就专门服侍我们了。



去香榭丽舍公园，让我觉得苦不堪言；这座公园，它在我的梦中还了无痕迹呢。

有一天，我在旋转木马旁边的老地方待腻了，  
弗朗索瓦兹就带着我到邻近的陌生地区去玩……



吉尔贝特这个名字从我的耳边掠过，  
因为它不是说一个不在场的人，而是直接招呼对方，  
所以更清楚地使我意识到了这个名字所代表的那个姑娘。



它带着一种，不妨这么说吧，随着声波曲线延伸和目标  
趋近而变得更为强劲的力量，贴近我的耳边掠过。





我来了，小姐。



嗨，把短大衣扣上，咱们开路啦。

我第一次悻悻然地注意到，弗朗索瓦兹的语言居然这么粗俗，而且，唉！帽子上也没有蓝翎毛。

她会不会再上香榭丽舍公园来呢？第二天她没上那儿去；可是随后几天我都在那儿见着她了。

有一次她们玩捉人游戏时缺个人：



您愿意来参加吗？

从此以后，每回只要她在那儿，我总跟她一起玩。可是也并非天天都能如此；有时候她有课不能来，

有时候是教理问答，或者是吃点心，所有这些生活仿佛都离我挺远的，只有两次我感觉到了她的整个生活好像浓缩在吉尔贝特这个名字里面，令人痛苦地从我身边掠过，一次是在贡布雷的斜坡上，另一次是在香榭丽舍的草坪上。

如果是读书的缘故，她就说：

真没劲，明天我不能来了；你们自己玩吧。



说话的样子灰溜溜的，多少让我感到些许安慰。

但如果那是因为有人邀请她下午去作客：



我们明天还来玩吗？

我就希望我来不了！我就希望妈妈能让我上我那位女朋友的家去。

碰到这种日子，我至少还能事先知道她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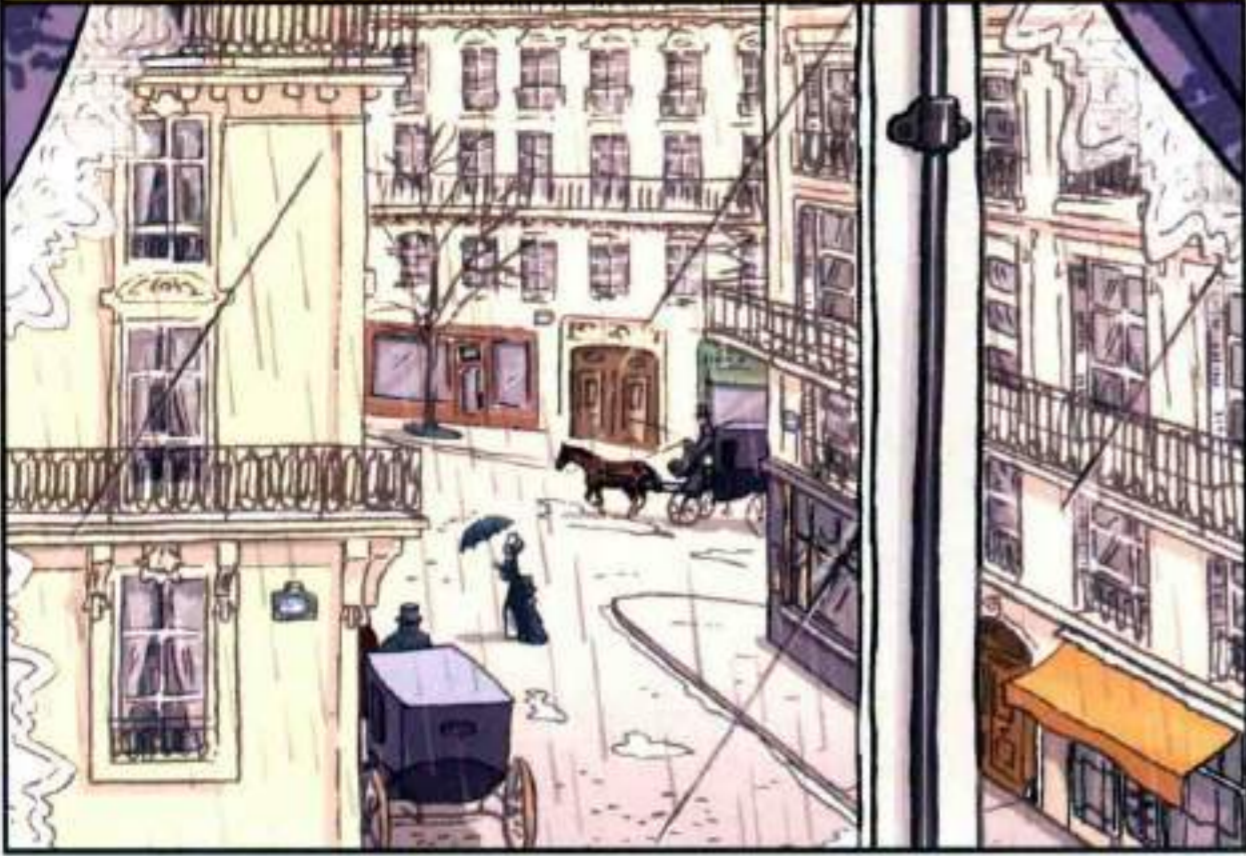
而有几次是她母亲临时决定带她去买东西，到第二天她就说：



哎！可不是，我跟妈妈一起出去了。

……仿佛那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根本不是某个别人天大的不幸。

也有时候是因为天气不好，她的家庭女教师怕淋着雨，  
所以就不带她上香榭丽舍来。



于是，遇到天气看上去不怎么好的日子，我从  
一大早起就老是朝天空看，注意着每一丝迹象。



这位夫人要出门了；这就是说今天的  
天气是可以出门的；那吉尔贝特干吗不像  
这位夫人一样呢？



天色有些阴暗……

只要一线阳光露出脸来，  
天色还是会放亮的，



……不过看上去多半  
是要下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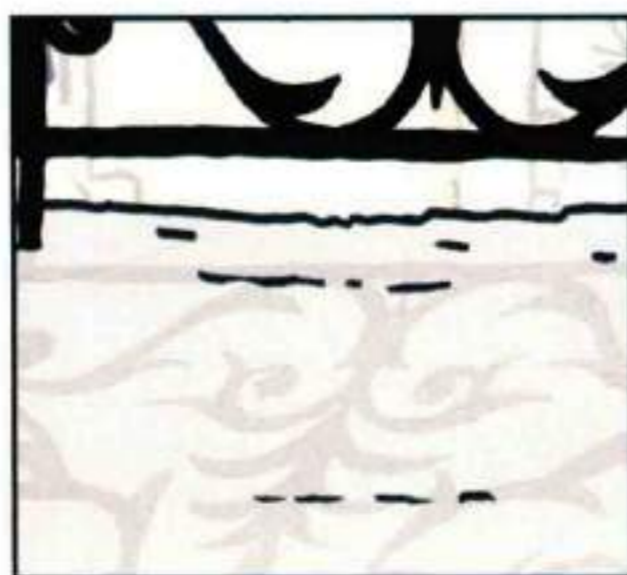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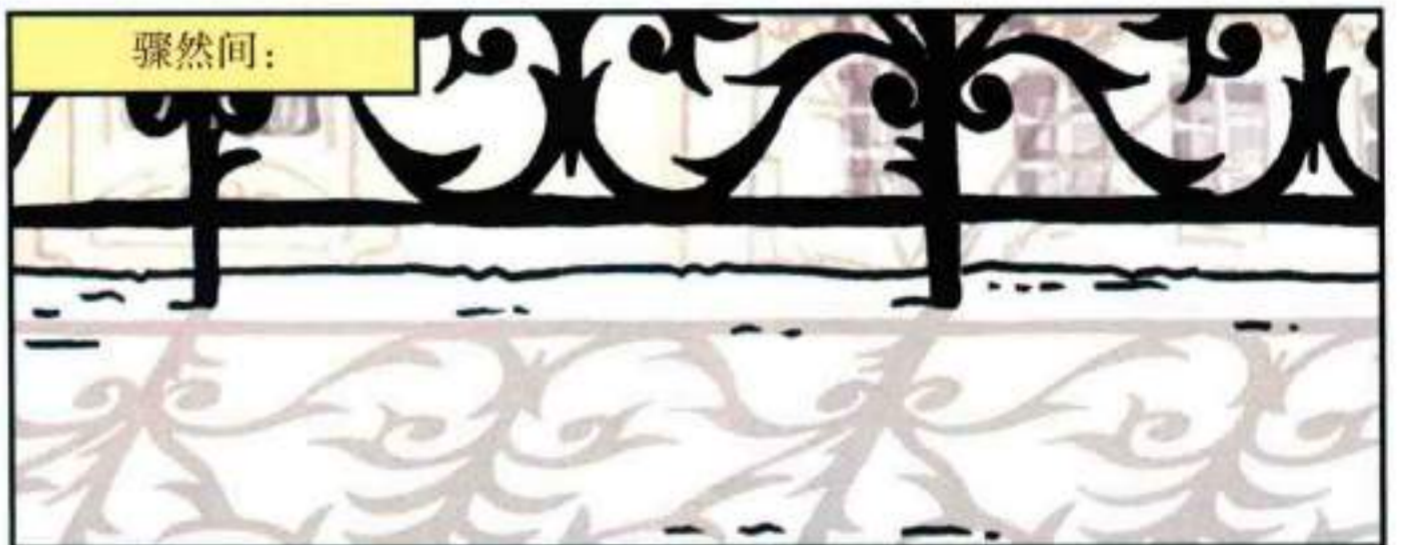
要真是下雨的话，  
上香榭丽舍去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从午饭过后，我焦急的目光始终没离开  
这变幻莫测、云层低垂的天空。

窗子跟前，阳台是  
灰蒙蒙的颜色。



骤然间：





这瞬间的常春藤，这短暂的墙草类植物呵！对我来说，自从那天它如同吉尔贝特的影子出现在阳台上，让我知道她也许已经到了香榭丽舍大街，我就觉着它是那么珍贵，

我们马上玩捉人游戏，您在我这队！

……它是允许得到那即刻的幸福的承诺，它是拒绝这幸福的谏语，而在那即刻的幸福之中，甚至有着爱情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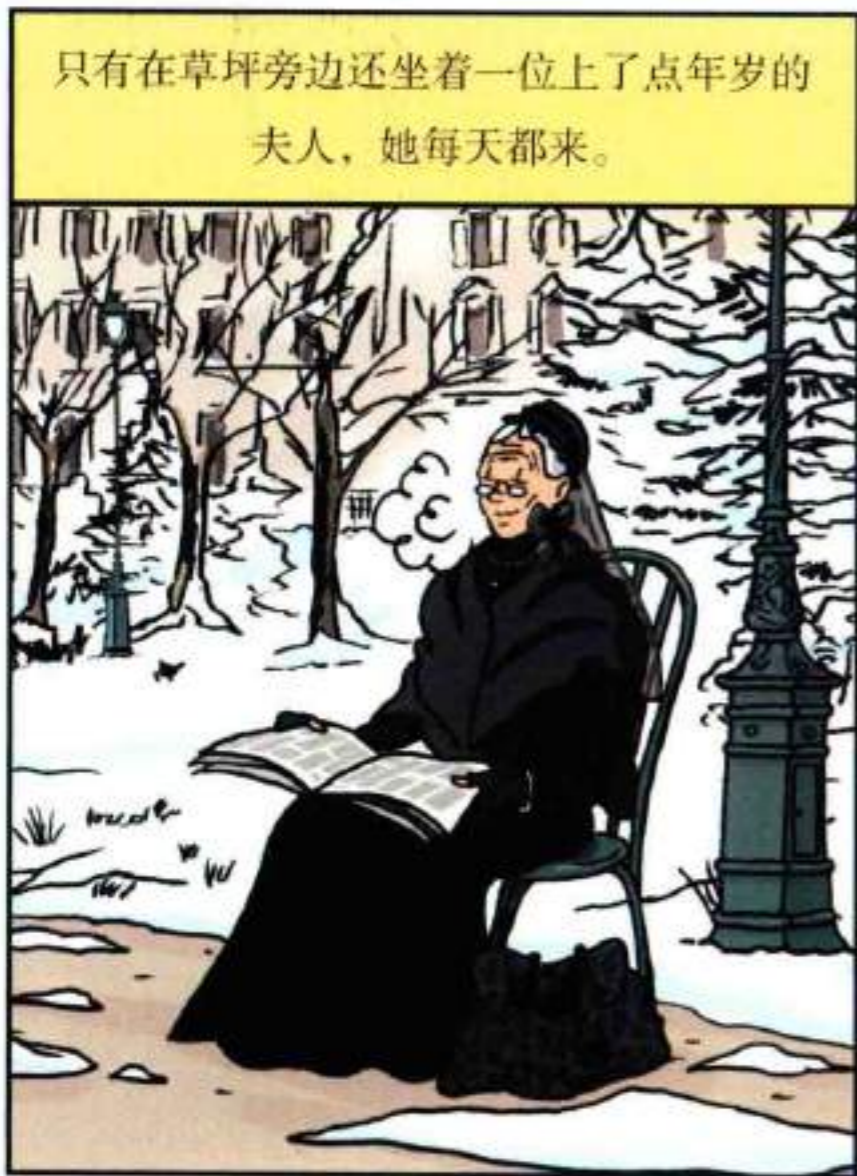


有时候，天色阴沉沉的，让人不敢指望吉尔贝特会出门……

瞧，天气都放晴了，你说不定还是  
可以上香榭丽舍去。



这种日子，我碰不到一个同伴，也没有一个准备回家的女孩能肯定地告诉我说吉尔贝特不来了。



只有在草坪旁边还坐着一位上了点年岁的夫人，她每天都来。

吉尔贝特每天都去跟她问好；她向吉尔贝特打听她“可爱的母亲”的消息；我好像觉得，要是我跟她认识了，我在吉尔贝特眼里就会成为另一个不同的人。当这位夫人的外孙、外孙女远远地在玩耍的时候，她一直在读《论坛报》。

她挺有贵族气派地说：



……我的老论坛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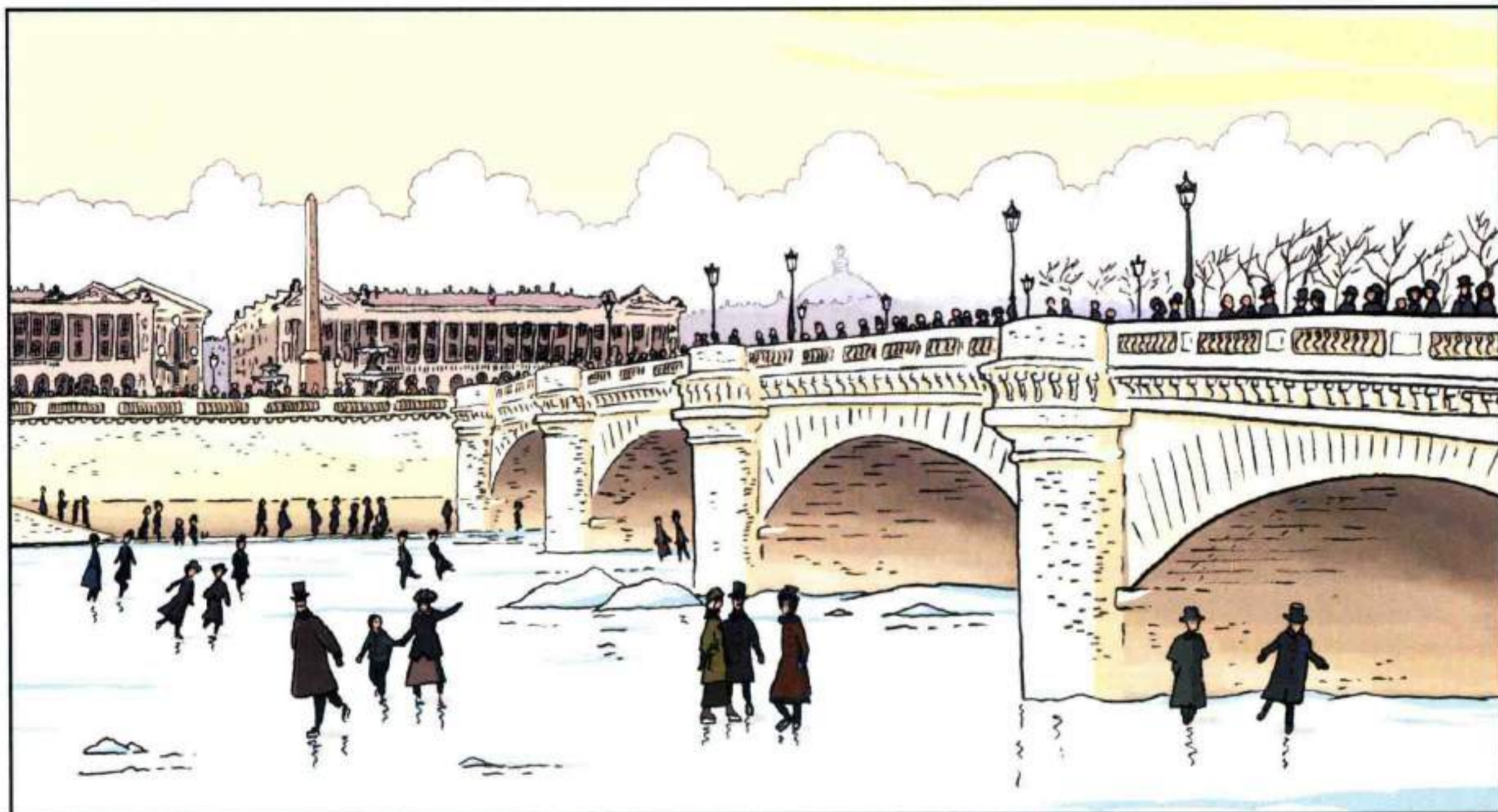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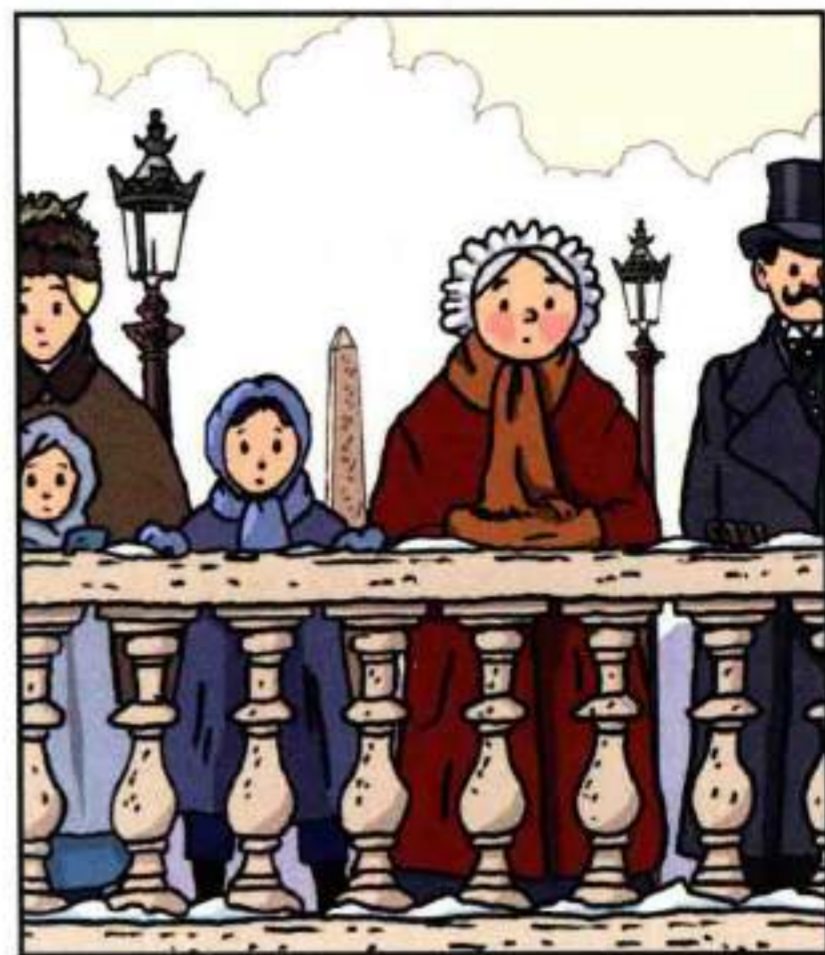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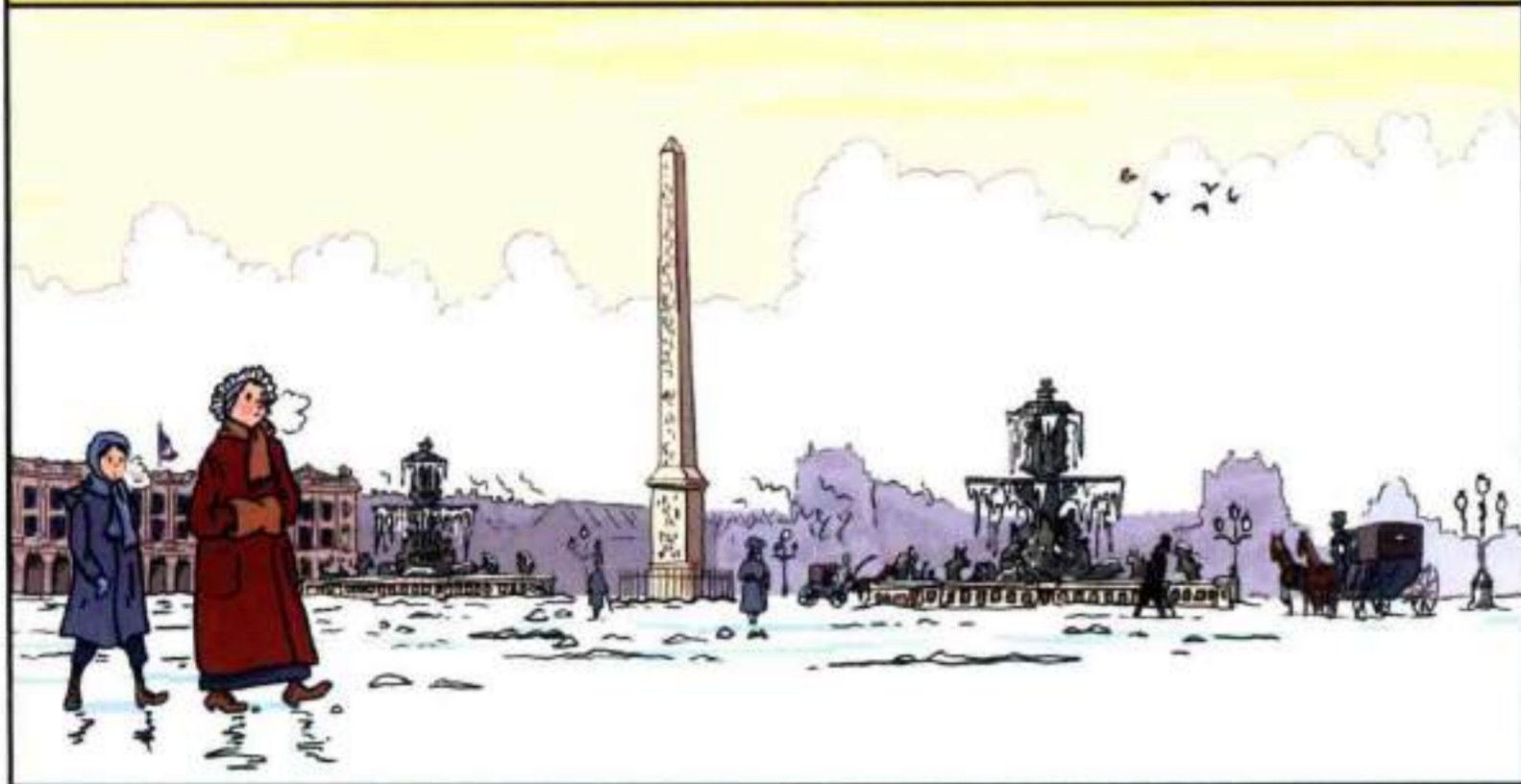
……我那位警察老朋友……



……那位租椅子的女人，她和我  
是老朋友啦……



弗朗索瓦兹老这么待着不动，冷得都受不了了，于是我们一起往前走，一直走到了协和广场桥上去看结冻的塞纳河。



我们又回到香榭丽舍大街。



倏地，天空坼裂开来了：我竟然瞥见了那神话故事般的标记——



那位小姐的蓝羽翎。





这一天我的爱情有了进展，因为这是她和我第一次分享忧愁。咱们那伙玩伴里起先就只来了我们俩。



不一会儿，



她的那些女友，



一个接一个来了。



有一次到吃晚饭的时候外婆还没回来，我忍不住会在心里对自己说，要是她给车子碾着了，我就得有好一阵不能上香榭丽舍去了；一个人只要有了爱情，就再也不爱任何别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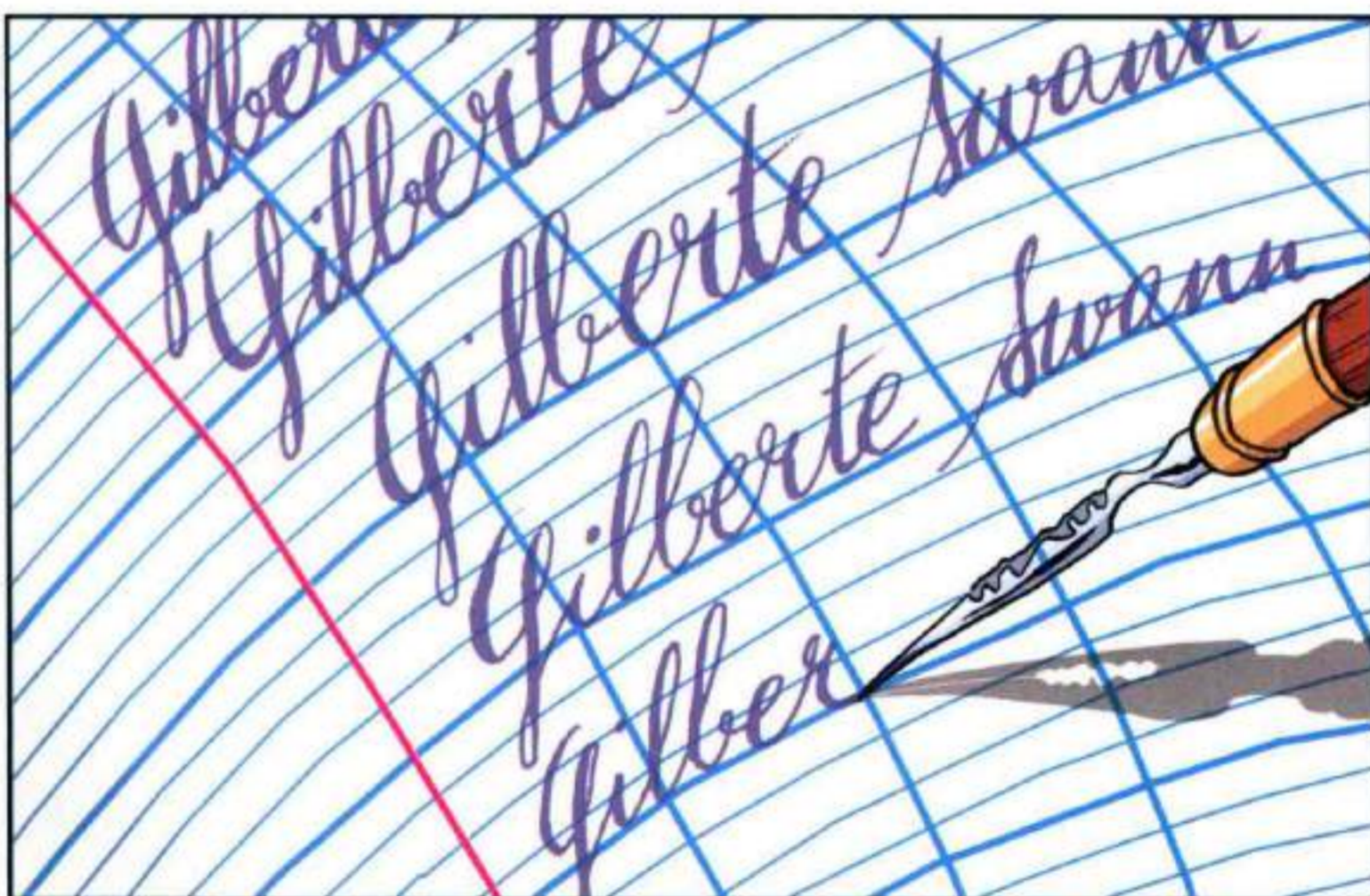
只要是没跟吉尔贝特在一起，我就感到需要看到她，因为我老是不停地想要让她的形象浮现在我眼前，弄到后来干脆就不知道我这爱情的对象到底是怎么个模样了。



何况，她还从来没对我说过她爱我呢。她反而时常说什么有好些男孩都是她的朋友，他们跟我比起来，她还是更喜欢他们。



不过，我对她怀有的这些感情，我自己也还没有向她表白过。



当务之急是吉尔贝特和我，得让我们见着面，彼此能倾诉我们的爱情，可是那会儿呐，这爱情可以说还没开始呢。



不用说，这些把我弄得心急火燎的各种各样的理由，在一个成熟的男子眼里，大概不至于会是这样紧迫的。

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对培养我们的乐趣达到得心应手的地步，到那时候我们会满足于想念一个女人，就像我想念吉尔贝特那样的乐趣，而根本无需费心知道这个女人的形象是否跟现实中的形象吻合，

我们还会满足于只管我爱她，而无需管她是否爱我的那种乐趣。

然而等我到了香榭丽舍，当面看到了这个昨天刚和我玩过的吉尔贝特·斯万，顷刻间一切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仿佛她和作为我梦想的对象的那个姑娘，本来就是不相同的两个人。



我正打算利用这个时刻，对吉尔贝特的形象作一番修正，好让我确信自己思念的就是她本人，



……冷不防她把球传给了我，我赶紧接住了球，



……仿佛她就是那个我来跟她一起玩儿的同伴，而不是我来和她相聚的心灵中的姐妹，

就这样，硬是不让自己对她说些能使我俩的爱情取得决定性进展的话儿，



对于这种进展，我每次都只能指望下一天的下午。

但毕竟还是有所进展的。有一天……



我买了两颗便宜的那种弹子。



我满心羡慕地望着那些亮晶晶的、被囚禁在一只木碗里的仿玛瑙的弹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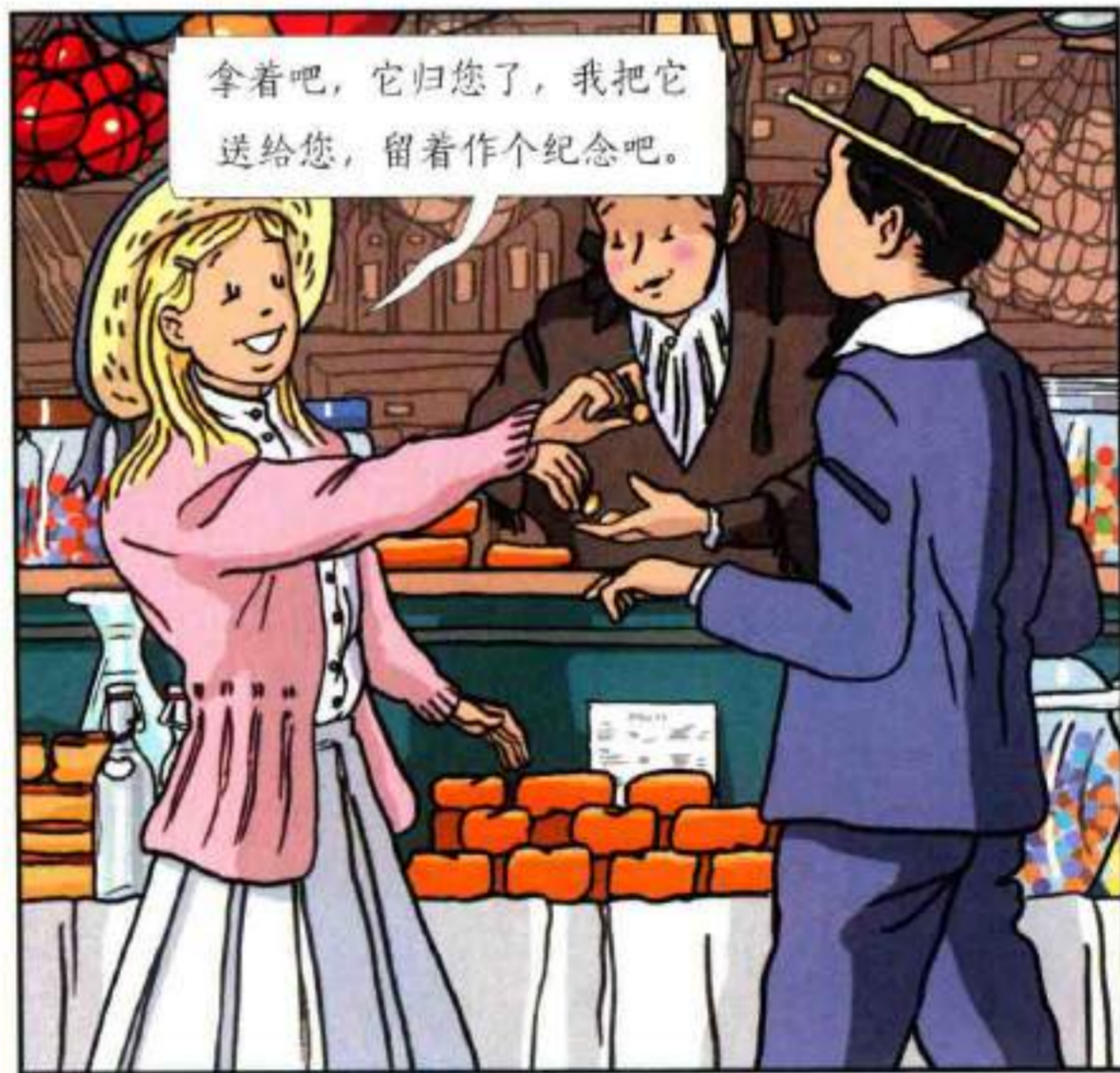
您觉得哪一颗最好看？



我不想叫她放弃其中的任何一颗。我巴不得她能全买下，让它们都保释出去。可我还是朝一颗颜色跟她的眼睛一样的弹子指了指。



拿着吧，它归您了，我把它送给您，留着作个纪念吧。



我心心念念想听拉贝玛在一出古典歌剧中的演唱，有一回，我问吉尔伯特有没有贝戈特谈拉辛的那个小书。

市面上已经买不到了。

喔，我想我能找到，可您得把确切的书名告诉我。



当晚我就给她发了封蓝色急件，在信封写上吉尔伯特·斯万这个我一遍又一遍在练习本上写过无数遍的名字。



第二天：

您瞧，这就是您要的书吧。



可是这封气压信——昨天它还根本算不得什么，只不过是我写的一封短信而已，但经急件信差送交吉尔贝特家的看门人，再由一个仆人

拿进她的卧室以后，价值就变得无可估量了——信封上几乎已经看不清地址，我那微不足道、孤寂落寞的字迹上，邮局盖上了圆形的邮戳，某个邮差又用铅笔批了说明，这些是标明投递过程的记号，它们第一次来圆我的梦，来为我的梦添加欢欣的色彩。



还有一天她对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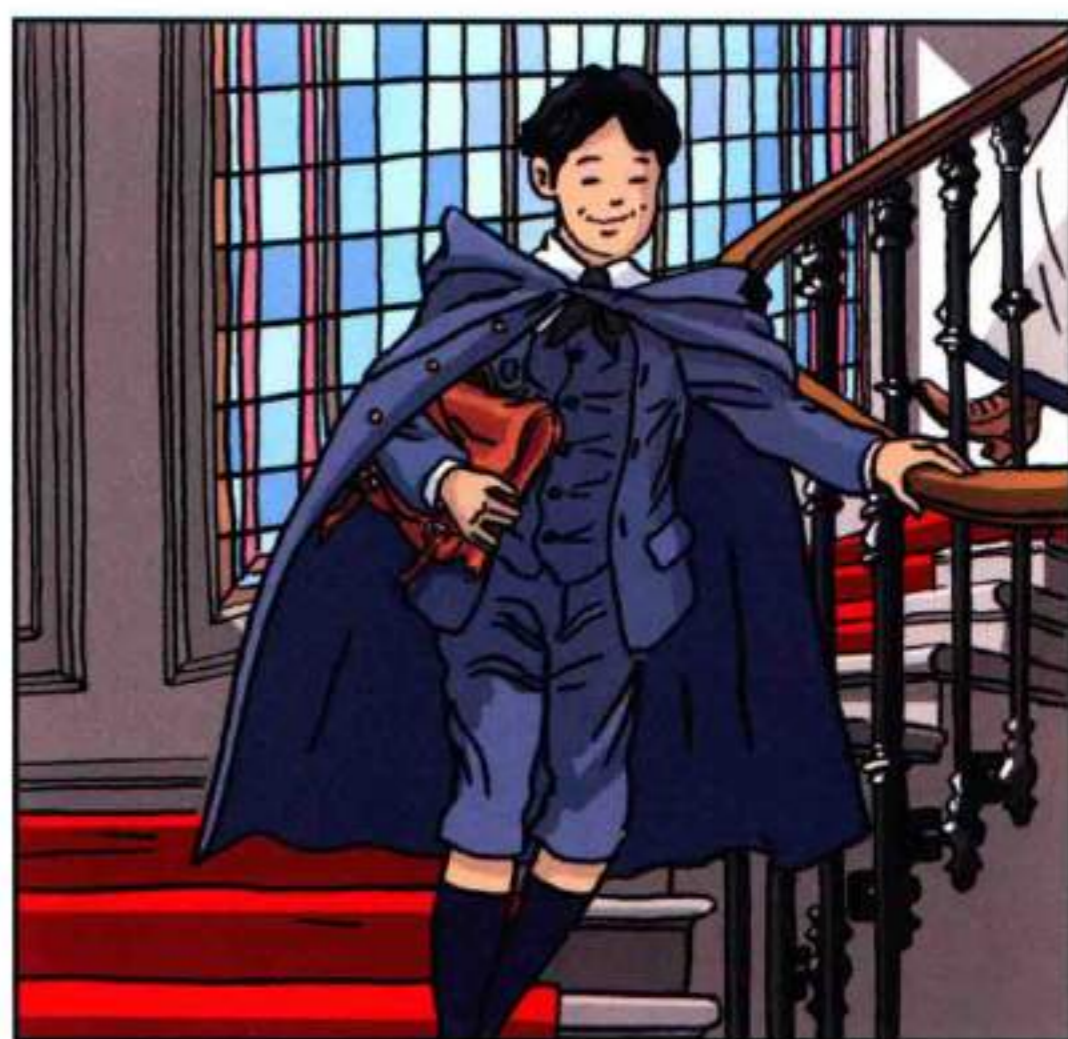
您呢，叫我吉尔贝特就行，我呢就叫您的教名。



她编出一个句子，以我的小名来结尾。日后回想当时的感觉，我的印象是自己一度赤条条地被她衔在嘴里。



那天我认定吉尔贝特会去香榭丽舍，因为我望见一个尘埃浮动的光柱孤零零地直立在钢琴上，又听见窗外传来手摇风琴的乐声。



在学校上一点钟的那课时，太阳拽着一缕闪烁的金光印在我的课桌上，弄得我焦急不安、心烦意乱。好不容易等到三点钟，弗朗索瓦兹接我走出校门。



唉！我在香榭丽舍公园没找到吉尔贝特，她还没到呢。



我时时刻刻盼着看见吉尔贝特跟在家庭女教师后面的身影。

我带着弗朗索瓦兹往前走，想在半路上



遇到吉尔贝特。



我原路回到草坪：

快，快，吉尔贝特已经到了一刻钟啦。再过会儿她就要走了。

大家都等您来玩捉人游戏呢。



谁也没法料定吉尔贝特会从哪条路来。

我多少有点猜到了我没法和她在一起时，她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接触到了她那陌生的生活的奥秘。瞧着跟我们在一起这么活泼、说话这么随便的吉尔贝特，那个奥秘使我感到困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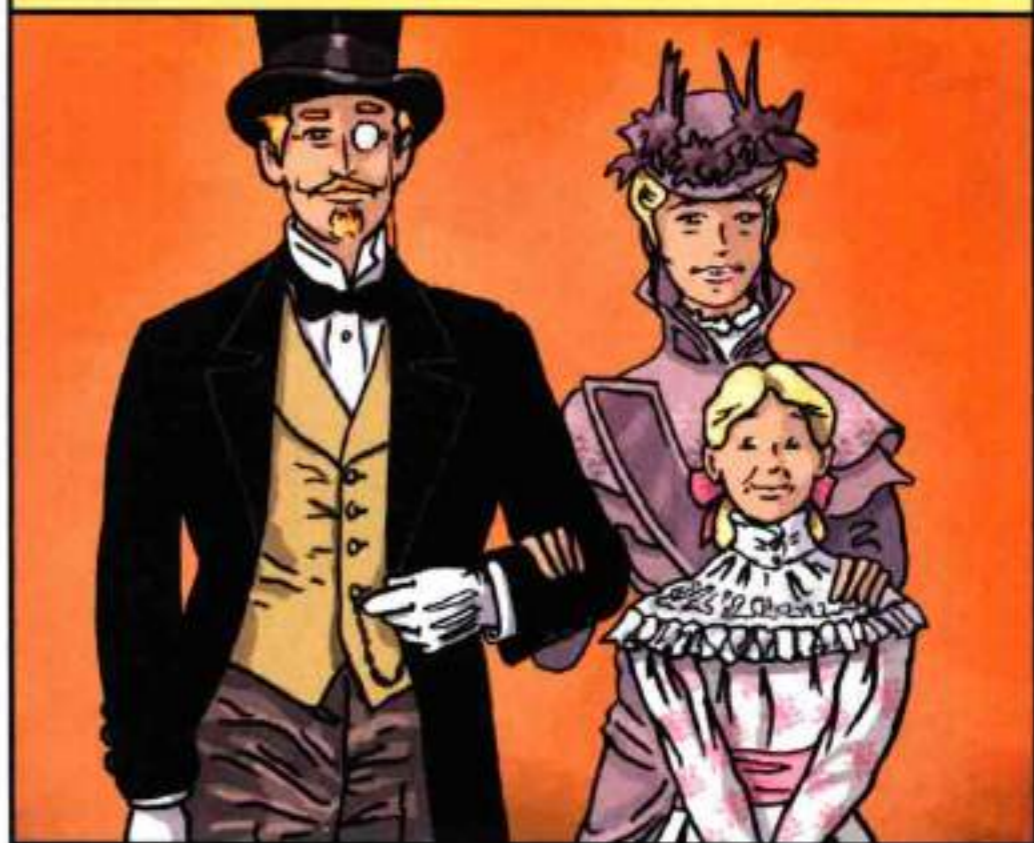


当她含着羞涩的笑容，神情拘谨地在和老夫人说话，我眼前浮现出她在一个我无从知晓的生活场景中的形象，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吉尔贝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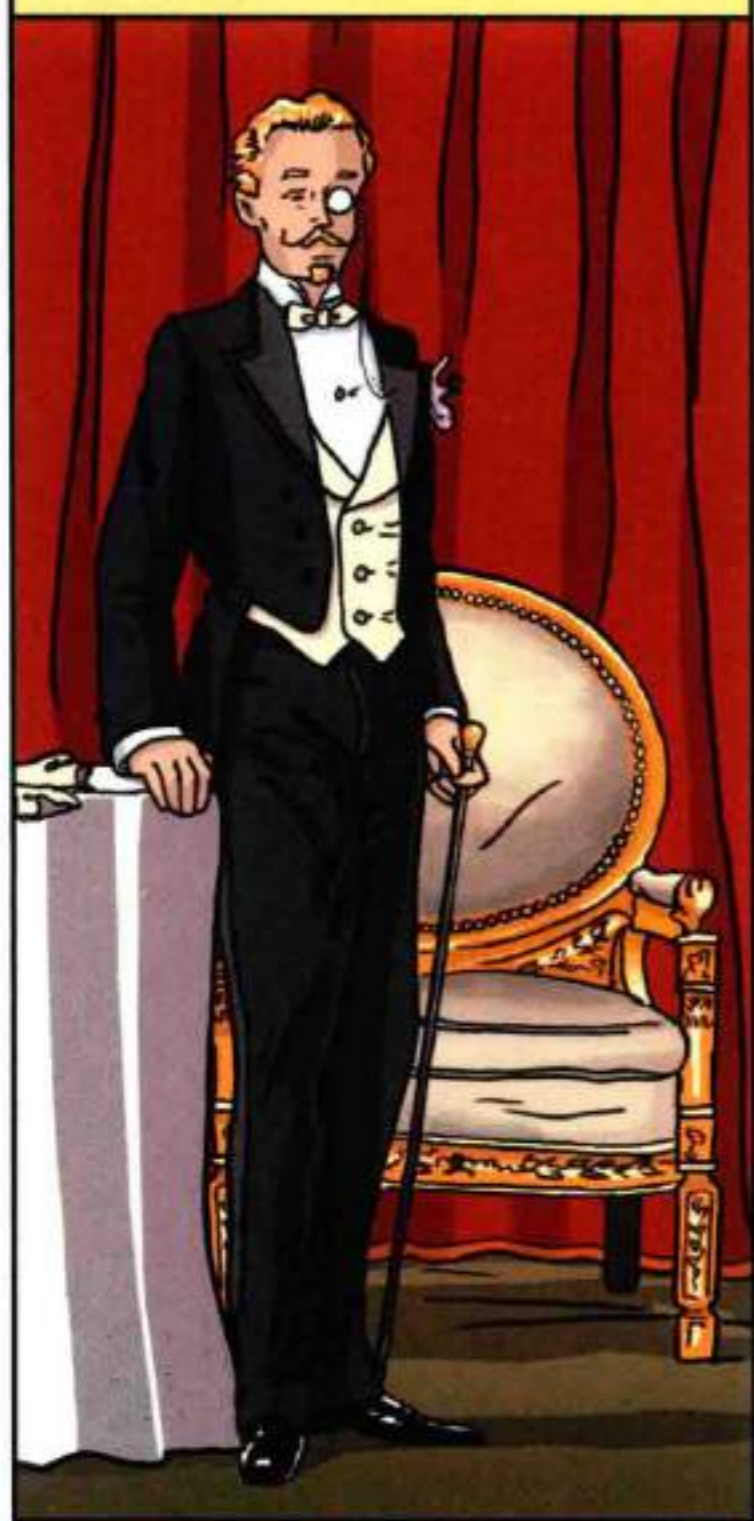
而我对那种生活的印象，大多来自随后来找女儿的斯万先生。



他和斯万夫人，在我完全是一种无法了解的未知事物，一种令人心碎的诱惑，因为他们于她不曾无所不能的神祇。



我还觉得他的容貌举止活脱就是某个历史人物的模样，浑身上下每个细小的特点都使我充满亲切之感。



吉尔贝特的同伴们向斯万先生问好，他彬彬有礼地一一作答，对我也一视同仁，虽说他和我们家有点过节，他却并没显出认得我的样子。（其实他在乡间是常常见到我的；这段记忆我还保留着，但藏在了暗处，因为看见吉尔贝特以后，斯万在我眼里就是她的父亲，而不是贡布雷的那位斯万了。）



他和巴黎伯爵的过从，当初我在贡布雷听说时无动于衷，现在我却觉得这种关系简直叫人不可思议。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可我还是没能实现那个愿望，我没有勇气向吉尔贝特掩饰自己的失望了。

……我还有好多话要跟您说呢，我原指望今天会是对我俩友谊来说很重要的一天。可您刚一到，就又要走了！

明天想法子早点来，给我个机会把话说出来好吗？

明天，您就别指望喽，我的小乖乖，我可来不了！

明天下午有个茶话会。

后天也不行，我要到一个女友家凭窗看迪奥多兹国王驾临的盛况，那场面一定气派极了，

……再后一天要去看《米歇尔·斯特洛戈夫》，再往后呢，马上就是圣诞节和新年了。

也许家里会带我到南方去度假。那有多棒呵！即使少一棵圣诞树也值。

反正我就算留在巴黎，也不会上这儿来，我得跟妈妈到朋友家去作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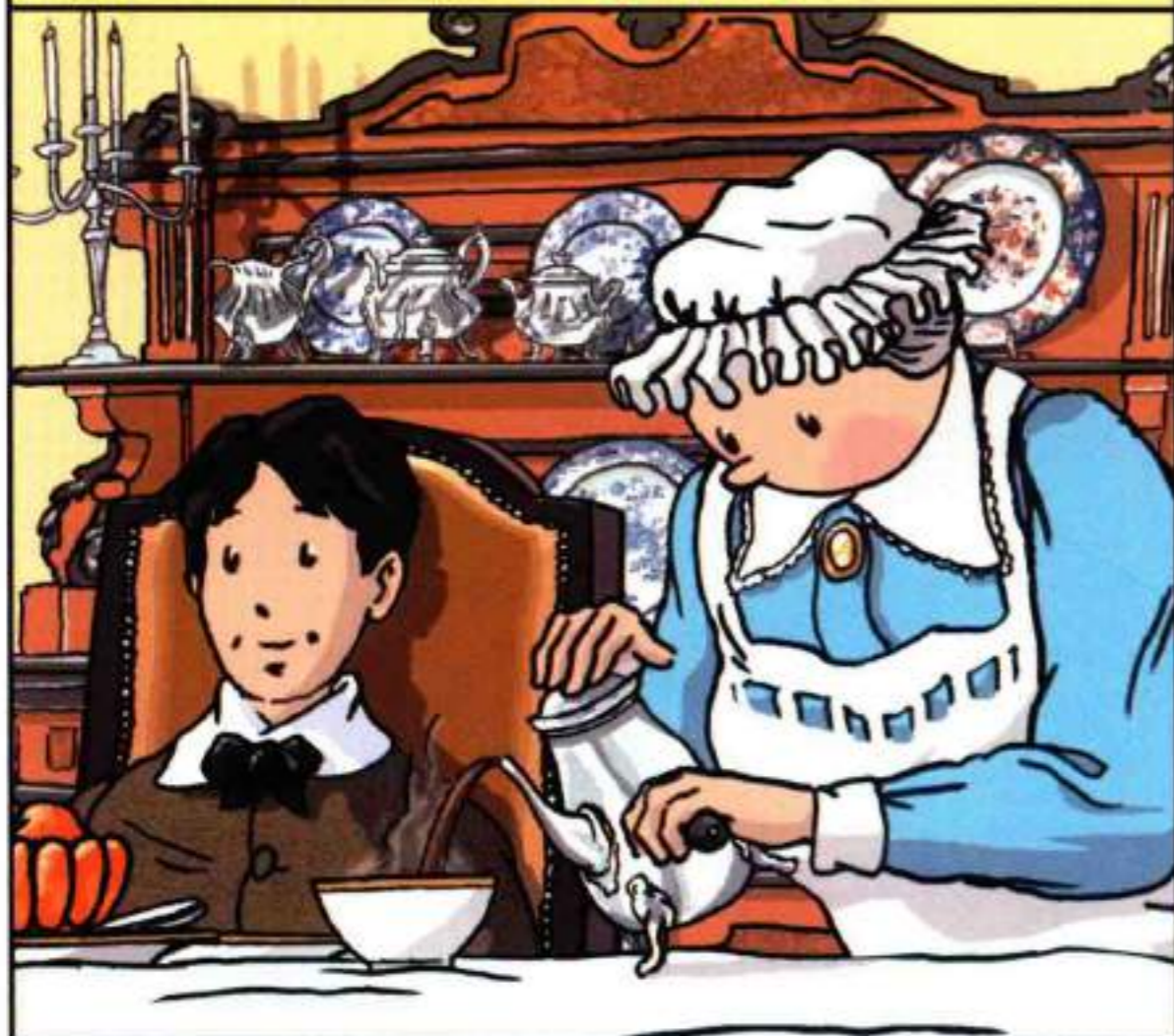
再见啦，爸爸在叫我呢。

我和弗朗索瓦兹往回走。我浑身没劲，迈不开脚步。

这没什么奇怪的，天时不对头，太热了。唉！我的主啊，这一来又该到处都是可怜的生病人了，敢情老天爷也出毛病嘞。

我强忍呜咽，在心里重复吉尔贝特喜笑颜开地告诉我有好长一段时间她不会来香榭丽舍的那番话。

然而她的魅力已然在那儿，我一想起她，它就自然而然地充满了我的心田，甚至给吉尔贝特无动于衷的表现也添上一层浪漫的色调，在我的泪水中间，漾起了一丝笑意。



当天傍晚邮差来送信的时候，我像往常一样心想：

我会收到一封吉尔贝特的信，她会对我说她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的爱，还会向我解释她为什么要把这份爱一直瞒着我，装出不见到我也挺高兴的样子，为什么她要显得只是和我玩游戏的同伴，她会把其中原因都告诉我的。



每天傍晚我都陶醉于想象这封信的乐趣之中。



蓦然间，我怔怔地停了下来。其实我明白，倘若我真的收到吉尔贝特的信，那封信无论如何也不会是这封信，要知道这封信是我刚才杜撰的呀。



从此以后，我就尽量克制自己的思念，不再去想我盼着她给我写的那些话，生怕这么一挑明，反而会把这些话逐出有可能实现的范畴。

此刻我在重读一页文字，它不是吉尔贝特写给我的，但至少是她交给我的，



……这就是贝戈特评论激发过拉辛灵感的古老神话之美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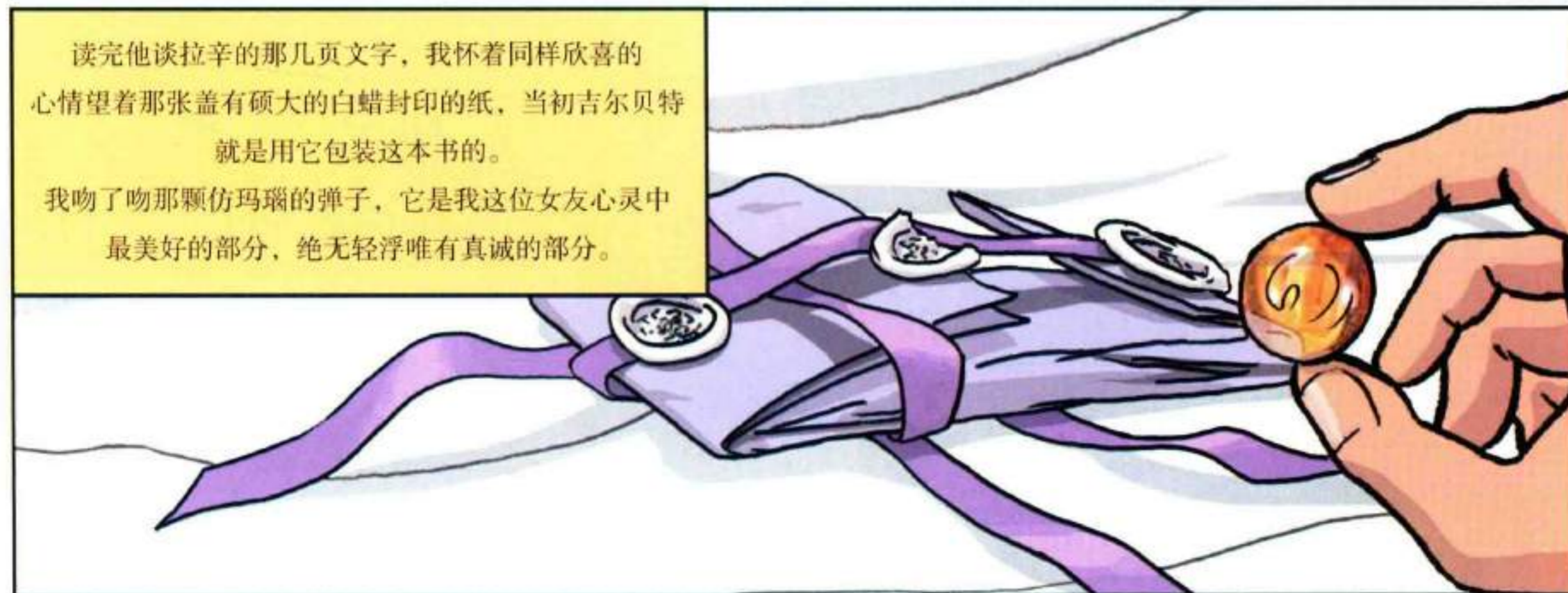


我一直珍藏着这本小书，  
放在那颗仿玛瑙的弹子旁边。

贝戈特，这位无比睿智近乎神明的老人，我起初是因他而在见到吉尔贝特之前就爱上她的，  
现在我却是因吉尔贝特而爱他了。



读完他谈拉辛的那几页文字，我怀着同样欣喜的心情望着那张盖有硕大的白蜡封印的纸，当初吉尔贝特就是用它包装这本书的。  
我吻了吻那颗仿玛瑙的弹子，它是我这位女友心灵中最美好的部分，绝无轻浮唯有真诚的部分。



然而这颗弹子的美以及贝戈特这几页文字的美，使我意识到它们是先于我的爱情而存在的，  
它们的要素早在吉尔贝特认识我以前就已由作家的天才和矿物学的原理所决定。

倘若我看见吉尔贝特不来香榭丽舍，而去看下午的演出，跟家庭女教师一起去购物，为新年外出度假作准备，我不该在心里想：

这是因为她轻浮，因为她听话。……

……要是她真爱我，她就不会那么轻浮，也不会那么听话，要是她是出于无奈勉强服从的，她就该像我在见不到她的日子里那样，感到沮丧才是。

下一天跟以前的那些日子不会有什么两样；吉尔贝特对我的感情已经积重难返，唯余冷漠而已；我和吉尔贝特的友情中，是我在单相思。

可不是，对这样的友情没什么可指望的了，它改变不了啦。

所以，等到第二天，我就会要求吉尔贝特放弃我俩旧的友谊，奠定一种新的友谊的基础。

我经常随身带一张巴黎地图，在图上可以清楚地认出斯万先生和夫人居住的那条街，因此我觉得它是份藏宝图。出于内心的愉悦，我见到谁都要提到这条街，结果有一天父亲感到奇怪了：



干吗你老要说到这条街，它没什么特别之处啊，没错，它离布洛涅树林很近，住那儿挺惬意，可是同样的街道总还有十来条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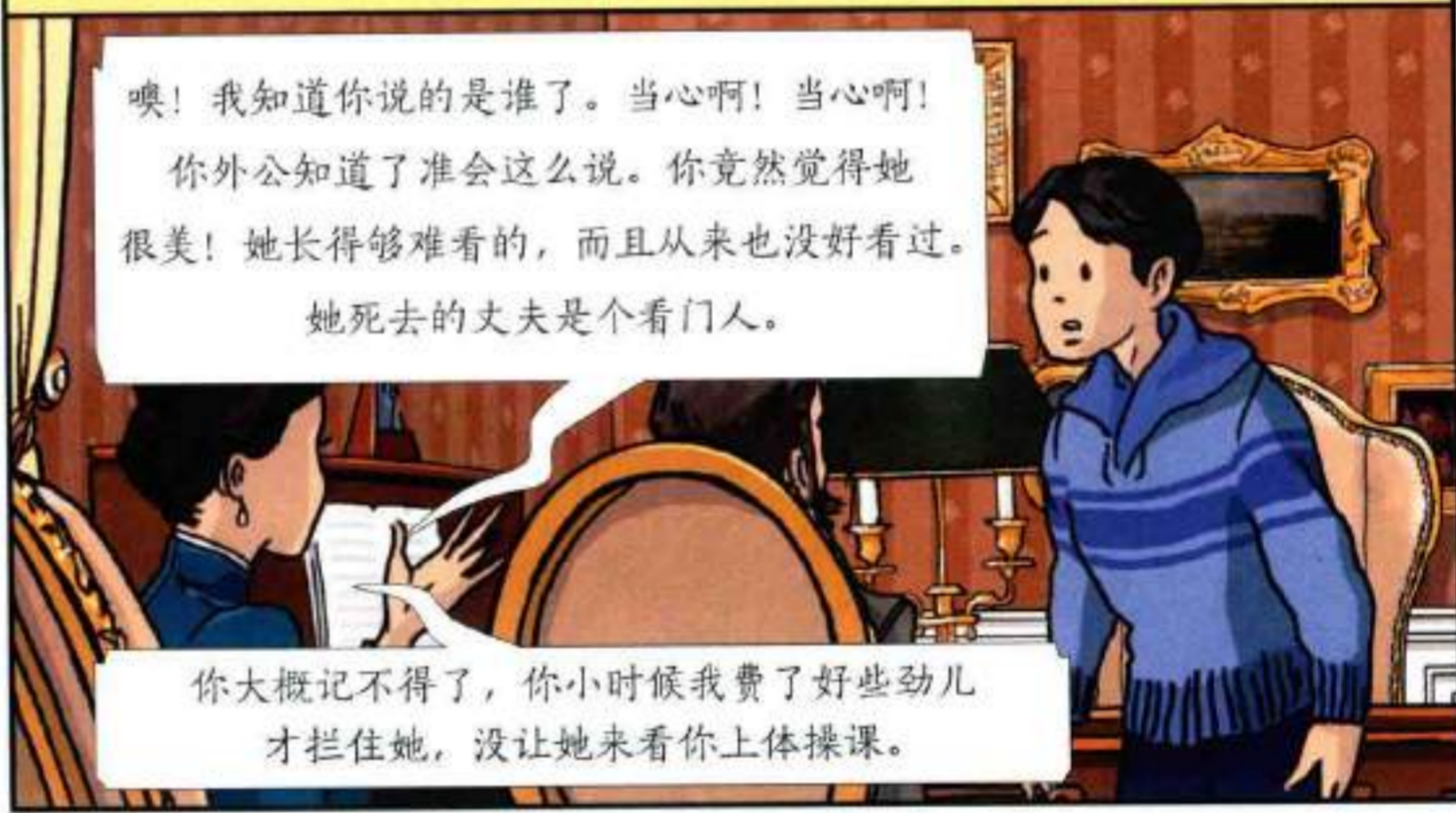
我想想方设法逮住机会就对爸爸妈妈说起斯万的名字；我一听到这个名字就会感到的喜悦，这会儿让我觉得可耻，我想把话题往这上面引的时候，人家总会岔开去，仿佛大家都猜到了我的心思。

我只好再把话头扯到吉尔贝特身上。我好像觉得，把一切跟吉尔贝特有关的东西这么捣腾来捣腾去，没准能捣腾出个让我心生欢喜的结果来也说不定呢。

我一遍又一遍地对爸爸妈妈说，吉尔贝特很喜欢她的家庭女教师，仿佛这么上说五十遍，吉尔贝特就会突然降临，就此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



我一再吹捧那位读《论坛报》的老太太（我向父母暗示她也许是位大使夫人或亲王夫人），说她有多美，多慷慨，多高贵，直到有一天我说起听吉尔贝特对她的称呼，她大概叫布拉丹夫人……



噢！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当心啊！当心啊！你外公知道了准会这么说。你竟然觉得她很美！她长得够难看的，而且从来也没有好看过。她死去的丈夫是个看门人。

你大概记不得了，你小时候我费了好些劲儿才拦住她，没让她来看你上体操课。

她一心一意就想结识上层社会的人，要是她当真认识斯万夫人，那我可算没想错，她准是神经出毛病了。因为她虽说出身低微，可以前倒从没做过什么招人非议的事来。



可她一门心思就想攀高枝。

她长得难看极了，而且俗气得要命，可还要装腔作势。

至于斯万，我为了想让自己像他，整天坐在桌子旁边，一个劲地拽鼻子、揉眼睛。



这孩子尽犯傻，再这么下去真要让人讨厌了。

有一天吃晚饭时，母亲像平时一样讲她下午买东西的情况：



……哦，你们猜猜我在三区商场的雨伞柜台遇上谁了：

斯万！

得知这天下午，斯万神奇的身影出没于人群之中，就为去买把伞，这听上去真是令人既伤感又陶醉。

在那么些无一与我相关的大事小事中间，这件事唤起了我心灵的震颤，那正是我对吉尔贝特的爱经常拨动的心弦呵。



你对什么事情都漠不关心。我正在说迪奥多兹国王这次作为盟友造访法国，可能对政治局势产生的影响呢，可你根本没在听！

你们打招呼了？

当然喽。

是他过来招呼我的，我起先没瞧见他。



母亲好像一直在担心，万一她承认了我们家对斯万很冷淡，别人就会设法来转圜，而由于她心里不想结识斯万夫人，人家出面只怕会把事情做过头。

这么说，你们没有不和？

不和？你干吗要想我们不和呢？

……仿佛我对着她和斯万关系和睦的说法戳了一枪，又仿佛我在试图让他俩“重修旧好”。



你再也不邀请他，他不会不高兴吗？

我没有必要人人都邀请呀；他请我了吗？  
我又不认识他太太。

可在贡布雷的那会儿，他是常来的嘛。



没错！在贡布雷他常来，可后来到了巴黎，他有别的事情要做，我也一样。

可是你放心，我们看上去完全不像两个心存芥蒂的人。

趁店员给他打包的工夫，我们谈了一会儿。他问我你近来怎么样，他告诉我你是他女儿的玩伴……

……斯万的心里有着我的存在，这在我是个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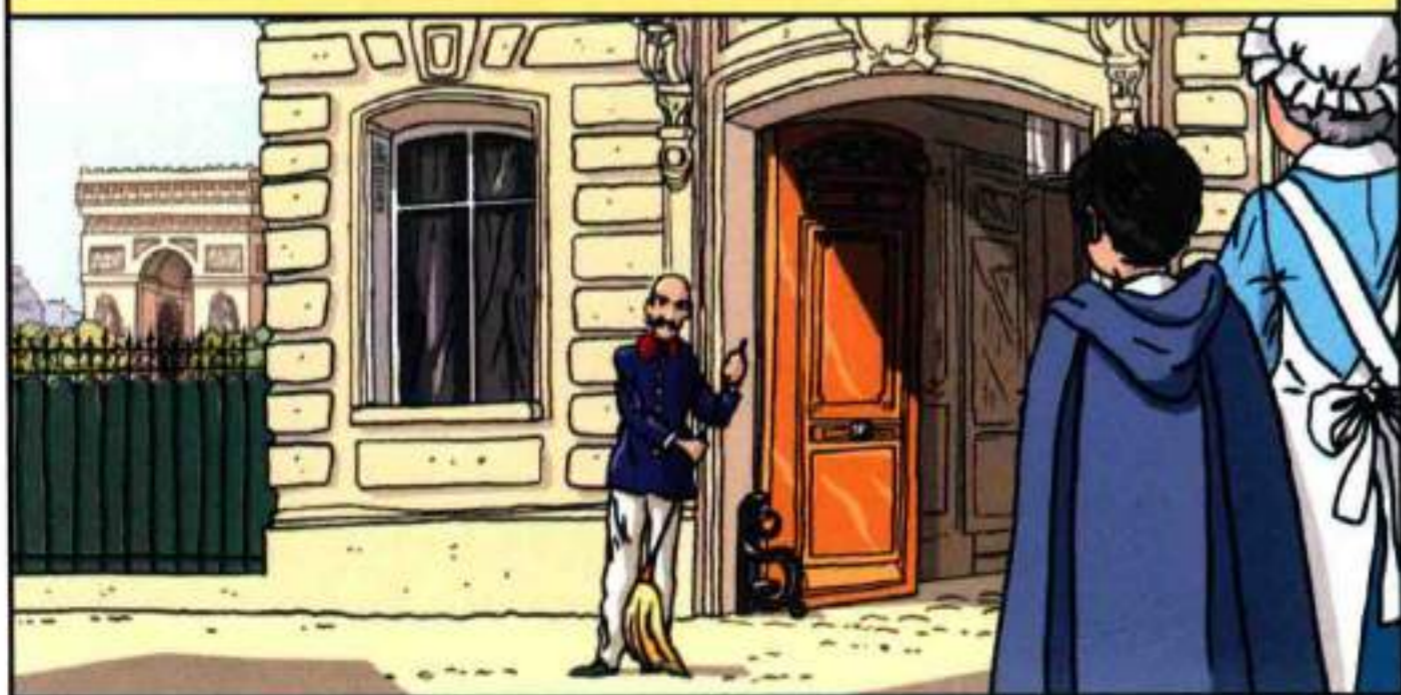


在父亲和母亲眼里，斯万家跟别的证券经纪人的家没什么两样。这是因为，要穿透围绕着吉尔贝特周围的那些事物，得有一种在情感世界中类似于光色世界中红外线的不为人知的机能，爱情赋予了我的这种附加的感官功能，我父母是不具备的。

吉尔贝特事先说过她不会到香榭丽舍去的那些日子，我总是往她家的方向散步，想离她稍稍近一些。  
有时我领着弗朗索瓦兹前去朝圣斯万家的住处。我不厌其烦地让她一遍又一遍给我讲，  
她从家庭女教师那儿听到哪些有关斯万夫人的事情……



我们再往前走，来到她家大门跟前，那个看门人看上去像是知道  
我这种人天生就不配进入他奉命守护的神秘生活似的。



在我的想象里，吉尔贝特的父亲决非常人可比，  
他置身于芸芸众生之中，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还没走到玛德莱娜教堂，



但是更经常的情形是——当我肯定见不着吉尔贝特时——由于听说过斯万夫人差不多每天都要来布洛涅湖边的刺槐小道或玛格丽特王后小道散步，我就领着弗朗索瓦兹去布洛涅树林那边。



这儿是女人的花园；而刺槐小道——犹如《埃涅阿斯纪》中的香桃木小道——为了她们的缘故，两旁只有刺槐这唯一的树种，这是一条巴黎有名的美人时常眷顾的小道。





我听人说过，在这条小道上，会有幸看见一些风雅的女性，人家提起她们时习惯说成是斯万夫人边上的某人某人，但是往往用的都是假名。



可我想见的是斯万夫人呀，我等着她经过那儿，心情激动得好像她就是吉尔贝特，因为吉尔贝特的父母，就像所有在她周围的人与物一样，始终沐浴在她的魅力之中，在我心目中激起如同对她一般的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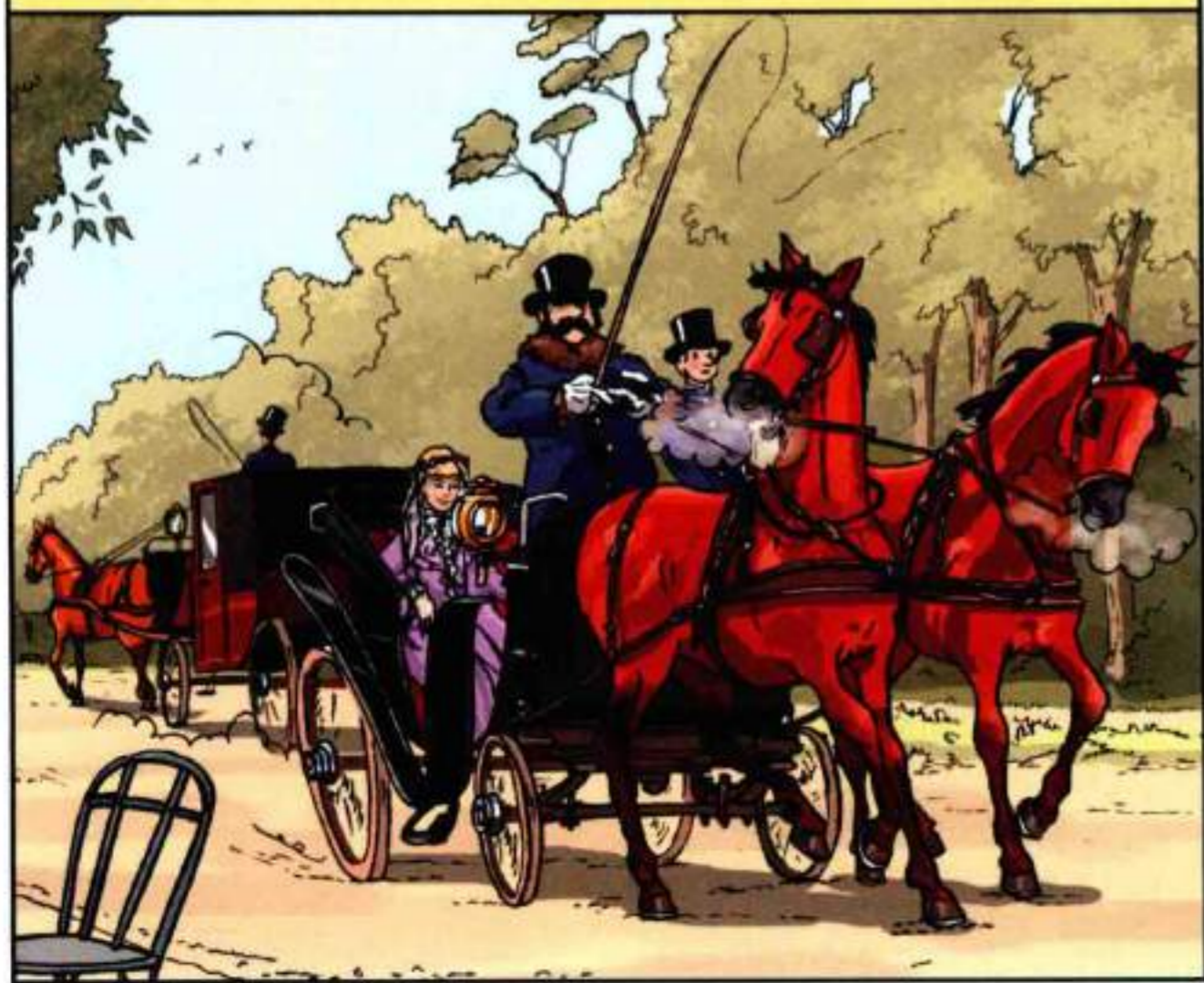
我累得够呛，一小时要走这么多路，

……这么个走法，我的两条腿可撑不住了！

终于来到通往王太子妃城门的那条小道，只见

驶来一辆无与伦比的四轮敞篷马车，两匹剽悍的辕马体型有如我们在康斯坦丁·吉斯的画作中看到的骏马，

车厢里潇洒地坐着斯万夫人，



她唇边挂着一抹暧昧的笑容，让人从中看到母仪天下的王后的亲切和蔼，更看到轻佻女子的挑逗撩拨。



其实这抹笑容是对有些人说：

我记着呢，  
那真是美妙极了！



对另一些人说：

我是想爱您来着！  
只能怪运气不好喽！



对还有一些人说：

您愿意就行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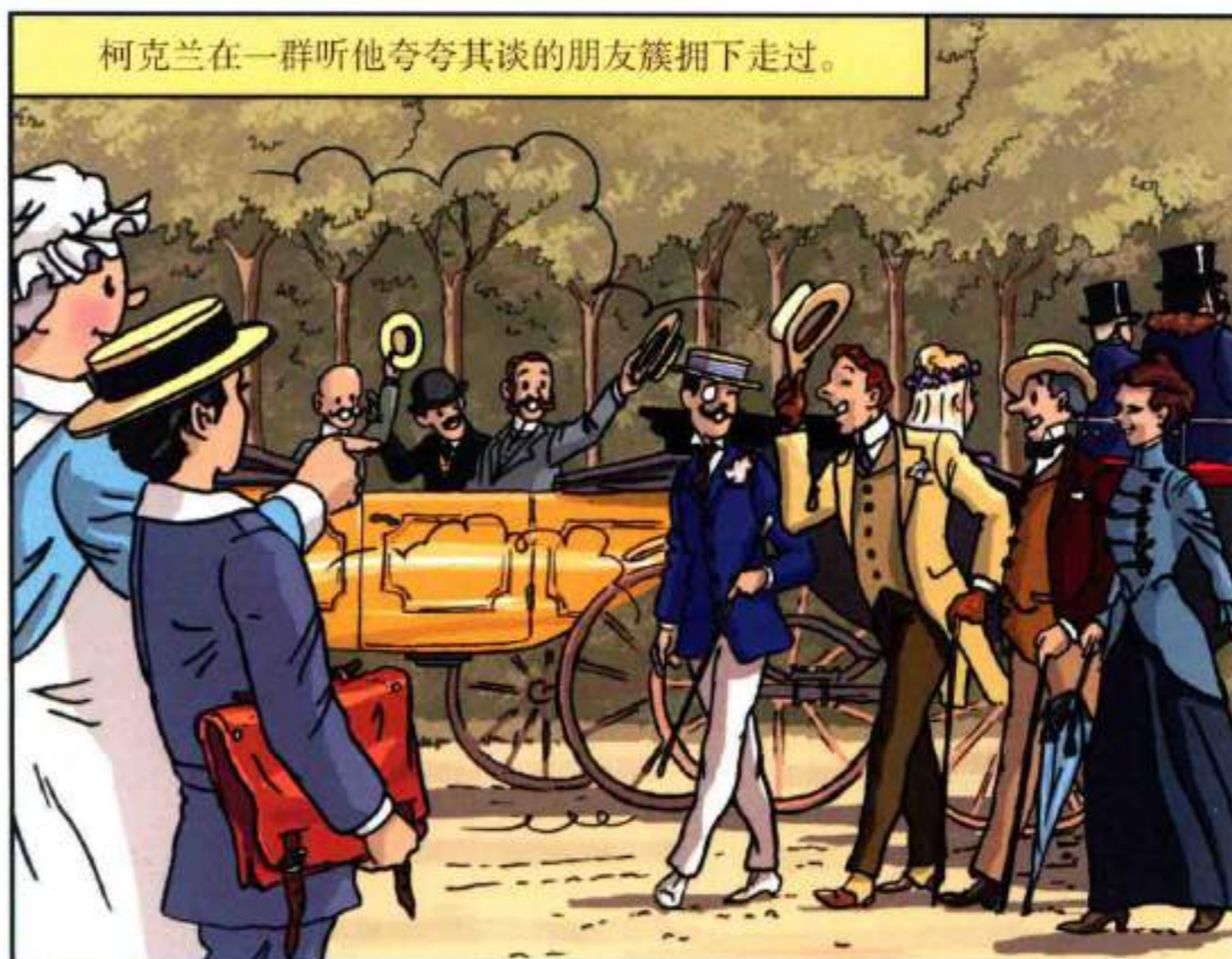
我再随这些车驶一段路，  
然后抽个空子溜出来。



她可真美啊！



柯克兰在一群听他夸夸其谈的朋友簇拥下走过。



只有对某些男人，这丝笑容会变得尖酸、  
无奈、胆怯、冷漠，其中的含义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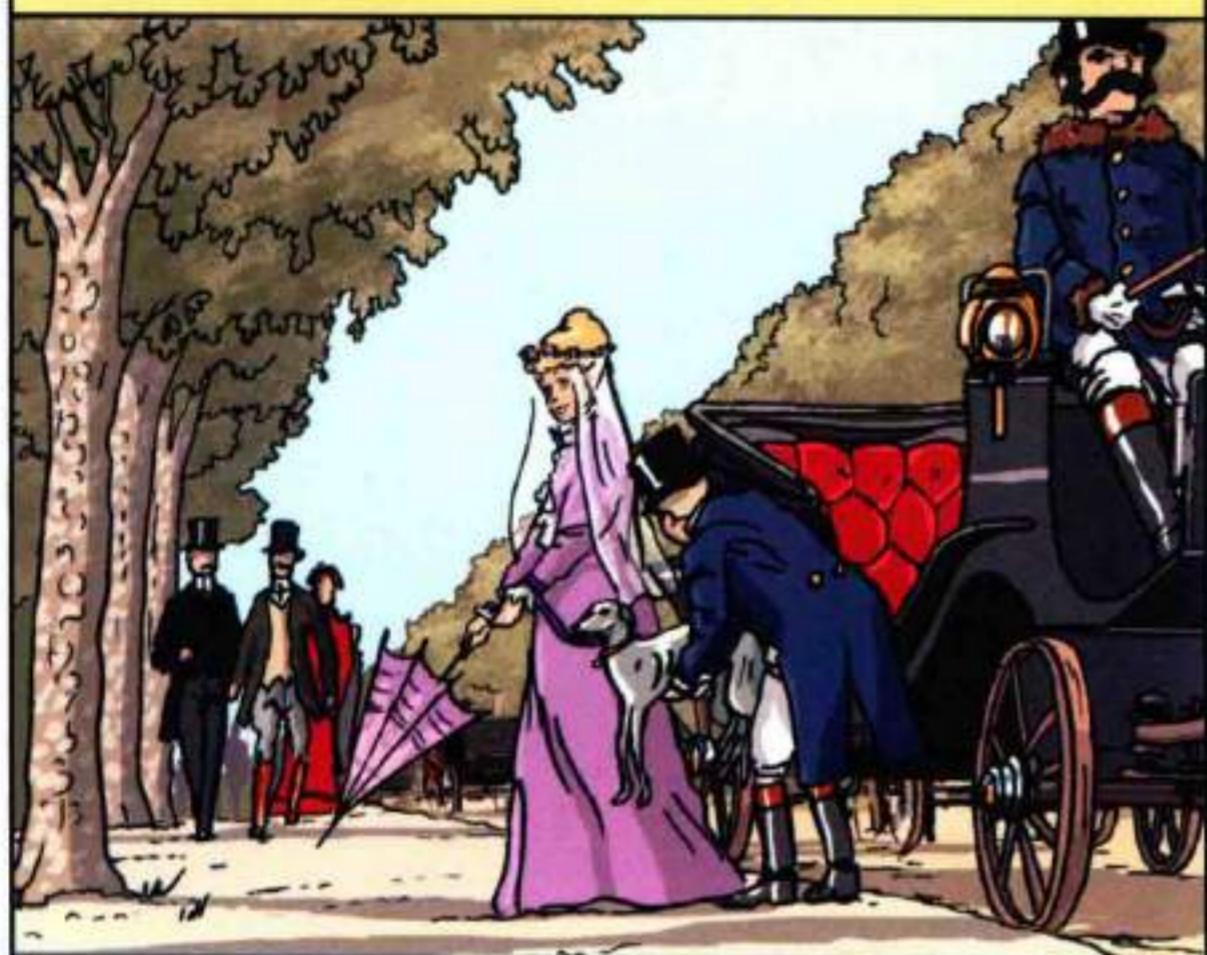
喔，可恶的家伙，我知道你长着毒蛇的  
舌头，管不住自己这张嘴！

我难道会在乎你不成？



可是我只想着斯万夫人一个人，我装作没瞧见她的样子，  
因为我知道她的马车驶到泥鸽射击场那儿，  
就会离开马车的行列停到路旁，让她下车走上小道。

果然不一会儿，我瞧见斯万夫人朝我们走来，



……她对过往行人看也不看，仿佛她心心念念想着的事儿就是下车来活动活动，全然没想到大家都在注视着她，所有的脑袋都在转向她。



她是谁呢？



您知道她是谁吗？  
斯万夫人！

您不记得啦？  
奥黛特·德·克雷西！



奥黛特·德·克雷西？我是这么琢磨来着，瞧她那忧郁的眼神……可您知道，她毕竟不像当年那么年轻了！

我记得我是在麦克马洪辞职那天和她睡的觉。



我想您还是别跟她提起为好。她现在是斯万夫人，她这位丈夫是骑师俱乐部的会员，威尔士亲王的朋友。再说她还很漂亮呢。

没错，可您不知道当年她是多么光彩照人呵！那会儿她住一幢非常特别的小宅子，里面有好些中国古玩。我记得街上的报童叫卖声把我们吵醒，然后她就催我起床了。

我没有听见他们说些什么，但我感觉得到在她周围尽是对名人叽叽喳喳的议论。我的心按捺不住地怦怦直跳，脑子里想着还得再过一会儿，所有这些人才能看见那个他们从没注意过的陌生的年轻人，上前向这位以美貌、放荡、风雅著称的夫人致意。

可我已经走到斯万夫人跟前了……



她不禁莞尔一笑。



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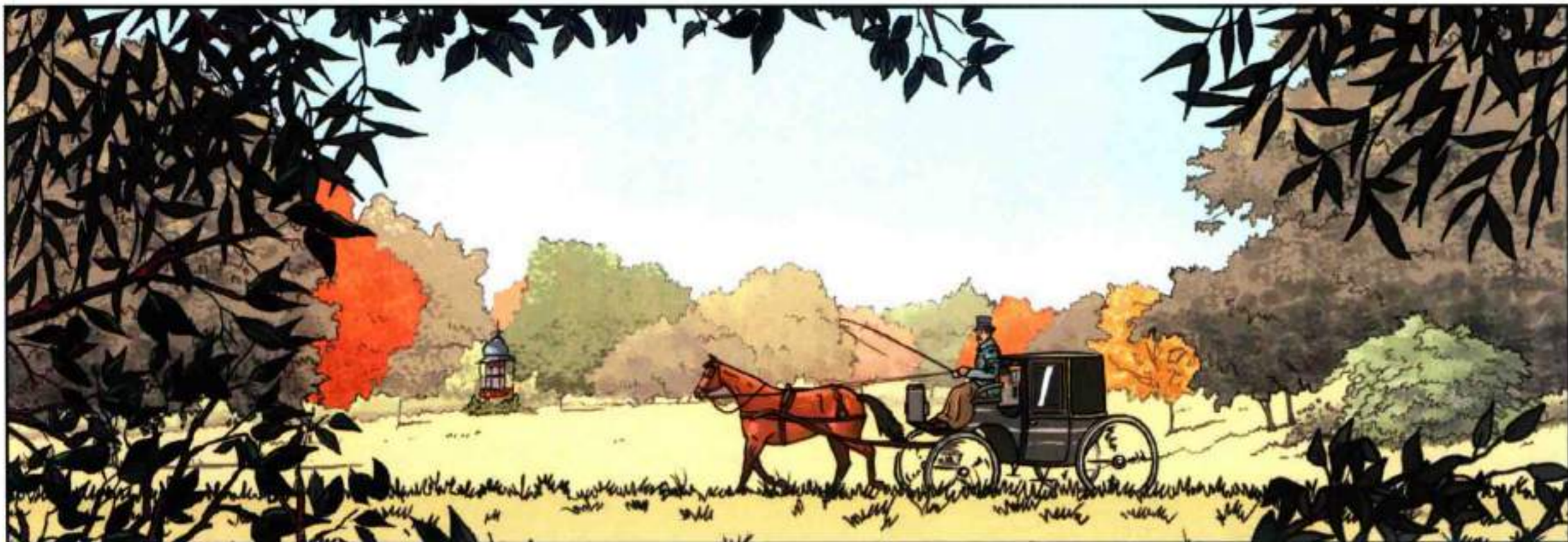
她没看到过我和吉尔贝特在一起，也不知道我姓甚名谁，我在她眼里——犹如布洛涅树林的一个保安，湖上的船夫或者她扔面包给它们的鸭群——仅仅是她在布洛涅树林散步途中遇到的好些无关紧要、随随便便的陌生人中的一个孩子。

有些日子我在刺槐小道没见着她，而在玛格丽特王后小道上遇上她，那是想单独待一会儿，或者看上去想这么着的女士们常去的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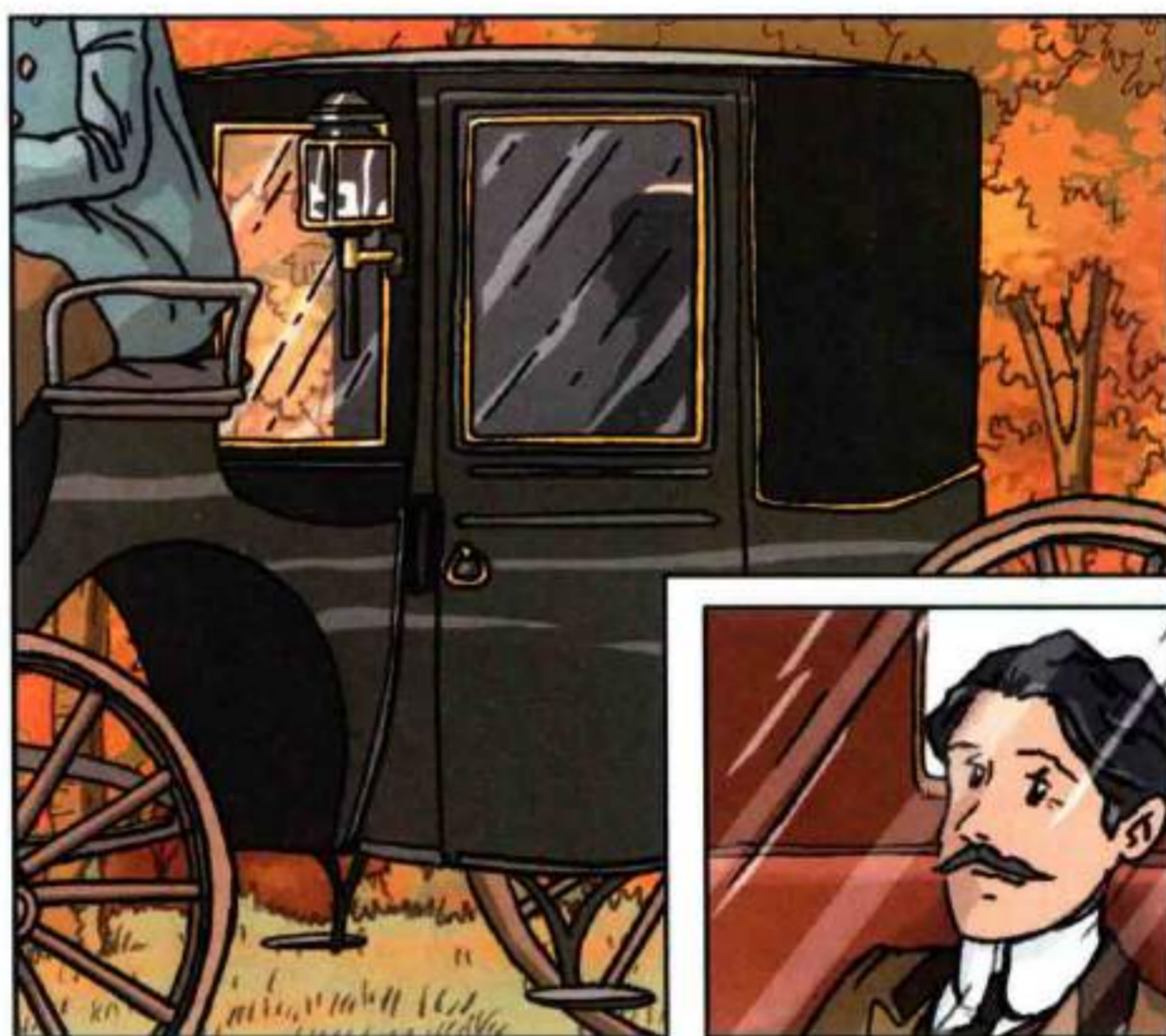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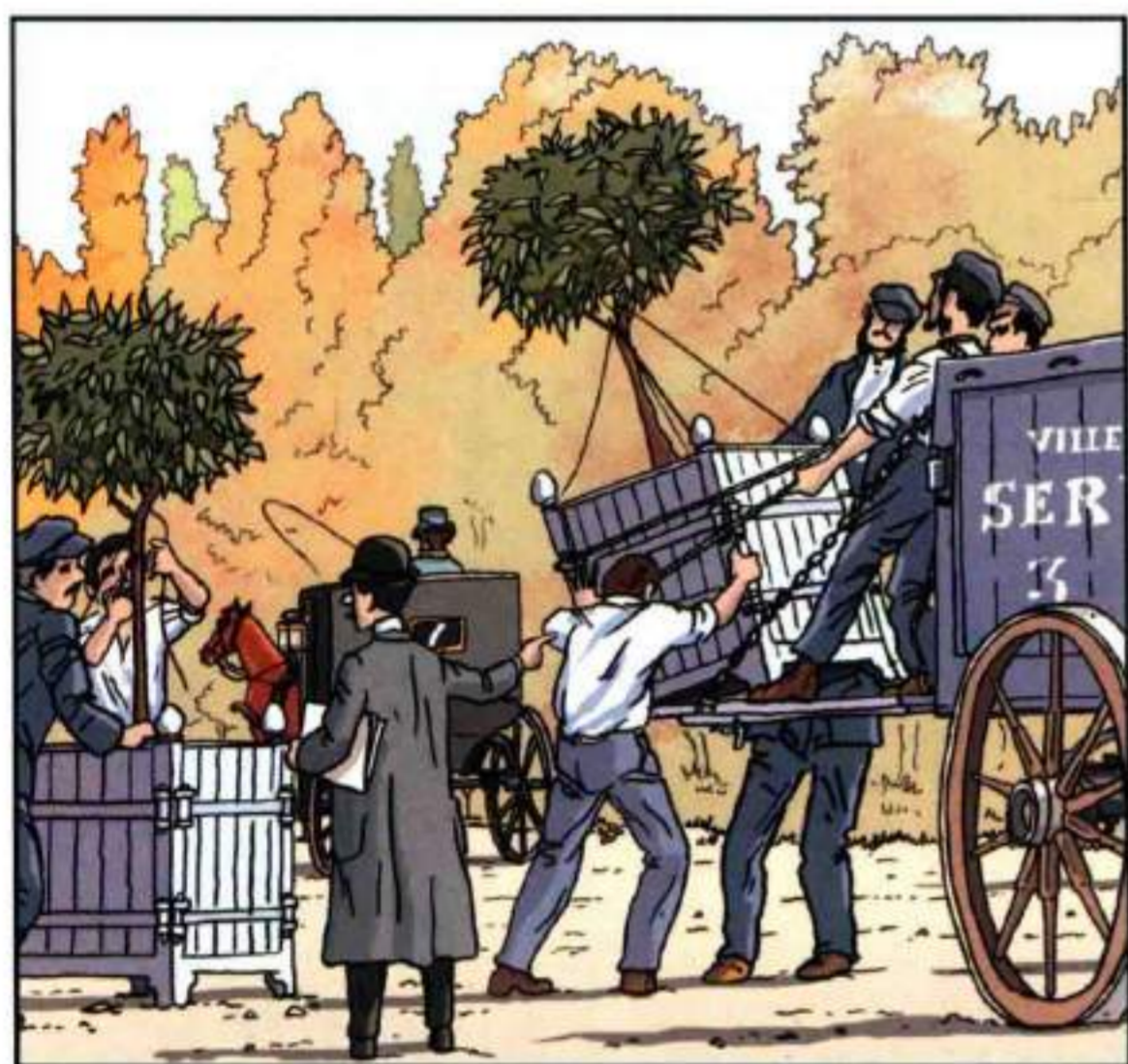
她在那儿待不了多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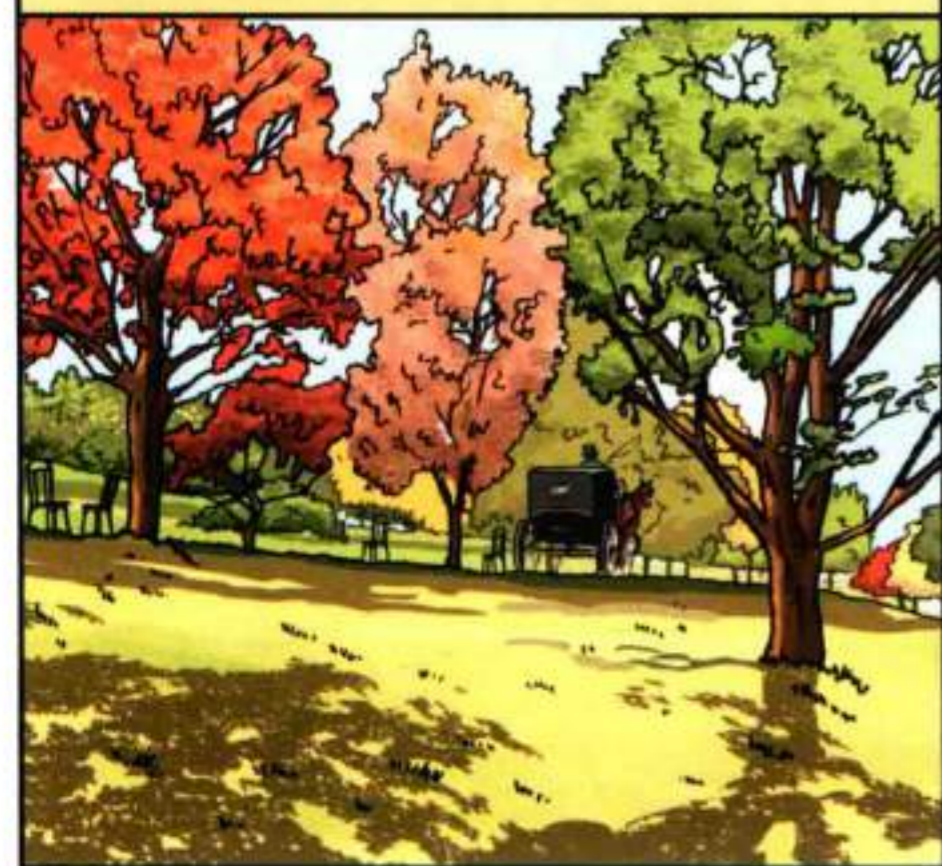
布洛涅树林作为一个人造景点，作为字面意义上的动物园或神话中的花园，确实具有一种错综复杂的意味，我在那年经过这儿去特里阿农的时候，再次感觉到了这一点……



它具有类似苗圃或公园那样尚未完全定型、留有人工痕迹的风貌。



这是布洛涅倾其所有地展示形形色色树种，



生态各异的不同林区兼容并蓄的季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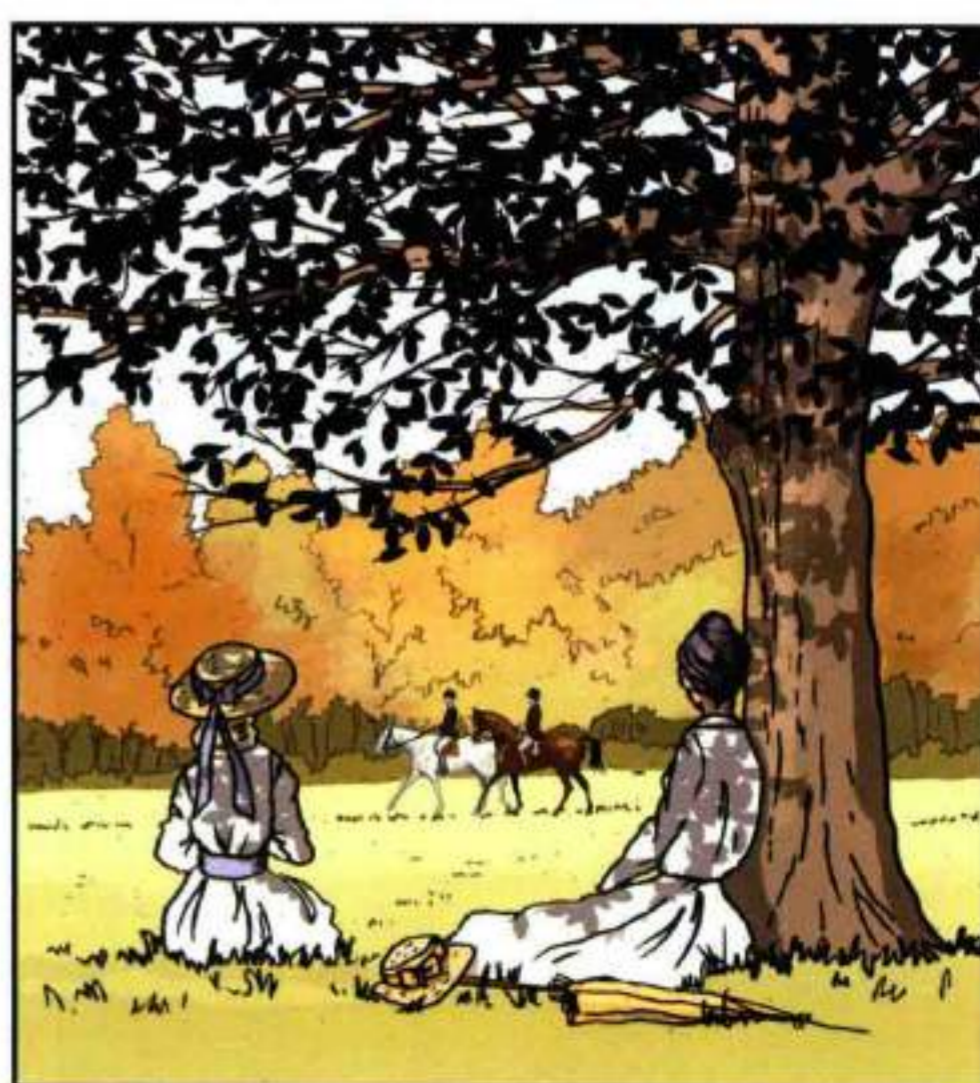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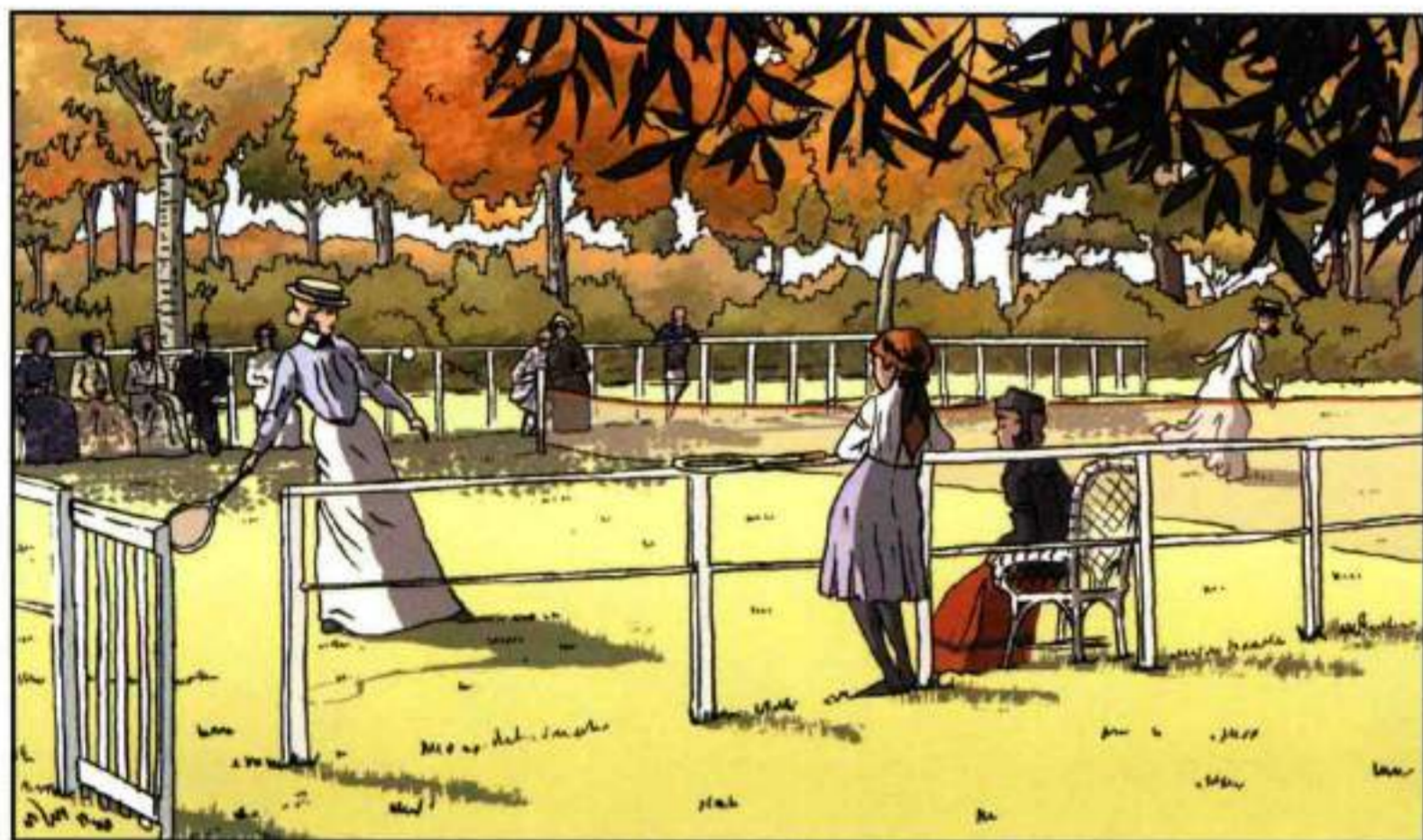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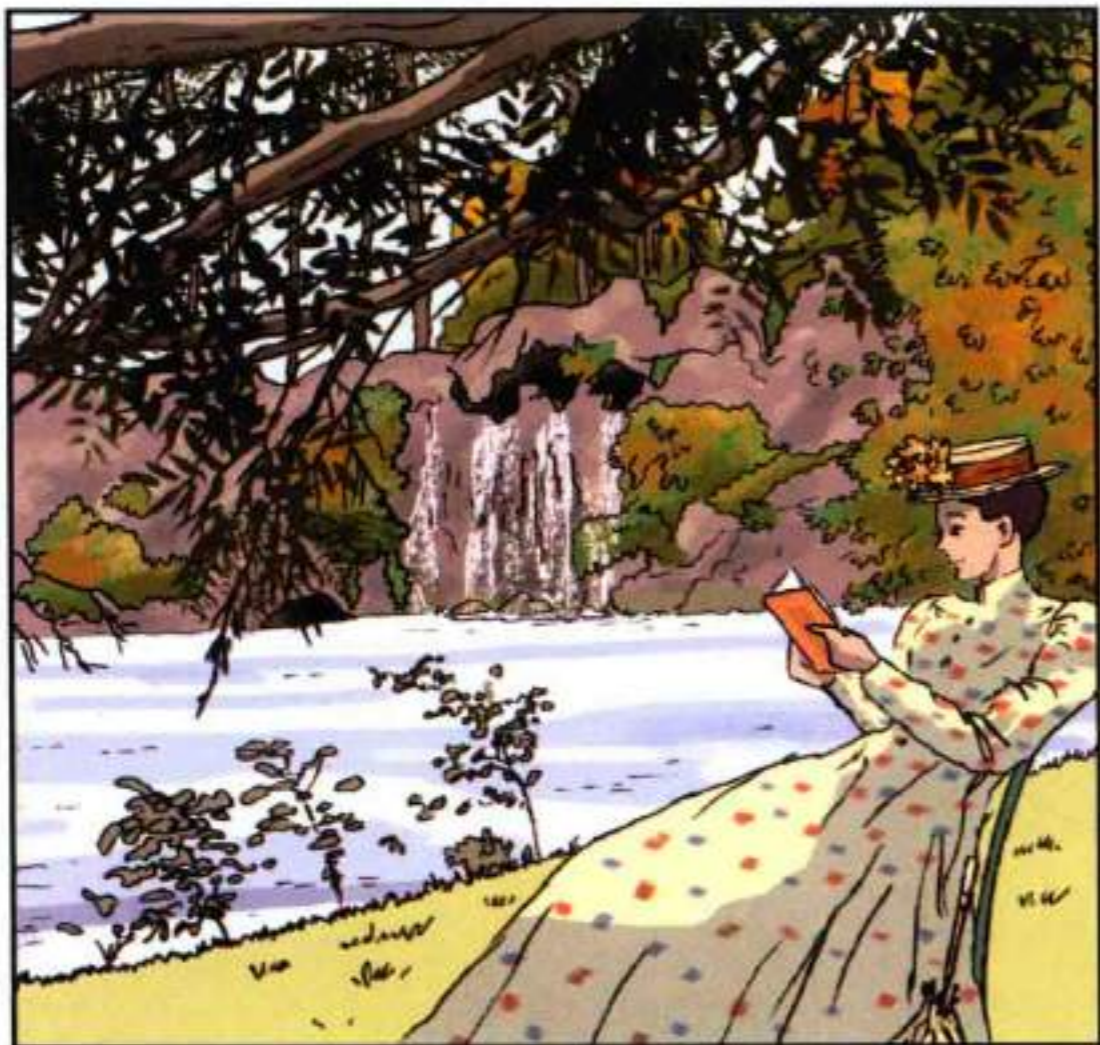
我感到布洛涅树林不光是片树林，  
它还提供了一种与树木生长并不相干的用途。

我凝望这片树林，心中升起一种充满柔情的怅惘，它越过林梢，趁我出神之际飘向这片树林珍藏的杰作——每天到时候来散步的美丽的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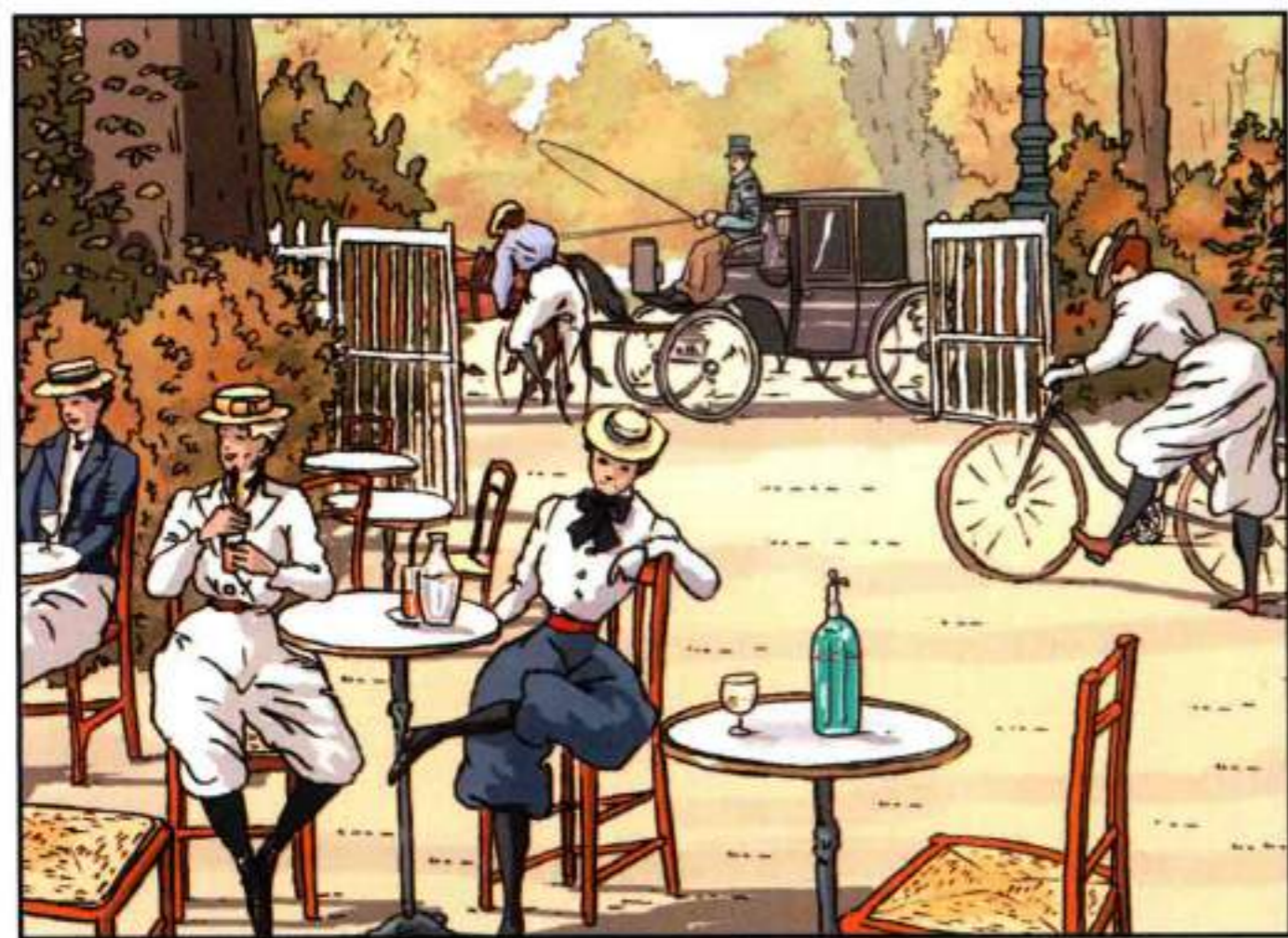


多少年来这些树木一直以某种类似嫁接的方式与散步的女性生活在一起、结合在一起，它们使我想起神话里的林中仙女，这些尘世间的仙女动作轻盈、脸色红润地显现在树林通道上，大树们用枝条遮蔽这些通道，并让仙女也像它们一样感受到这个季节蓬勃的生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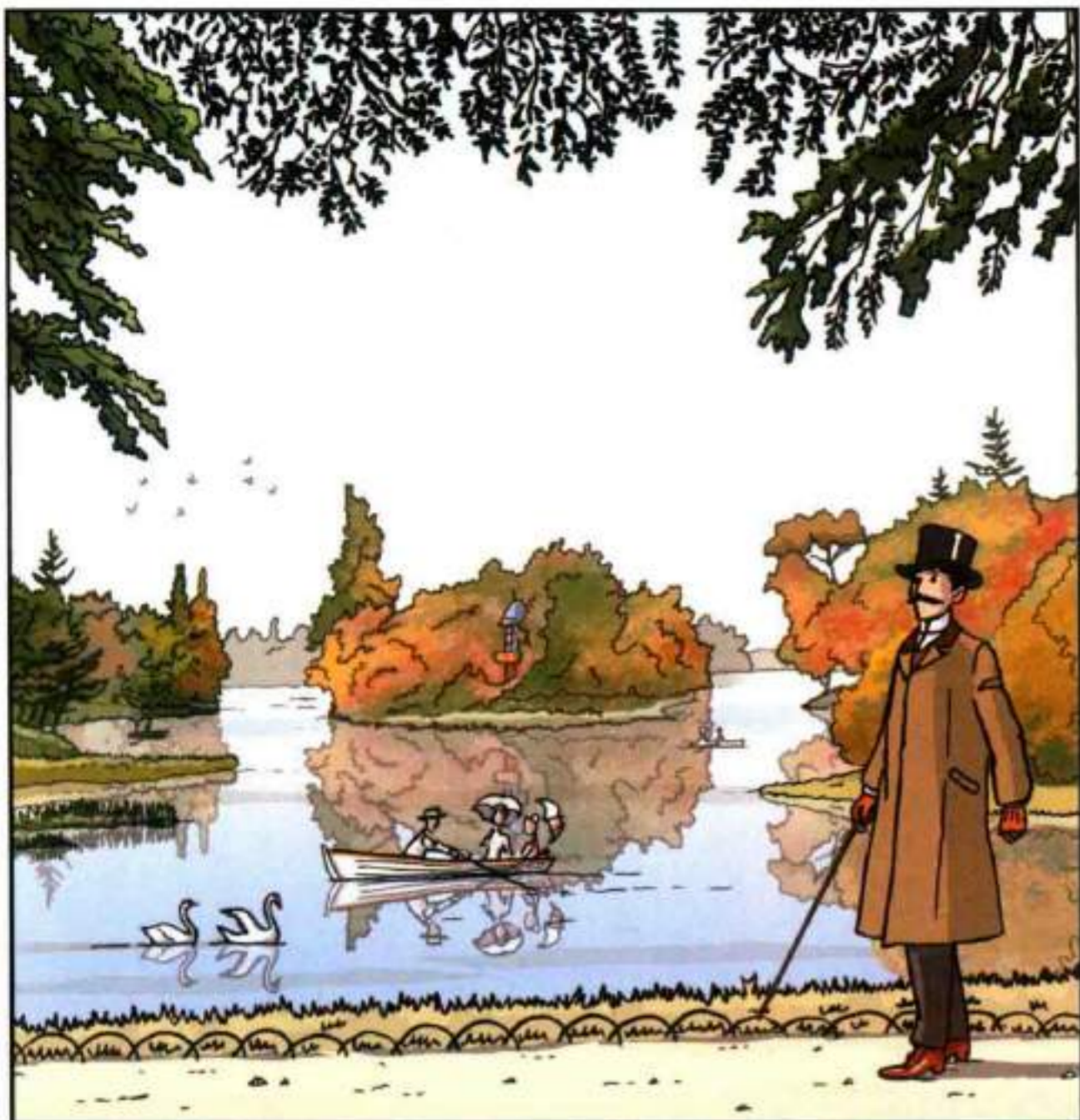




这些树木使我回想起满怀信念的美好的青春年代，当时在我眼里，那些叶丛在某些瞬间犹如体现女性优雅的杰作，我充满渴望地来到这儿，礼赞那些本身没有意识、却又分明参与其事的叶丛。







我当时心中所想的美轮美奂，  
全归于一辆四轮敞篷马车的高度以及两匹神骏奔马的  
剽悍了，这两匹辕马狂野轻捷犹如胡蜂，眼睛则像  
狄俄墨得斯<sup>97</sup>的凶马那般充斥着血；而现在，我满心渴望  
再能见到当时心爱的一切，但愿能重回那一时刻，  
看着斯万夫人魁梧的车夫勒住缰绳驾驭受惊狂挣的辕马，  
生怕骏勇的神驹振翅而去……



唉！如今只有汽车喽……



我多想再亲眼看一看，  
那些低得就像花环的小巧女帽，  
是不是真有我回忆中那么迷人呵。



现在的女帽大而无当，上面又是果子，  
又是花儿，又是鸟儿，真是五花八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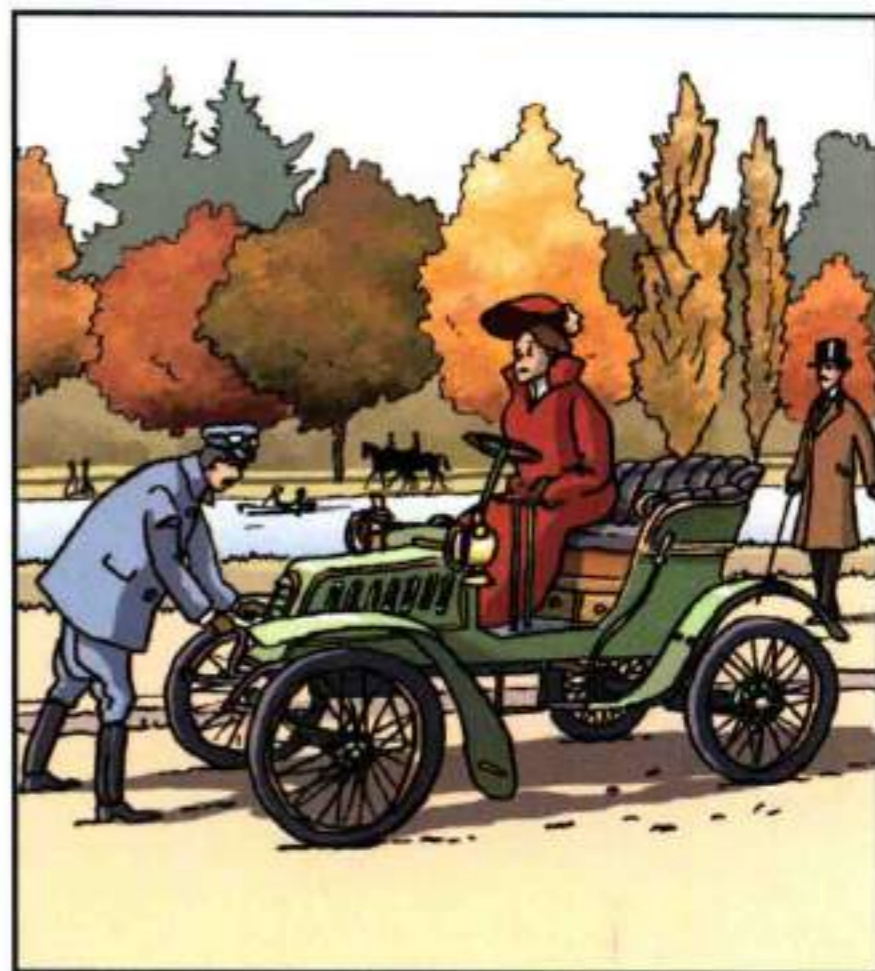


那些早生十几年也许有幸陪斯万夫人在玛格丽特王后小道上散步的先生们，我根本看不见他们头上有灰色的礼帽或是别的什么帽子。



对眼前这一幕幕场景，我对它们是否可靠，是否协调，甚至是否存在，都已毫无信念可言；它们只是偶尔散乱地从我眼前掠过，全然不像过去那样能让我在心中感受到它们的真实性和蕴含着的美。

对这样的女人，我没法指望在她们身上看到优雅的风度，对她们的装束打扮我更是不敢恭维。



然而，就在一种信念消失之时，接踵而至的是对曾由这种信念赋予活力的前尘往事的盲目崇拜，仿佛所有这些旧事都是神圣的，而我们身上只剩些凡俗的东西，仿佛我们现在的怀疑自有一个偶然的原因，那就是“诸神死了”。

多丑啊！在这些汽车身上难道能找到当年马车鞍辔的那份优雅吗？



我大概真的已经老了——女人绷在身上的裙子竟然不是用上好衣料做的，这样的世界，我和它是格格不入了。





多丑啊!

我能安慰自己的，唯有对往年认识的那些女性的追想，如今已是无处可觅优雅了。

这些对帽子上顶着个鸟笼或菜圃的丑女人看得出神的男人，  
我怎么能指望他们有那份灵性，

感觉得到斯万夫人戴一顶平常的  
浅紫色系带女帽或者仅仅竖插一朵  
鸢尾花的有檐小帽，那风采有多迷人呵。



何况，令我心向往之的又何止是当年的装饰打扮呢。因为有关当年的回忆的不同片断是交织牵连的，  
我格外想在一位这样的夫人府上度过向晚时分，面前放着一杯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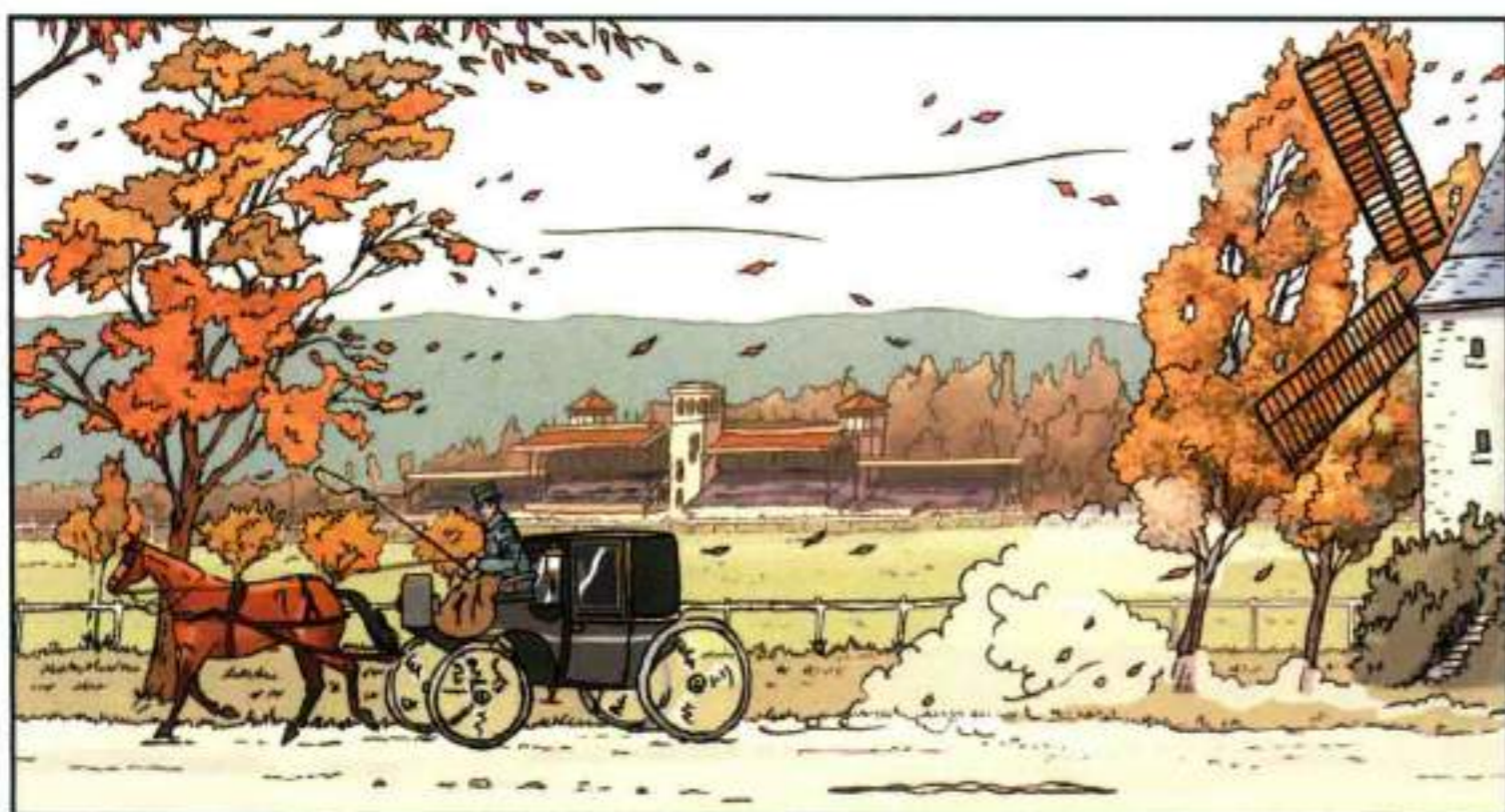


我怀念的只是当年遇见的那些女性，那些让我对她们的服饰感兴趣的女性，因为在我的信念尚未破灭之时，  
我在想象中为她们每人配上各自的特征，赋予她们每人一个传奇故事。

可惜啊！在刺槐林荫道——就是那条香桃木小道呀——我重又见到了其中的几位，但她们都已老得不成样子，只是当年风姿绰约的女性的幽灵而已，她们步履蹒跚地走来走去，在维吉尔的树丛中无望而茫然地寻寻觅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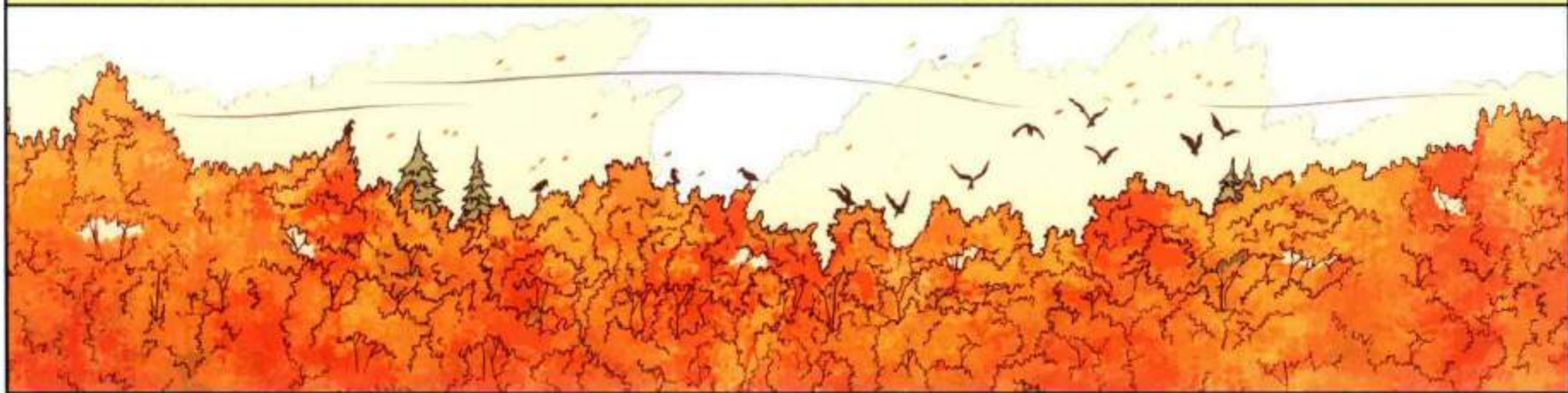
大自然重又君临布洛涅树林，这儿曾是妇女乐园的遐想早已风流云散。



大鸟振翅掠过布洛涅树林，发出尖厉的鸣声，依次洒落在高大的橡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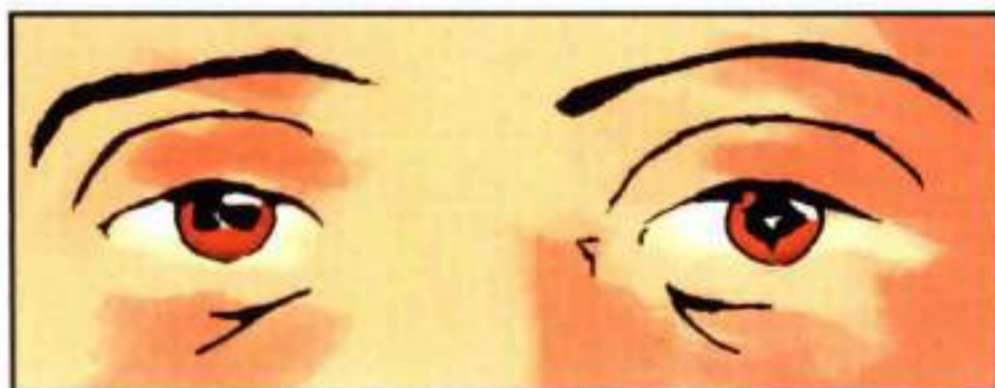


……橡树的树冠形如德鲁伊特祭司圆帽<sup>88</sup>，树干有如在多多纳圣殿<sup>89</sup>那般庄严挺拔，它们仿佛在宣告这座另有所用的森林已然杳无人迹，让我更清楚地意识到，在现实生活里寻找记忆中的景象，这本身就是矛盾的，记忆中的图景不可能再有来自记忆本身、不通过感官而被感知的那份魅力。



我们一度熟悉的那些地方，都是我们为方便起见，在广袤的空间标出的一些位置；对某个场景的回忆，无非是对某个时刻的惋惜罢了。

我所熟悉的现实，现在不存在了。



而那些房舍、大路、林荫道，亦如往日的岁月那般转瞬即逝。



## 注 释

1. 中世纪传说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布拉邦公爵的女儿，特里尔伯爵西格弗里德的妻子。因拒绝总管戈洛的非分之想，遭其诬陷，被西格弗里德下令处死。仆人救下她后，把她和她的儿子安置在荒野的森林中。许多年以后真相终于大白，戈洛受到应有的惩罚。奥芬巴赫根据这一传说创作的轻歌剧首演于 1859 年。这部轻歌剧后来又被改编成五幕歌剧于 1875 年上演。
2. 1833 年在巴黎仿照英国骑师俱乐部的模式成立的俱乐部。在普鲁斯特的年代，该总会位于嘉布遣会修女街和录事街交叉路口的拐角上。
3. 即路易 - 菲利普 - 阿贝尔 (Louis-Philippe-Albert d'Orléans, 1838—1894)：法国贵族，因觊觎王位被先后流放德国、英国。1870 年回到法国。1886 年被终身流放英国。
4. 自 1301 年起，英国王太子又称威尔士亲王 (Prince de Galles)。此处当指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子，亦即日后的爱德华七世。
5. 巴黎上流社会人士聚居的地区。
6. 帕基耶公爵 (duc Pasquier, 1767—1862)：1837 年任路易 - 菲利普朝中的掌玺大臣。
7. *Vino de Asti* 意为阿斯蒂酒。
8. 德·奥迪弗雷 - 帕基耶公爵 (duc d'Audiffret-Pasquier, 1823—1905)：上文中提到的掌玺大臣帕基耶公爵的养子。1876 年出任上议院议长，以雄辩著称。
9. 圣西门 (Saint-Simon, 1675—1755)：法国作家，曾在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宫廷长期供职，所著《回忆录》记述 1694—1723 年间法国宫闱生活，对后来的法国文学有一定影响。
10. 出自高乃依的剧本《庞贝之死》第三幕第四场。原句“天哪，为什么您让我去憎恶美德呵！”为剧中庞贝遗孀高尔内莉的台词。她恨恺撒，但又为他的慷慨大度所折服。
11. 这种用面粉、砂糖、黄油、鸡蛋、柠檬汁为原料烤焙而成的甜点心，相传其创始人是个叫玛德莱娜的女厨子，故而得名。
12. 指背教变节的罪孽。见《圣经·新约·希伯来书》。
13. 这几个演员都是法兰西戏剧院的主要演员。戈 (Edmond Got, 1822—1901) 擅长演喜剧角色，德洛内 (Delaunay, 1826—1903) 常演年轻男主角，费伯弗尔 (Febvre, 1835—1916) 和蒂隆 (Thiron, 1841—1909) 常演近代剧目中的角色。柯克兰 (Coquelin, 1841—1909)：话剧演员，以演莫里哀喜剧著称。
14. 除拉贝玛为虚构人物外，其他几个女演员都是法兰西戏剧院的主要演员。
15. *a cup of tea*：英文，意为“一杯茶”。
16. 旧时巴黎等一些大城市用气压传送的急件。邮局通过专设的地下压缩空气管道，将装在小筒里的信件发送到指定邮局，再由专人投送给收信人。管道内传送速度为每秒五至十米。因信件一般用蓝纸，故称蓝色急件或

蓝件。

17. 沃拉贝尔 (Vaulabelle, 1799—1879): 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 著有《埃及史》(1836) 和《两次复辟史》(1844)。1848 年出任公共教育部长。
18. 法国作曲家阿莱维 (Halévy, 1799—1862) 的歌剧成名作。
19. 法国作曲家圣-桑斯 (Saint-Saëns, 1835—1921) 歌剧《参孙与达丽拉》中参孙唱的咏叹调中的一句。
20. 《阿达莉》和《费德尔》都是法国古典主义悲剧作家拉辛 (Racine, 1639—1699) 的剧作。
21. 穆罕默德二世 (约 1430—1481): 土耳其苏丹, 绰号“征服者”, 1453 年攻陷拜占庭帝国京城君士坦丁堡, 改名伊斯坦布尔并迁都于此。意大利画家贝利尼 (1429—1507) 为穆罕默德二世作的画像现存威尼斯博物馆。
22. 拉贝玛: 小说中多次提到的虚构的人物, 研究者认为她的原型很可能是女演员莎拉·伯恩哈特。
23. 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创始人高乃依 (1606—1684) 的代表作。
24. 拉丁文: 圣伊拉里乌斯。伊拉里乌斯是中世纪的游吟诗人、学者, 曾在法国居住。按天主教教义, 生前积有功德的死者可升天列入“真福品位”, 伊拉里乌斯大概就是这样的“受真福品者”。这个拉丁语名字, 在法文中相应的拼法是 Hilaire (伊莱尔)。
25. 保尔·代雅尔丹 (Paul Desjardins, 1859—1940): 法国作家、思想家。普鲁斯特曾听过他的课, 并在他编辑的期刊上最初接触到拉斯金 (Ruskin) 的作品。此处所引诗句出自《被忘却的人儿》(1883)。
26. 所罗门云云, 参见《圣经》中列王纪第 7 章第 19 段及马太福音第 6 章第 28、29 段。
27. Guermantes: 盖尔芒特家族姓氏。
28. 普朗泰 (Planté, 1839—1934): 法国钢琴演奏家。
29. 鲁宾斯坦 (Rubinstain, 1829—1894): 俄国钢琴演奏家。曾数度赴巴黎演出, 取得辉煌成功。
30. 波坦 (Pierre Potain, 1825—1901): 法国医学教授, 心肺外科手术专家。1882 年当选法兰西医学学士院院士, 1883 年当选自然科学学士院院士。
31. 《女武神》是瓦格纳连本歌剧《尼伯龙根指环》中的第二部。
32. 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
33. 复活节前的星期五。
34. 英文: 套人家的恭维话。
35. 法国作曲家布瓦尔迪厄 (Boieldieu, 1775—1834) 的歌剧《白衣夫人》最后一幕中的唱词。
36. 法国作曲家马斯内 (Massenet, 1842—1912) 的歌剧《埃罗底阿德》第二幕中的唱词。该剧首演于 1881 年。
37. 德裔法籍作曲家奥芬巴赫 (Offenbach, 1819—1880) 的歌剧《蓝胡子》第三幕中的唱词。
38. smart: 英文, 意为“时髦、潇洒”。
39. 让·弗美尔 (Johannes Vermeer, 1632—1675): 荷兰风俗画家, 擅长用色彩来表示空间感和光的效果。代表作有《挤奶女工》《情书》《站在维吉那琴前的少妇》等。因毕生居住在代尔夫特, 故人称代尔夫特的弗美尔。
40. 此处青蛙一喻, 似出于拉封丹寓言中“想跟牛一样大的青蛙”。
41. 上面的这些惯用语, 其原文和含义分别是: la beauté du diable (女性的青春美), du sang bleu (贵族血统), une vie de bâton de chaise (放荡不羁的生活), le quart d'heure de Rabelais (付账时身边没钱的尴尬场合), être le prince des élégances (风度优雅出众), donner carte blanche (授予全权, 由对方自行决定如何行事), être réduit à quia (口讷无言以对)。
42. 按社交惯例, 应将较年轻的一方或社会地位较低的一方介绍给对方。斯万请韦尔迪兰夫人把他介绍给萨尼埃

- 特先生，显然是因为他觉得对方是长者。而韦尔迪兰夫人由于看不起萨尼埃特，执意强调她是把萨尼埃特介绍给斯万。
- 43.《第九》即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其中最后一个乐章即第四乐章（包括《欢乐颂》）是整部交响曲的重头戏。《名歌手》即瓦格纳的歌剧《纽伦堡名歌手》，其序曲非常精彩。
  - 44.博韦是法国北部瓦兹省省会。十七世纪起即出产精美的挂毯和绒毯。
  - 45.博韦绒毯经常采用拉封丹寓言的插画作为图案。拉封丹寓言中有《狐狸与葡萄》和《熊与爱园艺的人》等篇名。
  - 46.冈贝塔（Gambetta, 1838—1882）：法国共和派政治家。第二帝国时期为共和派左翼领袖。
  - 47.法国剧作家小仲马与柯尔凡-克鲁科夫斯基合写的四幕喜剧，1876年首演后，直到1884年才重演。
  - 48.gentleman：英文，意为“绅士”。
  - 49.卡特利兰：一种花大而鲜艳的兰花品种，因英国园艺家卡特利（W. Cattley）而得名。
  - 50.拉盖（Laghet）：尼斯旁边的小镇，以建于十七世纪的教堂和修道院著称。
  - 51.尼斯（Nice）：法国东南部滨海阿尔卑斯省省会，著名的旅游胜地。
  - 52.据考证，意大利雕塑家安托里奥·里佐（Antonio Rizzo, 1430—1498）曾为一个名叫安德烈·洛雷当的雇佣兵队长（而非总督）塑过一尊雕像。这尊雕像本世纪初陈列在威尼斯的博物馆里。
  - 53.吉兰达约（Domenico Ghirlandaio, 1449—1494）：意大利文艺复兴前期重要画家。1485年开始为佛罗伦萨圣玛利亚·诺韦拉歌坛创作壁画，但中途病故，后来由包括年轻的米开朗琪罗在内的助手继续完成。
  - 54.丁托列托（Tintoretto, 约1518—1594）：意大利画家，生于威尼斯。原名雅各布·罗布斯蒂，丁托列托是他的绰号，意为“小染匠”（因其父为染匠）。在威尼斯画派中独树一帜，对十七世纪巴洛克时期的画风影响很大。
  - 55.桑德罗·博蒂切利（Sandro Botticelli, 1445—1510）：意大利文艺复兴前期大师，佛罗伦萨画派的代表人物。原名桑德罗·迪·马利亚诺·菲力佩皮。博蒂切利是他的绰号，原意为“小桶”。
  - 56.巴黎当年一家时髦的餐馆，位于意大利林荫大道、拉菲特街的街口拐角上。
  - 57.法语中阴性形容词“白”（blanche）字的发音，跟姓氏中的“布朗什”（Blanche）相同。戈达尔想拿这两个同音异义字开玩笑。
  - 58.布朗什·德·卡斯蒂利亚（Blanche de Castille, 1188—1252）：法国路易八世的皇后，路易九世之母，曾两度摄政。路易八世和九世都是卡佩王朝的国王，故后文称布朗什是卡佩家族的女人。路易九世在西方基督教世界极有威望，人称圣路易，故后文有圣徒之母云云。
  - 59.据七星文库本注，按照史实此处应为布朗什·德·卡斯蒂利亚的外祖母，而不是母亲。
  - 60.《夜巡》是荷兰画家伦勃朗（Rembrandt, 1606—1669）的名画。《女施主》当即《哈勒姆养老院的女施主》，荷兰画家哈尔斯（Frans Hals, 1580—1666）的名画。
  - 61.此句原意是“把 corridor 说成 collider”。前一词意为过道，后一词在法语里是没有的，但它与前一词仅有一音之差。
  - 62.德·奥玛尔公爵（duc d’Aumale）是路易-菲力普国王的第四个儿子。据七星文库本注释，这是一个低级趣味的文字游戏，可能源自正统派，即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什么文字游戏呢？也就是 Aumale 与 au mâle 的谐音（mâle 是雄性、男人的意思）。
  - 63.巴黎西郊的一个著名城区，布洛涅树林即位于圣克卢与巴黎市区之间。
  - 64.位于布洛涅树林的湖泊中央的一个小岛。
  - 65.塞纳河畔的一个村庄，相距巴黎约六公里路程。



66. 拉比什 (Eugène Labiche, 1815—1888): 法国喜剧作家。剧情的起因往往是一件几乎不大可能的事情, 逐渐引出各种错综复杂的纠葛, 剧中人物大多愚蠢而无聊。
67. 希腊哲学家柏拉图 (Platon, 前 427—前 347) 在《理想国》中严厉抨击艺术家, 法国作家、神学家波舒哀 (Bossuet, 1627—1704) 曾在《关于戏剧的格言和思考》一书中加以引用。
68. 但丁在《神曲》中描述地狱分为九层, 最底层即罪孽最深重的灵魂所处的第九层。
69. 原文拉丁文 “Noli me tangere”。典出《圣经·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抹大拉的马利亚看见耶稣复活时, 耶稣对她说: “不要摸我, 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
70. 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曾在德勒兴修豪华的新哥特式教堂, 安置亲人的灵柩。皮埃尔丰有一些中世纪前期的城堡, 多为维奥莱-勒迪克主持修缮。
71. 餐厅名为 “拉佩鲁兹” (Lapérouse)。
72. my love: 意为 “我的爱人”。
73. 德国城市, 1791 年割让给普鲁士, 1810 年归属巴伐利亚。作曲家瓦格纳于 1872 年定居此城, 并修建拜罗伊特音乐节剧院, 该剧院以专门上演他的连本歌剧著称。
74. 克拉皮松 (Clapissou, 1808—1866): 法国作曲家, 擅长写喜歌剧和通俗抒情歌曲。
75. 德·夏尔吕先生的昵称。
76. 指李斯特《两首传奇》(Deux légendes) 中的《对鸟儿布道的方济各》。
77. 伊埃纳家族是拿破仑时代的贵族。伊埃纳桥系为纪念拿破仑于 1806 年打败普鲁士联军而建造, 1831 年竣工。
78. 韦森托里克斯 (Vercingétorix, 约公元前 72—前 46): 高卢部落首领, 曾率领反叛罗马人统治的起义, 后被俘处死。西方习俗忌讳十三这个数字, 所以恰有十三人同桌用餐时, 常邀另一人入席。
79. 斯万的这句恭维话出自 1909 年上演的一部歌剧的台词。
80. 雨果在《悲惨世界》第二部第一卷描写滑铁卢战役的段落中, 写到拿破仑兵败时, 英军向法国将军康布罗纳 (Cambonne) 劝降, 康布罗纳回答: “屎!” (Merde!)(按李丹译本)。此处德·洛姆亲王夫人暗指 Cambremer (康布尔梅) 这个名字由 Cambonne 和 Merde 两个词缩略拼合而成。斯万当然明白她的意思。
81. 拉辛剧中人物, 犹太王希律·亚基帕一世的女儿, 罗马皇帝提图斯 (Titus, 39—81) 将其携回罗马后, 因遭民众强烈反对, 未敢娶她为妻。
82. 拉佩鲁兹 (La Pérouse, 1741—约 1788): 法国著名航海家, 受路易十六委派, 先后考察太平洋中多处岛屿, 最后船队在圣克鲁兹群岛 (今所罗门群岛) 遇险, 他被土著人杀死。1828 年, 另一位航海家迪蒙·德·于维尔在该岛发现失事船只残骸, 并将拉佩鲁兹骨灰带回法国。
83. 据迷信的说法, 这种桌子的移动能传递灵魂的信息, 有点类似于我国的扶乩。
84. 一种变相的妓院, 往往由一个拉纤者提供场所, 供男女幽会。有时拉纤者也为嫖客提供妓女。法文中叫 la maison de rendez-vous (约会的屋子), 当然是一种婉语。据说粤语中 “纯粹租房” 者, 即指此类去处。
85. 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大区的一个省份。西临大西洋, 北临英吉利海峡。
86. 九至十二世纪风靡西欧的一种建筑风格。因采用古罗马式的拱券, 故名。
87. 十二世纪至十六世纪末在西欧流行的建筑风格, 其主要特征为有尖角的拱门、肋形拱顶及彩绘大玻璃窗。巴黎圣母院即为典型的哥特式建筑。
88.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的一座小城。城里的方济各教堂和隐修院均为著名的中世纪建筑。
89. 安杰利科 (Angelico, 1387—1455): 文艺复兴前期佛罗伦萨画派画家。曾任菲耶索莱的圣多明我隐修院副院长。
90. 即佛罗伦萨的大教堂。

91. 法国作家斯当达尔（Stendhal, 1783—1842）的长篇小说。巴马是意大利中部的城市。
92. 作者对地名的瑰奇联想，译文中难以曲尽其妙。译者只得在尾注中附上这些地名的原文，以期有心的读者能撇开无奈的译者，设法直接与作者沟通。这些地名分别是贝耶（Bayeux），维特雷（Vitré），朗巴尔（Lamballe），库唐斯（Coutances），拉尼翁（Lannion），凯斯唐贝尔（Questambert），蓬托尔松（Pontorson），贝诺代（Benodet），蓬达韦纳（Pont-Aven），坎佩莱（Quimperlé）。
93. 佛罗伦萨位于总督府附近的一座桥的桥名。
94. 图为吉尔贝特·斯万的名字。
95. 急件上写着吉尔贝特家的地址：“吉尔贝特·斯万小姐收，特拉克蒂尔街6号，16区”。
96. 书名为《论拉辛》。
97. 希腊神话中战神阿瑞斯之子，比斯托捏斯的国王，以豢养食人的凶马著称。
98. 古代凯尔特人的祭司，据说他们生活在橡树林中。
99. 供奉希腊主神宙斯的古圣殿，位于希腊的伊庇鲁斯。据荷马在《奥德赛》中称，圣殿中的祭司诠释圣橡树的树叶簌簌声来传达神谕。